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七輯
沈雲龍主編

嘯亭

續雜

錄

汲修主人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嘯亭雜錄一書禮親王汲修主人所輯也王諱昭棟性嗜學而善下遇名儒宿學輒愛敬退值讀書於古義之歧疑品類之純駁務商訂精確而求其所安士有一得不妨反覆辯論採納折衷焉王固好善忘勢而時賢亦樂從之游尋以馭下嚴獲譴益謙抑翰晦不欲以名見平生所作詩文甚夥率散逸無存者此篇又其隨手編輯益聽其散漫而不惜矣乙亥春

爾邸得此篇厭其蕪雜凌獵盡失其真復求諸其邸又得若干篇細加釐正並原稿而刪節之編次之凡五閱月而

成完書嗚呼王不欲以名見而不能禁贗本之流傳是名
之終不可掩也贗本之流傳而仍歸於

酷即之釐正又實之必不容沒也殆亦王嗜學愛士之苦
心有默相之者歟當

酷即編輯時按次序任鈔錄者德院卿鍾松銓部齡之責

編既成詳校對付刪削者則年與潘觀察駿德之事也工

竣爰叙其顛末如左

光緒六年歲在上章執徐舉月

賜同進士出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蒙古癯年謹書

嘯亭雜錄卷一

目錄

太宗伐明

太宗讀金史

設問誅袁崇煥

用洪文襄

收孔耿二王

問喀爾喀使者

世祖勤政

世祖畫牛

親定陵寢

除鰲拜

論三逆

愛惜士卒

崇理學

解易理

優容大臣

天文算法

不改常度

拜明孝陵

聖祖識高宗

世祖居藩大度

世宗不興土木

足國帑

用鄂文端

寵待大臣

用顧天成

賞花釣魚

察下情

硃批諭旨

杖殺伶人

禁抑宗藩

高宗初政

西苑門習射

殺訥親

平西域

聽報

重經學

不忘本

重讀書人

免租稅漕糧

善待外藩

吐爾扈特來降

書無逸

內監改姓

緡譯

不喜朋黨

至誠格天

大孝

蘇州街

友愛

用傅文忠

殺高恒

惡章攀桂

賜魚羹

用福文襲

誅伍拉納

雪睿王冤

松苓酒

批錢陳羣摺

高宗淵博

高宗寬鑒

高宗愛民

內湖珠兆

盛京先朝舊物

清箴宮

裕陵闈香

三年喪

今上待和珅

却貢玉

辛酉工賑

禱風神

重朱文正公

親諸王

ENIWA KINSA JIMUKU

嘯亭雜錄卷一

汲修主人著

太宗伐明

天聰己巳

文廟欲伐明先與明巡撫袁崇煥書申講和議崇煥信之故對莊烈帝有五載復遼之語

帝乃因其不備假科爾沁部道自喜峯口洪山人明人震驚薊遼總督劉策潛逃

帝率八旗勁旅抵燕圍之而月諸將爭請攻城

嘯亭雜錄



卷一 太宗伐明

太宗續金史

帝笑曰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畺尙強非旦夕可潰者得之易守之難不若簡兵練旅以待

天命因解圍向房山謁金太祖陵返下遵化四城振旅而歸

太宗讀金史

太宗命儒臣繙譯三國志及遼金元史性理諸書以教國人嘗讀金世宗本紀見申女真人學漢人衣冠之禁心偉其語曾御翔鳳樓傳諭諸王大臣不許褻衣博帶以染漢人習氣凡祭享明堂必須手自割俎以昭誠敬諄諄數千言詳載

聖訓故

純廟欽依

祖訓凡八旗校射處皆立卧碑示儆焉

設閒誅袁崇煥

本朝自攻撫順後明人望風而潰惟巡撫袁崇煥固守甯遠
攻之六月未下

高廟怫然曰何驚兒乃敢阻我因罷兵歸己巳冬

大兵既抵燕崇煥千里入援

文廟擒明楊太監監於帳中密令鮑承先在帳外私語曰今日

上退兵乃袁巡撫意不日伊即輸誠矣復陰縱楊太監歸明莊烈

明史紀事本末
帝聞之立誅崇煥時紀載家但以崇煥功高殺之太過而不知其枉至

本朝修明史本

文廟實錄為崇煥傳其故始白

用洪文襄

松山既破擒洪文襄歸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

文廟命諸文臣勸勉洪不答

上益厚遇之至解貂裘以賜久之洪嘆曰真命世之主也因請降上大悅即日賞賚無算陳百戲以賀諸將皆不悅曰洪一羈囚

上何待之重也

上曰吾儕櫛風沐雨者欲何爲衆曰欲得中原耳
上笑曰譬諸警者獲一前導安得不賀也衆乃服

收孔耿二王

皮島自誅毛文龍後衆皆解體孔有德等據登萊叛爲明
將擊敗逃入海嶠流離無所歸

支廟乃命達文成公等往撫綏孔耿二王至

盛京

上親迎至都門賞資甚厚卽日授都招討印命其兵爲天祐故將

辛皆用命尙平南沈續順等相繼歸降明皮島遂墟

問喀爾喀使者

章廟卽位甫七齡喀爾喀使者來朝隨班祝賀拜跪失儀

上卽宣問禮臣答以遠方使者未嫻禮節

上乃悅

世祖勤政

大兵入關時明臣迎降睿思王權宜任之故勝國弊政未盡

釐正

世祖勤政後任法嚴肅凡大臣專擅如陳名夏譚泰陳之遴劉正

宗輩無不立正典刑故夙弊盡革

世祖畫牛

章廟勤政之暇尤喜繪事曾賜宋商邱冢宰手指螺文畫渡水牛

圖意態生動雖戴嵩莫過焉王文簡士禎曾記以詩

親定陵寢

章廟嘗校獵遵化至今

孝陵處停轡四顧曰此山王氣蔥鬱非常可以為朕壽宮因自取
佩鞞擲之諭侍臣曰鞞落處定為穴即可因以起工後有
善青鳥者視之驚為吉壤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除鰲拜

余嘗聞參領成文言

國初鰲拜輔政因正白旗圈地事直隸總督朱公昌祚巡撫

王公登聯戶部尚書蘇公納海與之齟齬乃悉加誅夷

聖祖不預知也嘗托病不朝要

上親往問疾

上幸其第入其寢御前侍衛和公託見其色變急趨至榻前揭席

刀見

上笑曰刀不離身滿洲故俗不足異也即返

駕以弈棋召索相國

額圖

人謀數日從齋拜入見召羽林士卒立

擒之

論三逆

國初既定雲貴因命吳三桂耿繼茂尚可喜等世守邊圉以爲藩鎮後漸跋扈擁兵自重

聖祖召諸臣謀畫惟富察尙書

米思翰

首言撤其兵明相國

珠和

之

上曰吳逆蓄謀已久不早除之養癰成患何以善後况其勢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制之因立下移藩之諭三逆

果叛時爭咎首謀者

上曰此出自朕意伊等何罪

愛惜士卒

國初定鼎後復遭三逆之亂八旗士卒多爭先用命效死疆場故丁口稀少

仁廟嘗慨然曰吾廿年之久始得一獲滿洲士卒之用何可不厚恤也故時加賞恤至爲之代償債務滿洲士卒感戴如天征討爭致死焉

崇理學

仁廟夙好程朱所著幾暇餘編其窮理盡性處雖夙儒者學莫能

測當時如李文貞

光地

湯文正

斌

等皆理學者儒書出理

學真偽論以試詞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書

特命朱子配祀十哲之列故宋學昌明世風醇厚也

解易理

噶爾丹叛時侵犯烏蘭布通其勢甚急

仁廟命李文貞占易得復之上六文貞變色

上笑曰今噶爾丹背天犯順自蹈危機兆在彼非應我也因立下

親征詔果大捷焉

優容大臣

仁廟厚待儒臣如張文端

英

高江村

士奇

等朝夕講論無異友生

與李文貞

光地

談易每至子夜諸侍從多枕戈以待如明

相雖貪擅

上念其籌畫三逆之功終未置之極典徐健菴

乾學

昆仲與高江

村比昵時有九天供賦歸東海萬國金珠獻淡人之謠

上知之惟奪其官而已嘗諭近臣曰諸臣爲秀才皆徒步布素一

朝得位便高軒駟馬八駟擁護首何所來可細究乎

天文算法

自明中葉泰西人入中國而天文算法精於中土中土因大統法係許魯齋所定故終扼其說不行

仁廟天縱聰明命靈臺皆用西法惟置閩用中法以合堯典千載之失定於一旦然後乾象昭明千歲可坐而定矣

不改常度

仁廟臨御六十餘年一切起居飲食自有常度未嘗稍改雖酷暑燕處從未免冠見

純廟詩註中、

拜明孝陵

肅宗皇帝

卷一 不改常度

拜明孝陵

聖祖

七

仁廟六巡江浙每至江甯必幸明孝陵拜謁如儀嘗曰明太祖一代人傑不可褻慢其他如遼金諸陵亦皆如謁明陵制

聖祖識高宗

純廟六齡卽能誦愛蓮說

聖祖初見於藩邸牡丹臺喜曰此子福過於余乃命育諸禁庭朝夕訓迪過於諸皇孫嘗扈從木蘭

聖祖槍中熊仆命

純廟往射欲初圍得獲熊之名耳

純廟甫上馬熊復立起

聖祖復發槍殪之歸諭諸妃嬪曰此子誠爲有福使伊至熊前而熊立起奈何由是益異之燕翼之貽因之而定

世宗居藩大度

世宗居藩邸時一切外間人情物理無不通澈天下利弊如指諸掌時理密親王已正儲位

上事之最敬而王先受宵小言符

上甚薄及王被罪

聖祖縛置空廬禁人見

上親持湯羹以進守者退之

上曰吾惟知昆弟之情不知利害也

聖祖聞而善之

世宗不興土木

余聞內務府司員觀豫言查舊檔案雍正十三載中惟造風雲雷雨四神祠以備祈禱此外無營繕事

足國帑

憲廟卽位綜覈名實罷諸不急之務河防海塘等巨費外皆罷不修體恤民力特置封樁庫於內閣之東一切贓款羨餘銀兩存焉末年至三千餘萬國用充足每令直省將天下正

供糴米隨漕而入故倉庾實積可供二十餘年之用

用鄂文端

鄂文端任內務府時

憲廟在藩邸因事召公公拒之曰

皇子宜毓德春華不可交結外臣

上心善其言及

卽位首

召公入戚友以前事代公憂

上見公卽諭曰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守法甚堅爲大臣

必不受請託立授江蘇布政使不十年登首揆

寵待大臣

世宗知大臣祿薄不足用故定中外養廉銀兩歲時賞上方珍物

無算鄂文端

爾泰

召入時

上特命海司空望爲之起第於大市街北凡器用無不備張文和

廷玉嘗小疾及痊

上告近侍曰朕股肱不快數日始愈衆爭來問安

上笑曰張廷玉有疾豈非朕股肱耶陳中丞時夏籍滇南

上因其母老特命雲貴有司置傳送至任所岳威信鍾琪以邊勲

置高位或謗其係岳武穆後復宋金世仇

上特封其奏以示岳公後公出征西域

上特命其子潛送至玉門關以慰之故一時將相無不用命

用顧天成

上以蔡中丞嵩依附年羹堯黨籍其家得顧太史天成詠星星草

詩稿疑語涉譏諷命蔡索全集進呈見恭輓

聖祖詩云已過虞舜巡方日尙少唐堯在位年之句

上淚下曰草莽之間乃有此臣耶因

召入

特賜編修直

上書房

賞花釣魚

世宗馭下嚴肅然每假以詞色以聯上下之情丙午秋

特宴文武大僚於

乾清宮賦詩飲酒每佳時令節必賜諸王大臣遊燕泛舟福

海賞花釣魚竟日乃散堂廉之間歡若父子故無不達之

情

察下情

雍正初

上因允禩輩蓄逆謀故設緹騎四出偵伺凡閭閻細故無不上達
有引見人欲買新冠者路逢人問其處次日入

朝免冠謝

恩

上笑曰慎勿汗汝新帽也王殿元雲錦元旦與戚友爲菓子戲忽

失一葉次日趨

朝

上問夜間何所事王以實對

上笑曰不欺暗室真狀元也因袖中出葉示之卽王夜間所失葉

王制府士俊出都張文和薦一健僕供役甚謹王將

陞見僕豫辭去王問故僕曰汝數年無大咎吾亦入

京面

聖爲汝先容地始知爲侍衛某也

硃批諭旨

世宗慮本章或有漏洩改命摺奏皆可封達

上前

上於幾暇親加披覽或秉燭至丙夜所批動輒萬言洞澈歎要萬里之外有如覲面後付刻者祇十之三四其未發者收藏保和殿東西廡中若山積焉

杖殺伶人

世宗偶觀雜劇有演繡襦院本鄭儋打子者曲伎俱佳

上喜賜食伶問今常州府爲誰

戲中鄭儋乃常州刺史

上勃然怒曰汝優伶何可擅問官守因立斃杖下

禁抑宗藩

國初入關時諸王多著勞勩故酬庸錫類之典甚爲優厚下

五旗人員爲王府僚屬承平日久諸王習尚驕慢往往御下殘暴如兩廣總督楊琳爲敦郡王屬下王遣閩人赴廣據署搜索

世宗習知其弊

卽位後禁抑宗藩不許交通外吏除歲時朝見外不許私謁邸第又將所屬值宿護軍撤歸營伍自是諸王皆慄然奉法

高宗初政

純廟卽位承

憲廟嚴肅之後以寬大爲政罷開墾停捐納重農桑汰僧尼之詔

累下萬民歡悅頌聲如雷吳中謠有乾隆寶增壽考乾隆
錢萬萬年之語一時輔臣如鄂文端爾泰楊文定名時朱
文端軾趙泰安國麟皆醇儒也

西苑門習射

乾隆初

上每月朝

孝聖憲皇后於

暢春園者九因於討源書室聽政己巳秋

上習射苑門側發二十矢中者十九侍班諸臣無不悅服齊侍郎

召南
曾紀以詩

上賜和其韻卽

命鐫諸壁上以示武焉

殺訥親

高宗卽位以果毅公

訥親

爲勤慎可託厚加信任訥亦敏捷料事

每與

上合以清介持躬人不敢干以私門惟巨獎終日縛扉側初無車

馬跡然自恃貴胄遇事每多谿刻罔顧大體戊辰春金川

蠢動張制軍

廣泗

率兵攻之因其地勢險阻不克

上命訥爲經略恃其才蔑視廣泗甫至軍限三日克刮耳崖將士有諫者斬三軍震懼攻擊多傷訥自是懾伏不敢出一令每臨戰避帳房中遙爲指示人爭笑之軍威日損有三千軍攻碉遇賊數十人鬪然下擊其軍卽鳥獸散惟日乞增兵轉餉至有欲乞達賴喇嘛終南道士爲之助戰之語

上大怒立褫其職令往塞外效力復因其匿敗事聞封其祖邊必隆之刀於中途斬之由是衆皆悚懼無不致命卒成大功

平西域

乾隆初旣命傅閣峯尙書兼等與達噶爾議和通市甲子

歲鳴爾丹策零既沒不數年間纂弒相仍辛未春酉長薩
拉爾來降

上素諳蒙古語已悉知纂弒之情甲戌秋輝特長阿睦爾薩納款
關請降欲請兵收復四厄魯特時諸臣狃於辛亥敗兵事
皆以不納爲便

上深悉其情謂天與人歸時不可失乃內斷於中三載之間拓地
二萬餘里天山雪窟悉隸版圖雖有籌運賞賚之費較往
昔邊防轉餉十不一二矣

聽報

高宗自甲戌後平定西域收復回疆以及緬甸金川之役每有軍

報

上無不立時批示洞澈利害每夜必遣內監出問有無報否嘗披
衣坐待竟夕機密近臣罔敢退食者

重經學

高宗特詔大臣保薦經術之士課其學之醇疵特拜顧棟高爲祭
酒陳祖范吳鼎等皆授司業又特刊十三經註疏頒布學
宮

命方靈臯苞任宗丞啟運等哀集三禮漢學大著

不忘本

本朝初入關時王大臣無不彎強善射

國語純熟居久漸染漢習多驕逸自安

純廟知其弊凡射不中法者立加斥責或命爲賤役以辱之鄉會

試必先試弓馬合格然後許入場故勳舊子弟熟習弓馬

金川臺匪之役如明將軍亮奎將軍林皆以椒房世臣用

命疆場

上嘗曰周以稼穡開基國朝以弧矢定天下何可一日廢武滿洲

舊旗有命名如漢人以鈕鈷祿氏爲郎者益鄙之亦深恐

忘本故也

重讀書人

高宗雖厭滿人之襲漢俗然遇宿儒者學亦優容之鄂忠烈公容
安不諳

國語

上厚加任使未嘗因一眚廢棄國太僕柱校射
禁庭褒衣大冠侍衛有望而笑者

上曰汝莫姍笑彼儒士能持弓校射不忘舊俗殊可嘉也

免租稅漕糧

一二三

重讀書人

免租免漕糧

善

共

高宗自奉儉約不許街市用金銀飾禁浙江組繡代以刻絲

御膳房日用

上屢加覈減至末年歲用僅二萬餘金近侍告匱不顧也關民間
大計者則不計西域金川用兵至一萬萬零四千餘兩河
工海塘以億萬計丙寅丁酉乙卯普蠲天下正供租稅三
次辛卯庚戌丙辰普蠲五省漕糧四次初不吝惜也

善待外藩

蒙古生性強悍世爲中國勁敵如北魏元代雄起北方然
柔然海都之叛未嘗絕

本朝威德布揚氈裘同龕之士執及效順無異世臣

純廟恢廓大度尤善撫綏其名王部長皆令在御前行走結以親
誼託諸心腹西域之役如喀爾沁貝子扎爾豐阿科爾沁
額駙索諾木巴爾珠爾喀爾喀親王定北將軍成衮扎布
其弟郡王霍斯察爾阿拉善郡王羅卜藏多爾濟無不率
領

王師披堅執銳其子孫亦屢登膺仕統領

禁軍

上宴蒙古王公詩註其令人宴者率皆兒孫行輩云云

龍馭上賓杜爾伯特汗某幾欲以身殉

吐爾扈特來降

準噶爾本元太尉也速後

與徐達戰於通州見明史

以元綱不整遁居

伊犁分四部落曰衛拉特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曰土爾扈特各立可汗爲輔車計後土爾扈特以噶爾丹不道故率本部落遷入俄羅斯彼國以其愚戇時加欺凌

大兵既定伊犁威布遐邇土爾扈特部長聞之曰吾儕本蒙古裔今俄羅斯種類不同嗜好殊異又復苦調丁賦席不暇暖今聞

大皇帝普興黃教奚不棄此就彼遂率其全部涉河繞道行萬餘里始達哈薩克失道行入戈壁復斃數萬人抵邊者僅十之三

純廟命舒文襄

赫德

攝伊犁將軍篆往為安置或疑其中有叛人

舍楞請

上勿納

上曰遠人來降豈可扼絕况俄羅斯亦大國彼既棄彼而南又挑釁於北進退無據黠者必不為也舒既抵邊察其實乃受降厚加撫綏

書無逸

高廟於勤政殿晨間御書無逸一篇以自警凡別宮離館聽政處皆顏勤政燕居遊覽無不以莅政爲務後暮年少寢乃默誦無逸七嗚呼以靜心見

御製詩註

內監改姓

純廟待六監最嚴命內務府大臣監攝之凡預奏事之差者必改易其姓爲王以其姓多難分辨宵小無由句結也

繙譯

高宗夙善國語於緝譯講習最深然嘗謂國初惟以清語爲本緝譯爲後所增飾實非急務故屢停緝譯科目自戊寅至戊戌二十年未嘗舉行後阿文成公維因旗籍出身無所奏請開緝譯鄉場以勉旗人上進之階然非

聖意也

不喜朋黨

高宗初年鄴張二相國秉政嗜好不齊門下士漸分門戶

上屢降明諭引

憲廟朋黨論戒之胡閣學中藻爲西林得意士以張黨爲寇仇多

不喜朋黨

至誠格天

十九

譏刺

上正其罪誅之蓋深惡讞言非以言語文字責人也

至誠格天

純廟敬

天法

祖乾健不息踐位六十年間命親臣代郊者二餘皆躬親祭祀已

卯夏旱至六月不雨

上親自齋宮步禱

園丘未竟日甘露大沛王子夏旱

上旨召九卿科道

召對於

勤政殿下罪已詔言本朝並無強藩宦官女謁權臣佞倖之弊惟土木繁興引爲己責命羣臣直言匡救缺失是日申酉時卽雷雨大作四郊霽足又丙辰丁巳間邪匪叛亂糜爛川楚三省

上於內寢設几夜間叩禱籲天此後賊勢日削卒底蕩平固將帥之勞殆亦有天助也

大孝

純廟侍奉

孝聖憲皇后極爲孝養每

巡幸木蘭江浙等處必首奉

慈輿朝夕侍奉

后屢勸

上減刑罷兵無不順從以承歡愛

后喜居

暢春園

上於冬季入宮之後遲數日必往問安侍膳以盡子職

后崩

上於

后燕處之地皆設寢宮巾櫛椀沐盥吐盂備陳如生時

上時往參拜多至失聲又於園隙建恩慕寺資冥福焉

蘇州街

乾隆辛巳

孝聖憲皇后七旬誕辰

純廟以

后喜江南風景於萬壽寺傍造屋仿江南式市廛坊巷畢具長至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數里奉

鑾輿往來游行名曰蘇州街

友愛

高宗優待和果二王每陪宴賦詩飲酒殆無虛日然時加訓迪不使干預政事保全名譽和恭王少時驕抗

上每優容嘗命監試八旗子弟於

正大光明殿日已晡

上未退朝和王請

上退食

上以士子積習疲玩未之許王曰

上疑吾結士子心耶

上怡然退傅文忠恆責王曰此豈人臣所宜語王始悟次日免冠

請罪

上曰昨朕若答一語汝身應齋粉矣其言雖齷心實友愛故朕恕

之他日慎勿作此語也友愛如初果恭王因救火遲誤復
交通外吏事發

上惟戍其賓客降王爲貝勒王慚惡病發

上往視疾執手慟曰朕以汝年少故稍加拂拭以格汝性何期汝

愧惡之深也即日復王爵慰諭者至再

用傅文忠

高宗既誅訥親以傅文忠恆為椒房懿親入素勤慎
特加倚任復因軍功

賞給黃帶四團龍補服寶石頂雙眼花翎以示尊寵文忠承
旨奉行毫不敢有所專擅一日

御門文忠後至踉蹌而入侍衛某笑曰相公身肥故爾喘吁
上曰豈惟身肥心亦肥也文忠免冠叩首神情不安者數日

殺高恆

兩淮鹽政高恒以侵貪釐贖擬大辟勾到日

高宗惡其貪暴秉筆欲勾傅文忠爲請曰願

皇上念慈哲皇貴妃之情姑免其死

上曰若皇后兄弟犯法當如之何傅戰慄失色

上卽命誅恒

惡章攀桂

淮揚道章攀桂以吏員起家工獻納

高宗南巡章司行宮陳設以鏤銀絲造吐孟

上見之矍然曰此與孟昶之七寶溺器何異甚惡之終身未遷其

官

賜魚羹

金川用兵累歲未克乙未冬始克勒烏圍阿文成公桂以捷書進

高宗方用膳因念將士用命潛然淚下適落魚羹中上卽封魚羹以賜文成文成泣曰臣敢不竭死以報

用福文襄

福文襄王康安荷父庇廕克任專閫

高宗亦推心待之臺灣之役福戚宗室恒瑞以逗遛失機

上命入京訖質福以戒故緩其行乃於戰陣時首列瑞功以希免

罪

上諭福云使恒瑞果將材何以汝未至時並未覩其專戰而一旦
勇健若此豈以戚畹而袒庇乎朕深爲汝惜也福文襄承
命之下戰慄失色花翎動搖終日

誅伍拉納

伍制軍

拉納

繼福文襄督閩惟以貪酷用事至倒懸縣令

以索賄故貪吏充斥盜賊縱橫魁將軍倫劾之

高宗大怒並巡撫浦霖罷斥檻解入京時和相擅柄故緩其行以

高宗大

誅伍拉納

雪膏王寬

子西

解

上怒

上計日不至立

命乾清門侍衛某飛騎

召入於豐澤園

廷訊伍浦皆服罪立置於法

雪睿王冤

大兵入關睿忠王方攝政定鼎規模多所裁定薨後議罪革爵僉餘郡王阿巴泰父子略定河北征討吳逆累功封安

親王以後嗣依附廉親王充禩

世宗特斥其封

純廟夙知二王功高於乾隆戊戌特復睿王封爵令其五世孫

穎襲封並

命配享

太廟安王嗣封輔國公以承其祀實盛德事也

松苓酒

張文敏公

照

獻製酒方於山中覓古松伐其本根將酒糞

埋其下使松之精液吸入酒中逾年掘之色如琥珀名曰

青玉圭

公苓酒

批錢陳羣屠

高宗

三五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一 淵博

松苓酒

批錢陳羣摺

高宗庚寅歲舉行六十萬壽禮錢文端陳羣獻竹根如意

上批劄云未頒僧紹之賜恪致公遠之貢文而有理把玩良怡今

賜卿木蘭所獲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

高宗淵博

純廟萬幾之暇惟事丹鉛

御製詩五集至十萬餘首每一詩出令儒臣註釋不得原委者許

歸家涉獵然多有翻摭萬卷莫能解者嘗於塞中雨獵詩

丙用製字衆皆莫曉

上笑曰卿等一代鉅儒尙未盡讀左傳耶蓋用陳成子杖製以行也又出汗卮賦考詞林衆皆誤爲窳尋

上徐檢出乃擬傅咸汗卮賦也彭文勤嘗進呈百韻排律上讀之曰某某出韻後考之信然

高宗賞鑒

純廟賞鑒書畫最精嘗獲宋刻後漢書及九家杜註

命畫苑寫

御容於其上又建五經萃室以貯岳氏五經又覓馬和之國風圖

歷數十年始全獲藏於學詩堂韓滉五牛設春藕齋周鑄
十二鐘設景陽宮

高宗愛民

純廟憂勤稼穡每歲分

命大吏報其水旱無不見於翰墨地方偶有偏災卽

特旨開倉廩蠲租稅六十年如一日甘肅大吏以冒賑致罪後甘

省復災近臣有以前事言者

上曰朕甯使官冒賑不使民枵腹也後諸詞臣有以

御製詩錄爲簡冊進者朱相國珪祇錄

上紀詠水旱豐歉之作名孚惠全書以進

上大喜

賜以詩扇告近臣曰儒者之爲固不同於衆也

內湖珠兆

乾隆初有小內侍夜於

御湖泛舟見神光燭天自湖中出因網羅之得蚌徑尺中有明珠

寸餘二顆相連如葫蘆形內監不敢匿因以進

上

上嵌於朝冠晶瑩異常

盛京先朝舊物

盛京

清甯宮藏

文廟時糠燈屢見

純廟詩又

崇謨閣藏

高廟舊履以牛皮爲之馬護以綠皮雲頭又有

先朝登山負物木架所持拐杖皆白木爲之制甚樸素想見

祖宗開創之艱公劉走馬之什古今如符節也

清甯宮

天聰間卜都

盛京其

宮殿制度率皆草創

清甯宮爲

列聖

列后燕寢處壁間猶懸籌燈

純廟會紀以詩

裕陵聞香

清宮雜錄

卷一 清寧宮

裕陵聞香

三年表

三

刑部侍郎 永祚 言任工部司員時督辦

純廟葬禮甫啟

地宮石門間有異香自隧道出數日乃已蓋

寢宮幽闕日久山嶽靈氣所鍾也

三年喪

自漢文帝短喪後歷代帝王皆蹈其陋惟晉武帝魏孝文帝德宗宋孝宗四君決意行之然武帝終惑杜預之議孝文妄尊篡逆之婦唐德宗空驚虛名宋孝宗感慕私恩皆未得其正故後世亦無述者

純廟力阻浮議千載之陋更於一旦

今上待和珅

丙辰元日

上既受禪和珅以擁戴自居

上待之甚厚遇有奏

純廟者皆珅代白左右有非之者

上曰朕方倚相公理四海何可輕也珅又薦其師吳穆堂省蘭
爲

上錄詩草覘動靜

上知其意吟咏中不露圭角坤心安之及

純願崩王黃門

念孫

廣侍御

興

等先後劾之

上立命儀成二王傳

旨逮琿並命勇士阿蘭保監以行恭讀味餘書室稿中唐代宗
論云代宗雖爲太子亦如燕巢於幕其不爲輔國所護者
幾希及卽位若明正輔國之罪肆諸市朝一武夫力耳乃
捨此不爲以天子之尊行盜賊之計可愧甚矣乃知

睿謀久定於中也

却貢玉

上親政首罷貢獻之詔違者以抗

旨論

論中有諸臣以如意進者朕視之轉不如意之語和闐貢玉輦

至陝甘

上卽命無庸解又一時珠玉之價驟減十之七八云

辛酉工賑

辛酉夏霖雨數旬永定河漫水淹

南苑漂沒田廬數百里秋禾盡傷

上減膳撤樂步禱

社稷壇祈晴

命步軍統領明安調賑有爲水阻者明親乘木筏施散餅餌日以數百萬計建席棚以處災黎活者數百萬人

特命大臣四出查賑截南漕數十萬石以濟築永定西堤上親爲巡視指定方略焉

禱風神

癸亥秋杞縣河溢衝圮衝家樓

上命侍郎那彥寶堵禦經冬未竣余聞內務府大臣戴公

明德

言甲子春

上偶泛湖值東北風甚驟

上念北河若得此風助庶可竣工卽於舟中拈香禱之未幾那

公奏北河合龍信得東北風助慕侍郎瞻萊云此爲黃金

大壩康熙中曾漫溢經數十年始竣工未能若是之速也

重朱文正公

上在藩邸朱文正珪爲

上書房師傅

上知其醇正

親政後

特召入都日加親信朱故宿儒時有嘉猷入告惟以仁厚爲本
至癸酉林清之變駢戮百餘人

上惻然哀憫猶秉文正之教也文正沒踰年

上駐蹕趙新店猶

命近臣代奠有哀我哲輔松楸在望之

諭

親諸王

上卽位厚待儀成諸王雖不假以事權有過失輒寬容之儀王

性剛愎在

上前作爾汝詞成王遇事模稜多不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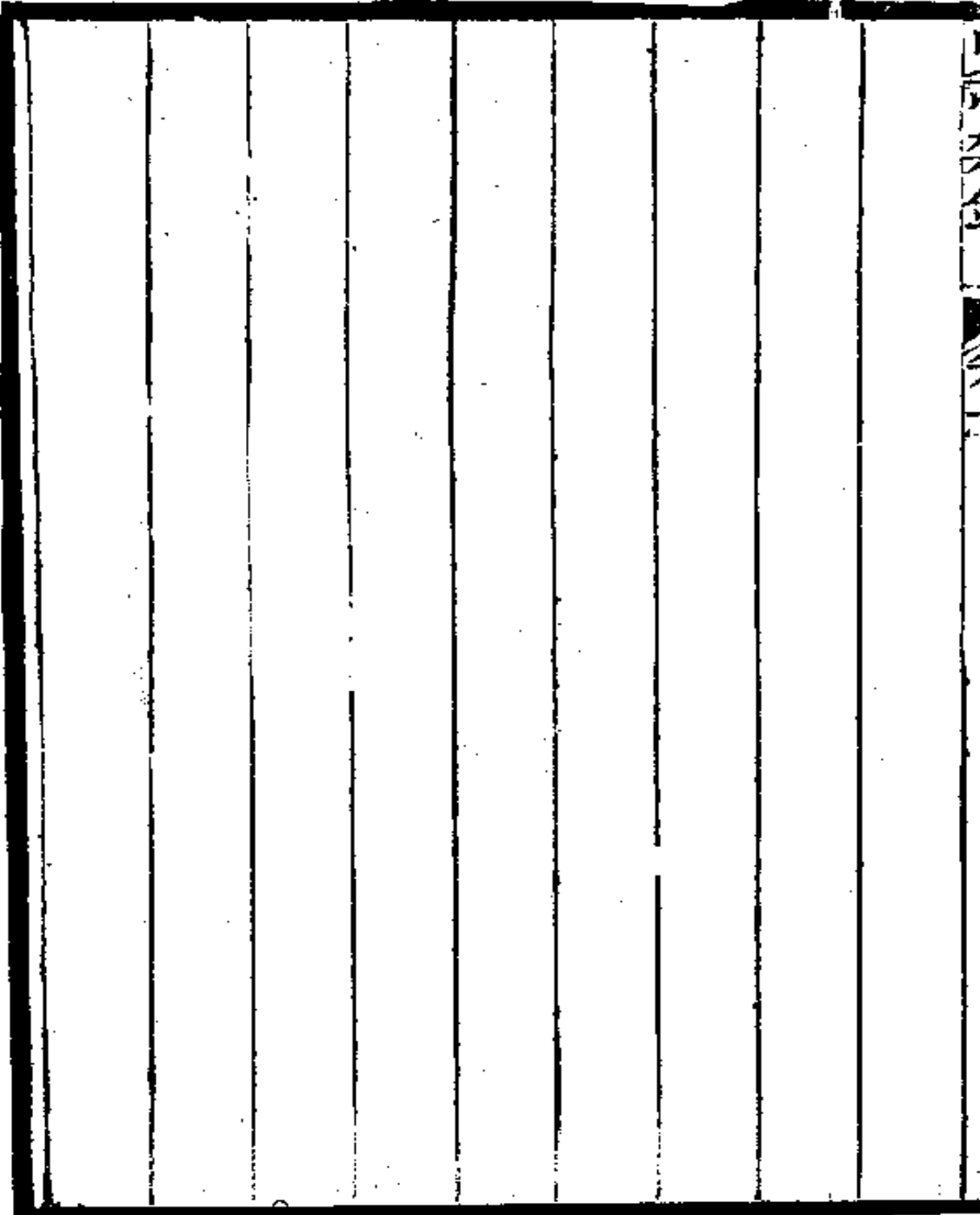
上待之如舊己巳秋慶郡王遊桃花寺

行宮乙亥秋儀王奉祭

裕陵私回京邸有司議黜革

上惟罰錢示懲而已諸王子孫皆封貝勒貝子爵至亥提焉

PLATE XXXV



嘯亭雜錄卷二

目錄

崇政殿

十王亭

三王旗纛

國初定三院

盛京五部

理藩院

木蘭行圍制度

哨鹿

三詔

漢軍初制

軍機大臣

摺子

宗學

八旗官學

王府屬下

國初官制

議政大臣

天津水師

雲梯

王公降襲次第

定恩騎尉

綠營增世襲

綠營虛銜

綠營功加

三品任軍機大臣

本朝內官之制

宗室小考

宗室婚嫁

賜奠

配享

郊勞

三分書

潛化帖

活佛聖籤

世祿品級祿米

漢軍用滿缺

鑾儀衛

軍機御史

宗室科目

宗室任職官

王府官員制度

關稅

國初尙右

啟心郎

八旗之制

駐防

內務府定制

堂子

綠頭牌

膳牌

領侍衛內大臣

將軍

侍衛教場

漢軍各營旗纛號衣

滿洲跳神儀

滿洲嫁娶禮儀

內院筆帖式

前朝宮女四萬

— 10 MAY 1964

嘯亭雜錄卷二

汲修主人著

崇政殿

高廟初定遼瀋建立宮室卑茂其制有茅茨土階之意今陪京宮殿

大清門內卽

崇政殿爲視政朝賀之所其後

鳳凰閣分限內外內爲

清寧宮供奉

神主卽爲燕寢之地其旁六宮分列制度皆極儉樸

十三王亭

文廟撫定遼瀋集思廣益造亭於宮右凡有軍國重事集衆宗藩
議於亭中而量加採擇名十三王亭

三王隸旗

孔定南耿靖南尙平南等歸順時未隸旗籍

文廟名其軍爲天祐軍特設白綠黑諸旗畫以
賜之見八旗通志

國初定三院

文廟踐祚之初改內閣爲三院曰弘文曰秘書曰內院皆置大學

士學士等官蓋仿宋昭文集賢之制入關後仍沿其制至

順治戊戌復從明制改設中和殿保和殿武英殿大學士

乾隆十三年裁中和殿大學士增設體仁閣以配三殿三

閣之名保和殿大學士不常置惟張文和傅文忠拜焉體

仁閣大學士初以楊節相廷璋楊節相應璠先後大拜皆

不終位故戴服堂藤陰雜記內謂其名不祥然劉文清公

曹相國振鏞遞相任之卒無他咎可知在人不在名也

盛京五部

盛京五部

章廟初定北京

盛京設昂邦章京一員及駐防官員兵丁若干以爲

陪京保障時未設文吏至康熙初丁口漸盛其賦稅刑名等事亦漸增因仿明南京之制設戶部侍郎一員次第立禮兵刑工等部侍郎各一員

陪京之制始備其官由京銓選故不設吏部後王侍郎原祁請增設漢員以備體制部議不果行

理藩院

理藩院古典屬國也

國初建置故上林舊址初置蒙古尙書一人侍郎二人秩視
六部漢院判一人秩三品蒙古郎中員外郎主事若干人
漢知事四人主事二人經歷二人朱竹垞集中有贈宋院
判作蓋漫堂尙書曾任是官也康熙中盡裁漢員惟滿員
獨存司蒙古內外部落諸務分司六曰旗籍前後司錄勳
賓客理刑後改旗籍後司曰柔遠賓客曰王會錄勳曰典
屬又特設徠遠司專理回部遂析爲七旗籍專掌內四十
八部落疆域襲封譜族旗制諸典故各析部族畛域勿使
侵佔其台吉有分析者則加其賦入丁滋蕃滿百許改官

屬以督之其滋畜牛羊諸物視其土之寒暖可種植者許其自率蒙古人丁以耕容留漢人及以貨易土者戒之諸王公有襲封者先辨其嫡庶考其德行然後授以印綬其弱小者擇族人之忠正者護其印旣冠而後納之三歲修其譜牒辨其貴賤勿許冒賤爲貴以良爲莠每旗設都統一人秩二品副軍二人秩三品命諸王公自選其宰之良者授之而部臣歲課其政令有不職者易之暴戾者罪之並飭其王公焉王會司掌朝貢會盟聘享武備諸政藩王充補近侍者歲一朝餘則三歲一朝各於歲終分班入

覲分其名位給以麩餼凡朝郎官領入

大內按其爵秩列於宗室王公下朝見如儀元旦上元復如
之歲朝

上宴諸藩於

紫光閣郎官領進自陽澤門入宴於階次奏樂拜謝如儀

賞賚有差貢則視其土之所宜黍禾皮帛以及牛羊諸物部臣
受貢翌日寓其使於署中俸幣則視宗室王公之半有勳
業者加之各部落有荒饑者部長捐金以救乏則告於方
伯請賑於朝使入許以驛傳視其途而賚之

國有大喪則集諸藩王奔訃入次舉哀如儀典屬司掌外汗
四部落北入瀚海西絕羌戎青海西藏諸土屬焉各分視
其畛域奠其土宇教以德化理其政績旗制會盟咸如內
藩屯戍將帥士卒食其屯用乏則請餉濟之每歲闕武水
司司員二人往視之其技良者養其部長兵仗弱者罰柔
遠司掌外盟諸部朝

親宴享聘納諸儀汗諸長四歲一朝薄海諸長二歲一朝都爾
伯特西藏諸部長不限以年五歲請命於

朝許則

觀之貢期汗三歲一貢西藏間歲一貢各視其土之所宜汗貢馬駝羊羯諸物西藏青海貢藏香氍毹馬駝其享使頒賞如內藩徠遠司掌回部疆土分封朝會聘享諸政彙哈關外

回部有十曰吐魯番曰闐展曰英吉沙爾曰庫車曰巴顏岱曰巴里坤曰烏什曰阿克蘇曰葉爾羌曰和闐悉統屬之其舊疆建諸王二咸如蒙古諸藩餘則置伯克司之伯克者回中長吏也各視秩有差三年考其政績優者褒以幣帛劣者付屯戍大吏治之戶口丁數皆藏其籍三載更之回俗以十爲數計一帕得中土五石有奇錢曰普耳皆

委伯克司鑄田賦以種爲則官田什取其五次者什二民田什一有常賦焉關稅三十取一皮幣二十取一其畜產餘物各視其多寡以征之歲貢皮幣果蔬金刀毛毯納以歲終俸幣視秩授田以代俸薪長吏三百畝中士百畝下士八十畝丁二十五畝有屯戍伯克均其糧以差之外藩如布魯特哈薩克安集延愛烏汗諸屬國皆置譯使以通其語朝聘宴享悉如朝鮮琉球儀制理刑司掌蒙古諸刑名自斬絞外罪止鞭扑不及流徒而以牛馬作贖罰數惟九牛三馬六遞以加之窮者贖之富者倍之

木蘭行圍制度

木蘭在承德府北四百里遼中京臨潢府興州舊地也素屬翁牛特康熙中藩王進獻以爲蒐獵之所其地毗連千里林木葱鬱水草茂盛故羣獸聚以孳畜

仁廟每歲舉行秋獮之典

歷朝因之行圍時蒙古喀爾沁等諸藩部落年例以一千二百五十人爲虞卒謂之圍牆以供合圍之役中設黃纛爲中軍左右兩翼以紅白二纛標識之兩翼末

國語謂之烏圖哩各立藍纛標識之皆聽中軍節制管圍大

臣皆以王公大臣領之而蒙古王公台吉等爲副兩烏圖
哩則各以巴圖魯侍衛三人率領馳行行圍之制有二一
只以數百人分翼入山林圍而不合謂之阿達密合圍之
制則於五鼓前管圍大臣率領蒙古管圍大臣及虞卒並
八旗勁旅虎槍營士卒各部落射生手齊出營盤視其圍
場山川大小遠近紆道繞出圍場之後或三十里五十里
以及七八十里齊至

看城則謂之烏圖哩阿察密合圍後自烏圖哩處虞卒脫帽
以鞭擊之高聲傳呼嗎爾噶口號按嗎爾噶者蒙古語帽

也聲傳遞至中軍凡三次中軍知圍已合乃擁纛徐行左右指揮以俟

上入圍則辰未巳初時矣合圍數十里漸促漸近出林薄至岡阜離

駐蹕行營約略二三里許惟視高敞處設黃幙幄中設氈帳是之謂

看城比至

看城時虞卒皆馬並耳人並肩廣場不過三里許耳圍牆外自放圍處卽重設一層乃虎槍營士卒及諸部落射生手

專射自圍內逸出之獸而圍內例不准射也日出前

上自

御營乘騎先至看城稍憩俟兩翼烏圍哩藍纛到後乃自看城
出

御橐韃諸扈從人臣侍衛及親隨射生手虎槍手擁護由中道
直抵中軍在中軍前半里許周覽圍內形勢瞭如指掌而
行圍之疾徐進止

口敕指揮凡二三十里間射飛逐走左右是宜諸藩部落蒙古
仰瞻

聖武莫不歡躍或遇有虎則圍暫不行俟

上看殪虎畢然後聽

救而行每圍場收至

看城

上卽駐馬觀諸王射生手等馳逐餘獸而已或值場內獸集過

多奉

旨特開一面以逸之仍禁圍外諸人不准逐射獵罷

上迴蹕大營謂之散圍諸部落各按隊歸營日甫晡而一日行

圍之事

奏畢矣若哨鹿日制與常日不同

上於五更放圍之前出營侍衛及諸備差人等分爲三隊約出營十餘里聽

旨停第三隊又四五里停第二隊又二三里將至哨鹿處停第一隊而侍從及扈衛之臣只十餘騎而已漸聞清角聲揚遠林呦呦低昂應和倏聽槍聲一發咸知

神威命中矣羣引領聽

旨調遣三隊以次至

上前其行圍所有奏章皆俟

上還營後披覽發出毫無遺滯或有時引諸文士賡唱終夕焉

哨鹿

高宗蒐獵木蘭時於黎明親御名駿

命侍衛等導入深山疊嶂中尋見鹿羣

命一侍衛舉假鹿頭作呦呦聲引牝鹿至急發箭殪斃取其血飲之不惟延年益壯亦以習勞也

三詔

國初世爵與職任官員無異每逢

恩詔輒晉其秩有以子男至公侯者康熙中議准凡三詔所加

者皆遞減至本封故近日檔案有三詔遞減之語三詔者
謂入關定都及

世祖親政詔也

漢軍初制

國初俘掠遼瀋之民悉爲滿臣奴隸

文廟憫之拔其少壯者爲兵設左右兩翼

命佟駙馬

養性

馬都統

光遠

統之其後歸者漸多人關後明降將

踵至遂設八旗一如滿洲之制康熙中三逆平其藩下諸
部落亦分隸旗籍雍正中定上三旗每旗佐領四十下五

旗每旗佐領三十其不足者撥內務府包衣人隸焉

軍機大臣

國初設內三院外其軍國政事皆交議政諸王大臣半皆貴胄世爵不諳世務

憲廟設立軍機大臣擇閣臣及六部卿貳熟諳政體者兼攝其事並揀部曹內閣侍讀中書舍人等爲僚屬名曰軍機章京其升擢仍視本秩然後機務慎密議政之弊始革其行走班次皆視其班秩故張文和在

內廷居傅文忠上近日董太傅詰亦居托相國津上無論滿

漢也所掌銀印龜紐藏於

內府有應用印者皆立時請印出大臣監視用畢隨即繳還其下役皆選內務府童子司灑掃舊例至二十歲卽更出今因循日久有久隸其役而大臣喜其熟練者非立法本意也

摺子

自明太祖立通政司凡內外章奏皆於司掛號始入故權相多以私人主之上言者非壅則泄

憲廟命諸臣有緊密事改用摺奏專設奏事人員以通喉舌無不

立達

御前通政司惟掌文書而已

宗學

雍正中特設宗學左右翼各學

簡派王公專管歲時

欽派大臣考其殿最以爲王公獎罰左翼在金魚衛右翼在簾子衛衛皆設宗室總管副管各一人以司月餉公費等事三歲考績授七品筆帖式覺羅八旗各設學一其總管副管如宗學之制滿教習用候補筆帖式漢教習用舉人考

取皆月有帑糈四時

特賜衣縑

八旗官學

雍正中設八旗官學二咸安宮官學在西華門內擇八旗子弟聰慧者充補學弟子月有帑糈不計歲月入仕後始除其籍

特派大臣綜其事教習皆用進士或參用舉人景山官學在景山內皆內務府子弟充補其制與咸安宮同爲內務府總管所轄八旗官學每旗各設學一擇本旗滿洲蒙古漢軍之

子弟充補以十年爲期已滿期未中式者卽除名另補爲國子監祭酒所司亦附於太學之意

王府屬下

國初定制

皇帝親將之旗有三曰鑲黃曰正黃曰正白諸王親將之旗有五曰正紅曰鑲白曰鑲紅曰正藍曰鑲藍其五旗戶籍皆爲王公僚屬沿左氏人有十等之制遞爲臣僕升擢皆由王公掌之昇平日久諸王習於驕汰多虐其所屬

世宗命王府護衛諸官由本王遷擢其餘悉隸有司歲時慶弔趨

謁仍如制今護軍營操習用各王府旗纛存舊制也

國初官制

國初官職悉沿明制其總攝國政者有五大臣十六臣之分

其餘設總兵副將遊擊皆階以等級如一等總兵官二等

遊擊之類

其後改爲國語無復漢名

如固山額眞之類

入

關後始改總統旗務者爲都統每旗一員其參協者爲副

都統每旗二員其下設參領佐領等官惟世職名仍沿國

語如阿思哈呢哈番拜他拉布勒哈番之類

乾隆初從舒

文襄議始設漢銜其一品者爲子二品者爲男三品者爲

輕車都尉四品者爲騎都尉五品者爲雲騎尉而官名乃
釐正焉

議政大臣

國初定制設議政王大臣數員皆以滿臣充之凡軍國重務
不由閣臣票發者皆交議政大臣每朝期坐中左門外會
議如坐朝儀雍正中設立軍機處議政之權遂微然猶存
其名以爲滿大臣兼銜乾隆壬子

純廟特旨裁之

天津水師

憲廟念津門附近京畿海防綦重設滿洲水師都統一員副都統
二員協領下若干員兵二千守禦海口然滿兵不利水師
初設章程草創訓練技藝不及綠營之半乾隆丁亥

純廟巡幸津淀是日大風勢難操演時都統爲奉義侯英俊年已
衰老所傳號令俱誤技藝旣疎隊伍復亂喧譁不絕
上怒立加裁汰英俊等降革有差

雲梯

文廟攻取明城多以雲梯制勝乾隆戊辰金川之役敵多築堅礮
於絕壁懸崖上官軍屢攻弗克

純廟閣

實錄仿其式製雲梯

命八旗子弟演習隸健銳營再征金川時卒收雲梯之功丙辰湖北奸民竊發畢秋帆制府屢攻當陽不克

上乃命海內綠營皆習其技以昭

文廟威德焉

王公降襲次第

國初宗臣貴位統名貝勒崇德元年定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輔國二公皆冠寶石頂以補服翎眼爲差次統名曰

入八分王公蓋卽九錫意也其不入八分公以及鎮國輔國將軍皆冠珊瑚頂奉國將軍視武臣正三品奉恩將軍視武職正四品秩皆與流官同舊例親王嫡子封郡王郡王以下嫡子依遞降一等受封親王衆子封輔國公親王庶子封輔國將軍郡王以下遞降同故安王諸子皆封僖勤諸郡王康熙中以佟精繁衆改親王無論嫡子衆子皆封未入八分輔國公郡王以下遞爲減等而考以繙譯馬步射三者皆優然後授以本職否則遞相降等授爵其親郡王皆世襲罔替貝勒以下皆降襲至輔國公然後世襲

而輔國公又無復降襲之例其未入八分輔國公以下皆
降至奉恩將軍世襲罔替無論軍功恩封皆一例故杜度
彰泰諸貝勒有開創大功者亦皆一體降襲

純廟篤念宗親特分定軍功恩封之例其有勳勞者無論王貝勒
皆世襲罔替其恩封者親王遞降至鎮國公郡王遞降至
輔國公貝勒遞降至不入八分鎮國公貝子遞降至不入
八分輔國公鎮國公遞降至鎮國將軍輔國公遞降至輔
國將軍皆世襲罔替

定恩騎尉

國初定世爵自公至雲騎尉凡二十四級爲賞功之次然雲騎尉例襲三次陣亡後裔與戰績無區別

高宗軫念殉節之員特定恩騎尉之職凡陣亡人員封爵襲替者皆賞給恩騎尉世其家

綠營增世襲

國初八旗官員陣亡

賜雲騎尉世襲綠營則仍沿明制例與難廕非

特旨者不予焉乾隆甲辰

上諭兵部云國家滿漢視爲一體同爲殉節之士豈可功賞之間

有所異也乃

命文臣自大學士及典史武臣自提督及把總皆以次

賞給世襲與滿臣同

綠營虛銜

國初沿明制綠營總兵官有勳勞者遞加都督僉事都督同知右都督左都督諸名目蓋卽明五軍府官其最優始加將軍如趙良棟勇略將軍潘育龍綏遠將軍楊捷昭武將軍是也乾隆十八年

純廟厭其名近僞皆裁革官提督爲從一品不尙虛銜矣

綠營功加

八旗從軍有功者視功之優次與之功牌分三等級凱旋日兵部計敘功與之世職綠營則有功加之目臨陣奮勇者與之功加一次發計功加二十四次始敘一雲騎尉較八旗功牌殊爲屈抑是以世襲寥寥近年

純廟恩旨陣亡人員一體世職然功加尙未有及者

三品任軍機大臣

自雍正中設立軍機後皆尙書侍郎攝其職惟乾隆乙卯軍機大臣乏人時戴文端循亨吳制府熊光以久任軍機

章京熟書政事

純廟特擢爲軍機大臣以資格淺

賜三品頂帶時人榮之

本朝內官之制

世祖鑒前明閹宦之弊立鐵牌於

交泰殿戒內官不許干預政事官不過四品皆隸內務府總

管歲時謁見如堂司制有周官冢宰統攝之義

純廟防馭尤嚴有高雲從者稍干涉外事

上遵

章廟自立時磔死和相雖貪黷然制內官嚴軍機隨侍嘗有背呼
梁友定公名者和聞之奮然曰梁爲朝廷輔臣汝輩安可
輕之立杖數十命與梁叩謝乃免近日內務府大臣多由
僚屬驟遷又無重臣兼領故敬事房總管輩多與大臣分
庭抗禮無復統轄之制至蘇大司空楞額曾對衆曰今日
尙未見吾都堂雖一時謔語亦可觀風氣矣

宗室小考

乾隆中

上召見宗室公甯盛額不能以

國語應對

上以清語爲國家根本而宗室貴胄至有不解者風俗攸關因增宗室十歲以上者小考之例於十月中

欽派

皇子王公軍機大臣等考試清語弓馬先

命皇子較射爲諸宗室遵式諸宗室視其父之爵以次考試優者

帶領引

見

上每賜花翎緞匹獎勵之

宗室婚嫁

乾隆中

純廟篤念宗室貧乏失產無以自活

命宗人府堂官詳爲撫恤分以等第最貧者賞銀三百兩次者半

之令回贖田產以資生理又念婚喪無所贍仰

特命王公行輩最尊者司宗室紅白事件遇有婚嫁者

賜銀一百二十兩死喪者

賜銀二百兩爲收賻之費

賜奠

國家篤念舊臣凡陪葬

福陵

昭陵王公諸功臣

翠華臨幸必

賜奠以示寵異先烈士入關後薨逝故未陪葬

昭陵乾隆戊戌春

純廟念王首創義舉功冠諸臣特行

賜奠禮於園寢哀慟久之

賜詩以旌其功曠典也

配享

國家有大勳勞者皆配享

太廟西廡功臣爲揚武勳王額宏毅公費直義公圖昭勳公圖忠
義公馬文義公蒙古超勇親王鄂文端公張文和公傅文
忠公福文襄王兆文毅公十二人東廡

國初惟武功郡王等四人蓋以絕嗣故也雍正中增祀怡賢
親王乾隆戊戌

上特念開創諸王功業偉著

命增祀禮烈王睿忠王鄭獻王豫通王武肅王克勤毅王於東廡

亦曠典也

郊勞

國家厚待功臣以振士心將帥旋歸者

列聖皆行郊勞之禮康熙中先良親王平耿逆安和親王定兩湖

貝子彭泰平滇南凱旋時

上皆親幸蘆溝橋以勞之乾隆己巳傅相公恆平金川歸

純廟特命築壇於黃新莊旌其功後兆文毅惠富公德平回部歸

阿文成平定兩金川歸

上亦行是禮云

三分書

乾隆中

上既開四庫全書館分發京師諸處甲辰春

翠華南幸念江浙爲藝林之藪

天府秘本多有難購者

命續錄三部分置揚州大觀堂文匯閣鎮江口金山寺文宗閣杭州聖因寺文瀾閣俾士子得以就進觀摩謄錄實盛事也

淳化帖

法帖之久無如淳化閣帖其後鼎絳汝諸帖互相仿摹愈

失舊規近日祖帖收藏家無過問者惟

大內所藏係當日賜畢士安者管帙完善墨瀋如新成親王
曾見之

純廟珍惜如寶特建淳化軒以藏之又

命于文襄敏中摹刻上石

頒賜諸王公卿雖不及原帖之善亦自成一家焉

活佛掣籤

西藏喇嘛自宗喀巴興揚黃教其徒建賴喇嘛班禪額爾
德呢率言永遠轉生以嗣其教行之日久徒衆稍有道行

者亦踵其轉生之說以致呼畢勒罕多如牛毛蒙古王公
有利其寺之貲產者乃請託達賴喇嘛指其子姪爲的乳
互相承授與中國世爵無異

純廟習知其弊因習久難革命製金奔巴瓶設於吉祥天母前遇
有呼圖克圖圓寂者卽揀其歲所產之聰慧者書名於籤
令達賴喇嘛會同駐藏大臣封名掣之弊始絕時謂活佛
掣籤云

世祿品級祿米

本朝初定公侯伯名位歷級有九子男以下以國語稱之乾

隆初

特允御史舒赫德請改子男等名號公位視三公冠珊瑚服斗牛
補襲次二十有四祿米六百石侯伯服與公同侯次二十
伯次十八祿米四百石子位視正一品服麒麟歲祿二百
石次十六男位視子米一百五十石輕車都尉正三品襲
六次祿一百石騎都尉正四品襲二次祿六十四石五斗
雲騎尉正五品襲一次祿四十石五斗凡位八級二十有
六

國初開創勳勞不論階次咸世襲罔替順治九年後封者始

以次爲沿革開有

特命視開國元臣世襲罔替者蓋異數也乾隆中

純廟念陣歿難諸臣賜後裔官一人曰恩騎尉視正七品世襲

罔替

漢軍用滿缺

漢軍

國初定制皆用漢缺至六部司員自有專缺不致雍滯雍正

中盡裁汰其額併入漢員中是以漢軍升轉難

純廟時有破格用滿缺者范時紀任滿洲戶部侍郎范宜清任

盛京工部侍郎李侍堯任熱河副都統孫慶成任滿缺戶部侍郎兼護軍統領

今上任范建豐滿缺吏部侍郎李毓秀熱河都統張百齡滿缺刑部尙書復調左都御史皆曠典也

變儀衛

本朝變儀衛沿明錦衣衛制而不司緝探掌衛者一人其屬凡七所左所掌輦輅右司掌繖蓋儀刀弓矢中所掌麾幡幢纛節鉞仗馬前所掌扇拂鑪盒後所掌旗瓜金吾仗馴象所掌儀象騎駕鹵簿鐃歌大樂旗手衛掌金鉦鼓角衛設

刑部之次校尉與隸等儀猶明制管衛事大臣之任拜印
陞堂悉如六部制秩雖次領侍衛內大臣而威儀過之鐘
鼓司司譙漏城北鐘鼓樓每夕委官校尉直更

神武門鐘樓

上駐蹕

圓明園則每夕鳴鐘記更漏

上在宮日則已

午門鐘鼓

上祀郊廟受朝賀則鳴以爲則其

國初俱設漢員後以滿洲侍衛閒之名口變儀衛侍衛雍正
中改漢員爲漢軍滿洲侍衛亦改定冠軍雲麾等名惟漢
武利甲侍衛仍舊名後許外放綠營武弁漢軍人員視爲
捷徑掌衛者復受私謁故事多諛情

今上親政

特簡大臣挑取弊始革焉

軍機御史

軍機爲樞密重地非奉

詔旨不許擅入故軍機司員不叩年節自和相專擅所屬稟事

皆叢集軍機處階下待之日久皆直入堂中同稿政每易洩

今上命滿漢御史二員每日輪流立軍機處階上有闕入者卽時糾劾

宗室科目

康熙初置宗室科目不久停止見紫幢居士文昭詩乾隆乙丑復設中達麟圖戊辰中良誠辛未中玉鼎柱後達以侍班失儀罷遂停文科目己未

上親政從肅親王之請復設鄉會試壬戌中果齊斯歡慧端德

朋阿二人果爲鄭恭王胞姪慧爲簡良王曾孫德卽良祭
酒子皆入詞林一時稱盛後累科皆中二三人果游至戶
部侍郎德至左庶子惟慧以散館降職今任宗人府理事
官

宗室任職官

國初宗臣皆王公世廕無任職官者

仁廟念宗臣無入仕之途乃

欽定侍衛九十人命宗室挑補雍正中裁汰宗人府滿洲司員筆
帖式之半皆命宗室人員充補乾隆中又設宗室御史四

員爲司員升階已未

上親政特設宗室繙譯鄉會試科目六部理藩院亦增設宗室
司員

王府官員制度

定制親王長史一員頭等護衛六員二等護衛六員三等
護衛八員四五六品典儀各二員牧長二員典膳一員管
領四員司庫二員司匠司牧六員世子減二三等護衛各
二員餘如故郡王減二等護衛二員三等護衛三員四品
典儀二員牧長一員典膳一員餘如故長子減頭等護衛

三員餘如故貝勒減頭等護
等護衛一員減五品典儀一
等護衛六員而增二等護衛
七品典儀一員八品典儀一
員餘如故其包衣參佐領知
皆視其在領親軍馬甲之多
贄囊

世祖莊恪親王以輔翊

高宗封雙親王其護衛皆倍增之

上諭儀成二王皆增設頭二三等護衛各二員定親王慶郡王皆增設頭等護衛一員二三等護衛各二員俱曠典非定制也

關稅

直省關稅以乾隆十八年奏銷冊籍稽之共四百三十三萬當時天下最爲富饒商賈通利後司事者冀久其任歲增盈餘至乾隆六十年加至六百四十六萬有奇故不免虧缺司事者重征以飽私橐虧缺數目仍歸正供銷算徒有賠補之名從無償其私囊者至嘉慶十九年計豎關虧

缺二十餘萬他稅稱是藉虧缺爲名日加苛斂以致商賈不前物價昂貴民大有損使輕其征收之款而覈其實入之數雖不及乙卯之豐亦必以乾隆癸酉爲則年銷年款國課不致虛懸貿易亦沾實惠誠上下兩便之術也

國初尙右

國初沿古制凡祭祀明堂禮儀皆尙右神位東嚮者爲尊其餘昭穆分列故先烈王以宗老孔定南以藩長皆居右班云

啟心郎

國初滿臣不解漢語每部置啟心郎一員以通曉國語之漢員爲之職正三品每議事坐其中後多緣以爲奸乃汰去

八旗之制

國家以神武開基

龍興之初建旗辨色始建兩翼後歸附日衆乃析爲八本部所屬者爲滿洲蒙古部落遷入者爲蒙古明人爲漢軍合爲二十四旗每旗制都統一人副都統二人參領五人佐領以百丁爲率無定官每佐領下以驍騎校一人隸之鑲黃正黃居都北次兩白次兩紅次兩藍皆環拱

禁城城池衙署倉庫以驍騎馬兵守之各於

禁門外置公廳都統副都統更番值宿以備不虞巡狩則增

街衢之守

俗名街堆子

歸則撤之每三歲編審戶口稽壯幼除

逃亡書版藏於戶部其冒濫及隱匿不報者罪其司

閱選秀女以三年爲率屆期戶部移文造籍有隱匿不報者罪

之旗有逃亡申刑部督捕

大閱

皇上親御甲冑巡閱營隊集八旗將士於演所陣法漢軍火器

營左翼四旗以次而東西上右翼四旗以次而西東上每

一旗之制

一八旗之制

一

旗鹿角二十步兵八十八引旗四人長槍手二十鹿角傍
列礮十鳥槍百籐牌百礮兵三十人御礮車兵百人纛十
執纛兵三十小旗二十負旗將士二十紅旗二十麾旗二
金五鼓一鳴金兵十海螺五每旗參領三散秩官驍騎校
十每翼都統一副都統每旗各一滿洲火器營左翼四旗
在漢軍左翼左右翼如之鳥槍兵百二十護軍百二十總
統五每旗纛兵二執纛四海螺十金五鼓一委傳宣官八
金下麾旗者揚旗鼓聲大作鹿角兵前進分隊而立籐牌
兵跳舞作斬虜狀分合如法三作而退鼓聲一進鳥槍兵

列隊而進槍聲齊發聲亂者罪之麾旗者落旗金聲初奏
槍聲頓止俄插鼓如前麾旗者揚旗槍進如前如是者九
連環槍作滿洲前鋒護軍乘馬者白兩翼出彼此奔馳三
軍作衝圍狀盤旋數次槍止乃已金聲再奏八旗驍騎兵
衝陣而出海螺畫角齊奏傳宣官呼收兵者三軍士咸頓
首歡呼再叩而退兵部臣告禮成

上還御營翌日

賞賚有差每歲春秋咸集於仰山窪村

在德勝門外十里

簡練如儀惟

將士衣素服不著戎曹與臨陣別演試火器礮石歲以春

秋由兵部奏請

欽命大臣同漢軍都統演礮於盧溝橋八旗以次演及牌者有
賞否則罪之軍政五載一舉行律有四一操守曰廉平貪
一才能曰長平短一騎射曰優平劣一年歲曰壯中老以
次定賞罰焉

駐防

古人云千里持糧士有饑色調撥之兵非惟緩不救急抑
徒糜費

國帑疲勞士卒

國家駐防之制最良盡選虎賁勁旅屯戍四方督操練嚴律令有不靖不須遠調以誤時日近如河南寶豐教匪鎮兵皆調撥殆盡賴開封士卒從馬中丞慧裕迅往攻討立時剪滅亦其效也

內務府定制

自古宮禁服御飲食必有專司惟周禮分設各官統於冢宰後世皆以宦寺掌之我

朝勅立內務府以舊僕司其事入關後復以明三十二衛人附之凡

內廷之會計服御物飾皆屬焉廣儲司掌庫六曰銀庫緞庫
衣庫茶庫皮庫瓷庫惟茶庫兼收入獲初名

御用監順治十八年改其初進項不敷檄取戶部庫銀接濟乾
隆中

上親裁定汰去冗費若干歲支用六十餘萬兩後盈積反充外府
之用會計司掌領皇莊田畝事田各有等

盛京莊八十有四一等莊三十五二等莊十三等莊八四等
莊三十四山海關外莊二百十一一等莊六十六二等莊
四三等莊二十四等莊百二十一喜峯口古北口外莊百

三十八均一等歸化城莊十有三畿輔莊三百二十二
等五十七二等十六三等三十八四等二百十一半莊七
十一每莊設莊長一人瓜田菜圃置長亦如之莊賦共地
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有奇賦糧九萬三千四
百四十石菽二千二百二十五石芻八萬二千九百四十
束有奇編比壯丁三年一次

盛京及關外口外各莊山總管將軍都統等畿輔由內府委
官各具冊至府由府彙冊奏

閩凡

皇子分封各按爵秩給以莊地人丁

公主郡主贈嫁亦如之宮女選內府三旗佐領管領下女子年十三以上者造冊送府奏交宮殿監督領侍等引

見入選者留

宮餘令父母擇配留

宮之女至二十五歲遣還擇配收錄內監由禮部冊列姓名籍貫移府總管太監察其來由無異委年老內監一人驗實具奏候

旨分撥年老者聽其回籍爲民支領內監月費執事人匠役儼

廩者隸之掌儀司掌

奉先殿

大內景運門東

朔望瞻拜歲時節薦新

誕息祭享

出入啟告之禮

前殿

後殿均九間中爲穿堂緣以周垣供奉

列聖

列后神牌過朔望

萬壽聖節元正冬日及

禮部儀典

卷之二 內務府正副

三十五

國有大慶恭奉

列聖神牌前殿祭饗禮成還

御後殿寢室禮儀祭器一如

太廟制惟不設牲俎不行飲福受胙禮王公不陪祭其樂有貽平

敕平敷平紹平光平義平諸名亦異

太廟之奏遣官行禮與

太廟儀同遇

列聖

列后聖誕忌辰及元宵清明中元霜降歲除等日於

後殿行禮

神位前設饗酒脯果實

壽皇殿尊奉

仁廟

憲廟

純廟聖容遇

聖誕及忌辰

上躬率諸皇子及近支王展謁行禮歲時奠獻一如事生儀外

滿蒙古歲除及正月十五日

附錄 卷之二 內務府禮部

賜宴奏請

命進酒大臣內管領備筵九十席宴於

保和殿及

正大光明殿屆時鴻臚寺理藩院引蒙古王公台吉入領侍衛內大臣序王公班次八旗一二品武職亦預焉

皇上陞殿奏隆平之章蒙古王公武大臣各就席行一叩禮坐丹陛清樂作奏海宇昇平之章尙茶正率侍衛等舉茶案由中道進至檐下正中北嚮跪注茶於碗進茶大臣奉茶入中門羣臣皆就本位跪進茶大臣由中陞升至

御前進茶退西立

上飲茶與宴臣僚咸行一叩禮進茶大臣跪受茶碗由右陞降
出中門衆皆坐侍衛等分授與宴臣僚茶皆於木位一叩
飲畢復行一叩禮尚茶正徹茶案退樂止展席幕乃進酒
如進茶儀進酒大臣出尚膳正率所屬進膳

殿廷清樂奏萬象清甯之章尚膳正奉

旨分賜食品各席遍樂止奏慶隆舞揚烈舞以次畢

殿內奏喜起舞畢

上簡召王公大臣及朝鮮等國使臣

賜酒羣臣咸跪受一叩卒飲朝鮮國俳進百伎並作退尙膳正

升徽

御筵降與宴之王公大臣等謝宴行一跪三叩禮丹陛大樂
作奏治平之章

皇上還宮鴻臚寺理藩院引外藩及百官以次退

皇子成婚

公主下嫁設宴其期與

內廷宴同

皇子成婚欽天監先期訊吉以聞乃

命夫婦偕老之大臣傳

制曰以某官女某氏作配皇幾子爲福晉福晉父率閤族謝恩行三跪九叩禮擇吉簡內臣侍衛隨

皇子詣福晉家行文定禮福晉父率閤族綵服迎於大門外延

皇子入至正寢西向行三叩禮畢

皇子回宮福晉父率族人送大門外訛吉行納采禮以內務府大臣宮殿監督領侍充使及門福晉父迎入中堂謝

恩行三跪九叩禮與宴大臣陪福晉父及族人在官者宴於中

堂內務府命婦女官同陪女眷宴於內室畢內務府大臣暨宮殿監督領侍回朝復

命成婚先一日

皇子於

皇上

皇后前行禮福晉母率諸婦至

皇子所居宮中設牀帳妝奩工部於宮門及

皇子所居宮懸絲屆吉時於

皇子宮設錦褥一東西嚮設酒饌案於前置兩爵兩盞於案

請

皇子西面福晉東面相嚮行兩拜禮各就坐執事者執金瓶
女官以盞爵酌酒合和以進

皇子與福晉皆飲乃進饌酒僕三行

皇子與福晉起仍行兩拜禮徹饌案次日

皇子偕福晉朝見

皇上

皇后女官二人引

皇子居左稍前行三跪九叩禮福晉居右稍後行六肅三跪

補字雜錄

卷二內務府定制

三美

三印禮

公主下嫁亦如之王公之女奉

旨授爲和碩公主郡主暨宗女撫養

中宮者其下嫁之禮各視爵秩以別差等筵宴會禮部辦理
進時憲書進春牛皆如禮部儀凡

妃嬪大事皆會禮工二部按例遵行都虞司掌

內府兵衛訓練內府護軍驍騎成以春秋二季由該管官督
率操演各賞罰有差宿衛

大內護軍統領宿

神武門內掌

順貞門鑰

大內後複道中皆內務府護軍值宿其值宿

西華門北者合護軍驍騎步軍及三旗服役人變儀衛校尉
別立班次曰防範兵專司戒火

皇后

內廷主位出入以內務府總管或散秩大臣一人司官八人

內府護軍統領一人護軍參領四人護軍校十人率護衛
豹尾班執槍者十人佩儀刀者十人翊衛護軍百人導引

清寧雜錄

卷二內務府定制

扈從

皇子福晉出入遞減騎從畿輔

行宮京東七處京西四處京北六

若干人分隸湯山盤山黃新莊

喇官弁亦隸焉慎刑司掌太監

屬人犯罪在杖一百下者依律

定擬如事干

宮禁者請

旨鞠問內監私逃按其次數分別自

造司掌匠役均有定額內府所屬在官執藝者於佐領管領下選取招募民匠於工部咨取又設司匠領催以督率之缺補情除凡修造

紫禁城內工程小修大修建造皆會工部

大內繕完由內府匠人

禁城牆垣有應修理者奏交工部均由欽天監諏吉興工慶豐司掌牧畜定額設內三圈於

西華門外養驢牛十有二牝牛六牡牛三青牛一乳牛無定數設外三圈於

南苑設羊六圈於豐臺設牛羊羣牧於張家口外各牧所牛
羊均由該管官烙印典牧設廐副若干人廐丁司菽等夫
以遞增減口外牧羣設總管一人副管二人牛羊羣協領
牧長牧副牧丁若干人隸張家口外總管管轄大凌河牛

羣隸

盛京將軍管轄

郊

廟祭祀皆用廐牛歲以三月十五日後四月初一日前於

南苑寬閒豐草之處牧放停止養菽以九月二十日後十月

初五日前各歸原圈飼養視牛犢斃損之多寡以別功過
游牧諸羣每三牛三年孳生一犢三羊三年孳生二羔於
定數內缺少者治罪定數外孳生者由該總管奏

聞上駟院掌圉牧設內廐於

紫禁城外廐於

南苑設牧羣於

盛京及張家口外以畜馬籍其數而領之稽查臣慶豐司牛
羊同供直以內廐

御馬四齊其鞍轡立院門外

行李駐蹕以

御馬六立圈門右

車駕巡幸日以十馬備

上乘御由內院大臣奏請於

御馬內簡其尤良者以從其駕車馬及公馬橐駝之數附疏

奏

閩扈

蹕各執事官役內監所乘之馬由所司行院如數以公馬撥給

禡馬歲春秋二祭禱馬於

神繫帛於

御馬鬣尾以爲識凡三十匹附養四色馬四十匹令祭

堂子率以十匹詣

神前受釐繫絲帛亦如之奉宸苑掌

御園亭河道

南苑西山稻田事網戶沙河二十六人霸州四十六人江南
六人歲給米有差河道應通濟者知會工部修理玉泉山
稻田十有五頃供

上方玉食餘田三十餘頃皆徵租賦

御河三海諸處歲有蓮藕之租均量地薄徵以供

內庭植花卉之用武備院掌

上甲冑弓矢兵仗及鞍轡行帳蓋褥

御殿設繡蓋

巡幸鹵簿設黃羅銷金九龍三檐曲柄華蓋春冬用黑貂襖貫
秋用黃龍綺於換季日更易兵仗皆出院敬謹修造

御用弓矢皆選

盛京之良楛磐石造成採辦物料歲支崇文門稅務銀千兩

交各省採辦

堂子

國家起自遼瀋有設竿祭

天之禮又總祀

社稷諸神祇於靜室名曰

堂子卽古明堂會祀羣神之義既定鼎建

堂子於長安左門外建祭

神殿於正中彙祀諸

神祇南向前爲拜

天圓殿殿南正中設

大內致祭立竿石座次稍後兩翼分設各六行行各六重第一重爲

諸皇子致祭立竿石座諸王貝勒公等各依次序列均北向
東南建

上神亭南向相傳爲祀明將鄧子龍位蓋子龍與

太祖有舊誼故附祀之歲正朔

皇上率宗室王公滿一品文武官詣

堂子行拜

天禮立竿祭

神禮歲以季春季秋月朔日舉行祭日懸黃幡繫綵繩綴五色繒
百縷楮帛二十有七備陳香鑿司俎官於

大內恭請

神位由

坤甯宮以絲亭昇出行中路至

堂子安奉祭

神殿內東向陳糕餌九盤酒瓊三

圓殿陳糕餌三酒瓊一楮帛如數司俎官以贊祀致辭行禮

大內致祭後越日爲馬祭

神如儀月祭孟春上旬三日餘月朔日

大內遣司俎官率

掌于官吏於

圓殿奠獻糕酒行禮如儀是日內管領一人於

上神亭獻糕酒楮帛親郡王各遣護衛一人於

上神亭獻楮帛浴

沸之禮歲以子孟夏上旬八日司俎官率執事人等自

大內請至

掌于祭

神殿陳香鐙獻糕酒王公各遣人獻糕執事設盥盤贊祀一人浴佛畢六酌獻三致禱如儀是日

大內及軍民人等不祈禱不祭神禁屠宰不理刑名出師拜堂子禮

皇上親征如 仁皇帝 詔吉起行內府官豫設

御拜褥於

圓殿外及內門外

御營黃龍大纛前兵部陳螺角鑾儀衛陳鹵簿均如儀

皇上先詣

圖殿次詣靈前均行三跪九叩禮六軍凱旋

皇上入都門先詣

堂子行禮

命將出師

皇上率大將軍及隨征將士詣

堂子行禮儀均與

親征同凱旋日詣

堂子行告成禮與古禡禍告功明堂之禮同

綠頭牌

定制

召見引

見等名次皆用粉牌書名以進王貝勒用紅頭牌公以下皆用

綠頭牌繕寫姓名籍貫及入仕年歲出師勳績以便

上觀覽焉

膳牌

王公大臣入

朝奏事者皆書名粉牌呈進以待

召見於

清宮雜錄 卷二 儀禮 膳牌 領侍衛內大臣

上用膳時呈進名曰膳牌

領侍衛內大臣

國初八旗將士鑲黃正黃正白三旗爲

天子自將選其子弟命曰侍衛日侍

禁庭左右供趨走者曰

御前侍衛稍次曰

乾清門侍衛值宿

宮門者統曰三旗侍衛設領侍衛內大臣六員內大臣六員
散秩大臣無定員俱以世蔭公侯勳舊大臣並王公子弟

充之其班列尙書下侍衛躋三階選其才俊者充隨印協理事務班領十二員每旗四人掌文書政令諸事凡六班分奇偶以爲離合十二日爲一轉每班先於

園中直宿四日後入

禁中直宿二日餘六日爲休沐之暇更番輪直

行幸駐蹕宿衛一如

禁中制扈從則後扈一人於

御前大臣內

簡命前引十人於內大臣散秩大臣及

御前侍衛內

簡命

郊

廟諸大祭祀

陞殿慶賀及

巡幸殿蹕

迴鑾日引導常日

駕出則以侍衛二十員充前導隊豹尾班侍衛選功臣後裔十人日派二十人直後左門

乘輿出入以十人執豹尾槍十人佩儀刀侍於

乾清門階下左右

駕出侍衛殿於後以領侍衛內大臣一人領之

巡幸方岳木蘭行圍

御前大臣侍衛暨

乾清門侍衛均隨從輪直侍衛以一班或三班隨從日行一

十人前導左右各十人名曰傍扈

清語曰費延吉

豹尾槍殿如常

制次二班侍衛列隊後行或內大臣散秩大臣一人侍衛

什長二人率黃龍大纛行其餘仍分令稽察踰越喧譁者

駐蹕行營以內大臣一人散秩大臣二人入直分宿

御營兩廂

御營黃幔城旌門以待衛二十人四隅分宿網城門內以待衛
什長三人率親軍校等三十人環拱宿衛

御蹕園明園日以領侍衛內大臣一人散秩大臣一人於朝房
駐宿

禁城則命內大臣一員代之朝會班次歲於十二月將應入
坐之一品武大臣散秩大臣前鋒護軍統領暨外省來京
之都統將軍開列職名進

呈恭候

欽定散秩大臣世襲者蒙古明安貝勒後一人佟忠勇公

國綱

後一人李公

國翰

後一人覺羅武功郡王後一人石公

廷

桂後一人楊額駙

後一人缺出移咨該旗將應襲人員

開送引

見補授其兼攝者為

上駟院侍衛每旗七人兼尙虞備用處鷹鶴房鶻房十五善

射善騎射善鵠射善強弓善撲等處統於三旗額內漢侍

衛一甲一名者充頭等侍衛一甲二名三名充二等侍衛

書言維衆

內務府定例

將軍

侍衛教

二甲內簡選三等侍衛二甲則簡選藍翎侍衛

將軍

國初四方未定多以重臣佩將軍印後遂沿為滿洲統兵官
名惟察哈爾烏魯木齊及天津水師稱都統餘皆稱某處
將軍秩一品視提督上

盛京初名內大臣後亦改今名

侍衛教場

國朝最重騎射羽林虎賁之士退直之暇嘗校射教場中即
明內操地也鑲黃旗在

皇城東北隅臨

御河正黃旗在聞華寺後正白旗在小南城卽明南內地也

漢軍各營旗纛號衣

漢軍八旗旗纛皆用描灑金飛虎前鋒營用五色飛虎旗
香山健銳營號衣用黃色緣藍火器營號衣用藍色緣白

滿洲跳神儀

八旗長白舊族宗室王公家每祀

神前

月於神房敬造旨酒用黍米糟麴如江南造酒式前三日

每日朝暮獻牲各二名曰烏雲卽引前一日敬製糕餌用

情玉作承一漢軍各營旗纛號衣一滿洲跳一四六

黃黍米以椎擊碎然後蒸饋名曰打糕每

神前各置九盤以爲散獻大祀日五鼓獻糕於

明堂如儀俟使歸主人吉服嚮西跪設神幄嚮東供糕酒素食中

設

如來

觀音閣聖位巫人

用女使

吉服舞刀祝詞曰敬獻糕餌以祈康

年主人跪擊神版諸護衛擊神版及彈弦箏月琴以和之
其聲嗚嗚可聽巫言歌畢念祝詞主人敬聆畢叩首與司
香婦敬請

如來

觀音二神位出戶牖西設龕南嚮以供奉之司俎者呼進牲
牲入主人跪家人皆跪巫者前致詞畢以酒澆牲耳牲耳
牖司俎者高聲曰神已領牲主人叩謝司俎者揮庖人進
割牲茹烹畢及熟薦選牲肉最精者爲醢供

神位前主人再拜謁巫人致辭主人叩畢巫以繫馬吉帛進巫者
祝如儀主人跪領吉帛付司牧者叩興始聚宗人分食胙
肉禁令肉不許出戶庭中諱言死喪事賓至主人迎送不
出庭門暮供

七仙女

長白山神

遠祖

始祖位西南嚮以神幙隱蔽窗牖誌幽冥之意舞刀進牲祝詞如
朝儀惟伐銅鼓作淵淵聲祝詞聲調各異次早設位於庭
院前位北嚮主人吉服如儀用男巫致詞畢以米灑揚趨
退主人叩拜牲肉皆剗爲菹醢和稻米以進名曰祭天還
願再明日於神位祈福供以餅餅以五色縷供神前祝辭
畢以縷繫主人胸前爲受福三日祭乃畢長白滿洲舊族

近

與京城者祀典禮儀皆同惟舒穆祿氏供

大上帝

如來

菩薩諸像又供貂神於神位側納蘭氏則供羊雞魚鴨諸品
巫用銅鈴繫腰跳舞以鈴墜爲直男兆蒙古跳神用羊酒
輝和跳神以一人介冑持弓矢坐牆堵蓋先世有劫紀者
故豫使人防之因沿爲制

滿洲嫁娶禮儀

滿洲氏族皆年及冠笄始相聘問男家主婦至女家問名相女年貌意既洽贈如意或釵釧諸物以爲定禮名曰小定擇吉日男家聚宗族親友同新婿往女家問名女家亦聚宗族等迎之庭中位左右設男家入趨右位有年長者致詞曰某家男某雖不肖今已及冠應聘婦爲繼續計聞尊室女賢淑著令名願聘主中饋以光敝族女家致謙詞以謝若是者再始定婚令新婿入拜神位前及外舅父母如儀既進茶女家趨右位男家據賓席或設酒宴以賀改月擇吉男家下聘有酒筵衣服綢緞羊鵝諸物名曰過禮

女家款待如儀男家贈銀於女家令其跳神以誌喜既定
婚期前一日女家贈妝奩嫁資視家之貧富婿乘騎往謝
五鼓鼓樂娶婦至男家竟夜笙歌不絕謂之響房新婦既
至新婿用弓矢對輿射之新婦懷抱寶瓶入坐向吉方及
吉時宗老吉服致祭庭中奠羊酒諸物以刀割肉致吉詞
禮畢新婿新婦登牀行合卺禮次早五鼓興始拜天地神
像宗祠翁姑坐而受禮宗族尊長卑幼以次拜謁三日或
五日婦歸省父母婿隨至女家宴享如儀滿月期婦復歸
數日始返然後婚禮畢焉

前朝宮女四萬

內院筆帖式

國初督撫多用漢人文移用

國書者皆不識每省委內院筆帖式數人代司清字文書後

內三院改為內閣翰林院繙書房而督撫衙門筆帖式仍

未更正

前朝宮女四萬

元時後宮女官多至四萬久禁不放

本朝定例不揀擇天下女子惟八旗秀女三年一選擇幽閑

貞靜者入

後宮及配近支宗室餘聽其父母爲擇配

後宮使令皆內務府包衣女亦於二十五歲放出從無久居
禁內者誠盛德也

前朝宮女四萬

至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十一終

彌亨雜錄卷三

目錄

車騎營

記辛亥敗兵事

書光顯寺戰事

附超勇親王

西域用兵始末

薩賴爾之敗

孝感之戰

金川之戰

平定回部本末

臺灣之役

廓爾喀之降

木果木之敗

嘯亭雜錄卷三

汲修主人著

車騎營

雍正中

上命九卿籌禦西夷之策岳威信公獻車營法其製仿邱溶舊制稍加損益車廣二尺長五尺一夫推輦而四夫護之五車爲伍二十五車爲乘百車爲隊千車爲營行載輿糧軍衣夜圍聚爲營戰時兩隊居前專司衝突三隊後隨餘五隊團聚元戎以防賊入劫戰並具圖以進

上命滿洲護軍習之號車騎營後北征屢以車師取勝然嚴重難
 連行和通之敗道路壅塞士卒多損論者歸咎車戰遂廢
 存其圖以待用者

一車圖

伍圖

乘圖 隊營仿此

卒 卒

車 車

伍 伍

車夫車將

車 車

伍 伍

卒 卒

車 車

伍 伍

營居圖

隊

左隊

隊

後護 後隊

主師

前隊

隊

右隊

隊

營居車圖

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

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

車車

後軍帳

主帥帳

前軍帳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營居車圖

卷二車騎圖

二

戰圖

後

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

騎卒護

綠營卒

車

籐牌軍

漢軍人

車

騎卒軍

左帥 箭

車

槍手

滿洲

車

騎卒前鋒

元戎 後隊

車

前隊

車

騎卒前鋒

右帥 箭

車

槍手

滿洲

車

騎卒護

漢軍騎卒

車

籐牌軍

漢軍人

車

騎卒軍

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

前

記辛亥敗兵事

康熙丁丑

仁廟親征沙漠噶爾丹窮蹙自縊其姪策零多爾濟奔真阿蘭泰

山北稽首稱臣

仁廟受降凱旋朔漠蕩平後策逆招徠噶爾丹藩臣部落漸強侵

犯喀爾喀部落

仁廟震怒練兵籌餉爲深入計

憲廟踐阼欲竟

仁廟未竟之緒會策逆死子噶爾丹策零嗣噶少年聰黠善馭士

卒諸台吉樂爲之用

憲廟決議討之朱文端

載

沈總憲

近思

皆以時未至惟張文和

廷

玉

主戰薦費直烈

揚古

嗣爵傅爾丹者爲帥傅頌然

面微頰美鬚髯有名將風築大將壇率滿洲綠營等五萬

兵討之諸蒙古藩臣皆執鞫以從達忠烈

福力諫

上曰策零新死噶逆新立何云不可達曰策零雖死老臣固在噶

逆親賢使能諸酋長感其先德力爲捍禦我以千里轉餉之勞攻彼效死之士臣未見其可况奪暑未易興師張文和曰六月興師載諸小雅君未知耶達詞色愈厲

上曰然則命汝副傅爾丹行尙敢辭耶達語塞遂叩首出禱禱於明堂

上親酌傅公寵其行是日大雨如注旗纛盡溼識者以爲不祥從

征爲查副將軍彌納巴將軍賽副都統戴公蒙海公蘭西

公彌賴定公壽蘇公圖馬公爾齊侍郎永公國塔公爾岱

皆一時將帥之選八月會師於科布多城噶逆遣將僞降言其國攜貳與哈薩克疊戰經年馬駝羸弱可襲滅也傅公欲進師定公壽曰噶逆聞警斂師境內靜以觀變其謀可知莫如耀兵境上以揚我武全師凱旋策之上也安可

青
記
辛
亥
救
兵
事

信俘虜片言突入敵壘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彼窮蹙之餘安敵精強之士汝何怯也定默然出以袍付僕曰汝持此歸葬永公國曰國聞用師乘暇而戰未聞無隙而致勝者今噶逆親親用能選不失材賢不失位疆圉遠闢牧養蕃苾彼犯我尚當籌以禦之况歛兵蓄銳之時可深入乎海公蘭曰量敵而入將之能謀也知難而退武之善經也敵未可輕武未可黷俘虜之言奚足爲信贏師待敵外夷故智君其防之傅艷然曰國家所以無敵者以武臣不畏死耳君等安可蹈漢見弱習哉因命整軍以進主事何

公溥執轡以諫傅曰葛爾豎儒安識兵事以鞭揮何手而
去馬公退告衆曰師殆哉戴公蒙曰帶組具存何畏死無
具也查公弼納曰余刀俎餘生受

君恩不死今得以馬革裹屍幸矣查前因允禩黨議辟

上特宥之故查益感激用命師出境數百里不見賊壘獲偵者云

在博克托額傅遣蘇公圖往勦未數里聞胡笳遙作羶

四合如黑雲傅懼移師東陷和通淖爾華言大澤也定公

謂傅曰違衆陷師誰之咎也傅默無語定公曰言在先敢

辭死乎遂與馬公爾齊率師援蘇兵既接忽大風蔽日電

如牛首我兵血戰無繼師定公壽中矢殞蘇公等俱沒於

陣西公彌賴率本部援之兵潰身殉賊遂犯大營傳命蒙

古兵禦之定制科爾沁王公樹紅纛土默特旗樹白纛為

誌時科爾沁王某偃旗首遁土默特公沙津達賴奮身入

賊壘眾見白纛謂蒙古兵敗駭曰白纛兵陷於賊矣諸軍

遂大潰終夜甲仗聲不絕傳舉止失措惟撫馭滿洲士卒

曰慎勿墜家聲也永公國勿預死戴公豪梅公蘭自縊於

幕棧上何公溥曰死為國殤永享俎豆榮矣遇賊而死有

蒙古參將某潛渡淖遇婦人騎以追推某河中水淺得不

死醫士湯某倉皇奔竄揚言曰我有丹藥噲之可以免渴

卒無應者陷於賊傅維士伍奔竄出查公弼納躍馬舞刀

賊皆披靡潰圍而出不見傅恐蒙陷帥罪曰頒白之年豈

可復對獄吏遂復入陣而死達公福殿軍被殺達龜拜孫

也素矢節雪祖恥竟遂其志巴公賽血戰死之片見惟塔

公爾岱冒鋒矢以皮繩穿其脛盛以皮袋載諸馬後從容

唱胡歌返蒙古科爾沁王逃匿崔符中以千金賂傅傅受

賄言蒙古自纛先敗收公沙津斬之蒙古士卒皆忿事聞

上震怒曰朕悔不聽達福言厚卹其家斥傅爵賞卹遺卒後二年

噶逆大入賴額駙超勇親王光顯寺之捷始和初

上命傅爾丹與岳威信

鍾琪

會議進兵策岳赴傅穹廬中見壁

上乃槩森列問何所用傅曰此吾所素習懸以勵衆岳笑而漫應之出語人曰爲大將者不恃謀而恃勇亡無日矣後卒如岳公所料

書光顯寺戰事

附超勇親王

傅爾丹之敗虜因闖入喀爾喀界時超勇親王

策凌

遠屯

他戍虜酋利其貲欲攜其遊牧其副曰彼爲盟長北方之最强者若激其怒以遏吾歸諾顏難生還也酋長不從因

破其寨擄其妻孥驅牛羊數萬以行南犯大青山當是時
先修親王屯歸化城順承郡王屯賀蘭山互相犄角聞警
先修王調宣大二鎮軍以待事聞

世宗命大學士馬爾賽佩撫遠大將軍印一等侯李杅副之率精
卒數萬遏其歸路虜知有備因南擴蒙古諸部落超勇王
聞警趨歸知妻孥已被擄倉卒計無所出時先外祖舒穆
祿直恪公綽爾鐸以理藩院侍郎轉餉至超勇王告以故
且欲奔訴於

朝直恪公笑曰余素以豪傑待王今何出此下策夫蒙古諸

藩以王爲最

朝廷方恃以辦賊今雖妻孥失陷然勁卒尙存王若統率諸部盡力向敵遏其歸路則一戰成功妻孥可全疆域可復此上策也若不顧大計單騎歸

朝諸將帥不明王心必以王爲敗績收付廷尉按律定科吾恐漠北諸部不復爲王有矣超勇王感嘆曰君言良是男兒一腔血當爲諾顏倒也因返旆向敵諾顏者蒙古謂君也直恪公復命便謁順承王乞師相助超勇王聞之益用命有護衛某能日行千里嘗立高峯上拱手作鵬立狀賊

不覺命潛入賊營悉知其虛實然後檄調諸部落蒙古兵
得三萬人王曰賊衆三十萬以一誅十可禦敵矣乃會順
承王請以孱弱士卒行順承王簡精銳付之超勇王笑曰
吾所以請王師者欲其餌敵也王師縱強焉能禦百萬衆
哉乃易孱弱以行日行三百里至光顯寺王笑曰其險已
爲吾據雖百萬可成擒也寺左河右山衆請登山據險王
曰賊知吾據要害若自上游以渡吾功反不易成因命滿
洲軍背水面陣蒙古軍營河北已率勁旅萬人伏山側屬
諸將曰聞笳聲則進部署始定賊衆大至見背水滿洲軍

笑曰敗亡之餘復敢鬪耶其副曰策凌人傑也今吾已破其部落彼豈甘心於吾恐駐師於此以遏吾歸也酋笑曰彼國之制無以外藩將滿洲兵者彼烏敢在此率衆越險以進滿洲師皆棄甲沿河走虜衆追掠間陣後作笳聲須臾旌旗遍山谷王大呼曰策凌在此率衆從右山下馳如風雨擲帽於地曰不破賊不復冠矣軍無不以一當百賊崩潰伏屍蔽野人馬踐踏追擊賊狼狽渡河逃河北諸蒙古將聞笳聲復半渡擊之其副戰死酋帥率數百人騎白駱駝夜遁河水爲赤王從容於馬上彈琵琶唱胡曲以

歸馬爾賽之師屯烏蘭城以爲虜不復經此日置酒高會
不理軍事李杓故馬賊惟其言是用及諸路捷書至軍士
咸欲出師立功馬屢止之復聞賊哨騎至諸將請命曰吾
奉

命屯戍於此未奉退賊之

命也諸將士拔刀斫柱間有泣者李以鞭揮之曰守吏緊閉關

越者斬諸將益憤傅閣峯尙書蘇時以徧裨從軍慷慨言

曰相公奉

命過賊歸路今天亡其魄豕突至此正男兒殺賊立功時奈何

書

光緒寺戰事

九

閉關任其颺去率本部斬關出馬不得已始下追賊令虜已遠去適副都統達爾濟受先修王令追賊馬誤爲虜命軍士擊之兩軍互傷乃訖辭賊遠難及入

告奏上

世宗大怒斬馬爾賽於軍李林長流塞外超勇王等論功封賞有差虜歸告其主曰南朝大有人在策凌謀勇兼備未可撓其鋒也始斂兵微吐和意

上復遣傅閣峯尙書兼阿文勒公克敦往諭議始成當時若非馬

爾賽之閉關縱寇則其酋可擒其部可滅不待歷二十年

之久也

王先世爲元太祖第四子裔居喀爾喀賽音諾彥部康熙中準噶爾台吉噶爾丹勢強喀爾喀四部盡爲所破王時弱冠負祖母單騎敬關降

仁廟憐之置宿衛授輕車都尉爵

賜第京師尙純愨長公主洵封郡王雍正中遣歸遊牧九年征準喀爾時王請從

上許之命從順承王駐察汗河傅爾丹旣僨師於和通淖爾見前

賊衆蹂躪入內境王言於順承王曰使虜騎充斥大軍敗

爲民保全之至計而無調遣陣鬥之患鮮不踴躍從事者况有本省紳士爲之督率乎風聞秋間賊匪有人在皖省一帶偵探經和州牧裕恭盤詰奸細意欲窺伺金陵其言雖不足深信而其患究不可不預防皖省與湖北毘界水陸皆可通陸路由黃州而東則抵英山霍山由蘄黃梅而東則抵宿松潛山是必派文武幹員堵於黃蘄之間截其奔竄之陸路而後可以議江防今之議江防者或曰佑大船百艘攔截江口或曰招募水軍或曰凡可偷渡之處令鄉勇運土

和議 見前

上命王會議虜使哈柳辯士也謁王於京邸謂王曰聞王漠北有營帳奚必居京邸王曰

國家都於此我隨

君而居卽爲吾土喀爾喀乃藩部何足道柳又言幼子思歸前見卷欲傳致之王慨然曰公主所育爲吾嫡長其餘孽何足齒及汝部縱放歸吾請於

皇上必戮於宗也哈塔然退王復面奏

純廟曰今北虜挾臣子以爲重臣若許之適足以長其驕心恐無

皇言佳錄

卷三書光顯寺戰事

十一

益於國事况此子不肖不卽隕滅報顏偷生無足存也

上詔獎之比之樂羊復

命王修書答之和議乃成庚午王薨於軍遺表請歸祔公主園寢
上惋惜之命配享

太廟及賢良祠外藩得預侑食者惟王一人蓋異數也嘉慶甲戌

禮部尙書

成寧

以王爲外藩撤賢良祠牌位於後殿事聞

今上震怒立褫成職長子

成袞扎布

嗣仍掌定邊左副將軍印

其族貝勒青滾雜卜因兄額林沁多爾濟故縱阿逆奉

旨賜死陰煽惑諸喀爾喀蒙古諸藩曰元太祖裔無正法理謀共

叛檄至王所王大怒曰焉有人臣犯法而復仇之理吾家世篤忠貞豈可自蹈誅夷也首發其謀復寄札於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令其諭所部知大義俾勿惑事聞

純廟嘉之卽

命王統師勦曰大義滅親王茂宏所以仗安東節也王率諸喀爾喀藩部追捕青滾雜卜計窮擁兵自衛王傳檄諸部宣布國家威德其黨皆散惟青滾雜卜父子數人宛延沙漠中迷失道路爲官兵所擒

上大悅

賜王黃金帶

敕封其子爲世子王白哲欲髡數莖狀不類蒙古知兵法有元臣
木華黎所著兵法王世收藏之故用兵多合古法掌太將
軍印幾四十年未嘗戮一偏卒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吾
敢恣意殺戮貽禍後人耶弟郡王車克登布以勇捷稱

上嘗以霍去病曹彬比之孫拉旺多爾濟

有祖風尙和靜公主掌

宿衛四十年所領將卒無不用命和相當權諸臣奔競其
門王獨與之梗

今上甚爲優眷癸亥春有陳德之逆喀拉沁貝勒丹公某爲刺

傷王以手按其腕德莫能支遂被擒余以罪廢王面詰某
貴臣曰禮王何罪乃羅織至此貴臣赧然退王因於歲首
謝病歸余與王素乏締交乃情摯若此深可感也劉文清
公嘗比之金日磾薨之夕有大星殞於西北訃至恰如其
期

西域用兵始末

準噶爾自光顯寺之敗請和乾隆四年和議成又計通市
及入藏作佛事人馬貨物限以數乾隆十四年噶爾丹策
零死生三子一女長曰達爾札次曰那木札爾又次曰莫

克什女曰烏蘭巴雅爾那木札爾母貴蒙古重嫡庶國人
立那木札爾坐床坐床者華言卽位也那木札爾殺莫克
什達爾札自危乃弒那木札爾而自立烏蘭巴雅爾與其
夫擁戴有功因其委任疎遠叛去達爾札擒而殺之時大
策零王孫達瓦齊與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另居雅爾地
方各有阿拉巴圖數千戶 華言奴也 達瓦齊爲達札爾近
族貴而無位阿出身微賤而狡黠兇狠迥異諸酋皆不平
達爾札所爲不奉教令達爾札討之達瓦齊等敗竄入哈
薩克達爾札以二人不除終爲害道心腹率兵六萬追之

期必獲達瓦齊計無所出阿曰與其束手待斃何若鋌而走險兵法所謂往扼其吭者也因率銳卒千五百人裹糧懷刃於山嶺僻境繞道入伊犁乘其不備寅夜突入幕澤爾札方圍爐擁妾飲酒阿趨而斬之撫定其部落迎達瓦齊入立之達瓦齊旣立不能統馭其屬歲多叛亡每急難必檄阿調停阿謂讓之達瓦齊恚曰彼雖才我之臣僕何敢以臣凌君嗣達部署漸定因曰不誅阿某禍終未艾統領國兵討之阿不敵十九年遂率所部二萬餘人來降且乞師欲藉我兵力滅達瓦齊而已據其位

純廟知其國內亂可乘機掃蕩決意用兵舉朝扭於辛亥之敗不
願勞師動衆惟傅文忠恒一人贊成之

上曰卿朕之張華裴度也阿入覲

上以撫綏事急乘馬三日至熱河

命王公大臣皆往陪宴阿行抱見禮

上從容撫慰並賜

上駟與乘

親與分較馬射以蒙古語詢其變亂始末

賜宴而退阿悚然時冬月嚴寒汗下如雨退告其人曰真

天人也敢不誓服傅文忠退曰余今日膽裂自不知生死矣乙亥春遂兩路進兵北路以班直義公第爲定北將軍阿逆爲定邊左副將軍副之西路以陝督董鄂公永常爲定西將軍薩賴爾爲定邊右副將軍副之盡簡八旗吉林索倫諸精銳從之所至準夷各部落大者數千戶小者數百戶無不攜酒牽羊以降兵行數千里無一人抗者五月五日抵伊犁達瓦齊阻淖爲營衆尙萬餘侍衛阿玉錫以二十二騎直薄其營呼噪突入賊衆驚潰達瓦齊竄走陰計阿克蘇回人伯克霍迪斯爲己所立必不負己率親丁百餘

騎逃至回疆去阿克蘇四十里霍迪斯已遣人具牛酒以
迎達瓦齊與衆酣醉霍迪斯盡縛之入城承班公檄獻諸
軍門並獲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先後檻入行獻俘禮

上御午門樓受之以達瓦齊慵憇可憫特赦之封以親王

賜第寶禪寺街擇誠懃郡王孫女配之然不耐中國風俗日惟向
大池驅鵝鴨浴其中以爲樂體極肥而大於盤腰腹十圍
羶氣不可近

上優容之命爲御前侍衛準夷先故有四衛拉特華言部落也部
各有汗

上初用兵欲俟平定後仍設四汗衆建之而分其力如喀爾喀之編七旗而阿志不在此

上豫燭其情甫出兵卽密諭班公分四汗之意又以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爲科爾沁親王與阿言語相通令與偕行實陰伺之乃額駙反爲所給阿遂恃爲奧援伊犁旣平阿處事多不稟承將軍生殺自專置副將軍印不用用其國汗舊小紅鈴記發書鄰部哈薩克及俄羅斯等國不言降我

朝但謂率滿洲蒙古兵來定準噶爾又使其黨流言不立阿爲汗終不得安班公憂之鄂囊烈容安曰吾儕大臣所謂

消患於未萌昔忠烈公拉布敦誅朱爾墨札身雖死終膺
懋典此傅介子請纒日也班曰阿叛逆未見安可妄誅舊
臣以攬

上怒遂密馳奏

上命卽軍中誅之毋濡忍貽後患而是時

大兵皆凱旋隨二公者僅五百人餘皆新附之衆班公遂不
敢舉事

上先有旨命阿以九月至熱河行欲至禮班公等趣其行欲使入
境則易擒先是六月中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奉

首先歸阿私以總統舊部之意乞其代表並約如得請
旨當七月下旬至及額駙歸事已中變遂匿其奏阿待

命久不至班公迫其行令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伴之阿不
得已起程中途遷延猶有所望迨八月中無信疑事已變
入境且得禍遂陰召其眾張幕請額宴酒數行起謂額曰
阿某非不臣但中國寡信今入境如驅牛羊大丈夫當立
事業安肯延頸待戮呼酒者再伏兵四起擁阿逆出營去
阿逆徐解副將軍印組擲與額曰汝持此交還

大皇帝可也據鞍馳去族伊犁叛又遣阿巴噶斯哈丹等掠西

路軍台而伊宰桑克什木敦多卜等蓋起爲亂班鄂二公
扼腕無計鄂曰今徒死無濟于事負

上付託矣班公太息久之勿頸死鄂故書生腕弱不能下命其僕
剗腹而死事聞

上以額駙匿情不奏欲立正典刑來文端保請曰願

皇上念

孝賢皇后莫使公主遭旋獨之歎

上揮淚太息勸其死禡爵額林沁多爾濟以元裔故賜死改

命公策楞公達爾黨阿由巴里坤速進兵二十二年參贊公玉保

至特克勒探知阿逆僅距一程欲急追之忽有報台吉諾爾布已擒阿逆至遂駐兵俟之不知報信者即阿逆之偵為緩師計阿逆得從容去逃入哈薩克

上怒拜瓜爾佳公

哈達哈

鈕鈷祿公

達爾黨阿

為定西大將軍事

專委之復命握二大將軍印使阿逆以為傅文忠公恒至達至哈薩克界阿逆借哈薩克兵來拒擊敗之擒其酋長酋願往說其主阿布賚擒阿逆來獻達受其絡縱之去而西路降夷巴爾雅噶爾藏多爾濟哈薩克錫拉呢瑪舍楞等羣起叛亂都統公和起死焉兆文毅公惠復有濟爾哈

朗之圍

上以諸賊甫受封賞輒叛知額魯特概不可以恩信結故命喀爾

喀超勇王成索札布出北路兆文毅公惠出西路皆於三

月中起行會諸賊自相蹂踐札那噶布爾襲殺噶爾藏多

爾濟呢瑪又欲襲札那噶爾布不果阿逆自哈薩克歸會

諸賊於博羅塔拉欲自立為汗聞我兵將至又遁去諸賊

皆竄匿兆文毅擒原任貝勒納奇木海超勇公蘭察擒巴

雅爾烏爾登擒額瑪札那噶爾布已病死台吉輝齊達瓦

以其首來獻惟阿逆尙未獲六月兆文毅使愛將軍星阿

阿拉善王 羅布藏多爾濟 追阿逆至哈薩克其長阿布賚

以爲大兵取其部也鋒刃旣交我兵勢寡阿拉善王曰與其同沒何若冒死說敵猶冀可免因脫帽蹈煙礮馳去作蒙古語曰吾來說降阿布賚收軍見王王從容曰吾亦也速後王之父阿寶始降本朝 固厄魯特也因歸降荷

大皇帝撫綏裂土永爲藩服今部長蓋爾小國何可信阿逆言與天朝爲敵是代人受禍也阿布賚悟請降爲屬國適阿逆率二十人往投之阿布賚執其兄達什策零送軍門事聞

上大悅封羅爲親王受阿布賚降令其歲時納貢如朝鮮琉球阿

逆徒步入鄂羅
其國我侍衛順
恐挑鄂羅斯之
直欲退守玉門

上笑曰皆書生語不足
命理藩院行文鄂羅斯
上命素識阿逆之林丕
上命兆惠富德二將軍

二十三年春兆

中分兩翼合圍約相會於伊犁凡山陬水涯可魚獮資生之地悉搜剔無遺于是厄魯特之種類盡矣初策零拉布坦欲叛中國以衛藏據其右臂欲與之和使無後患因以女妻拉藏王子誘使入贅而陰說拉藏王頗羅鼐叛中國頗羅鼐感

仁廟恩固守臣節策怒親率師由回部之沙雅爾潛襲衛藏近星宿海導者誤入大澤中人馬多死窮蹙而歸遂斬其贅婿其妻有遺腹女長而適阿父阿初生時血模糊徧體識者以爲不祥疑拉藏王子託生將復仇至是而驗計自準夷

內亂以來惟杜爾伯特策楞內附始終無異志其王策楞臨終時諄諄囑其子孫報效

天朝百世毋忘此德故得保全部落世襲藩封其次則達什達瓦之妻當阿逆初叛時獨率所部款關來投

上憫其誠使居巴里坤後徙熱河編其人爲兵俾資餉以給若沙克都爾曼吉不從亂全部內移依巴里坤近城以居宜得免矣值巴雅爾等之亂

上諭巴里坤大臣雅將軍爾哈善密察之如可信則坦懷以待勿

使疑否則先發制人毋令爲肘腋患初非必欲殺之也雅

故書生不敢保時餉正乏而沙請糧不休雅患本軍缺糧而又齎敵遂令裨將閻師相率五百人入其壘若失路借宿者沙屠羊以待中夜大雪闇曰此擒吳元濟時也遂以笊爲令襲其卧廬盡殲全部四千餘人沙被殺時其妻睡夢中驚起不忍其夫戕於亂刃驟而抱持之顛撲穹廬中以至於死雅以沙謀叛被殺報

上封雅爲一等伯雅歸朝拜其祖祠曰昔李廣以殺降不封侯至於失道自刎今我罪踰於廣而反膺五等之爵祖宗茂血食矣後果以失機被誅

上於庚戌詠西域諸故事猶及雅之濫殺三厄魯特逃入鄂羅斯
哈薩克者十之二病死者十之三爲我兵殺者十之五天
生阿逆爲禍首也

薩賴爾之敗

準夷初亂時達什達瓦部下有宰桑薩賴爾者不肯他屬
率千戶首降

純廟召見詢以準夷事薩曰今諸台吉覬覦大位各不相下達爾
扎以方外之人篡弒得國誰肯爲其臣僕昔噶爾丹優待
下屬親如骨肉宰桑有功者噶親酌酒割肉食之每秋末

行圍爭較禽獸鸞弓馳騁毫無君臣之別故人樂爲用今
達爾扎妄自尊大召對時長跪請命誓歿之下死生以之
故舊切齒其危亡可立待也

上悅授散秩大臣後其國互相篡弑如薩言及阿睦爾撒納敏關
薩復奏其爲衆部所畏服正可資以前驅迅掃殘孽

上乃拜薩爲副將軍率新降衆往討及伊犁復變班鄂二公召薩
議之薩曰阿逆智勇兼備不可攖其鋒不如裹糧先歸覆
命

天子將準夷全部畀之則其禍立解也鄂襄勤曰爲王守土之

臣安可以地資賊理宜效死弗去豈可捧首逃竄致對於
司敗耶薩拂然曰豎儒安知兵事因策馬去易厄魯特衣
冠以叛及策公撈收復伊犁薩復覩顏迎大軍於土魯番
上命械至京陳文勤首請誅之

上曰死綏之義士大夫所宜守薩賴爾乃藩部孱臣安知大節未
可苛責如卿言反高視薩賴爾矣命其泥首於班鄂二公
柩前乃釋其縛後復授內大臣數年始卒

孝感之戰

癸酉秋余與棘園搜檢與明參政亮同事聞其言孝感戰

事云嘉慶丙辰夏湖北孝感滋事毗連三省賊衆數萬永
總統保屢爲所敗先後徵兵數千皆覆沒余方獲罪以侍
衛銜自西域歸

純廟命余往代行至當陽路謁畢制府沅時惟有固原西寧兵五

百人畀余余曰今孝感嘯聚數日已傷官兵數千是賊中
必有知兵者若不十倍其衆難以破敵此王翦所以益兵
破楚也今若不謀而進以零丁積苦之兵禦銳氣方張之
賊是驅羊入虎羣耳畢無以對適陝西鎮德公光率兵三
千人至願隨余往畢喜曰此天助將軍成功也糗糧器械

吾任之余喜過望鼓行數日至楊鎮民多逃竄街市闐如
賊聞官兵至皆斂兵守寨余率衆守橋笑謂衆曰羸張飛
尙可禦敵也命諸將鳴鼓吹角以致賊賊果至余據地
勢殺傷相當賊詫曰向官軍未有不聞聲潰者今何人耐
戰乃爾嗣聞爲余皆相顧唏噓曰吾儕命蹇此老尙無恙
耶次日賊繞道上北山據建瓴之勢以覷我德鎮請戰余
曰賊勇而銳未易藐視以千人付之德故未經戰陣旣見
敵未鼓而火鎗驟發余聞聲驚曰此軍殆矣非出奇無以
救之因怒馬獨出率將士數十人行荒畦間繞出數里畦

間骸骨縱橫乃永公兵潰處也適有江西潰卒二百自德安來三五散坐黃金廟側方熱火聚食余笑曰雖謀士資余力者未必如是之巧以此破敵足矣遂呼其將士至撫以善言諸軍聞余名爭先踴躍請戰余授以旗鼓命掩伏山側余遂趨賊壘壘外松棚下賊方瞭望余驟矢傷數人賊錯愕聞江西兵展旗鳴笳以進賊驚潰互相踐踏曰伏兵至矣賊中有紅巾者聲言於衆曰勿驚速發大礮禦之我兵聞之恐余曰其礮炸矣賊固烏合不解用礮礮果裂聲震山谷我兵突烟而入縱火焚其松棚山上賊見皆退

歸闔四門爲守計德所率兵亦振旅還復命奪賊西壕積柴他門外賊未覺察時大風霾因風縱火俄萬厦驟焚我兵合圍賊突烟出者咸墮於壕哭聲震天火光竟夕三日始燼於焦骨中取賊首遂平捷聞

純廟大喜復余職而責永永悲甚至己未歲余方逐張漢潮于漢中永爲松尙書筠所劾疑余漏言乃密疏劾余

上命那尙書彥成代余余已擒張漢潮方振旅而被逮功敗垂成

殊可惜也明故宿將談戰鬪事如繪簡兵儲糧咸如法非他人所及余記丙辰夏間潘箬舟侍御名紹經蕪水人聞

明復起笑謂余曰吾鄉人方各製肩輿請明入楚吾甘爲
其輿夫矣其素得人望如此

金川之戰

金川爲漢冉駹地隋置金川縣唐屬雅州明隸雜谷安撫
司高峯插天層巒迴覆中有大河用皮船窄橋通往來山
深氣寒多雨雪所種惟青稞蕎麥番民皆築石碉以居與
綽斯甲布等九土司接壤康熙中內附後莎羅奔以上舍
率兵從岳威信鍾琪征羊岡有功雍正元年授爲安撫司
莎羅奔旣得官號自號大金川以舊土司澤旺爲小金川

於是有兩金川之稱莎羅奔尋以女阿扣妻澤旺旺懦爲妻所制乾隆十一年莎羅奔劫澤旺部十二年又改革布什咱及明正土司時制軍慶復用兵瞻對土司草率完局頗不當

上意巡撫紀山覬其立遂主用兵

純廟壯其請紀山命副將張興倉卒進兵爲所敗

上知紀不足爲慶復以班滾事被逮因命張公廣泗改督川陝剿金川張固宿將初隨鄂文端征苗所向披靡視金川與諸苗寨等遂慷慨覆

旨謂旦夕可以奏功調兵三萬分兩路山川西進者攻其河東噶喇依諸巢穴由川南入者攻其河西諸碉卡副將馬良柱已乘勝攻克孫克遜賊衆驚服累請降張毀書辱使務搗其巢又忘馬未請命而戰檄馬還易以他將賊乘隙建築巨礮蓄糧養銳我兵阻險不得進張泥前奏不敢據實入告仍以期于冬盡殄滅爲言至十三年春諸將多失事張輿爲降番所誘被戕噶固上兵與賊通遊擊孟臣死焉張復以增兵練餉爲請

上疑其妄乃命大學士訥公親往督師岳威信鍾琪起自廢籍授

總兵銜命由丹壩取勒烏圍張由西嶺取噶喇依訥故近
臣望族負

上因寵銳意滅賊遂諭軍中期以三日取噶喇依違者按軍法諸
將身蹈鋒刃總兵任舉副將賈國良戰死訥自是不敢言
戰仍倚張張復輕訥陽奉而陰伎之諸將無所稟承率觀
望不前訥密劾張袒庇黔兵輕信胡士時莎羅奔之弟良
爾吉僞來降張信之留軍中以故動靜皆洩於賊越半載
無尺寸功

上大怒逮張訥先後明正典刑

命傅文忠恒為經畧將八旗勁旅復調吉林黑龍江諸軍從傅文

忠臨行

上親禱

明堂張黃幄以宴公

親酌之酒

命於御道前上馬設大將旗鼓軍容甚肅公既至軍任冷軍門大

雄為總統變易張訥弊法壁壘一新又偵知良爾吉之奸

召至幕中責其貳心之罪立置於法又於雪夜攻克堅礮

數處察其道路險峻非人力所易施據實奏聞

上知羣鼠穴鬪無須勞我兵力會

孝聖皇后中降懿旨以休兵息民爲念賊亦懼乞岳威信代請
降傅文忠命岳公往諭賊岳公率從者十三人直入噶喇
依賊巢莎羅奔等裹甲持弓矢以迎公目莎羅奔故緩其
轡笑曰汝等猶識我否衆驚曰果我岳公也皆伏地請降
導入帳中手茶湯以進公飲盡卽宣布

天子

威德羣番歡呼頂佛經立誓椎牛行炙留公宿帳中公解
衣酣寢如常次日莎羅奔率子郎卜入傅文忠營降傅公
擁蓮幕請將士佩刀環侍岳公引二酋入跪啟事傅坐受

岳公拜始呼二酋入撫以威德二酋戰慄無人色匍匐而
出謂其下曰吾儕平日視岳公爲天神傅公乃安受其拜
天朝固未可量也金川遂平傅岳二公凱旋

上郊勞於黃新莊行抱見禮封傅文忠爲忠勇公賜雙眼花翎四
團龍褂寶石頂紫纁纓復岳公舊爵加威信二字寵異之
立碑太學大赦天下

平定回部本末

回部祖國曰天方在葱嶺西數千里古筠冲地一名天堂
又名默伽國王馬哈麻始創回教死後墓常有光日夜不

平定回部本末

天

熄國人異之世傳其教至隋唐間分爲默德那國國主謨罕慕德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尊爲別譜拔華言天使也傳二十六世至瑪墨特當明末始東踰葱嶺居葉爾羌之喀什噶爾同部名城不一以此爲冠於漢爲疏勒地是爲波羅泥都霍集占兄弟之高祖波羅泥都稱大和卓木霍集占稱小和卓木和卓木者華言聖裔也兄弟并爲酋長白策妄拉布坦時令率所部至伊犁種地出租賦因於地罕者數載我兵平伊犁釋便歸俾仍長所部乾隆二十一年將軍遣侍衛托倫泰往未定約副都統阿敏道先

使人招撫波羅泥都謂霍集占曰我三世爲準夷所拘蒙
天朝釋歸得統所部此恩何可忘也霍集占曰我久困準夷今
屬中國則又爲人奴不如自長一方乃誑阿敏道入庫車
城拘繫之時方討阿睦爾撒納兼有青滾雜卜之變未暇
致討尋阿敏道爲所害二十三年春

高宗以兆惠富德尙勦洗額魯特餘孽乃

命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五月兵至庫車賊曰阿卜都克勒木據
城守固人素懦怯而守城則得古法猝難拔雅固書生未
嫻將略惟任偏裨令不盡一霍集占來救率最精巴拉烏

槍八千由阿克蘇之戈壁繞出與我兵遇於城南鏖戰竟日大敗入城其城依山岡用柳條沙土密築礮攻不入提督馬得勝獻掘地道計於城北一里外掘入已及城矣而雅急於收功嚴令晝夜力掘回賊瞥見燈光機遂洩賊自內用水灌之士卒盡沒雅無他策惟嚴守待其自斃新降回自鄂對告曰語云困獸猶鬪今霍集占困守危城食力已盡豈肯坐而待縛必乘我不備突圍歸巢歸則難制城西渭干愛曼水淺可涉又北山口要路通戈壁阿克蘇若於二路各伏兵一千則賊酋成擒矣雅以其言叵唯下令

併力攻取一日暮索倫老卒於城下牧馬聞城中駝鳴似
負重聲奔告雅曰駝鳴高且健賊將遁矣雅方飲酒怒曰
爾何知酌如故其夜霍集占開西門由渭干愛曼涉水遁
如鄂對言後數日阿拉班爾等開城降先是霍集占入庫
車城怨鄂對之不附已也凡其親屬皆殺之其妻依熱木
亦被獲方少艾霍集占欲納之囚於高樓曰加寤辱依熱
木乘間逃匿阿克蘇庫車既降鄂對手刃其仇三十餘人
事聞

純廟以雅爾哈善縱賊革職

命尚書納木札爾代之三泰贊軍務皆馳驛往又以兆文毅惠勳

伊犁將盡命即以其兵自伊犁赴回地

上復念兆兵久勞於外豫調索倫察哈爾往濟兆文毅至軍庫車

已降於雅阿克蘇亦迎降八月二十四日兆文毅遇雅偕

入傳

旨斬順德訥即前守卡縱霍集占者也逮雅送京擇城中伯克鄂

對隨軍而留哈密回目玉素富及總兵閻師相駐守時舒

文襄赫德方革職為兵效力軍前亦令留阿克蘇贊畫諸

務兆文毅即起程有烏什城伯克霍集斯即前縛送達瓦

齊者逮其子呼岱巴爾底來迎九月朔兆文毅至烏什以
霍集斯熟回部事與同進葉爾羌分遣侍衛濟凌札布偕
鄂對往撫和闐六城十月兆文毅至葉爾羌其城周十餘
里霍集占已堅壁清野凡村莊人戶悉移入初六日我軍
分七隊進賊兩門各出四五百騎來迎我兵擊敗之賊又
從北門出數百騎索倫兵敗退賴健銳營兵數百岸然不
動我兵得濟又敗賊衆賊入城不復出兆文毅以兵少不
能圍城欲伺便取勝乃擇有水草者結營卽所謂黑水營
也聞納木札爾三泰二將軍將至遣愛隆阿以兵八百迎

之又偵知賊蓄在城南棋盤山欲先取之以充軍實十三日由城南奪橋過河甫過四百餘兵橋忽斷賊出四五千騎來截步賊萬餘在後我兵陣而前騎賊退步賊以鳥槍進我兵方擊步賊而騎賊又從後夾攻兼自兩翼衝入兆文毅馬中槍斃再易馬又斃我兵爲賊截散分數處人皆自爲戰無不以死誓殺賊無算陣亡者亦數百人總兵高天喜副都統三保護軍統領鄂實監察御史何泰侍衛特通額俱戰歿日暮收兵歸護大營者亦泅水歸馬力疲之不能衝殺遂掘壕結寨守所掘壕既淺壘亦低賊可步入

遂日夜來攻我兵處危地皆死中求生殺賊甚力賊懼我
致死欲以不戰收全功別築一壘於濠外築長圍守之如
梁宋所謂夾城者意食盡自斃也幸我軍營中掘得窖粟
數百石賴以濟賊又決水灌營我兵泄之下游轉資汲飲
已而隨處掘井皆得水又所佔地林木多薪以供爨常不
乏賊以烏槍擊我鎗子著樹枝葉間每砍一樹輒得數升
反用以擊賊惟拒守日久糧日乏駝馬亦將盡每乘間出
掠回人烹以充食自十月中旬被圍已將百日無生還望
納義烈公木札爾三公泰亦以十三日至愛隆阿軍聞兆

文毅等戰率二百騎衝入力戰俱沒兆文毅告急遣索倫兵五人各持一函至阿克蘇舒文襄以事急不暇自計身為兵也飛章馳奏時富將軍德尙在進噶爾搜捕餘孽

上命爲定邊右副將軍速往援會隊調之索倫兵已在途而巴里坤大臣阿里衮先接兆文毅信選兵六百馬二千駝一千往赴舒文襄守阿克蘇能和輯諸回因無異志烏什則霍集斯妻子及總兵丑達駐守鄴對往撫和闐六城亦俱降十二月索倫及內地兵二千餘已到舒文襄先率以行富將軍德聞被圍信亦速赴二十五日與舒文襄會於巴爾

楚克二十三年正月六日至呼爾璜賊五千餘騎迎戰我
兵僅二三千且馬少皆步行發槍矢斃賊甚多賊恃衆戰
輒退甫收兵又來攻轉戰四日夜積地無水皆嚼冰解渴
初九日夜拒守於沁達爾勢幾殆適阿參政里表偕鄂博
什及馬駝至愛隆阿亦以兵從望見烽火如繁星知我兵
與賊相持阿參政大呼突進千餘兵譟而應之駝一千馬
二千躡地聲壯賊駭奪氣阿參政從左鄂博什從右入撥
兵驟合富將軍德兵乘勢掩殺賊始大奔然猶未知兆文
毅之存沒也先數日兆文毅軍中見賊之圍守者日漸少

繼又聞數十里外槍礮聲知援兵已至遂衝壘而出使人探報得達富將軍德壘詰朝兩軍相見將軍以下皆無恙計自去年十月至今孤軍在萬里外陷重圍者三月卒得全莫不喜極涕出額手頌

聖主如天之福且因先事調兵得應期赴援益歎

睿算之密整隊回阿克蘇賊見我勢合不敢邀截途次聞和闐六城其二復陷於賊兆文毅遣瑚爾起往援之富將軍繼進二城尋復闔六月內地所調兵餉俱集阿克蘇遂兩路進師兆文毅往喀什噶爾富將軍卽由和闐往葉爾羌兩

和卓木已率眷屬黨羽先遁兩城舊同日遣人至軍前送款十四日兆文毅至喀什噶爾十八日富將軍德至葉爾羌各回人且鼓吹羊酒以迎入蓋兩酋雖爲部長在準噶爾久惟伊犁種地之回民同羈旅相倚而舊部本不聯屬及歸又虐用其民以伊犁同歸之人及額魯特避兵來援者爲親兵故其竄也皆相率隨之舊部人莫有從者兆文毅皆撫定尋駐葉爾羌辦善後事富將軍德阿參政里衮明忠烈瑞阿文成在等追賊七月七日及於阿爾楚爾大敗之八月十日至伊西洱庫爾淖兒乃拔達山部落接界

備錄作策、
平定回部本末

處賊先據山麓以待富等麾兵進擊自己至西賊猶死拒
乃選烏槍精利者四十人自山北而上俯壓之賊輜重有
攀援過山阻於淖爾岸者方驚懼失措霍集斯鄂對大呼
降者不殺於是回衆數千各率眷屬乞降聲如奔雷霍集
占禁之不能止遂遁是役也降者萬二千人牲畜無算兩
酋向拔達山逸富等檄諭其汗素爾坦沙縛以獻二十八
日兩酋果往投素爾坦沙執之而遣人爲兩酋乞命爲回
部經教凡派汗帕爾子孫不得執送人富等脅以兵威謂
不獻則大兵卽入素爾坦沙乃殺兩酋以霍集占之首來

獻波羅呢都首爲其從人竊去素爾坦沙旋來降遣使入
覲回部平兆文毅班師歸

上郊勞於良鄉縣揚武村行抱見禮

寵賚優厚封兆文毅爲一等公富將軍德爲一等侯餘遷秩有差

臺灣之役

臺灣自古不通中國文獻通考云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
澎湖傍有崑舍耶國蓋卽是也明末爲荷蘭夷人所據

國初明將鄭成功自江南敗歸取其地爲國及其子錦當三
逆叛時屢乘間入犯海疆先良親王遣吳興祚姚啟聖等

收復金廈二門康熙二十二年靖海將軍施琅克澎湖鯤
憤悒卒其子克塽降臺灣乃隸版圖設臺灣府及臺灣鳳
山諸羅三縣其地東倚山西倚海北至雞籠城南至下淡
水長千餘里東西濶四五十里或十餘里山之東則層巒
疊嶂皆生番所居打鹿爲生不隸版籍也康熙六十年奸
民朱一貴叛水師提督藍廷珍蕩平之雍正元年以諸羅
北境遼濶增設彰化縣及淡水同知地大物賚俗日蕃侈
奸宄竊發官斯土者又日事賤削會漳泉二府之僑居者
械鬪至數萬人官吏不能制水師提督黃仕簡率兵至以

虛聲脅和始解自是民狂於爲亂豎旗結盟公行無忌淡
水同知潘凱方在署忽報城外有無名屍當驗甫出城卽
爲人所殺並胥吏殲焉當事者不能得主名詭以生番報
使人以酒肉誘番出醉而殺之奏罪人已伏法而殺人者
實脫然事外於是民益輕官吏而番亦銜刺骨乾隆五十
一年彰化縣有林爽文者恃其所居大理杙地險族繁恣
爲盜賊閩廣間有所謂天地會者爲奸徒結黨名曰爽文
藉以糾不逞之徒起事太守孫景燧至彰化趣縣令俞峻
及副將赫生額遊擊耿世文率兵役往捕不敢入駐營於

五里外大墩諭村民捨獻否則村且毀先焚數小村怖之
被焚者實無辜爽文遂因民怨集眾夜攻營全軍覆沒赫
耿俞皆死時十一月二十七日也明日賊乘勢陷彰化孫
守及都司王宗武同知長庚前同知劉亨基典史馮啟宗
悉爲所殺十二月六日又陷諸羅縣令董啟埏死之淡水
同知程峻亦爲所害鳳山縣有莊大田者亦盜魁乘亂起
十三日陷縣城縣令湯大奎自殺惟府城總兵柴大紀及
道員永福同知楊廷理等率兵民固守賊屢攻不能破而
彰化之鹿港賊已遣僞官來監稅有泉民林湊等起義擒

之是以府城鹿港兩海口俱未失閩中聞變時總督雅德
被逮將軍常青本以王府長史起家老而耄以和相私人
得署督印毫無措置惟檄黃仕簡及陸路提督任承恩入
臺擒賊黃病初愈杖而行任爲金山殉難總兵官任舉之
子少年世廕素不知兵二將倉卒入臺仕簡由廈門渡海
入府城承恩由蚶江渡海入鹿港俱以五十二年正月初
旬至賊勢稍斂仕簡卧病牀笥因命大紀北取諸羅總兵
官郝壯猷南取鳳山大紀驍將也率鄉兵數百說以大義
轉戰賊間屢擒其酋遂復諸羅守之壯猷南出二十里爲

賊所阻任承恩至鹿港距大里杙賊巢僅四十里觀望不
敢進壯猷頓兵幾五十日二月二十一日始進鳳山鳳山
空無人招民復業賊潛入其中與外城相應三月十日城
復陷遊擊鄭嵩死壯猷等遁歸府城二月中

上見兩提督彼此觀望恐不能速殄賊有

旨命常青往督師青不得已遷延入臺踞府城百姓以青督府當
知兵人心稍定閩督李侍堯甫蒞任卽豫約兩廣總督孫
士毅調兵四千備緩急而鳳山再陷之信至立起兵往以
三月末悉抵臺賊方攻城急賴以不陷李侍堯又奏調浙

兵三千

上益以駐防滿兵一千令將軍恒瑞爲參贊赴府城提督藍元枚亦爲參贊分浙江兵二千赴鹿港有

旨以失律誅郝壯猷諸將咸思進兵而常青畏憚日夜流涕而已時賊勢未甚大各村民尙未爲所脅而諸將以五月二十四日出師城中士民咸設犒酒以待甫交綏常青戰慄不能舉鞭大呼曰賊斫老子頭矣策馬遁諸將因之退賊大歡嘯而歸青入城卽令閉關又請兵一萬賊得暇蠶食各村不從者輒殺於是遍域皆賊矣莊大田擾府城林爽文

擾諸羅勢益熾追官兵從鄰省調至閩又守風過海凡兩
三月我兵僅增萬而賊已增十萬諸羅爲南北之中林爽
文必欲陷之自六月中攻圍日夕不止柴公大紀語諸將
曰有城守責者生死以之大紀雖武夫敢棄

天子所付乎誓與此城終始也因置酒會諸將親酌酒揮涕拜
諸將曰君等能固守故佳否則砍大紀以降賊無苦蒼生
爲諸將感激用命日夜防守時出軍擾賊營賊用呂公車
以數百人牽之擊城北堞城上用飛礮碎之復用火箭射
雉樓諸將豫蓄水桶撲滅賊日夜譙譁以亂軍心城中鼓

角應之使不得聞如是者凡百日諸義民鼓於忠節皆出
餉勞軍城賴以全大紀數遣死士突圍出請救於常青青
終不發兵救副將蔡攀龍請行

上嚴旨責青不得已命孱弱數百使攀龍率之往援咸沒於陣惟
蔡僅得入城諸羅之圍益密入者不能再出大紀告急之
文用小字書寸紙募人間道夜行始得達府而賊禁粒米
不得入城城中饑疲不能支

上諭大紀命拔身出大紀以士庶共守久恐遭賊屠戮誓死不出
奏

聞

上垂泣曰大紀忠誠雖古名將何以復加所謂我君臣各盡也
也因封大紀爲一等嘉義伯世襲罔替賜銀一萬兩
羅被圍久

特旨改名嘉義以旌士民時常青在府城欲棄城遁者再
護持因密札袁乞和相請以他將往代和相晏見奏
上亦豫燭青必憤事六月中卽調陝督福文襄康安爲將軍
侍衛內大臣海蘭察來統兵並發明詔聲言調兵十
冬十月所謂蜀番及粵西兵共五千先至有

官官兵不必至府城卽往鹿港會颶風不得渡守風於崇武澳二
十八日忽得順風一晝夜數百艘盡抵鹿港海口帆檣如
櫛列數里賊不測多寡始懼十一月八日福文襄等起行
賊方列拒於崙仔頂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發矢殪數十
賊賊大驚遂披靡海蘭察笑曰此羣犬耳何畏之有麾兵
入先時常青偽造蜚語謂賊有異術實不可撓福亦先惑
其言至是始知其妄乃沿路擊殺至牛稠山再敗之卽以
是日抵嘉義城中官民出迎饑羸無人色見福至無不歔
歔噉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惟大紀以功高與福抗行賓

主禮福銜之密奏其人奸詐難信會侍郎德成自海
修城垣歸復媒孽大紀之短遂以前貪縱事逮大紀入臺
灣道永福入京先後正法而大紀部下請將李長庚王得
祿邱良功等後皆立功海上蓋承大紀訓也嘉義城北有
山名小半天者四面陡絕賊遁而聚於此十一日福文襄
率將士百道仰攻又克之賊遁歸大里杙巢築土城二十
四日官兵至賊猶數萬出拒退而復集者數次既夕我兵
伏溝坎間賊萬炬來索戰我兵在暗中賊不能見發槍箭
無不中賊知失計遽滅火擊鼓來攻我兵又從鼓聲處擊

之殺死無算黎明進兵遂克其城林爽文已攜孥走據守
集集埔其地前臨大溪就高岸壘石爲陡牆長數里十二
月五日官兵騰而上殺千餘人賊黨皆潰林爽文先匿其
妻孥於番社與死黨數十人窟窮谷叢箐中十三日先獲
其孥福文襄又遣使入大山說生番怵以兵威生番懼遂
獻爽文出而莊大田雖與林爽文同逆又名不相下乘官
兵未南益焚掠聚糧爲抗拒計已又思出降計未定而福
已於十六日抵牛莊大田倉猝出拒敗而走官軍連蹙之
累戰皆捷極南有地名耶嶠負山臨海最遼阻莊大田力

不支與黨潛匿焉福先遣水師由海道繞而截之自以大兵環山圍之賊衝突不能出殺者數千溺者數千擒而戮者亦數千莊大田就獲臺灣平

上大喜封福康安爲一等嘉勇公賜寶石頂四圍龍補服紫韁轡以旌之其餘將士皆優賞常青以失機拏問復以重賄賂和相以其年老多病奏

上宥之踰年復爲禮部尙書終於任

廓爾喀之降

廓爾喀自古不通中國烏斯藏以西一大部也烏斯藏卽

古佛國今分爲前後兩藏自蜀省打箭爐西行七十驛至
前藏又十二驛至後藏又十二驛至濟隴又三十驛至石
宿橋爲後藏邊地過橋以西則廓爾喀矣前藏有呼圖克
圖曰達賴喇嘛相傳爲宗喀巴高徒世世轉輪爲之每將
死則自言其往生處弟子如言物色之得嬰兒卽奉以歸
謂前喇嘛所托生也其真僞不可知而準噶爾喀爾喀及
內部落各蒙古王公皆尊信之爲佛教大宗後藏班禪額
爾德呢其名位視達賴喇嘛稍次而諸蒙古番人亦崇奉
惟謹此二藏古吐番地元世祖時有八思巴尊爲帝師明

成祖時有哈麻立冊爲大寶法王未嘗待以屬禮也

文廟時達賴喇嘛知大東有

聖人出遣使踰萬里來朝賀後爲額魯特所劫

聖祖仁皇帝命皇十四子九禩爲大將軍統兵入藏收復其地擁

達賴喇嘛歸坐床於布達拉以爲綏安蒙古之計初番目頗羅鼐以功封王統兩藏事後其子朱爾默特叛奪爵於
是達賴喇嘛及班禪額爾德呢以教主兼國事倚

天朝以爲重有丹津班珠爾者本班禪部下頭人以罪被黜竄
入廓爾喀結其酋喇特木巴珠爾後復以通商事後藏人

倚班禪勢不與值遂相結然突入後藏據之此乾隆五十年事也

純廟命川督鄂輝成都將軍成德統兵勦之又以理藩院侍郎巴忠諳番語命監軍巴忠自恃近臣不復爲鄂成所統屬自遣番人與廓爾喀講和願歲納元寶一千錠贖其地廓爾喀欲立券約爲信達賴喇嘛不可而巴忠欲速了其局遂如約而歸逾年廓爾喀頭人索歲幣達賴喇嘛不與有呈進表文語不恭順復爲駐藏大臣普福匿不以聞廓爾喀頭人遂劫藏中頭目瑪爾沁爲質復搆兵入後藏據掠駐

藏大臣保泰擁兵不救併欲棄前藏達賴喇嘛不肯輕棄
重器事聞

上震怒巴忠畏罪投河斃褫保泰爵改名俘習渾

國語謂卑賤也改

命粵督福康安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爲大將軍統索倫吉林及
川陝諸路兵討之饋餉則命大學士孫士毅主藏東路駐
藏大臣和琳主藏西路濟隴以外則惠齡主之五十七年
春福文襄由青海進兵時青草未茂馬皆瘠疲糧餉屢絕
運糧布政使景安受和珅指欲絕其餉賴福行速四旬至

前藏以四月乙未出師先遣領隊大臣成德岱森保由聶
拉木進總兵諸神保駐紮轄防其抄襲後路福海二帥與
賊戰於擦木又戰於瑪爾轄直抵濟隴成德亦由聶拉木
轉戰而入凡賊所侵後藏地悉復六月庚子入賊境賊舉
國來拒於噶多博福帥分前隊爲三令海帥統之又分前
隊爲二福自統之遣護軍統領台斐英阿在木古拉山與
賊持福由間道衝賊營海繞山出賊營後與福合克木城
石卡數十追奔至雍雅俘其頭人某成德亦克鐵鎖橋進
至利底福又檄諸神保至利底以壯軍威於是舉國洵懼

遣人乞降福曰是緩我兵也嚴檄斥之七月庚子裹糧再
進歷噶勒拉堆補木特帕朗古橋甲拉古拉集木集等處
七百餘里六戰皆捷殺四千餘人至熱鎖橋福以爲勢如
破竹甚驕滿擁肩輿揮羽扇督戰我兵皆解囊韉負火槍
以息賊乘間入遂敗台斐英阿死之武弁多陣亡者賊復
遣人乞和福遂允其請賊獻所掠金瓦寶器令大頭人噶
木第瑪達特塔巴等賚表恭進馴象番馬及樂工一部

上鑒其誠乃許降八月丁亥班師是役也巴旣辱國於前福復償
師於後猶賴

國家威德獻貢投誠用兵絕域者應引以爲戒歟

木果木之敗

明參政亮謂余曰兵宜於乘銳直進若不審敵勢坐失機

宜兵氣衰竭欲復振不易也往昔温將軍木果木之敗可

爲龜鑒宋總兵元俊乘勝直搗美諾當時厚集兵力一鼓

殲滅金川可定温乃狃於易勝不復調撥各路兵馬惟日

與董提督天弼輩置酒高宴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屢勸

阻温反劫其煽惑軍心

高宗召還額駙護軍統領伍岱遼東驍士也見温所爲歎曰吾聞

速拙未聞遲巧焉有屯兵賊境而日以宴會爲務吾固遼
海健兒未審有若此能致勝者温大怒以他罪遣戍遣緣
營兵三五十人取礮卡有致傷者温反責之人心益懈海
超勇公蘭察至扣刀請温曰身爲大將苟安旦夕非夫也
今師雖老使某督之猶可致勝温拂袖起遷延月餘賊偵
我兵弱乃整勁旅數千東攻我兵不戰自潰海公初對敵
卽叱曰雲氣已積散不可戰余馬首欲東與諸公期會於
美諾寨因馳馬破圍去温方雅服督戰爲賊所擒董公天
彌牛公天昇張公大經等皆死之師遂大潰我兵自相踐

踏終夜有聲渡鐵鎖橋人相擁擠鎖崩橋斷落水死者以千計吾方結營美諾見潰兵如蟻往來山嶺間吾遣人止之潰兵知吾在止者數千收留犒賞兵少安適有持銅匣沃水者誤落於地驚曰追者至矣羣起東走勢不可遏其喪膽也若此吾與阿文成公收兵養銳逾二載軍心始振大將用兵慎勿使其心頽喪至此也明故宿將非久歷戎行者不能作此語記之爲易於談兵者戒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三

庸亭雜錄卷三終

嘯亭雜錄卷四

目錄

緬甸歸誠本末

癸酉之變

滑縣之捷

伊犁疆域

朝鮮廢君

五國城

俄羅斯

明通泰金

和真艾雅喀

洪豁爾國

代附陳公作梅家世攷

嘯亭雜錄一書悉輯我

朝掌故而成其中褻貶操史筆也讀至緬甸歸誠一事內敘
迤西道陳公作梅等有邊隙不可開之議當時大府謬持
已見議遂有終改者獨陳公知戰爭之局已成莫可挽回
遂自安簡默而綜數十年勞師糜餉卒至和議觀之知陳
公之初議計之深慮之遠也惜大權不屬未獲展布於其
間故生平政蹟淹沒不彰幸此書敘及一言可爲幽光代
發矣瀛讀至此心嚮往之每以未檢陳公家世爲憾光緒

戊子由無極量移昌黎遇陳子禹門細詢邦族知爲陳公
嫡派並敘與瀛累代年誼遂借其言以紀之公浙江嘉善
人也號雪園乾隆壬戌進士官至滇臬其孫各傳均者嘉
慶甲戌庶常道光甲辰登賢書之名雲瑞者原名家鏞公
之曾孫也同科名翰芬原名廷華官至江蘇常鎮道以及
現任直隸之獻縣知縣名復恩與夫瀛同官一邑之禹門
名廷贊者皆公之元孫也公之家世因禹門而悉之禹門
之家世幸賴此公而傳之噫陳公行述雖未歷敘詳明亦
可知其大節矣夫人之立節制行不必其在多也卽一言

一行之有關世道有裨

國家者皆足以銘鼎彝而光史冊况邊釁一議雖未遵行而保泰持盈之量悉寓於發言之中故其時改議者迎合取容卒至敗績屢諫者剛愎自用卒至無功而陳公坦然自若數十年如一日隨分守職大節無虧其斯謂知時務之俊傑乎雖然無此錄之大書特書幾同荆山之璞知己無人若非遇陳子禹門又烏知陳公之家世科第連綿至今勿替瀛不揣冒昧代贅數言使後之讀是錄者咸知陳公之出處卽一端亦可概想其餘則陳公之幸也陳公之後

昆亦幸也而與陳公之年誼世交景其遺徽仰其芳躅亦
莫不共幸也光緒十四年秋七月花翎同知銜昌黎縣知
縣覃懷原恩瀛筱蓬氏謹跋於遼西官廨

嘯亭雜錄卷四

汲修主人著

緬甸歸誠本末

緬甸古朱波地自古不通中國宋甯宗時始見史志元世祖征之責貢賦而還明初歸宣慰司以羈縻之間亦修貢賦地不過數千里附近之提涼猛善猛洪密司蠻慕木邦落卓來卡猛迺擁會金坎毋得馬大山宋賽錫箔猛樟猛素孟良整欠整賣諸大土司尙非所有及莽體瑞之子莽應詔漸強盛明所設三宣慰皆服屬

本朝順治十五年大兵破貴州明桂王由榔奔緬甸定西將軍愛星阿吳三桂等於十八年十一月入緬至木邦白文選降於茶山康熙元年緬酋自相篡弒殺明宗室及黔國公沐天波等數百人將軍等索由榔緬人不與師至阿瓦緬人懼遂獻師歸緬不通朝貢其世次亦不可考至雍正九年緬酋與整邁搆兵緬目蟒占燈在九龍江遇守備燕鳴者告以國王明年進貢之語鄂文端公以聞得

旨宜聽其自然不必招致乾隆十一年開茂隆廠雲南永昌順甯徼外有狝狐其地二千餘里北接耿馬土司界西接木邦

界南接生狝狐界東接孟良土司界其長曰蚌筑自號葫蘆王不知所自始有世傳鐵印緬文曰法龍湫洛木隆華言大小箐之長也所居木城草房戴金葉帽著花衣跣足山居穴處以布纏頭敝衣短褲刀耕火種軍器惟刀鏢弓弩又有夷目蚌項幸猛莽思莽悶俱蚌筑弟兄叔姪分掌地方不屬於緬酋免耿馬土司罕世屏代稟願歸順境內茂隆山廠自前明開採甚旺廠民吳尙賢等議給山水租銀不敢受請照內地廠例抽課報稅以作

貢物總督張允隨奏言葫蘆乃化外野夷輸誠內附請將此

項廠課飭令減半抽數一半賞給該酋長以慰遠人之心
得

旨允行十三年鎮康土司刀悶鼎報緬夷廠願通職貢不許十四
年二月茂隆廠吳尙賢入緬甸先是迤西道承差賈興儒
奉差往茂隆廠訪緝廠犯鄒啟周張寬果等茂隆廠委吳
尙賢於十二月丙戌派帶練兵一百餘人分起前往訪緝
壬辰吳尙賢帶練八百餘人賈興儒隨同自廠起身癸卯
至猛幹十五年正月朔日乙巳廠練已擒鄒張二犯自猛
幹押解回廠吳尙賢帶練兵一千二百餘人前赴緬甸時

緬人上年所遣土目五人請進貢者尙在鎮康吳尙賢要
令前導丁未白猛幹起程庚戌至木邦木邦令頭目猛占
等八十餘人從之丁巳至錫箔庚子至宋賽吳尙賢等所
過土司地方皆有餽遺遂致書於貴家貴家者隨明桂王
入緬之官族子孫淪於緬自署曰貴家據波竜廠採銀貴
家頭目宮裡雁素與緬甸有隙因率兵阻之吳尙賢至麻
里脚洪遣人致書講和貴家羈其使吳尙賢遂齊緬兵三
千餘人至德嶺城與貴家挑戰三月庚戌貴家出迎敵詐
敗尙賢追擊爲貴家所敗緬甸復遣人解和吳尙賢由麻

里脚洪回厥貢興儒於五月癸丑帶張寬果回大理尙賢
欲邀功說緬酋莽達拉遣使入貢莽從其言具奏求降十
五年七月葫蘆茂隆厥課長吳尙賢稟稱緬甸國王莽達
拉情願稱臣納貢永作外藩命工匠製造金銀二鉞篆刻
表文又造金寶塔裝載黃亭黏緞緬布土物各色馴象八
隻入貢又貢

皇太后馴象二隻黏緞緬布等物差大臣一員頭目四人象奴夷
衆數十人出境過江於四月抵邊界請代奏督撫司道會
議布政司官爾勸會按察使糧鹽池東池西四道議以前

鎮康土司知州刀悶鼎等稟報葫蘆緬酋請通貢已不許
今稟內絕不言及且明置緬甸宣慰司今表內未稱宣慰
司舊銜又有蟻穴自封夜郎天外之語亦未敘明所遣使
臣名銜吳尙賢前稟與今稟又復互異至木邦乃緬甸所
轄中外攸分准木邦投誠木邦卽緬甸之叛逆必至大起
釁端亦有害於國體吳尙賢初到廠地恃強凌弱今率緬
甸來降實有邀功之意且外國歸誠亦斷無借一廠民爲
媒進之理將來緬甸有寇警必丹求援兵不應則失統御
之體應之則苦師旅之煩恐鞭長莫及反難善處況前明

雖通賦貢受侵擾者數十年我

朝久置度外獲安謐者百餘載邊境之救安原不關乎遠人
之賓服其不可信及不可行者各四而巡撫圖爾炳阿竟
據稟詞並表文人告表文曰緬甸國王莽達拉謹奏

盛朝統御中外九服承流如日月經臨陽春煦物無有遠近羣
樂孰陶至我

皇上德隆三極道總百王洋溢聲名萬邦率服緬甸近在邊徼
河清海宴物阜民和知中國之有

聖人臣等願充外藩修誠致貢祈准起程由滇赴京仰覲

天顏敬聆

俞旨等語十六年得

旨准貢凡筵宴賞賚一應接待事宜俱照各國貢使例以示綏遠
遣官伴使赴京入貢至十月貢使回滇吳尙賢旋被逮尙
賢本無籍之徒捐通判職銜屢犯殺掠重案隨緬使入貢
又沿途生事總督愛必達奏請革職於十六年九月拿審
擬大辟

旨未下瘦死獄中十七年敏家攻阿瓦破其城上年十一月緬甸
貢使回抵耿馬聞滾弄江外有警十二月耿馬土司罕國

楷遣人伴送緬使至木邦緬酋遣子糯喇他蟒左同弟色
允瑞凍至猛迺城迎貢使未至是年三月敏家破阿瓦城
以率敏拖王巴喇扎居之緬酋避居約提卽憂撒堪等處
無定所其子糯喇他蟒左亦避居錫箔四月緬使抵猛迺
建亭閣藏

勅旨御賜欲俟國定始還十八年九月丙寅木疏頭人龔藉牙與
貴家戰勝合貴家及約提卽之兵共五千人圍敏家時景
賣卡普幹宮之子占乃木莽率衆至猛迺欲據緬十九年
正月緬使及緬酋子資蒲草書至耿馬未及回國緬酋莽

達拉卽爲得楞錫箔所殺子色亢瑞凍出奔緬國無主
藉牙起兵聲言復仇糾合緬屬各土日擊收得楞諸夷自
立於木疏城尋徙阿瓦緬國舊屬土司皆遣人降不服者
輒出兵攻擊因貴家據波竜廠採銀向有歲幣至是不復
輸獲藉牙擊潰之追至猛廼獲所藏

勅書御賜遣人四求緬酋子色亢瑞凍避入木邦獲藉牙追之二
十年六月耿馬孟定等土司以木邦警聞十月辛亥色亢
瑞凍挈妻及親屬頭目男婦等八十餘人緬僧二人渡江
入猛卯總督愛必達巡撫郭一裕會檄猛卯土司遷珂遣

之使去越二月始出境赴滾弄江明年六月渡江赴猛放
後不知所終二十三年二月囊藉牙攻陷木邦木邦在耿
馬外爲耿馬孟定鎮康之藩籬落卓土司地強而大囊藉
牙據有阿瓦落卓首先歸附於是囊藉牙寇劫波竜廠威
脇木邦索其賄貴家宮裡雁與結些國人糾約廠衆至木
疏鋪劫殺兵始退緬酋莽達喇族弟占及柔莽先分居具邁
宮裡雁遙附應之十二月宮裡雁謀攻卓落會占及柔莽及
木邦土官之弟罕愚至落卓劫殺落卓大敗復謀引囊藉
牙及各土酋兵攻貴家及木邦泄其忿二十四年三月落

卓先鋒六千餘人至臘戍占朶莽率猛交兵一千駐猛迺乘落卓兵練遠出間道赴落卓木邦土司罕底莽聞緬甸落卓兵至發練堵禦遷其家屬於大橋邦囊翼日與官裡雁出伺小坡與落卓決戰越二日木邦城陷罕底莽奔莽憂家屬渡滾弄江至那離又遷於錫峩緬兵入踞木邦人民逃竄波竜廠多歸內地沿邊土司撥練防守官裡雁率兵練男婦二千餘人渡滾弄江奔蠻東蠻弄勢甚窮蹙又由白沙鋪駐南溯欲假道耿馬孟良往牻狼求占朶莽所在會兵復戰而占朶莽已薨破落卓率兵練還救木邦木

邦復定罕底莽宮裡雁復渡江回永昌鎮府聞報率兵二百名於四月辛酉出禦行抵姚關旋即撤回二十五年額甸酋囊藉牙死其子莽紀覺嗣與各部構兵如故二十七年正月宮裡雁被蠻首追殺甚急由猛良奔至耿馬又由孟定之邦模南投入莽且窺蹙無歸五月丁酉至猛戛並至孟連之猛尹散處各村莊初宮裡雁自阿瓦出奔帶練一千三百人至木邦撥給占朵莽五百人實止帶練八百人又脅從阿瓦緬子木邦獮夷及擄掠男婦共三千餘人既抵猛尹猛尹頭目率衆驅之宮裡雁乞內附寄居孟連

地方我孟連土司刀派春赴猛尹收其兵器戶索銀三兩將其衆安插於猛尹各邊寨宮裡雁不欲受土司管轄已相嗟怨總督吳達善索其七寶鞍爲明太監王坤由北京內庫竊去者宮裡雁以祖宗傳物恡不與吳遂令挈其妾婢六人赴石牛廠刀派春遷宮裡雁妻孳占及男婦一千餘人至孟連城又向孳占及頭目撒拉多索牛馬童女以賄吳達善孳占忿於閏五月丁丑夜糾衆焚孟連城殺刀派春家屬二十餘人僅留刀派先及刀派春妾二人戊寅孳占撒拉多率衆逃至猛善狝狉等處刀派春族兄刀派

英聞變率練往勦而猛善狝狐等處亦各路劫殺擄占大
敗逃竄派英寄信石牛廠民龍得位王天和等將宮裡雁
款留宮裡雁不知也七月永昌守楊重穀檄耿馬土司罕
國楷帶練誘擒宮裡雁並其妾婢六人及另獲之餘黨阿
占阿久兩人囚解赴省布政司姚永泰曰孟連之變雁不
與知況其夫妻不睦避居兩地今雁爲緬酋所忌憚奈何
代敵戮仇按察使張坦麟審稱宮裡雁雖堅供不知情但
勢窮來歸先令妻屬詭計歸服以致劫掠罪有攸歸且連
年與緬酋擄殺旣經拿獲斷不可仍留夷地之害應正法

吳達善以前鞍不與切齒於雁遂左祖張議適緬酋遣兵至木邦聲言往整欠景線遣頭目蟒散至孟連索宮裡雁所脅至之緬人刀派永悉將緬衆遣回益知內地虛實十月丁未殺宮裡雁以其妾婢分給功臣吳達善志旣遂檄諭緬人以宮裡雁業經誅殺妻孥古及兇目等當拿送以靖餘孽時擄古已嫁莽酋弟惜駁緬人以爲有心指摘其淫行益忿恨與木邦罕黑勾結滋擾內地之耿馬耿馬於緬亦有歲幣緬目普拉布率兵來索闌入孟定執土司罕大興兵及茂隆廠永順鎮田允中調隣近各營進勦吳達

善恐兵連敗露則事飛檄田鎮責其輕率遂還師耿馬土
司罕國楷率兵禦緬於石牛廠廠委周德會特允中兵發
率廠練於滾弄江截緬歸路擊殺普拉布吳達善以周德
會殺良買功置之法緬人益輕中國二十八年十一月緬
人犯猛籠莽紀覺既兼并諸土司東之景線整買子益良整
欠皆迫脅附從復言普洱之十三版原納貢緬甸遣波定
思茅緬文於車里宣慰司索其貢獻率賊衆至打樂隘猛
遮撥練禦之遂犯猛籠劫掠村莊猛籠不能禦土弁刀乃
占召彝等被害普洱鎮劉德成領兵至思茅遣兵前赴九

龍江吳達善飭調元江土練未至次年春緬賊始退時復分兵至我遮放邊外揚言來索木邦官吳達善畏憚戒官兵毋與戰會莽紀覺病死賊乃退三十年莽紀覺之弟槽駁嗣賊勢愈肆其西之結些南之白古大姑拉小姑拉悉爲所據是年賊犯普洱在當城之西南幅員遼濶與緬甸之猛良猛勇整欠接壤南通南掌所屬有九龍江車里宣慰司及木邦土守備六困土守備猛遮土千總普籐土千總猛阿猛籠猛臘猛旺整董猛烏烏得土千總大小十三土司俗稱十三猛又稱十三版其間九龍江猛遮猛阿猛

籠猛臘並猛遮所屬之猛海及九龍江所屬之橄欖壩小
猛崙猛鼻補角等處均逼近外域上年九月匪酋召播率
衆一百三十餘人至九龍江要車里宣慰司前赴阿瓦會
盟時吳達善已調陝甘後督爲劉藻老儒也不識事體以
王者須正疆里驅逐之明年春賊飽颺去五月賊復由整
欠渡九龍江至猛臘烏得猛烏整董猛旺各土弁率衆驅
逐賊退踞猛臘劉德成遣土目擒獲土目以信波半阿混
等解審正法是時緬酋雖恣肆未敢抗官兵實遣人於十
三猛索賦十三猛係雍正年招降亦輸賦於緬十月緬賊

復由整欠入猛彝整欠頭目召教子召淵與車里宣慰司一族車里所轄之猛彝頭目叭先彝召教惡其不遜遂勾結緬賊攻之孟良頭目召丙召散以同祖弟兄分掌其地召丙逐召散召散與緬頭目召猛照同攻召丙逃入內地之鎮沅府乞降召散遂有孟良之地復結緬賊追逐召丙於是緬賊益出入九龍江一帶矣十月提督達啟由會城巡閱普洱十一月抵普城卽聞賊耗劉德成率本鎮百人往思茅一帶彈壓提督移知總督亦前往劉藻卽移兵茨通提督達啟進駐思茅劉藻聞緬人入犯先遣後營遊擊

明浩資銀三千兩備犒復遣標兵八百人以甫抵任八日
之參將何瓊詔及員弁三十八人率之前往接勦時緬賊
西由孟良入打樂至猛遮九龍江東由整欠至整哈渡至
橄欖壩猛阿之整控渡亦有賊達啟之兵四出堵禦何瓊
詔明浩及守備楊焜帶兵一百人赴猛阿何瓊詔等止於
江干守備楊焜率四十人於子刻先濟整控渡河何瓊詔
等從之至午刻官兵悉渡甫行數里而楊焜兵已覆瓊詔
兵猝遇賊倉皇避匿劉藻遂以何瓊詔陣亡入

告而何瓊詔及軍衆等後先由威遠所屬之蒙撒江歸劉藻

復以

聞

上察其詐切責督臣命鞠何瓊詔等三十一年劉藻自殺藻先遣
練兵後屢接提鎮稟知賊勢猖獗欲親往按察使良卿復
懇懇之止挈丞令陳元震唐思等數員午夜猝發於除夕
抵普洱卽進駐思茅乃檄調各營兵數千時瓊詔等已失
事賊益熾傳烽逼近思茅城藻乃退於普洱前奏旣失旨
分調各路兵之檄已發復止人莫知所從以致漫無經畫
上以陝甘總督楊應琚調任而降藻爲巡撫藻益懼無所措因於

三月癸酉夜挑燈默坐趣侍者出自勿不殊宛轉床榻間
七日乃死三月所調兵已集楚姚鎮華封具報以召丙爲
嚮導率兵由猛遮克猛良召散遁無踪普洱鎮劉德成具
報以叭先奔爲嚮導率兵由橄欖壩至猛奔副將孫爾柱
具報由車里至猛籠會攻整欠克之召散降提督達啟由
猛籠攻猛勇召齊降時瘴癘大作賊衆亦退是月總督楊
應琚至普洱以捷聞請賞給叭先奔三品指揮使職銜管
理土務孟良整欠各留兵八百名猛散留兵二百名駐守
九月達啟卒於軍啟捍禦邊城頗有勞績在孟良受瘴癘

卒滇人思之以李勳代李至數月亦以瘴卒九月猛竜沙
人暨猛勇補哈猛撒等相繼內附而總兵華封復招插景
線整賣孟良小頭目詣營投誠四月楊應琚既綏定普洱
回省城以前巡撫常鈞有莽案事畢卽辦木匪之奏爰飭
調文武及習孰外域情形者商辦騰越副將趙宏榜首陳
木邦蠻慕反土司願內附緬酋勢孤易取狀騰越之西南
爲南甸干崖蓋達三土司卽所稱三宣者爲騰越人屏翰
三宣之外爲蠻暮其西爲曼鳩猛拱猛養東爲猛密波竜
自騰越關外復有止丹弄種各山寨是時聞各土司樂於

丙附傳言懜駁之母勸其子臣服有機可乘趙宏榜楚人少爲波童厥丁習緬事各頭目皆與之善總督楊應琚初弗聽曰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復何求而以貪功開邊釁乎趙宏榜復愆愆之楊信其言於是令道鎮府州議迤西道陳作梅永順鎮總兵烏爾登額永昌知府陳大呂皆以賊勢甚大邊釁不可開騰越知州陳廷獻則銳意進取楊應琚怒阻議者陳大呂懼改初議烏爾登額阻益力書凡七上楊滋不悅而陳大呂陳廷獻及革職開化同知陳元震馳檄緬甸號稱合各國精兵五十萬大礮千尊有大樹

將軍統領以震攝之又密布牒分遣通事至各土司說降
初楊應琚議檄兵八千至是祇調三千俟八月至永昌蠻
暮木邦降附近各土司皆猶豫觀望六月趙宏榜帶兵五
百名抵鐵壁關陳元震遣人至蠻暮土司瑞團赴阿瓦未
歸其母妻及弟坤商以所屬五六十寨三千餘戶請降宏
榜遂率二百人襲蠻暮之新街一鼓克之坤商率頭目於
七月甲午赴永昌途次爲趙宏榜要至軍營宏榜遂於關
外撫止丹弄種六醋喇痛邦領蚌林暮書魯緬喇同草朶
習董各山寨八月乙卯陳元震以憂鳩允昌投降頭目線

茂猛猛擄獲撒老安等男婦五人解報陳廷獻等報猛密
士司亦欲投降遂請永順鎮調集兵馬欲領赴猛密未行
而趙宏榜先於七月內赴新街瑞團自緬甸回至速帕請
降猛密所屬之猛連壩頭自線官猛赴新街軍營請降趙
宏榜又遣人招降猛拱猛密九月木邦降木邦先既屬緬
甸立困相爲頭目又執木邦土司罕宋法之弟罕蟒立於
阿瓦以爲質復立者皆以監之者皆緬官名也既而罕宋
法殺困相三十餘人乞內附會罕宋法死者皆尙在木邦
木邦夷衆請立其弟線囊團緬酋不允又執其十舍法坤

象傳聞至內地緬甯通判富森招之獲圍未敢驟降未幾其侄線王格爲質於阿瓦聞木邦變殺守者竄歸獲圍於是內附富森並招緬甯以外狝狝帶其長至永昌俱加褒獎緬酋遺賊數萬分道四出一由蠻暮一由猛密猛育一由木邦一由滾弄江於木邦之猛梓大規罕錫箔宋寨等處皆駐有重兵我兵定議禦之是月總督楊應琚赴永昌受降陳大呂等以蠻暮之新街踞緬甸水陸之衝自新街至速帕水路四五日可至緬甸自猛密之波竜陸路七八日可到緬甸計日可望成功趙宏榜兵已駐新街在鐵壁

關外江干爲互市之所兵丁多受暑緡賊於八月中旬遣
頭目覘軍營爲乞降狀趙宏榜不察信而遣之時新街兵
少各路警報日至總督楊應琚飭永順鎮都司劉天佑騰
越都司馬拱垣領兵四百餘名自翁冷出關於九月庚午
到新街丁亥趙宏榜方祭壽餉衆緡賊乘船猝至帆檣嘲
尾蜂擁蟻屯數千人登岸攻柵翼日勢益張都司劉天佑
死之趙宏榜力持兩日一夜困不能禦趙宏榜收病傷焚
軍械與馬拱垣等潰圍出關道出野人寨退駐鐵崖關瑞
團至宏榜安置於隴川其人民遁出關外野人村寨揚塵

琚次永平縣太平鋪聞警而避疾加調官兵分勦十一月
永北鎮朱崙進攻楞木不克退守隴川東路永順鎮烏爾
登額帶兵至宛頂欲進攻木邦西路永北鎮朱崙帶兵駐
鐵壁關欲進攻蠻暮復新街雲南提督李時升於十一月
甲戌自永昌起程辛巳至鐵壁緬賊自新街至林岡固守
我兵四千餘人於楞木山頭分佈七營壬午朱崙出鐵壁
關癸未至楞木緬賊請次日會戰甲申卯刻賊約三萬前
進我營踞山向下烏槍殺賊甚衆賊復繞箐盤向上仰攻
我兵放連環槍礮殺賊數千而不退相持四日朱崙請援

甚急提督李時升撥宛頂兵七百赴援我兵出柵下攻賊
佯敗山腰礮火起官兵傷者二百餘戊子賊張象皮攔牌
自辰至午攔牌忽撤已立營柵逼大營李時升告急於應
璩不報己丑官兵堅壁不出庚寅賊詐乞罷兵應璩乃以
榜木大捷入

告而緬賊先犯萬仞關竟入蓋達矣蔓延遂至戶腊撤賊氛
四熾燒劫村寨李時升又調榜木兵二千應援萬仞關在
騰越西與神護巨石二關並峙十一月己丑緬賊二千餘
由蔓鳩犯關入都司張世雄領兵四百駐蓋達赴銅壁謀

與駐守之遊擊班第會攻賊賊至蓋窪焚掠土司城及太平街民居壬辰賊抵銅壁班第等於翁冷立柵抵禦賊衆仰攻竟日縱火焚燒官兵撤回關上甲午賊衆潛踰關在山嶺架礮於樹下擊火光四起官兵潰散班第出關賊躡其後死之張世雄聞道回營賊遂踞銅壁關李時升駐鐵壁關聞警臨沅鎮劉德成領曲尋鎮兵七百尋霽營兵二百遊擊清泰領撫標兵四百遊擊郝壯猷領督標兵八百已於丙戌出尋霽關至南甸時升遣遊擊馬成龍守備馬雲沈洪等帶兵九百由戶撒前攻檄催總兵劉德成從後

賊寇

緬甸歸誠木末

夾擊劉德成旣擁兵干崖遷延不進馬成龍等復阻於海
巴江外不能逕渡時升遣把總田榮等督戰戊子馬成龍
等始渡江水沒腰火藥盡溼伏賊突起沖殺遊擊馬成龍
陣亡守備汪紀亦於壩尾陣亡兵傷者衆僅存未渡者七
八十人十二月丁酉賊渡江至戶撒時升遣遊擊邵應泌
守備劉世雄等帶官兵一千二百救戶撒賊連營平原王
寅時升遣副將陳廷蛟都司陳斌抽撥楞木官兵六百甲
辰時升又遣遊擊劉國良都司張璋周印守備程轍等帶
兵一千均赴戶撒山頭樹立營柵賊來攻我兵拒以槍礮

時劉德成尙駐干崖飲酒高會據婦女縱兵淫虐時升連檄七次德成跋扈不進總督楊應琚聞之遣緬甯通判富森持令督戰不從按軍法劉始於乙巳抵蓋達賊見戶撤兵加又懼德成之擊其後也是夜於營外添設號火散放馬匹作疑兵潛退我兵槍礮竟夕至曉入其柵皆空壘楊應琚又以大捷

聞李時升先以兵竄屢撤楞木兵朱崙以欲攻其外先清其內爲解決意撤兵十二日己亥緬曰莽叢渺遮復至參將哈國興營外願喫呪水乞罷兵壬寅朱崙放火燒寨撤兵甲辰

退回鐵壁關派兵一千五百駐鐵壁關外之枚橙坡防守
癸卯偵報稱有賊至酉刻卽放火焚燒糧石火葉聲振山
谷乘夜倉皇走村寨四處火起槍礮之聲不絕黎明退抵
隴川而楞木之賊又由南庫弄河枚橙坡犯鐵壁關矣李
時升朱崙退至杉木籠山而由戶撒退回之賊尙盤踞銅
壁關下十二月壬子劉德成抵翁冷賊設伏誘戰劉堅壁
不動癸丑丑刻賊乘月落霧起統衆來攻官兵放連環槍
賊不能進殺三百餘人賊退至銅壁關甲寅出關遁乙卯
劉德成遣守備王化等進剿聞賊遁乃令王化領兵六百

駐銅壁關各關添兵防守楊應璩自途次搆疾漸若失心
巡撫湯聘以

聞

上命兩廣總督楊廷璋赴滇廷璋至而應璩之疾漸愈滇兵方以
捷聞且恃前和議謂已受降歲事楊廷璋遂反粵前此
上遣侍衛傅靈安來視楊疾傅忠勇公之長子也往還數四奉

旨卽以總兵補用時賊犯鐵壁關入隴川乞降應璩許之復犯猛
卯朱崙退駐戶撒之東西十餘里隴川李時升恐賊橫
我軍於外退至杉木籠山賊由庫弄河枚橙坡犯鐵壁關

書三雜錄

卷四

緬甸歸誠本末

而入李時升調遊擊邵應必戶撒之兵二百檄催朱崙領兵三千赴鐵壁堵剿並令劉德成飭副將陳廷蛟帶兵一千赴弄貫要截賊歸路朱崙邵應必不遵調遣俱回杉木籠山劉德成復執守關之說頓兵翁冷不進賊衆四千餘由鐵壁至弄貫連營樹柵分兵四出焚掠村寨據我兵十餘人據隴川緬寺營隴川河外亦結營六七座乙卯朱崙兵至次日午刻賊以騎挑戰我兵分翼襲之越二日李時升遣遊擊豆福魁領兵七百會朱崙設伏議定戊午卯刻前進賊分三路迎敵我兵奮攻伏四起賊敗圍之庚申

午刻賊騎自弄貫來援突於叢林沖出官兵驚潰賊營亦乘機鼓噪而出追逐數里叅將哈國興遊擊毛大經劉國樑豆腐魁都司張璋周印守備孫夢貴魏嶸程轍等俱不聽總統朱崙令悉撤回營軍械槍礮多遺失而總督楊應琚仍以捷

聞李時升分檄劉德成由戶撒出隴川烏爾登額由戶思即出隴川三面會攻不果行應琚遣副將孫爾桂鎮沅府龔士模革職開化同知陳元震赴朱崙營傳令勦撫相機速辦蓋陰示以和了局也辛酉至朱崙營是日緬目莽聶渺遮在

隴川河於都司張璋營外乞和罷兵後累乞和癸酉求見哈國興賊日至隴川河西哈國興在河東各遣通事一人於河中土墩傳說逾一二時賊獻哆囉呢四疋醃魚四擔國興犒以綢緞銀兩賊定時撤兵回巢總兵朱崙報之應琚遂以緬酋之弟卜坑土目莽聶遮渺詣營乞降懇賞給蠻蕃新街以爲貿易資生之路人

告賊撤至弄貫還我兵弁八人遷延不去李時升檄朱崙偵賊賊將貨重運至鐵壁赴新街下船朱崙不識其機復遣精騎追之賊以爲敗盟於除日由邦中山復犯猛卯三十

二年正月丁卯賊據猛卯城李時升駐杉木籠山朱崧孫爾桂移兵弄貫戊辰李時升遣副將哈國興遊擊劉國樑都司田萬鎮周印守備溫廷秀魏嶸程轍等領兵一千三百副將孫爾桂遊擊毛大經等領兵一千土練三百俱赴猛卯賊已赴底麻渡紮筏城虛無人哈國興孫爾桂遂率兵練二千入猛卯城賊將濟聞我兵至悉攻城我兵施放槍礮賊攀城而上用沸湯注之雜以石塊哈國興登城督戰槍傷左腮穿落牙齒十一把總朱才進受槍破腦死賊遂運營圍城七月哈國興遣兵間道至隴川時升營請

援時升先已調劉德成領兵一千四百至隴川令烏爾登額領兵二千由宛頂渡連養江擊賊後賊分踞要隘又遣素克金泰領兵八百由虎踞一帶小路進陳廷蛟領兵二千餘由邦中山進烏爾登額先至連養渡沿江邀截賊禦之戰於對岸聞我援兵至復回迎敵丙子巳刻遇賊猛卯山脚戰勝之至城下土練三百縋城出乘勢掩襲賊潰散是夜官兵宿城外丁丑城始開合兵追勦次日追至底麻江遊擊毛大經都司徐斌守備高乾陷於泥濘陣亡賊浮江遁入木邦楊應琚李時升以猛外匪衆七八千人欲擾

木邦官兵攻殺已遁現在追剿

聞是月應琚以猛卯賊退將議止兵而前所奏將蠻暮新街賞給

貿易經

上察其偽屢奉

嚴旨責其粉飾欺罔乃遣總兵朱崙烏爾登額楚雄遊擊莫凜俊

德邵應邨等領兵八千人河練波竜廠練一千人前進木

邦朱崙於二月丁酉自弄貫起營途次遷延越二十四日

辛酉始至木邦賊據者萬餘是日午刻與我兵迎敵孫爾

桂持令督戰殺賊甚衆賊退據江留營九座木邦所轄村

寨俱被焚軍精均藉內地輓輸委遊擊袁夢麟李文廣領兵八百分布各臺護送糧運均於內地之分星塔三台山弄伍分駐外域只景楊兵一百名暮董底麻兵各五十人孟撤蠻黑南庫弄二處無兵練運糧撥僱牛馬四千餘匹委威遠同知張遐齡效力知州徐名道隨營供支賊截阻糧道三月丁卯至南庫弄辛未至蠻黑劫掠牛馬糧石殺馬夫王申總兵朱崙奉

旨逮問以孫爾桂烏爾登額統兵三月李時升抵銅壁關進抵野牛壩適奉

旨提問哈國興率趙宏榜參將四十一遊擊郝狀猷雅爾美阿吳
大士等領兵三千餘進庚午抵蠻峯賊百餘人遁去甲戌
抵新街並無一賊楊應琚復據哈國興稟以克復新街奏
聞時炎瘴已熾病者相繼哈國興請退兵應琚遣迪西道陳作霖
永昌道陳大呂赴新街會勘確情哈國興遂撤兵駐木籠
山是月癸巳雲南提督楊甯至木邦營甯素以勇敢著任
廣東將軍時奉

命速赴抵營攻賊奪獲舊寨嗣相持久而孟良之賊已犯孟連知
我兵糧絕於四月戊戌數接戰賊出沒無定壬寅至篆金

塔剌運糧牛羊殺傷官兵沿途阻隔糧運不繼已酉又至
蠻黑攻擊甚急我兵已七日無糧不能支甯下令撤兵兵
遂潰遊擊莫凜俊德死之甯至蠻暮壬戌入黑山門時烏
爾登額因劾被逮入都孟連之賊于三月癸酉自木邦入
境孟連土練及狝狝之練不能禦賊據孟連燒劫木迺厥
應襲土司避居景杏乙酉賊破孟連之黑河丙戌至上猛
尹猛猛撥練於辣蒜江禦之不克賊至猛猛入耿馬孟定
四出焚劫夷民倉猝均被擄順甯府城兵弱木邦賊未退
楊應琮調木邦官兵由滾弄江前赴攻剿未至順雲營參

將蘇國富兵亦在滾弄江許緬甯居民震恐撥練于那椒
河大蚌江打雀山各隘防守賊盤踞順甯二十餘日始由
滾弄江兩路去別路賊復據整賣景線孟良先是三十一
年七月楊應琚奏請將整欠兵六百猛撤江兵二百撤回
九月又將整欠孟良兵全檄留楚姚鎮華封協同普洱鎮
疑珠駐守賊忿整賣六本景線孟良整欠之背已也謀報
之遂據整賣六本蔓延至景線逼孟良又由老本趨整欠
十二月六本土司召猛齋聞賊欲至六本徵調景海景欠
土練景線集練九百景海集練四百從之而賊先破六本

景海土守備召罕彪同回景線防守三十二年正月賊至
景海召罕彪等領練迎戰不克退回景線甲午賊至景線
景線宣撫司兩賽同召罕彪等合力攻戰四日不克兩賽
召罕彪奔孟良指揮使召丙亦挈族遠徙時楚姚鎮華封
駐札普洱與普洱鎮疑珠同遣駐防打樂之遊擊司邦直
守備潘鴻臣帶兵九百進守孟良遊擊權恕帶兵二百赴
打樂策應祇把總韓榮外委趙喜馬伯貴等三員帶兵二
百駐打樂司邦直等俱在孟混觀望未進賊已據孟良前
趨打樂老本賊衆亦至孟勇猛壘弁治前往迎之被圍賊

遂犯猛壘欲入猛籠整欠頭自召殺之子召淵歛銀賂賊
謀結內犯諸猛震恐二月辛酉賊犯打樂韓榮派卜發領
兵二十名往三島岔路堵禦賊猝至韓榮及兵衆皆死生
還二四人遊擊司邦直遣潘鴻臣率兵一百往援途遇受
傷兵知打樂已潰引軍還邦直鴻臣及遊擊權恕俱遁回
九龍江駐札賊遂入猛混猛籠華封已出九龍江遣都司
甘其卓赴整欠堵禦猛籠之賊整欠以先捧乞救甚急賊
渡整欠江逼進猛奔華封自九龍江往補角遣司邦直駐
小渡口權恕至橄欖壩以禦之賊之由孟良竄打樂也司

邦直等退避轉以接陣殺賊坦報楊應璩之子重英以江蘇按察使赴滇仿古監軍之名會同巡撫湯聘劾奏守備潘鴻臣先受瘴身故總兵華封凝珠遊擊司邦直都司甘其卓俱擊問邦直其卓俱正法是月革大學士楊應璩逮入都以承恩公明瑞代四月巡撫鄒甯至普洱湯聘調貴州鄂卽劾楊重英驕縱去監軍號以道府銜從征鄂旋以烟瘴大作普洱無可辦事應回省具奏得

旨嘉獎令赴永昌會辦進剿五月總督明瑞至省卽赴永昌鄂亦偕往明以將軍兼制府給滿洲兵三千調貴州及滇兵二

萬餘以都統額爾景額爲參贊給關防調河南開歸道諾
穆親爲滇鹽道陝西漢中道錢受穀爲迤東道及軍機司
員傅顯馮光熊同襄軍事議大舉勦賊明瑞首發楊應琚
欺罔之罪疏略言緬甸土人呼爲老緬或呼爲莽子蓋指
前酋之姓木匪乃今酋原爲木疏長是一非二至木邦等
土司種類繁多楊應琚以莽已絕滅引爲已功誤木緬另
爲一事新街亦民夷交易之所原無慮舍其荒唐妄誕之
事不可勝數以致調撥毫無意見一聞議降旋即撤兵動
失機宜滇兵積久廢弛毫無鬥志將領亦未諳戰陣遺失

礮位軍器無算復奏劾李時升朱崙劉得成及烏爾登額
趙宏榜罪皆

報可李時升朱崙劉德成皆伏誅烏爾登額趙宏榜下獄六月解
前總督楊應璩至

避暑山莊命廷臣鞠得實

上大怒暴其罪令自裁逮貴州巡撫湯聘是月總督明瑞條上大
舉機宜略曰前次辦理種種草率動失機宜如永昌騰越
順甯威遠普洱沿邊土境二千餘里迤西七同八隘旁通
側出絕少險要可守之區若處處駐兵二三萬衆亦不敷

調派臣今親督勁兵鼓勇進剿賊必收護巢穴其各土境扼要總道如九龍江隴川黑山門等處自應留營派委員慎選兵練偵探賊境隨時剿逐知會就近上司應援其餘崎嶇小路祇令各總兵驅將弁使人川巡備禦如此則防守之兵大減於前而聲勢不分較爲得力先於新街水路上游量爲伐木造船使船料木片沿江而下先聲奪綬彼知將長驅水道必備以分其力兵自騰越永昌兩路出口由宛頂木邦一路爲正兵其餘或分兩路三路由猛密等處並進俾得聯絡聲援出奇設疑使賊疲於奔走前所需

兵糧係僱覓夫馬設站滾運撥兵護送此次進剿不若裹帶爲便細覈購辦牛馬馱載所費且有節省官兵出口後有黑山門遮放以內仍照例安設台站備遞支報至軍前遇有奏報卽於官兵內擇其妥幹馬壯者數十員常川送至黑山門交遞如經過外夷部落有誠心歸化者酌留官兵數十或二三百名作一大台站以資運送儻得依此相機酌辦更屬周妥遞事亦較便易並條列軍器糧運馱載各款俱

報可又查辦遮放運糧官員奏逮同知胡邦佑守備陳裕下獄

釋令隨營贖罪考定輿圖中地名七月劾曲潯鎮總兵索柱稱疾偷安得

言革職效力贖罪以提督楊甯辦軍務多舛奏請以貴州提督譚五格調補楊尋亦革職劾永昌府知府陳大呂備買軍糧縱役短價補罕朝璣爲把總罕朝璣者耿馬土司罕國楷之從子二十八年土司罕國楷稟其子不孝及通謀周惠國審訊無實留省以從征功授土把總茲復以去歲有功且通夷漢語授把總復查糧員逃入者以提督李時升呈出書移內有糧員吳等分散去也語革典史夏之璜職吳

稽張志元胡紹周陳正楷等皆以派撥護糧之官兵得宥
福聚安卒於永昌七月整欠召教率賊陷猛奔追以先捧
遂犯猛腊至九龍江先是賊由打樂入者據猛遮之猛混
未散由猛勇入者據猛龍札營盤踞德保已授普洱鎮同
開化鎮書敏於四月丙午至九龍江營調到官兵一千二
百正值烟瘴熾發奉

旨軫念軍士乃令停兵養銳遣將領於補角小猛崙橄欖鎮落通
駐劄防守猛勇之召工既附賊整欠之召教召淵惡以先
捧之投指揮使而並得管轄整欠也務謀以先捧以洩憤

六月癸巳召工召教召淵率賊二千至猛彝以先捧力戰
經旬景線唵賽景海召罕彪集練助之奈軍糧匱絕火藥
鉛丸俱無夷民困餓難支丙午猛彝陷唵先捧遁入茶山
之漫了寨唵賽召罕彪竄入內地開化鎮書敏駐小猛崙
普洱鎮德保駐九龍江之大渡口召工等追躡唵先捧遂
入猛腊七月辛卯賊三百餘人及附從之猛勇整欠孟良
獵夷約千人貴家餘黨三百餘人至小猛崙書敏隔江放
槍礮日既午書敏病篤遂回緬寺留官兵堵禦至晚賊從
上游渡官兵沖散書敏奔落通之小寨令都司那蘇泰帶

兵二百堵禦蠻賴閏七月乙未賊自落通至蠻暮那蘇泰
死之書敏由倚邦至舊埕病故德保在九龍江聞風遁率
四達等徒跣九晝夜回至思茅駐二日率將官等復赴九
龍江賊三百餘人至橄欖壩小猛養焚燒虜掠由整哈渡
退孟良盤踞普洱知府及參將報知總督明瑞卽奏德
保解京正法書敏戮屍梟示乃飭署普洱鎮七十一昭通
鎮佟國英率兵分駐養補角凡外域投誠之難民寄居各
猛等俱行賑恤九月將軍兼總督明瑞議進勦領隊大臣
內廷侍衛率滿洲官兵俱抵永昌四川廣東廣西解運牛馬

滇省各州縣所辦糧馬亦陸續解到定議分兩路將軍明瑞率大兵由木邦進取錫箔叅贊額爾景額由老官屯進取猛密從征員外郎富顯馮光熊道員諾穆親錢受穀知府楊重英郭鵬冲蕭日章革職知府陳元震胡邦佑同知圖敏提督譚五格鎮將得寶李全國桂達興阿王玉廷哈國興木進忠長青及文武官員以李經朝翁得勝爲通事充嚮導線藝團線官猛線五格等俱在軍約會於阿瓦乙巳出師會天大雨二晝夜不絕人馬立泥中饑冷多病糧盡濕運糧以牛復不能速至潞江人衆船少十月壬戌始

畢濟將軍明瑞以庚午師次宛頂越八日整隊入木邦軍容甚盛泰贊珠魯訥以十日至騰越進木邦卽留守給兵五千爲聲援以楊重英郭鵬沖陳元震胡邦佑司印務糧餉十二月參贊額爾景額卒於老官屯額先於十月癸卯抵騰越與譚五格率兵於十一月壬辰出虎琚關趨猛密越六日至老官屯賊已立柵攻不克戰亦不勝我兵久屯多病因幽恚死

上優叙之以其弟額爾登額代將軍明瑞率萬二千人抵錫箔江結浮橋以渡至蒲卡遇賊之前哨知賊聚于蠻結遂進蠻

結賊立十六柵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磨衆先據山之左
臂賊來爭不得上翌日兩軍相持未決賊柵甚堅柵外又
開深壕植竹木銳其末而外向賊有柵護槍礮不能傷而
從柵隙處發鳥槍擊我輒中哈國興請分三路登俯趨而
薄之軍士皆奮直逼其柵有黔兵王連者先躍入十餘人
繼之賊恇亂不知所爲多被殺遂破一柵乘勢復攻得其
三而十二柵之賊乘夜盡遁賊自新街交兵以來從未經
此大劄明將軍亦一日中傷幾殞數日始稍愈領隊大臣
觀音保扎爾豐阿等咸勸乘勝退兵至木那整旅復進明

負銳氣欲直抵阿瓦觀音保曰我出師時已失軍裝今軍器日少糧餉不足恐難深入明忿然曰汝氣餒非夫也觀音保亦忿曰孰非滿洲丈夫共將軍死可也因進軍象孔去阿瓦七十里失道軍糧已匱明集諸將議諸將懲前言莫敢言退者明念糧旣斷勢不能進又慮猛密之師或先入而將軍轉退兵則法當死聞猛龍有糧且地近猛密囊可得猛密消息定計就糧猛龍賊探知又我病兵爲賊擒者詢知軍中糧盡乃糾衆來追及我于章子壩明瑞與觀音保哈國興等更番殿後至猛龍果多糧賴以濟駐兵七

日行而猛密之信杳如參贊額爾登額以九千衆攻老官屯木柵不克師久頓賊日增王廷玉陣亡錫箔音信已斷得

旨令前赴援乃與提督譚五格倉卒撤兵向不設殿賊襲我後軍器盡失入關賊尾入戶撒拾撒二處恣掠副將孫爾桂王振允俱由關退回賊聞有備乃退額爾登額偵猛卯及邦中山梁有賊不敢進旋師至隴川所屬之猛權迂途月餘由龍陵出宛頂二十三年春明瑞自猛籠取道大山土司以歸猛龍糧尙多而牛馬俱盡無可馱運人各携數升餘

皆火之賊綴我每夕駐營相距十餘里我兵至蠻化營山
巔賊營于山半明瑞歎曰賊輕我甚矣若不決一死戰將
肆毒於我無噍類矣賊久識我號令知我每晨三吹螺啟
行明日仍三吹螺伏兵箐中以待營毋留一人翌日三螺
畢賊果蟻附而上我兵突出槍礮聲如雷賊惶遽自相蹴
踏死者無慮二千餘人我兵乘勢擊殺又二千人坡澗
皆滿是役我兵傷者數人總兵李全受傷死賊自是不敢
追每夜在數十里外轟礮數聲而已而賊之先一日過者
已柵于要路明瑞留五日以所得牛馬分犒軍行至其處

攻不能拔有波竜人引間道得出過波竜老廠新廠賊復
增兵追至木邦上年十二月珠魯訥駐師木邦分撥參將
王棟赴錫箔擺台站索柱赴宋賽擺台站守備郭景霄於
天生橋擺台站丁丑皆起程甲申索柱偵得賊至卯前進
遇賊戰丙戌退守錫箔橋正月辛卯賊數百來攻次日賊
數千至守備郭景霄方渡河接索柱營見賊四面來攻卽
潰參將王棟營亦潰索柱等衝出次日總兵胡大猷軍復
潰于葫蘆口索柱陣亡辛丑賊鋒至木邦參贊珠魯訥誓
死率文武七十人出禦乃付卹及

御賜將軍之寶匣于陳元震謂我死汝以是歸元震懼卽偕郭鵬
沖逃入內地珠魯訥出師隔河遇賊歸欲以印徵兵而元
震已賣印遁關移知巡撫鄂甯卽奏叅得

旨以叛論置極刑明日壬寅賊大至珠魯訥自剄執楊重英我兵
大潰總兵胡大猷與胡邦佑等陣沒廣南府經歷許景淹
自剄死木邦一路台站俱斷賊首乘勝率猛密木邦二路
之衆畢集明將軍壘明瑞行抵小猛育賊已蟻集不下四
五萬人我兵分七營四圍皆賊額爾登額駐兵宛頂去小
猛育僅一舍竟擁兵不救明瑞遣卒探路日路旁已有賊

柵矣乃命諸將達與阿本進忠等率軍士夜出而身自拒
賊從者領隊大臣觀音保扎爾豐阿總兵哈國興常青德
福巴圖魯侍衛數十人親兵數百人及晨血戰無不一當
百扎爾豐阿中槍死巴圖魯侍衛皆爲賊衝散副都統德
森保降賊觀音保發數矢連殪賊餘一矢欲射忽收策馬
向草深處以鏃刺喉死明瑞身負數傷慮落賊手力疾行
距戰處二十里氣僅屬從容下馬手自割髮授家人使歸
報自縊于樹家人以木葉掩之而去此二月十日也計自
章子壩與賊戰孤軍無援轉戰五六十日未嘗一敗明瑞

躬自晨起督戰且戰且撤及昏歸營勺水未入口糧久絕
僅啖牛炙一臠猶與親隨戰士共之所將皆饑疲敗殘之
餘明瑞體恤備至有傷病者不忍棄令士練鼻以行故雖
極困憊人無怨志以阿瓦未平懼無以返命及

上有全師速出之旨而路阻不得達决以身殉又不忍將士隨死
結隊徐行持重自固使賊不能覆我直至小猛育去宛頂
不過二百里計將士皆可出而自以身死嗚呼可悲矣方
軍勢日蹙鬥愈力嘗謂諸將曰賊已知我力竭然必决死
戰者正欲知我

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雖窮蹙至此無不盡力則賊知所畏而後來者易于接辦其謀國之深尤非徒死者可同日語癸酉兵至宛頂巡撫鄂甯尙未知將軍陣亡卽將額爾登額譚五格逗遛不進失悞軍機及得將軍聲息並不通知內地實屬有心貽悞具劾奉

旨俱逮問越日得將軍凶聞

奏入

上震悼賜卹立祠命侍衛兵弁及明瑞之家人赴盛育尋將軍遺骸歸葬

京師額爾登額譚五格解至

上親訊額尚以無糧對

上愈怒譚自稱老臣

上命侍衛捷之數百額爾登額論磔明瑞喪到日

上親奠于郊卽用額爾登額祭之譚五格亦正法是月命協辦大

學士阿里衮赴滇協辦軍事卽授爲參贊以鄂爾爲總督

調江蘇巡撫明德爲雲南巡撫三十三年二月丁亥

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爲經略阿里衮阿桂爲副將軍舒赫德爲

參贊並

諭傅恆俟將次進兵再行前往阿里表已赴滇舒赫德卽馳驛遄
行派荊州滿洲兵一千五百名成都滿洲兵一千五百名
以荊州將軍永瑞統之于去歲京兵三千外復派健銳營
一千火器營兵二千前鋒護軍二千令將校率領陸續赴
滇其前鋒護軍二千旋停止以五福爲雲南提督是月副
將軍阿里表抵雲南幕府爲郎中明善員外郎薩靈阿三
月參贊刑部尙書舒赫德抵永昌會同總督鄂甯密奏籌
辦情形略以每兵千名應需馬三千九百非馬十萬不足
濟用又稱現已設法招致緬酋投誠疏上得

嚴旨發原摺命廷臣遍閱飭其乖謬部議革舒職得

旨給副都統銜前赴烏什令總督鄂甯復奏是月戊戌猛勇召功
率其弟召糯腊及緬賊目不足撻喇帶緬子三百人猛勇
整欠擺夷二百名由猛勇猛籠至九江外越二日昭通鎮
佟國英護普洱鎮七十一率兵于蠻孔接戰破擊傷佟國
英手掌官兵奮勇陣亡者數十人賊退至猛混乙巳賊鄂
蓋率緬子一百餘人孟良召散率獵夷四百餘人由大猛
養進遮放土弁刀召鈴伏弩截殺次日退至猛混與召坎
等會合已酉出打樂隘退歸孟良尋奉

旨荆州成都兵俱赴普洱

滇辦理軍需派出

省各派四五員臨

從子阿籠云二月

後于猛育衝殺相

奏准暫爲養贍俟准

瑞進剿之兵回京

功等八人具蒲莖

不殺屢有投誠音

書

今同客長李萬全尹玉珏等宣諭我

國德威極力招撫仍照舊例辦理守備程轍盧懷亮馬子健
王承瑞等同具稟副將軍阿里衮以

聞不許五月總督鄂甯復奏云舒赫德稱

廷論復剿緬匪一事急切不能前驅掃穴賊降卽遣人探去
亦未爲不可實因旨昧誤稱設法招致得

旨二人所見乖謬彼此原屬相等下部議革鄂職奉

旨鄂甯降調福建巡撫以阿桂代阿桂在伊犁總督印務以阿里
衮署理宥烏爾登額凝珠華封趙宏榜罪令在軍營效力

趙宏榜行次河南襄城縣中痰至七月卒巡撫明德赴永昌以滇兵懼怯積懦撥貴州兵五千來滇木邦酋苗溫差人至孛占之蠻遮寨頭目金益處令送字與遮放土司懇內地人士司代求和並偵探從前八人具書求和之信其緡文內有

天朝四位大臣來滇可否准和之語副將軍阿里衮據奏七月奉

旨普洱今歲不必進兵駐劄普洱將軍永瑞等加意防守嚴奸民販緡之禁汰滇兇兵議改由潯楚姚永北三鎮爲副將改

定營制于兵事竣後行總督阿里表明德修省城至永昌
一路傾壞道途八月調四川馬五千八百馱載馬騾二千
九月總督將軍阿桂抵滇幕府爲革職郎中王昶中書趙
文哲十月副將軍阿里表駐兵騰越遣侍衛達里善至南
坎殺賊二百餘人海蘭察至頓拐亦殺二百餘人襲身鳩
前鋒抵江邊焚賊柵又殺六七百人以馬力不足未渡江
而還具奏巡撫明德以經理馬匹不善得

嚴旨十二月下旬廣東廣西營馬及購買馬共一萬陸續起程期
明春抵滇奉

旨查訊本年二月烏拉撒地方被兵事前總督鄂爾琿何以奏報並無一賊副將軍阿里衮奏稱房屋未經焚毀搶去四百餘人及牛馬尋落鄂巡撫職給待衛銜軍營效力派索倫兵二千赴滇明年春復派一千吉林兵二千

盛京新滿洲西伯兵二千三十四年正月奉

旨令臺灣總兵葉相德選福建水師二千赴滇戊申阿里衮阿桂俱授副將軍總督以明德補授巡撫以喀寔阿補授二月庚午大學士忠勇公經略傅恆自京起行復派額魯特兵千餘名三月命伊犁將軍伊勒圖赴滇提督五福將軍永

瑞率兵巡邊行次打樂遇賊勦殺出境是月經略抵滇卽
馳赴永昌滇省先頒布謁見經略儀自平夷至永昌修館
舍戒僕夫以待從行幕府爲侍讀學士毓奇侍讀孫士毅
給事中劉秉恬郎中博卿額主事惠齡前後征調本省兵
一萬六千四川兵七千有奇貴州兵四千有奇滿洲兵共
三萬有奇議以九月二十日以前抵永昌以待進取降雲
南總督明德爲江蘇巡撫以彭保爲總督經略奏留暫辦
總督事尋以阿思哈爲總督復奉

旨命阿思哈在新街扼要之地駐守以彭保爲雲南巡撫調喀擬

阿爲河南巡撫侯彰保到後再赴新任令護軍統領武三泰副都御史傅顯等赴野牛壩時船料釘鐵已備至秋初船造成而傅顯以瘴卒五月續派京兵二千名卽先派前鋒護軍之半也六月奉

旨阿思哈到滇後其巡撫印務仍著明德署理阿思哈帶兵前進後總督印務亦著明德署理七月降荊州將軍永瑞雲南提督五福爲二等待衛尋革職以開化鎮調駐思茅之兵丁張國甯因姦被殺約束不嚴也以本進忠爲提督旋卒以長清代之經略旣至永昌越八日兩阿將軍及伊犁將

軍伊勒圖偕至南徼地多瘴羣議宜俟霜降後出師經略
遲之謂若是須坐守四五月既糜餉且軍初至當及鋒而
用久則氣懈非計也其進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江之
西若從錫箔路則阿瓦仍隔江外惟騰越州西蔓鳩江卽
大金江之上流過江則爲猛拱猛養兩土司前明王驥征
麓川追思機發到此刻石江邊所謂石爛江枯爾乃得渡
者也由猛拱猛養可搗其木疏老巢由木疏至阿瓦又皆
陸行步騎可直抵城下乃定議大兵渡蔓鳩江而西偏師
在普洱迺爲聲勢後收議從猛密路夾江而下造舟於蠻

暮通往來部署既定七月二十日經略大兵起行阿里表
病瘍不能行經略請留養疾阿里表誓從征乃留阿桂于
巒暮督戰艦經略至曼鳩集舟結筏十日乃畢師次猛拱
土司官渾覺先遁繫其小妻招之乃來降獻馴象四員葉
書一半百頭糧數百石至猛養亦有牛米之獻于是所歷
二千餘里皆不血刃而下惟途間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
馬倒則所負糧帳盡失軍士或枵腹露宿上淋下濕致多
疾病猛拱猛養雖緬屬非緬腹地故緬酋不遣兵來九月
下旬阿桂造百船成閩粵習流之士亦至由巒暮江出大

金江賊已列船扼江口阿桂擊敗之賊目憲雅得諾被創死由是江路無阻伊勒圖往迎經略遇于哈坎經略以十月朔渡江回營暮是役也奔走數千里軍力疲乏未遇一賊經略名頓損恚得病賊輕我兵水陸來犯阿桂將步兵哈國興將水兵陸路賊先至旌旗蔽野勢甚張阿桂麾兵以鳥槍連環進弓矢繼之騎兵又從而蹂之賊不支大潰我兵追殺無算哈國興率舟師順流下賊列艦以拒閩兵躍入賊船賊泅水遁閩兵入水斬之賊奪氣我兵因風水之勢蹴之賊舟自相撞擊多覆沒殺溺死者數千江水爲

赤江之西有賊柵阿里裘攻之連破二柵餘賊皆逃諸路軍皆大捷會經略病重諸將欲以是歲功阿里裘曰老官屯有賊柵前歲額爾登額進攻處也距此僅一舍不往破之何以報

命策馬先行經略以下皆隨之賊柵據大坡週二里許自坡迤邐下插于江柵木皆徑尺埋土甚深遇樹則橫貫之以爲柵柵外掘深濠三層濠外又卧橫木之多枝者銳其末向外名曰木簽我兵旬餘不得進先用大礮擊之柵木堅不折有折者賊輒補之哈國興斫箐中老籐長數百丈者繫鐵

鈞于端募敢死士夜往鈞其柵三千人曳藤以裂之爲賊
覺砍籐斷經略又命火攻先製檣牌禦檣礮一牌可護數
十人以兩人舁而前十數人各挾薪隨之百餘同時並舉
如牆而進拔簽越濠至寨下方燃火忽西北風起火反燒
遂却回後遣兵穴地至其柵底實火藥轟之柵果突然起
高丈餘賊大驚喊聲震天我軍待柵破掩殺無何柵忽落
而平又起又落如是者三不復動柵如故蓋立柵之坡斜
而下而地道乃平進坡土厚不能迸裂然賊自是懼其柵
之挿入江者開水門以通舟運糧械不絕阿桂謂如是賊

終無坐困之日撥戰棹五十越柵截之阿里衮病甚猶力疾攻柵視槍礮最多處輒當之經略慮其傷令統舟師以息勞戰艦整列賊糧械不得入由是益懼酋帥眇旺模遣人乞和願結柵于兩軍適中之地請將軍等往蒞眇旺模親來受約經略不許諸將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爭勸受降撤兵乃遣哈國興往責眇旺模以進表納貢返土司地諸事議未決眇旺模左顧而去哈國興單騎入其柵責之眇旺模不敢見別遣人出請如約經略遂凱旋三十五年春謁

上於津門自請罷劾

上憐其疾優容之因憂志卒總督彰保遣守備蘇爾相往責前二約爲彼拘留

上大怒復議興師以副將軍阿桂首倡罷議因視職以白衣從軍會金川蠢動遂罷南征議逾四年金川平

上復命阿桂往雲南會總督李侍堯相機進兵緬酋縱蘇爾相還事乃已至五十四年緬酋情駭被殺其弟孟隕初爲僧國人立之因遣使輸誠納貢縱楊重英還重英自陷緬獨居蕭寺幾二十年未改

本朝冠服

上大喜受降召緬使朝覲於

避暑山莊優賚之許其十年一次入貢復重英道銜比以蘇武之節

御製蘇楊論以旌之重英尋卒

癸酉之變

白蓮邪教起自元末紅巾之亂明有唐賽兒徐鴻儒等其經卷皆盜襲二氏之文極鄙褻又以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爲真言書於白絹暗室供之其教以道祖爲重又有

天魔女諸名位自京畿迤南習者頗衆乾隆中傅文忠恒
 任步軍統領時曾捕獲黃邨妖婦某氏伏誅究治黨與風
 稍熄而蔓延至楚豫秦蜀諸省遂有嘉慶丙辰楚北揭竿
 之亂兵興九載然後撲滅其傳習京畿者又變名八卦樂
 華紅陽白易諸名有林清者本籍浙江人久居京邸住京
 南宋家莊幼爲王提督柄家僮隨王於苗疆久頗解武技
 彼教推尊爲法祖願身黥面鬚張如蝟自以智謀過人掌
 教久積銀米家頗富遂蓄不軌之志

大內太監多河間諸縣人有劉金劉得才等其家素習邪教

選入

禁中遂與茶房太監楊進忠等傳教羽翼頗衆因與林清交
結會辛未秋彗星出西北方欽天監奏改癸酉閏八月於
次年二月諸賊以爲豫兆又其經有二八中秋黃花落地
語遂附會其說謂

本朝不宜閏八月故欽天監改之不知康熙戊戌已有之也
楊進忠頎而長面目寬險以鑄軍器爲己任暗於宣武門
外鐵市中鑄刀數百柄林清結黨數千人其中祝現屈五
劉第五劉呈祥宋進財陳爽李五等爲巨魁暗約於九月

十五日午時入

禁城起事漢軍獨石口都司曹倫侍郎曹寅後也家素貧嘗
得林清助遂入賊黨之任命其子曹福昌連不軌之徒許
爲城中內應福昌欲於十七日起事以是日

上驛蹕白澗諸王大臣皆往迎

駕乘其間也而林清狂於經言未改期欲聚數百人入諸逆監
以爲

大內地不廣澗難容多人妄恃林清果有邪術可致勝清又
倚諸內監諂熟

禁中路爲導引遂以二百人爲額皆市井無賴初無智略謀
又不秘頗爲人知林清嘗步行街衢風開其袂露懸坎卦
腰牌爲市人所見又於街肆沾飲醉後露大道語有司皆
以株連太監不敢究視現者本豫王府包衣人居桑岱邨
充豫府莊頭家頗富弟祝富慶頗不善兄所爲知反期已
決奔告豫王豫王裕豐初欲舉發旋因於壬申年

上閱南海子曰王亦曾寓宿林清家畏罪不敢

奏蘆溝司巡檢陳某因居民逃竄訪知其謀於數日前申報
宛平縣縣令某已有僉派弓兵會同擒斬之札旣而不果

步軍統領吉倫貪吏也營員久已申報吉倫以事干

禁藥不肯究數日前方携酒遊西山香界寺吟詠竟口託言

迎

駕白澗是日騶從出都門有左營參將某攀輿以告曰都中情
形大有叵測尙書請留吉倫厲色曰近日太平如此爾乃
作此瘋語乎揮輿竟去十四日林清賊分二隊其東自董
邨至者以視現屈五爲首約由東華門入其西自黃邨至
者以李五宋進財爲首約於菜市口齊集由西華門入正
陽門外開慶隆戲園劉姓者亦其黨曾授逆職爲巡城御

史是月延李王等入園觀劇酣飲竟日營坊諸官無過門者十五日午太監劉德才引祝現等入東華門有賣煤者與爭道賊脫衣露刃爲看門官兵覺察驟掩門賊喧然出及陳爽十數人闖入屈五等皆遁今禮部侍郎覺羅公寶與侍值

上書房甫退直出遇賊竄踉蹌奔入時署護軍統領爲楊述曾漢軍人由參領起家率數護軍禦之殺數賊於協和門下而官兵受傷者無算寶侍郎遂命掩

景運門入告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皇太子

皇太子從容佈置命侍者攜鳥槍入並嚴命

禁城四門促官兵入捕賊劉得才引一賊入

蒼震門欲手刃太監督領侍常永貴洩風忿爲太監劉某擊
擒之其由西華門入者倉卒門不及闔遂全隊入楊進忠
與其徒高廣福引之尙衣監爲製

上服處楊嘗乞其補綴而不與值司衣者拒之楊遂引賊入全
行屠害有老婦數人藏荆棘中獲免遂入文穎館殺供事
數人陶編修梁方校書聞門外履聲驚然笑問曰

金鑾殿在何所陶僕某方提茶盃至以身墮陶賊傷數及陶
得以免賊遂叢集

隆宗門門已闔有護軍某知事急護合符於身亦被數及曹
然亦階下合符得以保全賊出門外諸廊房踰牆闕

大內

皇次子立養心殿階下以烏槍擊斃一賊貝勒綿志亦趨入
隨

皇次子捕賊復有二賊潛入內膳房屋中衆內監擊殺之諸
王大臣聞變皆由

神武門入余在邾方奕聞變驃馬入至

神武門莊親王綿課貝子奕紹亦先後至聞賊聚攻

隆宗門納蘭侍郎玉麟方迎

駕歸短衣跣足入集城隍廟門前時官兵至者未踰百人餘皆

僕隸衆錯愕無策鎮國公奕灑勇士也掌火器營事因曰

今日火器營官兵皆聚集箭亭備揀出征時有滑縣之變

可招而至也余應曰君言大是乃驃馬去鎮國公永玉護

軍統領石瑞齡曰

禁內監窺變恐不測可速備車乘以備

后妃之行宗室原任大學士祿康曰此何等語乃敢出口耶眾

默然成親王

永璉

後至已被酒大呼曰何等草寇敢猖獗

乃爾吾手擊之因脫帽露頂勢甚雄偉有內監言賊甚兇
猛已攻

中正殿門入者約計二百餘人蓋卽其黨也須臾奕灝率火
器營官兵千餘人入莊王率百餘人並矛手數十從西城
根進余在後督官兵後至者副都統公安成超勇公海蘭
察子少年勇銳余撫其背曰君乃勲臣世廕不可有墜家
聲安乃奮勇向前遙聞槍聲忽然知己對敵有數十賊入

慈甯宮伙房莊王同安成奕灝先後追至

隆宗門賊首李五方欲縱火莊王率衆擒之獲數賊餘向南

遁時副都統蘇公

爾慎

鈕鈷祿公

格布舍

方奉

命南征入京整行裝聞警趨入亦首先殺賊侍衛那倫者太傅

明珠

後也少時家巨富滌面銀器日易其一晚年貧篋一

剋數十年人爭笑之是日應值

太和門聞警趨入有勸其緩行者那故迂直曰國家世臣當

此等事敢不急赴所守耶急趨至

熙和門門已閉傍徨間適賊黨至遂被害高廣福雜衆賊中

引賊由馬道上城腰出白旗招展或書大明天順或書順
天保民皆以白布裹首呼號於雉堞間奕灝蘇爾慎上城
驅逐高廣福持旗呼衆奕灝射之自城樓墜殞

御書處蘇拉某導李五匿

御刻石榻間余督後兵自武英殿複道進理藩院員外郎岳祥
海蘭察媯也甚勇健與余遇願從殺賊時賊有迎拒者鑲
藍旗護軍校常山以槍擊之墜於

御河山卽下河擒之衆愈踴躍擒斃賊數十賊有自投

御河斃者有匿於城堞草中者有匿於

五鳳樓者天將黑與今禮部尙書穆公克登阿遇穆曰天已

昏黑奈何余曰今十五夜有月蓋安衆心也穆不解余意
曰月光終不及日光余急指心以示穆乃曰月光固皎如
晝也莊王等皆入

隆宗門內余念西華門爲賊突入之所恐其乘夜奪門出因
率火器營兵數百屯於門側會成王命護軍統領石瑞齡
義烈公慶祥散秩大臣綿懷副都統策凌分守四

禁門慶公祥乃率其所管正藍旗護軍營弁兵至西華門會

英誠公

福克津

原任禮部侍郎哈疑阿皆至慶固多智其

營參領起興爲緬中降賊德森保子勇健思幹勳與余路宿馳道上太監張泰者已巳春同鄂羅裡共傾陷廣廣虞侍郎時亦通賊由城堞蛇行伏於東華門馬道上爲奕灑所擒始知有內監通賊狀至五更月色皎潔如晝余與慶公命岳祥率數十兵上城巡眺慶公又命長槍手數十拒守西華門洞中夜間寒風凜然內務府衙門中尚有佚賊砍某郎中肩逃去大城內柝聲叢雜竟夜不絕蓋王念農侍郎麟率步兵巡邏甚嚴密天將明忽暴雨軍士火繩俱滅聞

五鳳樓中有人聲余命火槍齊發然雨勢甚大因退屯

咸安宮門下兵弁無不怨雨非時者後始知是夜逸賊匿

五鳳樓欲於是時縱火突出會雨滅其種固

國家無疆之福也天明有

南薰殿人報其中有賊者余率兵立土墩上指揮數十人入

羣房有正紅旗火器營護軍校福祿冒險入擒數賊出賊

攀樹踰垣亦爲兵弁所獲有吏進忠者人甚黠余命岳祥

以善語誘之始言姓劉蓋以劉得才爲可恃也久之始得

林清名姓及李五祝現率衆入西華門詣會莊王率長槍

手數十人擁至余告其故王曰適奕公顯亦於錫慶門前
訊問陳爽供與之合余因與之籌畫兵食王蹙額曰內務
府倉中現不發糧奈何乃命余護衛向街巷中市餅餌耶
充竟日餐戶部侍郎宗室果齊斯歡至衣襟盡血云適巡
至

五鳳樓見一賊匿於扉側往擒之賊挺刃至余手刃之氣甚
壯果爲壬戌宗室進士不負干城裔也因耳語余曰聞有
內監通賊者王勿泄天霽余親同岳祥上城巡視見正紅
旗兵列營西華門軍容甚肅余憑堞問之乃康副軍修隊

也午間莊王親散餅餌數人共一枚不足充饑余與慶公
議修書寄家命運米數十石入供軍食從門隙投出自晚
米始至軍士飽餐日落時有火器營參領扎某人

御書處巡視聞石隙中有人語出呼兵入慶公命趕與持刀
首人衆兵弁隨之余與慶福二公拒其門賊出鬥官兵踴
躍擒捕凡擒二十四人首謀之蘇拉亦與焉余訊之戰慄
無人色李五甚狡捷與官兵格殺被傷甚重是夜斃黃昏
時訛言有賊犯西長安門慶公與余列隊以行兵士有驚
詫者余欲正法乃帖服久之始知爲古北口提督馬瑜率

兵由密雲至京城北塵土蔽天致有此訛晚間莊王入營
領侍常永貴擒劉得才數十人出皆俯首服罪此十六日
也次日昧爽

上遣和碩額駙超勇親王拉旺多爾濟和碩額駙科爾沁郡王

索特那木多布齋固倫額駙固山貝子瑪尼巴達爾今大

學士托公

津

今吏部尚書英公

和

先後入京蓋於路聞警

報也

命八旗都統各於界域中擒捕逆匪各都統聞

命皆趨出惟成莊二王及奕灝安成等數人未動殊有識莊王

肅宗雅衆

一公可癸酉之變

五十五

已將林清名姓居址密札告玉侍郎麟會英公和至已授
步軍統領命番役張鵬高得明二人往宋家庄擒捕林清
有宋某舉發其事因命爲引導由東華門潰散者已歸告
林清清猶冀曹福昌之黨應承於十七日起事者或可徼
倖因未遑黎明張高至其家扉向闔張高扣扇久之林清
著燕服出張鵬僞告曰城中事業有成奉相公命延請入
朝清大喜過望欲登車其姊闖然出曰事吉凶未可知不
可獨往張高等推婦仆地遂驅車返婦踉蹌歸命數十人
追之車已入

南苑門門隨掩追者無及是日傍午忽傳

上自燕郊迴轡適時遍禁城皆知貝勒綿志持鑰立東華門樓

上仁望

景運門皆洞開久之杳然蓋卽福昌之黨所爲也余方假寐聞之不及著靴趨出慶公曰事關巨大我等有城守責不可擅離恐有他故余是其言諸王大臣於各偏僻處搜捕先後又得上數人有劉姓者縛卧

隆宗門側自怨艾曰吾早言是物凶狠終不能成事若輩不聽好語至此可見賊衆皆烏合然始終不獲祝現劉呈祥

二人或曰死於東華門著青衣者類皇祥然無左驗至祝現踪跡詭密不可深詰是日

諭旨至深獎

皇次子功在社稷封智勇親王貝勒綿志以扈翊功亦封郡

王職銜賞食俸銀一千兩擇十九日

迴鑾

命諸王大臣毋庸道接以靖人心是日莊王率兵出巡九門歸

人心稍定晚間驟聞

禁城外喧嘩聲俄滿街訛言太平湖在城西南隅業經接戰

又言西長安門已破人聲沸騰時科爾沁貝勒鄂爾哲依圖有母喪聞變悉縗守神武門外紀律頗嚴俄有冠五品頂帶花翎人驟馬至云欲調官兵出

林城禦賊鄂論之卽趨去又有騎白馬人沿街傳呼有賊蓋

卽福昌黨羽期於是夜舉事者果益亭侍郎齊斯歡守西

棚欄有營兵報賊至者果立縛杖之大僚有欲啟

神武門出兵者幸爲莊王所阻守

午門之策凌聞變竟率兵闕門首遁賴

皇次子遣安成巡察至

午門間無一人歸報

皇次子改命公舒明阿代守之舒招集前兵固守得無虞此
安成親告余者慶公撫御士卒列隊以待命岳祥趕與上
城瞭望謂余曰此隊文武二員殊可嘉俄大風蓬翳新寒
侵骨至夜半人聲漸息實無一賊蓋賊黨煽惑也聞北城
有兵出守

禁城其妻聞警自縊者有全家殉節者惜不知其名此十七
日事也次早北風淒緊日色無光士皆披裘立尙寒慄無
人色所擒賊有凍斃者至晚刑部始命司員錄諸賊生供

啟

神武門遞送於獄此十八日事明日余同諸王公迎

駕朝陽門內常服掛珠用兵禮也辰刻

上乘馬入都夾路士卒歡拜

上撫御士卒緩轡入

宮卽下罪已

詔衆王公大臣集

乾清門跪聽皆不禁嗚咽失聲

上立命開

內外城諸門以安人心

特賜將士食

命御前侍衛等視食畢然後覆

命又

命莊王及貝子 奕 等入

太廟

社稷諸宮殿搜捕餘賊次日

召王公大臣於

乾清宮面

諭近日諸大臣因循怠玩有爲朕宣勞者衆必陰擠殺之以致
有此大變余首奏曰

皇上此言真切中今日之病臣等世受

國恩使今日有此事真愧死矣

上首肯者再又

諭曰前日朕聞報時卽命迴鑾

皇陵寢在咫尺間亦不能謁前訛言有賊三千直犯御營之語
朕諭御前王大臣不必驚懼俟賊果至汝等效死禦之朕
立馬觀之可也因又

諭曰我大清以前何等強盛今乃致有此事皆朕涼德之咎衆皆嗚咽痛哭叩首請罪成王因言

皇上若此聖明百姓縱不能愛戴如父母何至反爲寇仇此必有致禍之根容臣密奏可也

上曰兄可急繕奏聞王大臣中如有能據忠悃者可繕摺以奏待朕裁定衆叩頭謝

上又曰此中亦真有爲朕出力者朕實知之不必因此生意也衆又叩首出時有欲合辟邪丸藥使諸內監服之以卻其邪謀者

上笑而不答是時額駙拉旺多爾濟等奉

旨率健銳營往勦東董邨及宋家庄諸處賊已棄巢逃竄超勇
王遂焚其室巡城御史曹恩綬陸泌遣偵者巡邏於右安
門獲太監楊進忠家書始知其通逆蓋伊引賊入見莊王
率勁旅至伊卽逃入直房閉門晏寢至是事定始遣僕通
信與其家乃被獲實天意也

上命承恩公和公

世泰

至其家搜刀布出乃伏法二十三日

上御豐澤園親訊逆黨諸御前侍衛佩刀環立威儀甚肅

上命莊王超勇王坐

御座側引劉進才劉金至

上問曰汝等皆朕內侍朕有何薄待汝乃萌此逆謀一賊俯首

稱

主子饒命者再

上笑曰汝既順林清何知君上一賊無詞

上命夾打畢素去復引林清至

上問其何故蓄逆謀林清曰我輩經上有之我欲使同輩突入

禁門殺盡官兵以應劫數

上又訊問其黨清曰有包衣人祝現爲黨中巨魁

上問顧刑部諸臣問祝現何在尙書崇祿奏曰業經正法侍

宋公 鎔奏曰尙未緝獲

上首肯之顧莊王曰外間言太監皆叛今日審明除此數逆外
非盡叛也

王音申諭者再蓋安反側心耳因

命將林清等卽時正法余是日亦佩刀隨往後有妄言林清有
諸邪術悖逆不服之言皆齊東語步軍統領五城御史等
陸續捕獲從逆賊黨

上優賚升擢有差革吉倫玉麟職其日未及入

口
禁城之大臣大學士劉權之刑部尙書祖之望禮部尙書王
懿修等皆

命致仕副都統楊述曾以協和門捐賊功著死戍邊護軍統領
明志以是日入直乃其本管旗分官兵亦革職發往

東陵贊禮郎上行走後十月間步軍統領英公和訪獲曹福昌從
逆有證逮其父曹倫至

御訊於

豐澤園卽時正法以失察故革祿康裕瑞職發往

盛京居住逾年裕豐匿告事發革王爵後賊黨雖陸續就擒

然祝現劉第五漏網殊使人憤悒也

滑縣之捷

河南滑縣地隣直東三省易於藏奸有李文成者素習白蓮教爲愚民所推服與林清勾通約於九月中起事有縣吏牛亮臣主計馮克善嘗與謀又有宋元成身軀壯偉多黠智乃勾通東昌曹州大名諸賊又恃有曹福昌劉得財黨羽內應有司知者皆不敢舉發滑縣知縣強克捷陝西韓城人中戊辰進士素忠懇乃收捕李文成於獄根究結黨逆謀上司有阻之者強不爲撼牛亮臣宋元成遂糾結

賊衆於九月初九日劫獄入署強聞變朝服立於堂以大義責之曰汝輩皆朝廷赤子奈何崇信邪教甘謀不軌自古幾見有紅巾爲帝王者乃爲此滅族之計吾爲汝父母代汝悲也衆感其惠不忍戕宋元成首犯強公因屠害家屬數十人其媳徐氏賊欲犯之徐瞋目大罵怒嚙賊背賊怒醢之劫文成出獄遂據城叛欲結隊北上有教諭呂某佯降賊因給之曰昔川楚教匪蔓延九年所以終爲官兵撲滅者因不據城池無所守故也今可閉關自守以待他郡救援然後會師北上始保萬全賊信其說遂屯兵道口

諸村堡爲聲援計事聞

上命直督溫承惠爲總統率古北口提督馬瑜及護軍統領富
蘭副都統格布舍蘇爾慎等率直隸河南綠營兵討之溫
馳至正定聞

禁城變復率兵歸保定

上以失察林清及逗遛故褫其職改

命陝督那彥成督師命簡健銳火器二營兵二千命侍郎公慶
祥副都統

御前侍衛桑吉斯塔爾副都統績德長慶等率之往時山東東

自亦有應之者賴鹽運使劉清副將馬健紀張拱辰等率兵誅夷無算

上又命固原提督楊遇春率陝中兵討賊楊固宿將所統兵皆身經百戰楊善爲撫馭得其死力河南巡撫高杞被圍於滑縣富蘭等統兵救之圍乃解那馳至軍請申明紀律檄調各省兵馬

上責其逗遛那謂人曰昔川楚之所以失事者皆兵力未集而遽與之戰反爲所敗是以人心震懾不敢復擾其鋒以致蔓延日久今吾當厚集兵力一鼓滅之遂屯河陽未進也

遇春領關西兵至先率數騎馳入賊壘遍觀形勢曰烏合之衆易擒也會吉林黑龍江勁旅至遂于十一月二十日攻破道口諸賊壘李文成于官兵未合圍時已遁因前被知縣強公夾傷故不能速行那命總兵特依順保楊芳副都統德英額等追之李文成遁入林縣司寨山中徑路曲險賴獲土人導以進官兵有潰散者楊芳斬數騎人始用命四面合攻自辰至酉賊勢衰墜澗壑死者無算屍與澗平我兵乘之李文成知事急自焚死司寨之賊始盡其據城者猶曰將自旗招颺以期外援我軍將林清首示之賊

以爲僞以林清內有奧援事定成其愚闇若此宋元成遣
馮克善潛出關北上以偵林清成敗及號召黨羽至河間
旅店中爲知縣張翔所獲

上命大學士托公

津

馳赴大名率富蘭馬瑜等討長垣諸賊以

次撲滅那用楊

遇春

提督掘地道計初于城西北掘之爲

賊所破復于西南隅掘之既熱城轟墮楊持卓旗首登堞
桑吉斯塔爾繼之城隅

關帝廟被焚火光如晝我兵乘勝用命那與高公杞登土阜
督率進兵至天明賊屠戮殆盡于破屋中擒牛亮臣徐安

國二賊斬之凡九十日滑縣平教諭呂某亦自縊死事聞
上大悅封那彥成三等子賜雙眼花翎楊遇春二等男高杞一
等輕車都尉餘皆優賚有差近年用兵未有若是之速也
強公賜卹知府銜謚忠毅建專祠媳徐氏贈恭人附祀焉
子廕雲騎尉

伊犁疆域

伊犁乃準噶爾建庭之地因定爲將軍駐防之所建惠遠
惠甯二城設將軍一人參贊大臣一人領隊大臣五人分
統滿洲蒙古綠營索倫錫伯額魯特回民諸營以爲邊防

扼要其漠南去伊犁三千餘里曰烏魯木齊設都統一人
副都統一人提督一人掌漠南軍務通北去驛路實爲新
疆門戶重地其北近哈薩克曰塔爾巴哈臺設參贊大臣
一人領隊大臣一人扼外夷要路其地西連哈薩克北界
俄羅斯爲二國郵貢要隘哈薩克入冬後則遷幕于卡倫
內避寒春夏始驅逐之實爲北門關鍵也其山南諸路最
要者曰喀什噶爾設參贊大臣一人幫辦大臣一人爲援
達克山接壤風俗醇良土地肥沃所轄皆二和卓木遺氓
撫綏尤宜得體其北曰葉爾羌其西南曰和闐皆設辦事

大臣各二人惟司回民採辦玉石以爲貢獻其地富渥天時和暖有類內地非漠北窮荒比也其南五百餘里曰烏什曰庫車曰阿克蘇皆設辦事大臣各一人爲回部心腹之區綏定保障尤加慎重其南吐魯番設領隊大臣一人爲古火州夏時天氣炎酷焦燥千里人皆避入地窖中至夜始出爲市歲以爲常其北曰古城設領隊大臣一人相傳爲唐李衛公建節之所溫相國福從紀曉嵐議因建城焉曰巴里坤哈密各設辦事大臣及營汛諸官轉通糧帑建牙設堠咸如內地焉

朝鮮廢君

明人十六朝小紀中紀朝鮮王李侗弒其叔瑋事朝鮮嗣
王力辨其誣且載於池北偶談今明史云天啓三年四月
國人廢瑋立其姪凌陽君侗不載纂弒事吾邸屬有韓氏
者其譜言先世明璉朝鮮武臣爲瑋所任用後李侗據奪
大位囚瑋於某島中以石灰瞽其目韓氏族盡被誅惟其
姒祖雲與弟霓星夜逃竄幾被擒獲凡三月始至

盛京投誠

太宗義其忠授輕車都尉世襲云云則小紀所載未必盡誣也

五國城

五國城古稱五國城頭以地據五國總路之首得名後世沿訛但云五國城五國者遼史營衛志謂剖阿里國益奴里國奧里米國越里篤國越里吉國設節度使領之屬黃龍府遺址在今何所無可考乾隆中副都統綽克託築伯都訥城掘得宋徽宗所畫鷹軸用紫檀匣盛瘞千餘年墨跡如新又獲古瓷器數十件並得碑碣錄徽宗晚年日記尙可得其崖略云于天會十三年寄跡于此業經數載始知五國城卽此地

俄羅斯

俄羅斯國在喀爾喀烏里雅蘇臺之極北東西袤長數萬里東接黑龍江西連安集延教罕諸部落其人黑皙盲目衣服食物言語文字皆近西洋與蒙古部落習俗懸絕文官皆洋中人爲之武官始參用本國人其主名察罕汝女傳已七世生男則爲異姓人生女始爲國種又蒙古源流云元太祖之長子分封絕域來往數萬里事見元史卽爲俄羅斯之始祖云然則彼國亦元裔也其世系莫可考矣

和眞艾雅喀

吉林東北有和眞艾雅喀部其人濱海而居剪魚皮爲衣
裙以捕魚爲業去吉林二千餘里卽金時所謂海上女眞
也其舊俗父母至六十誕日卽聚宗族會飲剖其父母軀
肉以供賓客埋其骨於戶樞前歲時祭奠其鄉黨始稱孝
焉

仁廟許其世娶宗女命改汚習至今其部落歲時至吉林納聘將
軍卽買民女代乘以紅輿贈以厚奩其部落甚尊奉之

洪豁爾國

俄羅斯北有洪豁爾國甚富強護軍統領百公順嘗至其

情三進表

和眞艾雅喀

洪豁爾國

矣

境謂其人善射有三韓之風自言先世係由索倫遷移者按遼史天祚被擒後太祖八世孫達實率衆西移凡萬餘里羣臣共冊立爲天祐皇帝妻蕭氏爲昭德皇后是爲西遼後爲愛烏罕所滅其國豈其苗裔耶

嘯亭雜錄卷五

目錄

五大臣

范文肅公厚德

何溫順公

費直義公

揚武勤王

禮烈親王肅

洪文襄之降

洪文襄款客

蔣文肅入場

敬一主人

土國寶

先惠順王神力

阿哩瑪

褚庫巴圖魯

圖文襄公用兵

湯文正公

朱檢討上書事

王太倉上書事

紅蘭主人

愛公知人

張文端代作詩

高江村

戴學士

雞公山

先良王善知人

先良王大溪灘之捷

張鳳陽

吳留村

成容若

韓大任

趙勇略

南征小校

索明二相博古

索家奴

圖爾泰

吳廷楨

噶里母

施青天

劉孝廉

德濟齋夫子

德濟齋建園亭

醉公

先修王善書

徐文定公

史文靖公

鄂西林用人

漢人任滿缺

傅閣峰尙書

佟國舅恭謹

年藝堯

岳威信獲罪始末

方靈臬

安王好文學

婁真人

勇健軍

蔣生

劉海峰

橫閑侍郎

先恭王家訓

劉文正公

劉文清公

衛司空

朱文端公救舒文襄

盛司寇

阿文成公用人

阿文成公相度

舒文襄公豫定阿逆之叛

奎壯烈

克勤郡王墓

阿文成公用兵

嘯亭雜錄卷五

汲修主人著

五大臣

國初

太祖時以瓜爾佳信勇公

費英東

鈕祜祿宏毅公

額亦都

董鄂溫

順公 何和理

佟忠烈公

扈爾漢

覺羅公

安費揚古

爲五大

臣軍國重務皆

贊決焉

范文肅公厚德

清史稿

卷一百一十五大臣

范文肅公傳

范文肅公文程宋忠宣公裔

國初仗劍謁軍門

太祖曰名臣後宜厚待遵化四城之役公守灤州獨闔郡保全
大兵入關公參幃帷勸睿忠王秋毫無犯爲明帝發喪並護
送倪文貞公靈柩南歸忠義皆褒獎之初定賦稅有司欲
以明末練餉爲殿最公曰明由酷苛小民激成流寇豈可
復蹈其誤因以萬厯中徵冊爲準歲減數百萬兩民賴以
蘇故其簪纓鼎盛爲八旗巨室

何溫順公

高廟初滿洲軍尙寡時董鄂溫順公諱何和理者爲瑛春部長兵

馬精壯雄長一方

上欲藉其軍力延置

興京款以賓禮以公主妻之乃率兵馬五萬餘歸降薩爾濟
之役卒敗明師者皆公力也其前妻聞其尙主怒掃境出
與戰

高廟面諭之然後罷兵降今襲世爵者皆公主所出其前妻所生
不許列名國語呼爲額赫媽媽譏鮮德讓風也

費直義公

費直義公

何溫順公

費直義公

費直義公

英東

瓜爾佳氏爲蘇完部長

國初首先歸順先恭王聞其孫哈達哈言公病終時有侍衛某乞假歸里回

興京路遇大風霾某下馬伏地見風中火燄烈然有數百小蛇附風而行已而見巨蟒徑如甕某方惛慄聞巨蟒呼曰汝非某侍衛乎吾乃費英東之魄本由翼宿降生今歸本垣汝歸奏

聰睿員勒勿以吾爲念也語畢蜿蜒而去風息侍衛歸公薨已

二日矣

揚武勳王

余外祖舒穆祿武勳王

揚古利

以開國功封王尙主爲異

姓臣冠晚年從

支廟征朝鮮大捷後巡視山谷大霧中伏弩而殞按北齊書韓賢

破木蘭後檢閱甲仗有餘賊藏屍邊待賢近舉刀斫之中

脛而卒與王事類

禮烈親王禮

先烈親王與鄭莊親王征輝發夜聞大霧頓生光燄鄭王
欲旋師先烈王曰焉知不爲破敵之兆因整師進卒滅其

國今余邸中纛頂皆懸生鐵明鏡於上異他旗

按定制纛頂皆用銅

火誌瑞也

洪文襄之降

范家宰建豐言洪被擒時

文廟命先文肅公往說洪謾罵不已文肅善言撫之因與談論今古事適梁間積塵落洪襟袖間洪屢拂拭文肅遽辭歸奏文廟曰承疇不死矣其敝衣猶愛惜若此况其身耶後果降

洪文襄款客

文襄晚年謝事有同鄉士人謁公拒不見士人歸旅邸晚

間誼傳相國回拜已至門矣士人趨出公降輿握手作寒
溫語久之入則珠簾繡幕華燈輝熠肴饌備陳公延客入
席陪坐者皆一時名士既而笙管續紛伶工演劇酒數行
罷公起告辭士人送出公又辭讓須臾乃登輿去士人返
舍則寒燈如豆破壁頽垣如故也或云公既失政柄獨居
侘傺將略無所用時藉小事發泄之多類此

蔣文肅入場

蔣文肅

赫德

初名元恆永平灤州人爲諸生卽善望氣術

明天啟丁卯公赴科場夜聞明遠樓鼓聲驚曰此頽敗之

肅三佳象

卷五

洪文襄款客

蔣文肅入場

四

音國安能久不終闡而去遊九邊云土氣聚於遼瀋其間
必生

聖人逾年

文廟入關公杖策軍門

上閱其文喜之因改今名遂攜出塞不數載大拜

敬一主人

敬一主人諱高塞

文廟七子也封鎮國公世居

盛京主人善文翰詩多清警愛醫巫閭山夏日嘗讀書其間

有遼東丹王之風常熟名士孫赤崖賜以事戍吉林主人
留邸數載遇赦始歸其愛才如此有壽祺堂集行世漁洋
池北偶談採其詩

土國寶

土國寶者明太湖盜也

國初歸降洪文襄公薦授蘇州巡撫性殘暴一時搢紳故老
咸被其害又因抗糧案株連生員數百盡行斥革後又交
通鄭氏欲以地叛爲制府麻文僖公勒吉所知因盡撥調
兵馬糧餉赴江甯露章劾之國寶偵知欲逃城門已閉夫

婦縊死鐘樓中外快之

先惠順王神力

國初諸王披堅執銳撫定遼瀋先烈親王諸子中如克勤郡王穎毅王平定山左各著勞績惟先惠順王以年幼未從軍然天授神勇衆罕與匹生有鬚鬚數十莖人咸異之順治中有喀爾喀使臣至與近臣角觝俱莫能撓王聞之請於烈王僞爲護衛入與使臣鬪應手而仆

世祖大悅賞資無算時年甫弱冠也後嘗告人曰此間殊寂寞惱人未若諸天樂烈王方訝爲不祥未逾年薨

阿里瑪

國初有驍將阿里瑪能自握其髮足懸於地又能舉

盛京寶勝寺之石獅重踰千斤戰功甚鉅入京後所爲多不

法

章廟欲置於法恐其難制有巴圖魯占者勇亞於阿

命往擒之占至阿邸故與語猝握其指阿怒以手拂占擲於庭外

數十武曰汝何等人敢與吾鬪占以

上命告阿笑曰好男兒安惜死爲何用給也因受縛坐車赴市曹

至宣武門阿曰死則死耳余滿洲人終不使漢兒見之誅

於門內可也以足絆城門獲洞開車不能行行刑者從其言阿延頸受戮其頸如鐵刀不能下阿自命占以佩刀割其筋然後伏法亦一奇男子也

褚庫巴圖魯

褚庫巴圖魯姓薩爾圖氏少爲先烈親王牙將勇冠一時攻宣化府城首登其堞頸爲明兵所刃公左手撫額右手猶手刃數人僵於城側氣僅屬城因以破醫云其喉未斷使婦女撫吸其氣猶可生命妓如法治之縫其頸果復生至順治中從

世祖幸

南苑轡弓逐獸馬蹶頸復斷遂卒

圖文襄公用兵

圖文襄公諱海馬佳氏輔翊

世祖

聖祖功業卓然初爲中書舍人負寶從

世祖之

南苑

上心識之立授內閣學士不數年洊至大學士康熙初奏募麓山

之捷甲寅冬吳三桂既叛察哈爾復蠢動事聞

聖祖憂之

孝莊文皇后曰圖海才略出衆曷任之

上立召公授以將印時諸禁旅皆南征宿衛盡空公奏請選八旗家奴之健勇者得數萬人公令吳日聚德勝門是日黎明公至教場檢閱畢疾趨以行不許夜宿每至州縣村堡令衆奴掠之獲金寶無算不數日抵察哈爾下令曰前此所掠皆士庶家不足爲寶今察哈爾承元後數百年之基珠寶貨寶不可勝計汝等終身富貴也衆踴躍夜圍其穹廬

察哈爾部長布魯額不及備擒之公分散財帛獎勵士卒而歸

陛見時

仁廟責其擄掠宣府等郡縣以有司劾章宗之公謝罪曰臣實無狀然以輿儻之賤禦方強之敵若不以財帛誘之何以得死力然

上待臣奏績而後責之實

上之明也

仁廟大悅曰朕亦知卿必有所爲也

復命公西征

湯文正公

湯文正公斌撫吳時以清介自勵下屬有貪酷者皆善爲

勸勉不改始以法懲之郭總憲琇時任吳江令以貪績聞

公檄至省勵以貞廉郭曰琇所以貪者以供前任某撫軍

之慾也今公旣清廉自矢請寬一月期如猶昔請立寘典

刑歸自洗其堂廡曰前令郭琇已死今又一郭琇也政爲

之一變公首薦於朝卒爲名臣徐鑑事許殉明節其子俟

齋昭法不仕本朝隱於支硎山中公屏除騶從徒步訪之

俟齋辭以疾公徘徊門外久之始延入待以粗糲公爲醉飽時人兩賢之

仁廟初南巡公引

駕自盤門入門爲吳郡中最冷落者日無使

上知吳俗奢有損

聖德又請免漕糧數千百石吳民至今感之時納蘭太傅

明珠掌

朝柄前撫軍某歲以萬金餽之公終年不投一刺明銜之會立

東宮明言於

仁廟曰前星春秋方盛不可不以正人導之如湯某其選也

仁廟遂召公以尚書銜守詹事府事入輔

東宮公素嚴正多所建白人咸疾之嘗待漏朝房衆方促膝

歡語見公至皆走散終日無一人與語者公笑謂人曰吾

今入啞人國矣明悲怨不釋命翁尚書叔元明章劾公

上知其忠優容之一日赴黃木廠查木歸晚猶健飯次早卒薨人

以爲明陰遣人斃之也乾隆中

特旨追諡文正

朱檢討上書事

朱檢討天保字鶴田滿洲人中康熙癸巳進士入詞林父

朱爾訥任兵部侍郎時理密親王既廢儲位久虛廉親王

允禩

覬其位揆敘王鴻緒等復左右之欲陰害理密親王

檢討深憂之具疏曰

皇太子雖以疾廢然其失良由左右非人習於驕抗若遺碩

儒名臣如趙申喬等輔導之潛德日彰猶可復問

安視磨之事儲位重大未可輕移恐生藩臣覬覦則

天家骨肉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疏成欲上以侍郎公在徘徊久

之侍郎公察其情曰忠孝未可兩全汝捨孝全忠可也趨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之入告時

仁廟幸湯山公早出德勝門有鴉百數棲馬前似阻其行者公揮之去疏上

仁廟欬歔久之近臣阿靈阿素爲允禩黨曰朱某之疏爲希異日寵榮耳

上大怒置公於法侍郎公荷校死而理邸得以壽終

王太倉上書事

理密親王廢後

仁廟命衆王大臣保立東宮時允禩黨羽布中外王鴻緒後至手

誓八字以視衆衆遂共保廉親王爲儲位

仁廟震怒問首謀之人衆莫敢對以馬太傅齊銜名居首擬大辟

因謂衆曰朕必立一剛堅不可奪之人爲天下共主蓋謂
憲廟也衆莫測

上意王太倉相國揆年七十餘自念受恩深當言天下第一事又

以祖文肅公錫爵於明以建儲事受惡名遂於丁酉五月

密奏建儲事懇懇數千言疏留中是年冬又有上言建儲
者

上不悅並發公疏命內閣議處忌公者引馬太傅故事欲陷公以

死公止宮門外不敢入

聖祖顧左右問王掾何在首輔李安溪光地奏掾待罪宮門

上曰王掾言甚是但不宜命御史同奏蹈前明惡習汝等稟擬處分太重可速召其來公聞命趨入免冠謝

上坐乾清宮手招令前耳語良久人不能知後五年辛丑正月公復疏前事語加激切三月十三日又有御史柔謙等十三人亦上疏如公言

聖祖震怒召集諸王大臣

降旨責公植黨希恩並令覆奏舉朝失色公就宮門階石上裂生

紙以唾濡臺奏臣伏見宋仁宗爲一代賢君而晚年立儲
猶豫其時名臣如范鎮包拯等皆交章切諫臣愚信古太
篤妄思效法古人竇未嘗妄嗾臺臣共爲此奏奏上待罪
五日

詔王揆應謫戍軍臺姑念年老免行著其子王奕清隨諸御史代
父往時滿漢文武期門宿衛以至儒士耆民無不代公危
者至是齊向公賀明年元旦諸大臣上壽無公名

聖祖發還劄子命列公名以進隨

賜宴太和殿畢再

召見東暖閣

賜坐命起原官視事如初

紅蘭主人

紅蘭主人諱

岳端

安親王子安節王弟善詩詞崇德癸未

饒餘王曾率兵伐明南略地至海州其邸中多文學士安
王命教諸子弟故康熙間宗室文風以安邸爲最盛延沈
方舟濟等爲上賓方舟妻朱氏名柔然亦工詩遲方舟久
不歸作杭州圖寄之主人爲題詩云應憐夫婿無歸信翻
畫家山遠寄來沈卽日束裝南旋當時傳爲佳話主人嘗

選郊島詩爲寒瘦集行世以宗藩貴胄慕三子之詩可謂高曠矣

愛公知人

英誠公諱

愛星阿

揚武勳王孫也借吳三桂入緬擒獲明

桂王由榔有功任領侍衛內大臣初索相國

額圖

以椒房

擅寵明太傅

珠

時爲侍郎因結索公見知於

仁廟愛公謂索曰吾視明公材智在君上今雖因君見用志殊有

所畏悞蓋忌公也他日齟齬公者必明索不悟後明太傅

招引高江邨徐健菴輩爲黨索爲所擠落職抑鬱以終如

愛公所料

張文端代作詩

王文簡公

士禎

詩名重當時浮沈粉署張文端公

英

值

南書房代爲延譽

仁廟亦素聞其名

召入面試漁洋詩思本遲加以部曹小臣仁覩

天顏戰慄不能成一字文端公代作詩草撮爲丸置案側漁洋得

以完卷

上閱之笑曰人言王某詩多丰神何整潔殊似卿筆文端公謝曰

王某詩人之筆定當勝臣多許

上命改官詞林因得置高位漁洋感激終身曰是日微張某余幾
曳白矣

高江村

高江村

士奇

華亭人家貧華亭字爲活納蘭太傅

明珠

愛其

才薦入

丙廷

仁廟亦愛之遇

巡狩出獵皆命江村從故江村詩曰身隨翡翠叢中列隊入鴉黃

帶裏行蓋紀實也江村性趨巧遇事先意承旨皆慙

聖懷一日

上出獵馬蹶意殊不懌江村聞之故以瀦泥于其衣入侍

上怪問之江村曰臣適落馬墜積瀦中未及浣也

上大笑曰汝輩南人懦弱乃爾適朕馬屢蹶竟未墜意乃釋然又

嘗從登金山

上欲題額濡毫久之江村擬江天一覽四字於掌中趨前

磨墨微露其跡

上如所擬書之其迎合類如此

戴學士

戴學士梓字文開浙江仁和人少有機悟自製火器能擊百步外先良王南征時公布衣從軍獻連珠火礮法下江山縣有功王承

制授以道員劄付

仁廟召見喜其能文

命以學士銜直南書房公善天文算法與洋人南懷仁詰論懷仁爲之屈忌之因誣公通東洋

上大怒遣戍黑龍江後赦還卒於旅邸人共惜之

雞公山

先良親王南征於雞公山與耿逆接戰若有神兵助順中披髮仗劍者疑卽真武神王請立廟祀之見池北偶談

先良王善知人

先良王率兵討耿逆多識智勇非常之士有技自行伍間

者姚制府

啟聖

吳留村

興祚

皆縣令王優待之不數年薦

爲封疆大吏賴征南

塔

黃德兵

大賴

藍將軍

理

楊昭武

提

皆至專闕黃有黑甲重三百餘斤王凱旋時黃持以爲餽余少時猶見之鐵光照耀雖勇夫著之不能行數武將軍

之勇可見矣

先良王大溪灘之捷

良王進師衢州賊將馬九玉據大溪灘

又名太極灘

以遏

我師王身先諸將賊佚起草莽短兵相接轉戰竟日王坐古廟側指揮三軍纛旗爲火槍擊穿者數十護衛負寺扉以庇二內監聞槍箭聲懼自縊於廟王饑進食典膳者方割肉爲槍所斃王談笑宴如我兵踴躍擊賊賊大敗去九王斂兵不出戰偃旗鼓一日夜行數百里抵江山縣王曰若不乘銳攻之使賊有備曠日持久非計也乃乘月下攻

縣立下常山降直抵仙霞嶺嶺下有溪賊曰金應虎拘
船於對岸我兵不能渡王躊躇假寐夢先烈王撫王背曰
此豈宴安時耶繞灘西上數里淺處可涉如是者再王恫
然醒遣將至上流覓淺處而渡賊以爲兵從天下不戰而
潰

張鳳陽

康熙中余邸包衣人張鳳陽交結言路專擅權勢妄以曾
朱家郭解自居時諺曰要做官問索三要講情問老明其
任之暫與長問張鳳陽蓋謂張及明索二公也張嘗憇於

郊有某中丞驕卒至呵張起立張覘視曰是何齷齪官敢
威儀若是未逾月某中丞遭白簡納蘭太傅高江村等款
待賓客鳳陽褻裘露頂踞上位其結納如此先良王知其
行會先外祖董鄂公忤鳳陽鳳陽率其徒入外祖宅拆毀
堂簾外祖公奔告王王燕見

仁廟時遂免寇奏

上曰汝家人可自治之王歸呼鳳陽至立斃杖下未逾時而
孝惠章皇后之懿旨至命免鳳陽已無及矣京師大悅

吳留村

吳大圭紹興人明末負販遼東先烈王收為幕客掌會計

事任頭等護衛邸中皆呼為鸞宰子興祚字留村以乙榜

知無錫縣有惠政因忤上官罷落拓江淮間遇良王南征

公杖策進謁王大喜立授同知劄付命攻紫琅山下之承

制授太守時吳逆將韓大任敗走吉安擁眾數萬犯汀州閩中大

震公啟王曰此可折簡招也因輕裘率數騎入大任軍叩

其壘大任延入公長揖畢仰天大哭大任驚問公曰吾來

生弔將軍安得不哭將軍所以威行海內者以吳王待將

軍如心腹託以專閫深信不疑數年之間屢為官兵所敗

鋌而走險南康王擁告捷之師挾久逸之衆破將軍如摧
枯拉朽將軍兵敗身辱孤軍南下何以復見吳王是死期
已近僕安得不豫弔大任遲迴久之曰然則歸降康王若
何公曰祚之來實王使以遼將軍請解甲歸

朝可保全名大任悟乃率衆降王大喜曰公此行何異汾陽
之見回紇也公歷任至兩廣總督偕姚制府取金門廈門
有功鄭氏既降又奏通洋船立十三行諸番商賈粵東賴
以豐庶後以事去官降副都統

仁廟北征噶爾丹

命公轉餉公素知塞外山川因命運卒走捷徑先達軍中時

御營絕糧已數日

上大喜謂理密親王曰吾父子有濟矣詢運官名近臣以公對

上曰究竟舊臣可恃也擢福建巡撫未數月卒公既感良王恩歲時修僚屬禮甚恭王建邸奉

旨命天下督撫資助公毫無獻納王怪之及邸成公進簾榻古玩諸物價逾萬金設之庭寢無不合度蓋公豫令人丈量製辦也王意釋然雖小節其敏捷如此

成容若

成容若 德 納蘭太傅長子中康熙癸丑進士爲侍御素嗜
丹鉛與諸名士交初不干涉政事惟吳漢槎謫戍黑龍江
侍御閱顧貞觀舍人寄吳小詞甚淒苦惻然曰都尉河橋
之作子荆楚雨之吟並此而三矣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
當任之貞觀曰人生幾何顧以十年期乎侍御乃白太傅
援例赦還一時賢名大著又刻宋元明諸家經解數千卷
名通志堂九經解

韓大任

韓大任歸降後

清言雜錄

卷之五 成容若

韓大任

省身錄

十九

仁廟以其爲吳逆將留爲內務府包衣參領後隨佟忠毅公

國綱

征噶爾丹官兵已勝而伏賊猝發忠毅公殉於陣大任曰

吾聞臨陣失帥兵家大罪吾以叛逆之黨久合誅戮蒙

上恩下死得延殘喘十載豈可坐必死之律白頭脫帽復對獄

吏乎以此殘軀貽芳後世可也因以花布巾蒙頭馳入賊

陣手刃數十人然後死時吳逆將馬保降

命九卿會鞠有某將軍曾爲所敗亦在坐保昂首曰某帥慎勿多

言吾雖不識面而識汝背矣蓋譏其敗潰也某爲之赧顏

趙勇略

趙勇略 良棟 甯夏人年二十四歲以武勇受知於陝甘總

督孟喬芳從英王征陝授潼關遊擊再隨大學士洪承疇
征雲南遷副將軍康熙元年平西王吳三桂奇公奏推廣
羅鎮總兵公知三桂必反以疾辭三桂大怒欲劾誅之總
兵沈應時巽詞解免旋補天津總兵官十三年三桂叛陝
西大震甯羌惠安兵變殺經略提督

仁廟命公征之議者疑公陝人不可信公請留家口於都而已率
勁兵前往

上許之時官兵敗散屯堡荒廢公沿路曉示招兵歸原汎劾貪墨

募健兒軍威大振斬首逆熊虎等四人甯夏平上疏奏蜀
爲滇黔門戶若不先恢復則滇黔路不通請乘勝進兵

上許之公率兵抵密樹關遇賊敗之擒其將徐成龍遂取徽縣過
高山深箐數十里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熙十八年除
夕也壩爲川江上流與昭化唇齒俗號鐵門檻賊防守尤
力沿江立營爲石圍木柵設礮以待公下令曰元旦渡江
大吉違者斬黎明公騎驕馬率麾下五十人橫刀渡江江
淺萬馬騰簸波濤盡立呼聲震天賊連發礮傷數十人無
敢回顧者賊大驚曰老將軍令如山不可抗也方半渡天

忽風吹馬如吹舟頃刻抵岸斬賊將郭景儀等獲旗幟器械馬匹無算餘賊奔竄追之再勝於石峽滿十日而克成都入城秋毫無犯收金銀印二百六十偽劄千奏繳之大喜手詔褒美加勇略將軍兵部尙書總督雲貴公密奏滇黔倚蜀爲捍蔽今蜀已得而三桂新死宜乘機速進

上許之當是時

王師征滇貝子彭泰自貴州進兵滇池將軍賴塔自廣西進兵黃草壩滿漢兵十萬餘圍城九月未下米斗四金月需米六萬石公至軍卽向貝子陳三策其一稱我兵匝圍太

遼自歸化寺至碧雞山東西七十餘里呼調不靈宜掘裏
濠相攻逼其一稱欲取內城先破外護使賊匹馬不可出
方可招降其一降者宜分別收養不宜盡發滿洲爲奴貝
子不悅以滿語駁詰而公又不解睜目牴牾幸公已奏聞
詔下悉如公策貝子不得已與兵二千攻得勝橋公望見橋頭礮
臺甚密白晝攻之所傷必多乃伏馬兵於南壩兩岸分步
兵爲三隊結營立壕牆牆上架火槍子母礮身披厚棉持
大刀督陣夜二鼓攻橋城盡出死戰其帥郭壯圖親搏戰
三進濠牆而伏兵三起應之列炬如星槍礮雨下賊敗走

公奪橋進至三市街再敗之天猶未明也平旦入東南二門郭壯圖自焚三桂孫世璠自殺餘賊盡降雲南平公本秦人性戇取蜀時見罪於將軍吳丹丹爲明珠姪珠心怵之授意兵部抑公功公復屢疏爭珠使其黨御史龔翔麟劾以大不敬宜坐斬

上優容之

命乞骸歸里

上征噶爾丹時

幸其邸問方略以行敘功封一等子嘗

論侍臣曰趙良棟果良將也惟性褊狹與人每多齟齬朕不用實保全之歸數年卒謚襄中乾隆中

純廟念其功加封其嗣趙曰泌一等勇略伯

南征小校

大兵討吳逆涿州小校充軍以行校初入伍無他技惟善烹飪故留爲軍士具食一日蒸飯初熟賊劫營人衆奔潰校倉皇恐無餘糧以飯囊繫馬後囊蒸馬背馬咆哮轉入賊隊賊將驚懼我兵因轉敗爲勝大破賊衆主將嘉之拔爲隊長後累功至護軍參領李靜軒先生少猶見之其人

自述顛末不諱

索明二相博古

索額圖明珠並相權勢相侔互相仇軋後索以事伏法明
爲郭制府琇劾罷天下快之然二相皆有絕技索好古玩
凡漢唐以來鼎鑊盤盞眞贋見之立辨無敢欺者明好書
畫凡居處無不錦卷牙籤充滿庭宇時有鄴架之比

索家奴

索相性貪下屬多以賄進然有謀略三逆叛時公料理軍
書調度將帥皆中冓要吳逆患之密遣刺客刺之公正秉

燭治軍書見一修髯偉貌者立其傍問曰汝得非吳王刺
客乎客長跪頰首公曰然則取吾頭客曰若果害公早取
公首去不待公命也吾至良久見公批示軍機咸如親見
料理軍書竟夕不寐誠良相也某雖愚豈敢刺良相因反
接請死公笑揮之去次日投公邸中爲奴執役甚恭公驅
使無不如意後公下獄潛入獄饋飲食及公伏法客料理
喪殮事畢痛哭而去不知所終按此事可比張魏公然張
以忠貞立朝名播後世公乃苞苴不禁致干

國紀反有負於客所擊矣

圖爾泰

康熙中滿洲科臣圖爾泰葉赫巨族也與明珠同族不善其所爲嘗劾奏滿臣權重漢六部九卿奉行支書而已滿人警歎無敢違者殊非立政之體以忤權臣謫黑龍江公素尙理學於戍所自置周程四先生祠朝夕禮拜人笑之不顧也亦可覘其行矣

吳廷楨

吳太史

廷楨

爲諸生時以詩鳴宋漫堂尙書賞之

聖祖南巡迎

清宮雜錄

卷一百一十四

吳廷楨

三十四

駕於郊宋指以奏曰此吳中才子也

上命扶上

御舟面試以

聖駕巡幸爲題限江韻吳應聲曰龍舟綵鷁動旌幢

聖主巡方至越邦

上問侍臣舟至何處對曰已至吳江公績曰民瘼關心忘處所侍

臣傳語到吳江

上笑曰卽景生情真才子也

賜舉人

噶禮母

康熙中兩江總督噶禮滿洲人貪貲巨萬嘗爲其母造金
絲帳以母素奉佛畜女尼數百而母暱少子不喜禮所爲
後與張清恪公伯行互劾

祖初右禮置張公獄吳民素服張公從行數千人至

暢春園爲張公請命

上益厭張沾名會問

安於

孝惠章皇后宮禮母乃

后近戚適進見

上遇之詢禮與張翮故母乃言其貪狀且自張寬

上怫然曰其母尚恥其行罪不容誅矣置禮於法復起用張母後
貧糞織維爲生其族咸歸怨之時謔曰噶禮之母爲禍之
祖然母亦賢矣哉

施青天

施漕帥世綸有權術尹京兆時金吾帥託公和諾行驕縱

驕前常擁八驕施遇諸途乃拱立道旁長揖以俟託驚駭
下驕問之施忽厲聲曰

國制非王公不設騶馬吾以爲諸王至此拱立以俟孰意汝也欲劾之託謝乃已同時于襄勤公成龍皆名盛一時俗呼曰施膏天

劉孝廉

吳夔倫學士言康熙中有劉孝廉名祿河南人善風角占

仁廟召直蒙養齋欲授以官孝廉屢辭隨

上北征餉乏

上命孝廉卜之曰不出三日定至果如言又從

幸灤陽一日踉蹌至

宮門請

上速徙高處避水厄時方晴霽夜間山水驟發果沖及

行宮又善風鑑嘗謂張文和史文靖皆異日太平宰相壬寅
冬乞假歸省至冬月望日命家人製綾服向北哭竟日及

哀詔到正

仁廟崩之二日後孝廉卒於家

德濟齋夫子

本朝宗室任外吏者以簡儀親王爲最賢王諱

德沛

鄭莊親

王齋應襲公爵讓其弟入西山讀書怡賢親王薦於朝

世宗聞而異之

召見問所欲曰願百年後食

孔廟冷肉耳

上奇其言任戶部侍郎後歷封疆以廉能著每到處務立書院聚

徒講學嘗曰人心爲風俗之本未有人心澆漓而風俗樸

厚者今世不患乏才患人心不古非講學無以明之如使

風化日移勝紛據呬唔之學多矣與河督

高斌

議不合高

欲歲減革沙船王力持之不得語先人曰古人制度安可

上曰自今
德齊齋夫子
德齊齋建國亭
二十七

輕易改革吾年不及見汝異曰當思吾語癸酉秋水漫漲
隄家路頭果如王所料時王薨二年矣後河患日增至竭
海內脂膏猶無補於以服王之先見講學家尊之爲德濟
齋夫子云

德濟齋建園亭

德濟齋夫子龔簡親王爵時邸庫儲銀數萬兩王見訖謂
長史曰此禍根也不可不急消之無貽禍於後人因散給
族中人若干兩餘建造別墅亭榭故鄭邸園亭最勝皆王
所建也

醉公

睿忠親王曾孫名

塞勒

性爽伉嗜酒雖朝會氣猶醺然人

呼爲醉公然遇大事多直鯁康熙戊戌理邸以罪黜東宮
虛位

聖祖命諸臣集議時廉王覬覦大器揆敘王鴻緒左右之公憤怒
起於坐大聲曰惟有立

雍親王蒼生始蒙其福衆憬然後

世宗卽位

召公責之曰當日汝言幾危朕躬然忠鯁可嘉也公免冠謝曰臣

一時愚直自不能遏抑耳乾隆戊戌復睿邸追贈公王爵

先修王善書

先祖修親王幼秉母妃教習二王書法薨時先恭王尙幼多遺佚余嘗觀王所書心經用聖教序筆法體勢遒勁又書友竹說會心齋言志記皆用率更體蓋倣王若霖筆意遵時尚也又善繪事洪大令慶祥家藏王所繪白衣觀音像趺坐正襟莊嚴古淡當時贈其祖農部公德元者惜所傳無多

徐文定公

徐文定公

元夢

舒穆祿氏揚武勳王裔公生時父夢一老

叟至自云徐姓因以命名公中癸丑文進士與韓慕廬同榜高不逾人性和藹遇大節侃侃如也雍正中廉王允禩貝子允禵以覬覦大器

世宗命諸大臣議其罪公首言二王之罪誠不容誅願

皇上念手足之情暫免一時之死等語情詞肺腑

上爲動容尋以罪謫中書舍人公卽抱素牘持鉛管從事諸同侶有遜之者公曰此僕之職敢不龜勉退與諸舍人講寅誼其不苟如此孫舒文襄公復以勲業稱於世

所送齊金
三材用ノ

史文靖公

史文靖公 貽直 器量宏大風度端凝嘗有不時

宣召公雅步如常或促之公曰天下安有奔迫宰相耶人服其有

曲體

鄂西林用人

鄂西林相公 爾泰 節制滇南七載一時智勇多出幕下公

嘗命張制府 廣泗 征花苗開筵設樂談笑竟日而不及兵

事及暮張不得已請將略公愀然曰老夫誤用人矣夫轉

運糗糧備整甲仗惟老夫是問至於兵機難測轉瞬變易

惟在

如哈

至其

李西

雍正

憲廟命九卿

上曰彼漢人

計初

上乃用之

傅閣峯尙書

傅閣峯諱彙號爽齋姓富察氏世以武略起家公眉目英朗倨身而揚聲精騎射讀書目下數行年十六侍

憲廟於藩邸驂乘持蓋不頃刻離雍正元年補兵部右侍郎年大將軍以驕汰誅窮其黨公謂廷臣曰元惡已誅齋從罔治翼侍

上久能知

上用心儻諸公心知其寃而不言非

上意也諸王大臣以公言平反無算隆科多獲譴公言其子岳興阿無罪

世宗疑公與隆交厚謫戍黑龍江公聞命負一篋步往率家僮斧薪自炊先是公在

上前論準噶爾形勢

上不以為然用兵數年所言驗乃

召公還予侍郎銜

上違和醫藥皆公掌之十年春命公監馬爾賽軍賊為超勇襄親王敗於光顯寺由拜達理遁公請於馬曰賊敗亡之餘可

睡手取也。粟雖遠來，馬疲猶能一戰。願大將軍給輕騎數千，助彘事成，歸功將軍。事敗，彘受其罪。馬嘿然再三催之，不應。公長跼以請。馬威副帥李秋曰：「違將令者，斬。」公憤激，率兵開城出而戰，已先遁。以馬病不能窮追，事聞。

上大悅，賜孔雀翎，移佐平良郡王軍，斬馬爾賽。以狗會賊，有求降意，而盈廷諸臣皆欲罷兵。

上問公公叩首曰：「此社稷之福也。」

上意遂定，即命公偕都統羅密侍郎阿克敦往時。戰爭連年，虜氛甚惡，窮沙萬里，雪沒馬鼻。行人迷路，認人畜骨而行。公聞

命馳抵策零部落噶爾丹策零坐穹廬紅氍毹爲褥金龍
蟠疊高五尺侍者貂蟬持兵女樂數行彈琵琶獻酒公從
容宣

詔音響如鐘賊酋伏地觀者萬計皆膜手指夷言曰果然中國
大皇帝使臣好狀貌也

詔劃阿爾泰山爲界策凌曰阿爾泰山不毛之地中國奚用我
先人披荆棘厲血刃與喀爾喀爭豈忍棄之公曰以爲若
不念先人爾若肯念先人更善昔我

聖祖征噶爾丹通好爾國爾國主伐叛助順縛噶爾丹來獻在途

病死爾國震於

天威卽獻阿爾泰山地方中國受之置驛設守已有年矣今猶有是言是非背

大皇帝乃是背爾之先人豈非大不祥乎策淩語塞思以利害動公乃集十四鄂托十四宰桑而見公曰議不成公不歸矣公叱曰出嘉峪關而思歸者庸奴也某思歸某不來矣今日議集萬世和好不集三軍暴骨一言可決而議議如見女子吾爲爾王羞也諸酋相目以退翼曰策淩如約繕表求公轉奏並遣宰桑同來獻橐駝明珠等物和議乃定

純廟卽位遷刑部尚書以事免公接下寬而雜事上剛而戇仇爽
自喜好聲矜賢簡節而疎目故每撻禍焉果毅親王任事
時警欬所及九卿唯唯公在坐王發聲未畢輒拒曰王誤
矣王不能堪

憲廟責公曰汝知果親王何語而又誤耶公亦不能答

佟國舅恭謹

佟國舅 維綱

孝康章皇后公弟性謹恪雖屢擢重任不欲攬權暇惟延學士講
文藝爲樂沒後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憲廟手書仁善勤恪額於墓道以旌之

年羹堯之驕

年大將軍 羹堯 受

憲廟知遇以平青海功封一等公金黃服飾三眼花翎四團龍補

其子年富封一等男其奴魏之耀賞四品頂帶年既承

天眷寢驕縱入京公卿跪接於廣甯門外年策馬過臺不動容王

公有下馬問候者年領之而已至

御前箕坐無人臣禮

上皆優容之而年猶不悟至書夕惕朝乾爲朝惕夕乾語意干指

斥故

上決意誅之籍沒曰其家蓄婦女舊包頭數篋云欲作綿甲者又有刀劍無算

命其交將印於岳威信時遲三日始付出或云幕友有勸其叛者
年夜觀天象嘆曰事不諧矣始改就臣節其降爲杭州駐
防防禦時日坐湧金門側鬻薪賣菜者皆不敢出其門曰
年大將軍在也其餘威尙如此實近世勳臣所未有

岳威信獲罪始末

岳威信公佩撫遠大將軍印以奉

旨入覲命提督紀公成斌權築會準夷入寇擄馬駝萬餘為總督

查郎阿所發遂褫岳公爵置紀於法嘗聞老卒云岳既入

朝紀以滿洲人強勁以駝馬命副參領查廩領卒萬人驅牧

廩性懦蕙畏邊地寒以偏裨五十人放牧已率眾避寒山

谷間日置酒高會為樂準夷入寇偏裨報廩廩笑曰鼠盜

不久自散按兵不往及馬駝被擄廩聞信棄軍去過曹總

兵勸壘呼曹救之曹性急率兵往為賊所敗單騎奔賴將

提督建率本標卒追之轉戰七晝夜敵始却廩見紀皆委

罪於曹紀笑曰滿洲人之勇固如是耶收縛將斬之岳公

至紀告其故岳公驚曰君今族矣滿洲爲國舊人吾儕豈可與抗以干其怒耶解虞縛以善言論之柔罪於曹斬之以徇而以捷聞虞反恨公次骨會查制府巡邊故虞戚也虞因控岳公諸不法事及紀公掩敗爲功狀查據以入

告

憲廟大怒斬紀於營置岳公詔獄而虞竟得苟免

方靈臬之直

方靈臬先生受

世宗知以罪係而致卿貳性剛鷲遇事輒爭嘗與履恭王同判禮

部事王有所過當公拂袖而爭王曰禿老子敢若爾公曰
王言如馬勃味王怒入

奏

上兩罷之往謁查相國其僕恃勢不時稟公大怒以杖叩其頭血
涔涔下僕狂奔告相公迎見公云君爲

天子輔臣理宜謙沖恭敬款代下僚豈可縱豪僕以忤

天子卿貳公誤多矣怫然欲去查長揖謝之乃已後復至查邸
其僕望之卽走曰舞杖老翁又來矣公立朝甫一載政多

匡禱嘗密薦來相公

保魏尙書

廷珍

方敏愨公

觀承

顧河

帥琮方中丞世俊於朝後皆爲名臣世人皆以文士待公
初不知其直鯁若此

安王好文學

安節郡王諱

瑪爾渾

安親王

岳樂

世子少卽好學毛西河

尤西堂諸前輩皆游讌邸中著有敦和堂集又選諸宗室
王公詩爲宸襟集行世今杭大宗道和堂集中載延接閣
百詩誤以爲

憲廟事

憲廟居藩邸時從不引見外人

殊批諭旨甚明况

御製集中亦無贈閣百詩四律蓋王曾受業於閣百詩節終之禮甚備而俗呼安王邸爲四王府致沿訛傳誤

婁真人

婁道人 近垣 江西人

憲朝召入京師居光明殿有妖人賈某爲患婁真人設醮祈禱崇立除又在

上前結幡招鶴頗有左驗

上喜之封妙應真人真人雖嗣道教頗不喜言煉炁修真之法云

此皆妄人借以謀生耳焉有真仙肯向紅塵中度世耶先
恭王延至邸問養生術真人曰王今錦衣玉食卽真神仙
中人席上有燒豬真人因笑曰今日食燒豬卽絕好養生
術又奚必外求哉王深服其言曰婁公爲真學道者始能
見及此年九十餘始逝

勇健軍

雍正中西虜未靖

上召天下壯士得數千人其最者能開二十石弓以鳴鏑射其胸
鏜然而返又能開鐵胎弓及舉刀千斤者號勇健軍命史

文靖司之屯巴里坤以備不虞後西夷來朝始罷此軍故
當時盜賊稀少四海靖謐論者謂

帝善牢籠勇士不使爲非也

蔣生

年大將軍

堯堯

鎮西安時廣求天下才士厚養幕中蔣孝

廉

衡

應聘往年甚愛其才曰下科狀頭當屬君蓋年聲勢

赫濯試官皆不敢違故也蔣見其威福自用驕奢已極告

同舍生曰年公德不勝威禍必至吾儕不可久居於此友

不聽蔣僞作疾發辭歸年贖以千金將辭不受易百金乃

受歸未踰時年以事誅幕中皆罹其難年素侈用不及五百者不登簿藉故辭干而受百

劉海峯

劉海峯先生諱大樾桐城人古文名家少以文謁李穆堂

侍郎紱驚曰五百年無此作者歐蘇以來一人而已其見

重如此舉博學鴻詞科鄂文端公爾泰業經首選張文和

公廷玉惡其才曰此吾鄉之浮蕩者因易劉文定公先生

遂落拓終身居京邸其弟館於明太傅家先生素惡權貴

乃避居朱都統瀚宅破壁顏垣泊如也先恭王重其品

終身執弟子禮甚恭而先生歸鄉後音書杳然高致可想

橫閑侍郎

雍正初年大將軍 羹堯 寵眷甚渥嘗入京陛見

世宗命於

正大光明殿閱朝考卷時復有所

宣詔殿深邃繞出前庭路頗紆折年方起座聞後楹丹展四扉

欵然洞開視之則某侍郎橫閑其傍蓋啟扉以便其行也

時謂之橫閑侍郎

先恭王家訓

先恭王襲爵垂五十年勤儉如一日黜侈華甘淡泊出處
有恆雖盛夏不去冠嘗曰吾心如權事至皆量其輕重然
後理之又曰凡秉政宜開人生路不可博公直之名裁抑
仕途使進取之士壅滯怨望時和相當朝每苛責士子先
王不以爲然嘗誡禮曰朝廷減一官職則里巷多一苦人
汝等誌之某相國當權時與余邸爲姻戚先王惡其人與
之絕交素善劉文正裴文達曹文恪諸公每訓禮必以諸
城爲式文恪薨主親臨其喪壬戌冬路過三河旅店見壁
有文達詩挑鐙屬和泫然淚下善料事甲午秋王倫叛於

壽張北上圍臨清王笑曰賊不西走大名下淮揚而屯兵堅城之下自敗之道也逾旬果爲舒文襄公所滅又石峰堡回民叛王曰西北用兵當決水道使自斃後阿文成公果用此計破賊緬甸用兵王嘗咎其不用火攻後種見明參政亮述先王言公曰當時吾屢言於文忠叔奈蠻地匝月無風難行亦天意耳又與先王言不謀而合也

劉支正公之直

劉支正公

統勳

乾隆年中久居相位頗爲

上所倚任公性簡重有古大臣風嘗有世家子任楚撫歲暮餽干

金公呼其僕入正色告曰汝主以世誼通問候其名甚正
余承乏政府尙不需此汝可歸告汝主留贈故舊之貧窶
者有貲郎昏夜叩門拒不見次早至政事堂呼其人至責
曰昏夜叩門賢者不爲汝有何稟告可衆前言之雖老夫
過失亦可箴規其人囁嚅而退薨時

上親奠其宅門閤湫隘去輿蓋然後入

上歸告近臣曰如劉統勳方不愧眞宰相汝等宜效法之

劉文清公

劉文清公壘文正公子少時知江甯府清名播海內婦人

女子無不知者至以包孝肅比之入相後和相專權公以滑稽自容初無建白

純廟召見新選知府戴某以迂疎不勝方面因問公公以也好對
爲

上所斥謝鄉泉侍御頗不滿其行至以否卦象辭詆之語雖激烈
公之改節可知矣然年八十餘輕健如故雙眸炯然寒光
射人薨時無病是日猶開筵款客至晚端坐而逝鼻注下
垂寸餘亦釋家所謂善解脫者余初登

朝猶及見其丰度一日立

宮門槐柳下余問朱文正公五矢之目朱未答公喟然曰君子務其大者遠者君今以宗臣貴爵所學者自有在奚必津津於象物之微哉宜朱公之不答也老成之見終異於衆

衛司空

衛司空

哲論

歷任封疆以廉能著撫粵西時謝侍御

濟世

子犯法公鍛鍊其子因波及侍御袁簡齋太史曾作書規之劉文清公亦言其官每高一階而其品乃下一級蓋亦不能自守之士然先恭王親見其召對

純廟問近日封疆大吏減否公自謝無狀

上言姑置汝勿論孰爲最劣公對曰惟江西巡撫阿思哈耳時阿寵眷最渥而公敢攫之亦難能也

朱文端公採舒文襄

乾隆乙亥阿逆投誠舒文襄公

赫德

時任定邊將軍請將

其家屬分置蘇尼特等近地以爲羈質

純廟大怒謂其分散骨肉有傷違人心命近侍封刀斬之朱文端

公軼聞

命推扉而入力言人材難得舒某雖一時過慮然平日辦事勤謹

請援議能之典

上曰命下已踰日恐難返公曰卽命臣子成麟追之

上可其請公出謂其子曰追不及汝勿返也成麟故勇往卽於馬

前割袍前襟馳騎而往至潼關追前命歸傅文忠公

恒告

人曰朱公誠仁者之勇是日雖恆百輩無濟於事也

盛司寇

盛司寇

安

滿洲人以科第游卿貳履然盡立鬚眉蒼然以

古大臣自命戊辰春

孝賢純皇后崩時周中丞

學健

塞制府

楞額

以違

制薙髮交刑部治罪又錦州守金文滄稟命於府尹薙髮事
發

純廟震怒立命誅之公叩首請曰金小臣罔識
國制且請命大僚然後薙髮情可矜恕請

上寬之

上怒曰汝爲金某游說耶公曰臣爲司寇但知盡職並不識金某
爲何如人如枉法干

君何以爲天下平也

上大怒命侍衛反接公赴市曹與金文滄同正法公長笑惟曰臣

負

朝廷恩而已

上悔悟命近臣馳騎並金赦之公施然叩謝如常時市曹屬目曰
此真司寇也次日

上卽命公入

上書房傳導諸皇子曰盛安尙不畏朕况諸皇子乎真師保
之妙選也

阿文成公用人

阿文成公屢膺擢伐平定絕域爲近日名臣之冠其拔擢

人才或於散僚卒伍以一二語賞識卽登薦牘故人樂爲

用與將軍奎以將校從事公奇其貌曰此將材也與副將

劄命攻剋某嶺卽日克捷後卒爲名將如王述庵司寇烈

韓桂船司寇封百菊溪制府齡朱白泉觀察爾賡額皆以

微員致顯貴聞其於軍務倥偬間准於幕中獨坐飲酒吸

烟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愀然長嘯持酒旋舞則次日必

有奇策驅使將士破強敵其立功者或獎以數語或饋以

糕果而其人感激終身甘與效死囊前數日自知死期於

誕辰置酒作樂終日訓子孫以名節曰余從此長訣不復

訓爾等矣病篤取所著兵書詩文稿盡命焚之曰無以此
誤後人余往弔見其廳第湫隘居然儒素較萬廈巍然者
薰猶自別李文靖廳前僅容旋馬公無愧焉

阿文成公相度

阿文成公與和相同值軍機大臣十餘年除

召見議政外毫不與通立

御階側公必去和十數武愕然獨立和就與言事公亦漫應
之終不移故處安南國王阮光平至京遣其臣餽公土儀
公取一二物語使人曰中朝公相問陪臣好汝國王旣誠

心朝覲其優賚厚寵皆出自

皇上體恤遠人之意莫謂中朝相公不識順逆二字也陪臣汗流浹背謂人曰此誠宰相語公有

上賜馬一日脫韁去圍人入告公方觀書曰覓之既獲復命公徐曰好讀書如故其度如此

舒文襄公豫定阿逆之叛

舒文襄公以分置阿逆家屬獲罪降爲馬卒公卽荷戈執勒與士卒同伍及聞班忠烈公第密劾阿逆事曰阿逆叛志已決不可使得其家屬付虎以翼余雖得罪曾任大臣

出疆專命之罪余甘任之乃部屬士卒圍其營帳阿逆果
夜率衆至欲擄其家屬牧廠我兵爭先用命阿知有備跟
蹌遁

上聞之大喜復其位

奎壯烈

奎壯烈林爲

孝賢純皇后姪以椒房甲第勇力過人兄果烈公

明瑞

殉節滇南

故

純廟不使臨戎而公乞恩者再至痛哭殿陛間願殺賊復仇

肅寧佳錄

卷五 舒文襄公豫定阿逆之叛 奎 四十五

卷之三十五

上為勳容後從征緬甸金川皆以趨捷建功及任伊犁將軍好縱

酒集眾官飲不勝者灌之至登屋瓦上與近侍酣飲有犯

法者剝皮揉以鹽號痛竟日始斃為海祿劾罷後又從征

廓爾喀疽發於項仍力疾從軍孫文靖公士毅往視其疾

公執手曰疾何必問大丈夫不能馬革裹屍死瘞牀簣亦

可醜也至卒惟以軍務未戡為憂語不及他性耽書史好

作小詩有曹景宗之風嘗讀元史王述菴侍郎問所慕公

曰耶律文正非余所及得及王保保之忠貞足矣

克勤郡王墓

克勤郡王諱

岳託

先烈王長子壬午冬從征山東薨於途

喪返

文廟痛甚及葬

命開其隧道以便歲時

賜奠撫柩而哭故壙至今未封以誌

榮遇

純廟及

上東幸皆

親往

清宮雜錄

卷之九 克勤郡王墓

何文成公用兵

聖

賜奠焉

阿文成公用兵

乾隆辛丑夏撒拉爾回民叛

上命阿文成公征之時文成公視浙江海塘工未畢

上命和相往攝篆和自負其才每發一議衆輒沮之及公至和出迎公問其失機狀和赧然曰將帥皆傲慢不爲用公請試之公曰然則斬耳和復問進兵狀公笑不答令諸將次日清農集轅門命和坐其側每呼一將調撥及屯戍輒應如響和甚恚憤公部署畢問和曰諸將初不見其慢尙方劍

將誰誅和卽日銜

命歸銜公次骨終身齟齬肇興於此

嘯亭雜錄卷五終

隰亭雜錄卷六

目錄

李壯烈戰蹟

昌齡藏書

馬壯節公

李昭信相公

烏提督

黃文襄公

佟襄毅伯

李恭勤公

三文敬公攔駕

偽皇孫事

恆王之產

果恭王之儉

梁提督

張文和

仲副憲

成將軍

伊將軍

錢文敏公

阿司寇

孫文定公

尹文端公

陸中丞

徐中丞

裘文達公

顧總河

宋總兵

于文襄公

梁瑤峰

嵇文恭公

吳達善

高天喜

黃標

博爾奔察

蘇昌

閔撫軍

李中丞

信勇公

卞提督

恆侍衛

傅文忠

黃文襄設幕館事

張若羸

陳提督

李淑芳

熊志契

蔡必昌

四神祠

楊誠齋軍門

信莊二王生命

先悼王善六合棺

趙護衛

趙泰安

三楊將軍

成王書法

王文簡公補諡

兄弟鼎甲

神童

海超勇

蒙古儒士

伍相國

鮑海門

程魚門

甘嘯亭

賈筠城

楊勤慤

謝濟世

永相公

隰亭雜錄卷六

汲修主人著

李壯烈戰蹟

閩中固積富區自總督雅德伍拉納等驕奢貪縱吏治廢弛海盜猖獗水師懦弱莫敢撻提督倪斯得老耄不諳紀律故蔡牽朱潰等嘯聚海濱衆至十萬乙丑冬突入臺灣賴浙江提督李壯烈公長庚抵死禦之臺灣得全公同安人起家武科出爲浙江副將福文襄王康安奇之安南阮光平陰叛入中國海面擄劫王命公往擒之公曰官船釘

疎板薄不能衝突波濤

長庚

願傾家造船惟火藥非私家

所有願公賜之餘不費絲毫官物王大悅奏署總兵銜並
賜銀數萬兩公造海船數十隻不加鏤飾與客船無異率
兵三千尾夷船夷以爲客船返舟與敵旗鼓突出聲振數
里加以海濤洶湧士卒勇氣百倍槍礮驟發賊驚潰覆船
數百俘斬數千人生擒夷僞官倫貴利等以獻王優獎之
請於

朝任海壇總兵浙撫阮公

元

倚爲左右手公好讀書與阮公唱和

無虛日臺灣之役公祀圍蔡牽於鹿耳門計日可擒時所

率浙中精兵祇五百餘人蔡牽以錢四百餘萬參閩卒諸將遂解體牽遣人偽獻降書公抵書於地視其衣刃見立誅之是晚大風雨蔡牽乘夜遁公方飲酒立傾盃整隊進閩中兵莫有繼者公太息曰朝廷養兵百餘年一旦反爲賊間果何爲者因全軍而歸閩督阿林保置酒賀從容語曰海上事易爲掩飾公如以蔡牽假首至余卽飛章露布不惟公居首功吾亦受帷幄之賞豈不勝衝突鯨濤僥倖於萬一哉公奮然曰子清端之捉賊姚制府之用兵長庚所知也石三保聶人傑之擒長庚所未解者

皇上所以任長庚者欲使永靖海氛以綏民命成功與否則天也公文吏幸事早歲僕則視海船如廬舍不畏險也公今以逗撓劾長庚之罪他日以覆舟譴長庚之死皆惟命是從僕一武夫猶知以死報國公以世臣名族亦罔識忠孝二字乎推凡而出幕客諫曰將軍誤矣自闕粵用兵生靈糜爛幾數百萬皆以蔡牽一人故今假傳授首博

大顏之喜後或羈以官爵陷以貨利以伺其敝不亦可乎今必冒風濤之險困其巢穴一旦颶風阻路糧餉莫繼士卒散亡竭一人之力敵百萬之寇稍失利而大吏臞臠奏之將

軍必遭獄吏之辱矣公慨然曰君不聞王彥章人死留名
豹死留皮語乎僕雖不肖不願與蔡牽同日生也漁山之
戰公舟遭風失信阿遂誣公逃寇不知所之賴阮公以公
受傷入

告

上優詔獎之後丁卯十二月二十五日戰於黑水洋蔡牽窮迫以
三舟檣島去公艇半里耳公因山爲壘以逸待勞四面圍
之計日可獲而閩督飛檄催戰責以逗撓幕客勸公封章
以奏公斫舷怒曰大丈夫以死報國不授唾面辱也因整

明通系金 卷二
軍進下令皆持短兵爲必死計及戰浙軍無不一當百有
卒躍登牽船彙幾被搥以衆寡不敵死而盡奴林十狗素
識公暗由篷窗發火槍中公胸公茹痛呼曰諸君不殺此
賊老夫死不瞑目矣長號而終事聞

上震悼封一等壯烈伯諡忠毅祀昭忠祠公卒二年部將邱公良

功王公得祿等率公舊卒建功海上時閩督易方葆巖制

府維甸與二將合志殲賊戴文端公衢亨掌樞柄所請無

阻撓二將得以用命蔡壘投海死子小仁獲而奴之海氛
遂平然皆由公裹血茹創於驚濤怒浪中大小百餘戰使

其精銳耗亡繼之者易爲功也

昌齡藏書

傅察太史

昌齡

傅閣峰尚書子性耽書史築謙益堂丹鉛

萬卷錦軸牙籤爲一時之盛通志堂藏書雖多精粹茂如也今其家式微遺書多爲余購見宋末江湖諸集多公手鈔者其篤嗜可見矣

馬壯節公

馬壯節公諱

鉉

初中乾隆壬申武探花因與同僚角觥罷

官入京營爲武弁傅文忠公

桓

甚任之復中庚辰探花世

傳

昌齡藏書

馬壯節公

四

人榮之游至四川提督從征金川時溫相國福擁兵不進
公慨然曰金川蕞爾小夷經大兵兩度撻伐不能獲尺寸
之利屯駐經年老師糜餉安用將帥爲今相國以台司重
臣不能出險用奇使彼畏威革面惟置酒高會撻辱士卒
將何歸報

天子溫斥其妄其後木果木之敗公殿後隊手戮數十賊力盡

死董提督天賜牛提督天昇同死焉

李昭信相公

李昭信相國侍堯忠襄公永芳六世孫少以世廕膺宿衛

純廟見之曰此天下奇才也立授滿洲副都統部臣以違例尼之上曰李永芳孫安可他比後任廣東將軍卽轉兩廣總督先後幾二十餘年公短小精敏機警過人案籍過目不忘下屬謁見數語卽知其才談其邑之肥瘠利害動中窾要有陰事縷縷道之如目覩警欬之下人皆悚慄然性驕奢貪黷納貢物皆精巧天下疆吏從風而靡識者譏之謂雲貴總督以受賄下獄議辟

上憐其才特宥之復歷任陝甘兩湖浙閩貪黷如故督閩時值臺灣之變

上以常青非將材恐不能守令全師歸待福文襄王康安至再籌

進取公以臺為巖邑一旦失守非十萬兵不易取恐失機

宜節

諭旨數語寄常青具疏請罪

上大悅以為處置得宜有古大臣風

賜雙眼孔雀翎獎之其處大事明決若此

烏提督

乾隆甲午壽張民王倫作亂孫總兵惟一率兵勦之衆寡

不敵徐中丞續檄合省兵與河督姚立德會勦戰於柳川

賊衆皆烏合甚畏官兵徐書生不諳軍事令將軍器縛載後乘倉卒遇賊士卒皆徒手潰宗室某首遁徐中丞避兵東昌賊遂猖獗進圍臨清守將葉清故武科子弟善吟詩書擘窠字倉卒乘馬傷斃署知州秦震鈞與參將烏公大

經任守城責立烽燧造火器及擊木礮石曉諭居民令分

地守賊屢攻之火器驟發賊無算賊首王倫對城張黃

蓋奏鼓樂指揮其衆烏公令敢死士數人突出擊之幾獲

倫後舒文襄公赫德率禁旅救之圍始解舒公召公詢顛

末公應對詳明舒薦於朝

純廟召見奇其貌曰眞將種也公
至甘肅提督終於任

黃文襄公

乾隆中漢軍仕者多玩法

聖眷優隆惟黃文襄公廷桂一人

嚴切下吏苦之督陝時西
以爲當先安內而後攘外
騷致內地有事則所轍
其值許帶鬻物民踴躍爭

馬待缺而後補則戰衄命安西至哈密沿途開池畜豆馬
行且餵故馳千餘里愈壯臺站有缺米者曰吾撫蘭時曾
買穀三百萬石分存河東西正爲此耳公蓋久知

純廟之欲西討也

上倚任如左右手以鄧侯劉晏方之加太保封忠勤伯賜紅寶石
頂四團龍補公素咯血理軍務中夜輒起或張目達旦積
勞成疾疾劇時口中猶作馬馱糧運進勦擒賊語喃喃不
絕文武官吏繞榻環聽爲之泣下

上以其未豫飲宰之禮深惋惜之

佟襄毅伯

佟襄毅伯 伊勒慎 忠毅公 巴篤理 嗣乾隆中任領侍衛內

大臣典宿禁數十年與先恭王交最契嘗言公雖無赫赫名然馭下嚴肅每早朝公黎明正襟坐

中左門入直侍衛按簿呼唱朝服佩刀率以入遲者令自負襍被出以辱之

景運

隆宗二禁門非奏事待

旨及宣召雖王公大臣不許私入當時

禁禦嚴禁有終身部曹不識

乾清門者後日漸廢弛至曠班累日不至夏日直宿長衫羽扇誼譁嘻笑至

圓明園諸宮門有竟日袒裼酣卧者余曾告當事當事者笑曰使裸者俱在已幸君何苛責哉追思老成不禁三歎也

李恭勤公

本朝漢名臣以貴進者二人一李敏達公衛一李恭勤公世

傑恭勤公貴州黔西州人初爲江南某司巡檢

純廟南巡公司船跳木時雨後泥滑

上登舟偶失足公遽起扶之督撫縛公請命

上笑曰此其忠愛之意也命立擢知州後官四川江南總督以廉

能稱

純廟屢欲以爲閣臣尼之者言公不出科目例不可乃止蜀中自

金川用兵府庫空竭公督川時又承福文襄王積奢後州郡皆疲敝公設厲禁府州縣無事不得入省來者不過數日不得音樂宴會飾輿馬衣服朝珠之香楠碧霞犀蟒服之刻絲顧繡皆有禁公官數年未嘗宴一客成都將軍新蒞任饋一蒸豚一燒羊使告曰聊以佐家譙也元日飭廚

爲餽饌十數斛下屬謁見設以餉之出受禮畢卽令府廳
州縣謁司道州縣謁府廳禮畢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屬官
雖不接見必肩輿到門道有遠近日暮始歸徒苦儻從况
若曹亦有父母妻子歲首例得給假諸君何不早歸令若
曹亦放假半日乎衆應曰諾於是元日虛文始革及督兩
江福文襄王征臺灣檄調各督撫府庫餉銀惟公力持不
與曰此

朝廷府庫不見部文徵撥誓不敢發福無如何

三文敬公攔駕

余外舅三文敬公保繙譯進士任兩湖浙閩總督入拜東閣大學士公不諳吏事動爲人欺屢任封疆簞簋不飾時以比李昭信然幼讀宋儒書大節不苟癸未夏

純廟巡幸承德府公時任直隸按察使霖雨數日潮水驟發

上欲乘騎渡河公叩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萬乘至尊輕試波濤使

御駟有失雖萬段臣軀何可追悔

上以滿洲舊俗宜習勞示武爲言公曰

皇上奉

太后乘輿同至即使

上渡河安不識

太后之輿安奉何所

上動容回轡督閩時浙撫王直望丁艱以督辦海塘奪情視事又

不遣眷屬回籍公惡其蔑倫密疏劾之王因獲罪後爲

上書房總師傅集古今儲貳事曰春華日覽教授

諸皇子詞雖質直不失師保之體卒

賜諡文敬取責難於君意也

偽皇孫事

庚子春

純廟南巡廻鑾駐蹕涿州有僧人某率幼童接

駕云係履端王次子以次妃妬嫉襁褓逐出僧人憐而收養成立

初履端郡王諱

永城

純廟第四子出繼履恭王側福晉王氏素鍾愛有他側室產次子
上巳命名王時隨

上之灤陽而次子以痘殤告其邸人皆言王氏所害事秘莫能明
也

上亦風聞訊其嫡福晉伊爾根覺羅氏嫡妃言其子殤時曾撫之

以哭並未爲王氏所棄言之鑿鑿

上乃召童子入都命軍機大臣會鞫童子相貌端莊頗敦重坐軍機榻上見諸相國端坐不起呼和相名曰坤來汝乃

皇祖近臣不可殘天子骨月諸大臣不敢置可否保勵堂侍郎成

時爲軍機司官直前批其頰曰汝何處村童爲人所給敢爲此滅門計乎童子惶懼言樹邨人劉姓爲僧人所教讞乃定時以保有雋不疑之風事

聞斬僧人於市戍童子於伊犁後又於其地冒稱皇孫招搖愚民爲松相公鈞所斬然聞其邸太監楊姓者云履王次子痘

時實未嘗殤王氏暗以他屍易之而命王之家僮薩淺阿者暗負出邸棄之荒野嫡妃所撫而哭者非真也事暗昧無可考姑附誌之

恆王置產

恆恪郡王諱弘雅

仁廟孫也幼襲父爵性嚴重儉樸時

國家殷盛諸藩邸皆畜聲伎恢園囿惟王崇尚儒素俸糶除日用外皆置買田產屋廬歲收其利人以吝笑之王曰汝等何無遠慮藩邸除俸糶田產外無他貨取之所不於有

餘時積之子孫蕃衍何以爲生計後能舉炊者而王之子孫皆自給人始

果恭王之儉

果恭王諱弘瞻

憲廟第七子也嗣果毅王後善詩詞幼受業

歸正音不爲凡響居家節儉積俸至起巡視有不法者杖之衆無敢爲非

九洲清晏災王後至與

諸皇子接見談笑露齒爲

純廟所見會其門客干豫政事

上乃褫王爵降爲貝勒王閉門謝客抑鬱生疾

上往撫視王叩首袞裯閒惟謝過而已

上感慟嗚咽失聲歸卽加封親王薨諡曰恭

梁提督

梁提督

朝桂

少爲黔中步卒從征金川勒烏圍爲賊壘之

險峻處兩次皆不能進阿文成公圍之經年梁公奮然進

曰朝桂聞將恃門才不鬥力今賊壘堅礪叢立我兵仰攻

彼據建瓴之勢人非木石焉能抵槍礮是殃民也不若覓

他嶺嶂賊所不守者繞道攻其後賊進退失險我兵合擊
狄武襄所以下崑崙也阿文成公奇其言與卒數百授參
將劄付公率卒草衣卉服自叢嵐疊嶂間以刀掘路各懷
一鐵釘踵跡相接攀釘而上夜半抵賊壘由後攻之賊以
爲自天降倉卒奔竄官兵仰攻賊遂盡殲後存至廣西提
督臺灣之役亦著勞績云

張文和之才

張文和公

廷玉

輔相

兩朝二十餘年一時大臣皆出後進年八十餘精神矍鑠裁擬

諭旨文采瞻備當時頗譏其祖庇同鄉誅鋤異已屢爲言官所劾然其才實不可及凡平章政事及

召對諸語歸家時燈下蠅頭書於秘冊不遺一字至八十餘書嘗顛倒一語擲筆歎曰精力竭矣

世宗召對問各部院大臣及司員胥吏名姓公縷陳籍貫科目無誤又謙冲自居與鄂文端公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鄂公有過必微語諷之嘗遇暑日鄂公脫帽乘涼宅宇湫隘環視曰此帽置於何所公徐笑曰還是頂在自家頭上爲妙鄂不怡者數日善窺測

聖意爲

純廟所覺下

詔罪之厥後汪文端由敦于文襄敏中輩承其衣鉢緘默成風朝局一變亦公有以致之也

仲副憲

仲副憲永檀山東人中乾隆丙辰進士爲鄂文端公得意

門生時步軍統領鄂善受商人賄公首發之鄂伏法又劾

大學士趙國麟侍郎許希孔前往工部胥役俞姓家弔喪

失大臣體諸人降黜有差

清史紀事本末

卷之六 仲副憲

戎將軍

一四

純廟嘉其敢言由御史立擢副憲旌其直張尙書照以文學供奉
內庭嘗豫樂部事八劫之有張照以九卿之尊親操戲鼓之
語張銜之次骨誓公洩

禁中語下獄

上知其枉釋之張恐其報復用其私人計携樽往賀置毒酒中斃
於獄傅文忠時爲戶部侍郎欲明言於

朝以公屍如常事無左驗乃已踰年張病瘖假旋卒於濟甯

舟中

成將軍

成將軍德姓鈕鈞祿氏額直義公亦都族孫初從阿文成

公征金川多戰績阿公嘗曰裨將中知兵者惟成某一人
 次隨征廓爾喀苗疆亦多戰功後征楚中教匪總統爲楚
 制府福甯性暴愎失將士心攻旗鼓營浮山諸賊株守經
 年無尺寸功公甚抑鬱戚某往探公公設酒待之將飲公
 笑曰席上無可歡可以賊心肺侑酒因下令出戰公結裝
 去聞火鎗聲須臾擒賊數十歸酒尙未寒也公掀髯歎曰
 若此草竊較之金川番匪十不當一何難滅此朝食而當
 軸輒養賊自重不解何心老夫功名終於此矣潛然淚下

不踰年以疾告歸其子提督穆克登額亦勇猛有父風累破賊後殉節於川中

上甚悼惜特賜世襲一等男旌之

伊將軍

伊將軍 勒圖 少貧窶不能舉餐充侍衛代人持豹尾槍以

食人咸賤之從征西域有功阿文成公嘗與論伊犁疆域公言其險要悉中阿文成異之歸卽薦公代其任公撫絕域二十餘年駕馭得宜撫番夷以至誠番夷感激用命如安集延哈薩克等皆畏威懷德至呼爲父公性廉潔饋羊

至十卽不收而賞賚優渥又定開屯田練士卒犒夷衆諸制至今遵之

純廟喜其守邊安謚嘗

賜詩比之趙充國班定遠卒於任番夷悲慟有發面文身者上悼惜封其子爲一等伯

錢文敏公

錢文敏公

維城

乾隆乙丑狀元選爲清書翰林公性敏以

國書易學不甚留心至散館日曳白

純廟大怒曰錢維城以國語爲不足學耶乃敢抗違定制將置於

法傳文忠公代請曰錢某漢文優長尙可寬貸

上召至階下立命題考之公倚礎石揮毫未踰刻輒就

上異其才

命南書房供奉游陞至戶部侍郎寵渥甚篤

阿司寇

覺羅少司寇

阿永阿

以筆帖式起家任刑部侍郎時

那拉皇后以病廢公欲諫以老親在堂難之母識其意唱然曰

汝爲

天家貴胄今欲進諫乃以親老故違汝志耶可捨我公涕泣從

命置酒別母侃然上疏

純廟大怒曰阿某覺羅近臣乃敢蹈漢人惡習博一己之名召九卿諭之陳文恭公曰此若於臣宅室中亦無可奈何事託

冢宰庸曰

帝后卽臣等之父母父母失和人子何忍是非於其中錢司寇

汝誠曰阿永阿有母在堂盡忠不能進孝

上斥之曰錢陳羣老病居家汝爲獨子何不歸家盡孝錢叩謝上乃戍公黑龍江命錢司寇歸養踰年

后崩御史李玉明復上疏請行三年喪亦戍伊犁二公先後卒

於邊

孫文定公

孫文定公諱

嘉淦

字懿齋太原縣人父以任俠殺人公年

十七與兄日行三百里出奇計脫父於獄中康熙癸巳進
士雍正元年公以檢討上封事三曰親骨月停捐納罷西
兵

憲廟壯之召對授國子監司業累遷吏部侍郎仍兼祭酒事薦教
習某

憲廟不用公爭死無堅

上擲筆與之曰汝書保狀來公持筆欲下大學士某呵之曰汝敢

動

御用筆耶公方悟捧筆叩頭

上天怒反縛置獄擬斬已而謂大學士曰孫嘉淦太戇然不愛錢
可銀庫上行走公出獄逕趨庫所果毅親王疑公必慊於
懷又聞公沽名收銀有縮無盈乃出不意突至庫見公方
持衡僂僂稱量與吏卒雜坐均勞苦問所收有不足乎公
曰某所收別置一所請覆之王稱兌良久無絲毫盈絀大
奇之卽爲轉奏

上愈信公命署河東鹽院

純廟元年擢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大旨謂人君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自是之根不拔則機伏於微而勢成於不可返黑白可以變色東西可以易位臣願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引文王望道如未之見孔子可以無大過爲喻

上嘉納之中外傳誦後督直隸以近畿土地皆爲八旗勦藩所圈民無恆產賴租種旗地爲生而旗人恃勢增租更佃使民

無以聊生建議旗地不許增租奪佃有抗欠者許評之官
官代徵收解旗分領後以訛謝侍御濟世事不實免傅文
忠公秉政力薦於朝

召補副都御史尋遷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傅文忠延公會食公
往謁其邸未入座遽趨出傅怪問之公曰某處設反坫某
處建螭頭閣皆王邸制度公不宜居此嘉淦將歸繕疏
傅請立改公乃入席歡飲終日公內峻外和對者如登春
華坐春風非不陽和熙熙而非禮不敢出於口亦並不生
於心旣負直聲屢躋屢起晚年物望愈隆朝中畧有建白

天下咸曰得非孫公耶遂有匪人僞疏一紙語甚悖託公所爲窮詰經年方得主名

天子知公忠誠寵遇益隆而公不自安以爲捨他人而假我名致之者有自自此叅贊密勿絕口不宣卽家庭亦無知者時

上甚悼惜謚文定

今上卽位念其忠鯁廢孫鑾爲員外郎

尹文端公

尹文端公諱繼善字元長姓章佳氏世居

盛京父文恪公泰罷祭酒家居

憲廟居藩邸時奉

聖祖命祭

三陵會雨宿公家與文恪公語奇之問有子仕乎曰第五子舉京

兆曰令見我及公試禮部將謁

雍邸而

憲廟踐阼乃止登雍正元年進士引見

上喜曰汝泰子耶果大器也入翰林未踰年授廣東按察使甫抵

任遷副總河未半年遷江蘇巡撫去釋褐甫六載公白晳
少鬚豐頤大口語聲清揚體孔癢如硃砂鮮目秀而慈長
寸許年三十餘卽任封疆遇事鏡燭犀刻八面瑩澈而和
顏接物雖素不善者亦必寒暄周旋督南河

上命開天然壩公不可適浙督李敏達公衛入覲過清江傳

旨嚴飭且云衛已奏明黃水小毋妨公覆奏李衛不問河身之深
淺但問河水之大小非知河者儻河淺壩開宣流太過則
湖水弱難敵黃之強幕容齊爲公危有治裝求去者公不
爲動

憲廟喜曰卿有定見朕復何憂轍

御衣冠賜公加公太子太保

純廟登極公屢任中外先後督三江幾三十年民相與父馴子伏
每聞公來老幼奔呼相賀公亦視江南爲故鄉渡黃河輒
心喜不侵官不矯俗不畜怨不通苞苴嚴肅儉從所蒞肅
然將有所施必集監司下屬曰我意如此諸君必駁我我
解說再駁之使萬無可駁而後行勿以總督語因循也以
故鮮敗事所理大獄雍正間江蘇積欠四百餘萬乾隆間
盧魯生偽稿及各邪教等案皆株連萬千而公部居別白

除苛去煩不妄戮一人人皆服之公長於奏對

憲廟問曰汝知督撫中當學者乎李衛田文鏡鄂爾泰是矣公應曰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不學其愎也公貌類佛而不喜佛法聞人才後進則傾衿推轂提訓孳孳如袁簡齋太史劉繩菴相國秦澗泉狀元皆公所提唱後拜文華殿大學士仍留江南省次年

召還臨行吏民環送悲號公不覺悽愴過村橋野寺流連小住慰勞送者其再督江南時吳民有吉甫再來天有眼之諺年

八十餘卒於位三代宰輔世人榮之

陸中丞

陸中丞諱耀字朗夫吳江蘆墟人
生卽端慤六歲受孝經論語以古賢自期
乾隆壬申舉京兆補中書入軍機傳文忠公倚爲左右手
遷州郡以廉直稱公風骨秀整靜氣迎人雖恂恂謙謹而臨大事則屹不可動
甲午壽張王倫作亂距運河甚近人情洶洶爭欲閉城公不可曰寇未至先閉城是示怯也且鄉民爭入城何忍棄之乃募鄉兵拒守而身坐城闌彈壓稽察賊知濟南有備乃不敢南向屢遷

至湖南巡撫公事母孝初選守大理府再遷甘肅監司俱以親老調近撫楚時見屬吏有老親赴補者惻然憫之奏官員凡親年七十以上者俱許終養一時中外歸養者千餘人臨終前一月猶奏湖南社倉穀業已敷用息穀請免從收奉

旨允行批到曰方伯秦承恩捧劄子告於樞前慰公泉下愛民之心時歿已二十餘日矣所著切問齋叢書皆選

本朝諸名臣奏疏見諸施行者各分門類註尤詳備足爲後

徐中丞

徐中丞諱

士林

山東文登人父務農公幼聞鄰兒讀書聲

慕之跪大母前曰願送兒置村塾中許之中康熙癸巳進士累遷至福建汀漳道俗械鬥殺人捕之輒糾衆據山或請用兵公曰無庸命壯士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盡遣人入恠以好語曰出山者免果逐隊出乃伏其仇於傍仇呼曰爲首者某也立擒以徇衆驚散嗣後捕犯無據山者遷江蘇布政使丁父憂

詔奪情不起服闋入都

純廟問山東直隸麥何如奏曰旱且萎問得雨如何曰雖雨無益
問何以用次曰工獻納者雖敏非才昧是非者雖廉實蠹
上深然之遷江蘇巡撫公於要路不通一刺而於鄉會師門惓惓

不忘曰此人生遇合之始也治獄如神有宿州民孀田氏
事姑孝兒利其產逼嫁之與羣匪劫焉婦刎於途誣以墜
水公坐堂上見黑衣女子啾啾如有訴召其兒質之則毛
髮析酒口吐實情公深愧以鬼道設教而滿庭胥吏皆有
見聞不能隱也凡讞決定於轅垣絕人影射守令來謁命
判試其才教曰深文傷和姑息養奸戒之夫律例猶醫書

本草也不善用者殺人性廉儉而絕不自矜嘗賀長至節
天寒裘重按察使包括以貂假公公披之如忘涕唾交揮
家人耳語曰此包公衣也公大慚謝過少頃論公事快意
揮酒如故聽訟飢家人進角黍且判且啖少頃盡盡赤盡
煨秣爲饕筆筋交下不復辨也晚坐白木榻一燈熒熒然
手批目覽雖除夕元辰勿輟幕客憐之治具邀公公猛噉
不問其平素知愛民憂國惟口不足而已故於服食居處
人以是供公以是受不容心於豐亦不容心於儉撫吳未
逾年以疾乞歸養舟次淮安卒其遺疏云願

皇上除弊政毋示紛更廣視聽而有獨斷愛民勿使之驕用人
先求其直章上人以此朱文端公

上悼惜賜祀賢良祠年五十八

裴文達公

裴文達公諱日修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以廩生
薦博學鴻詞四年中進士大考遷侍讀學士任九卿者三
十餘年貌清整眉有濃翠顧盼間精神淵映居恆喜賓客
工諧謔而遇事神解超羣每詣一曹受一職手文書嘿然
數日後判決如流二十一年

王師征伊犁公回奏軍務機宜

純廟大悅以其才似舒文襄公

賜御衣冠乘傳至巴里坤傳宣

聖意會逆酋莽阿里克遣其弟詭稱拜送諸番探信卡倫公與哈

密鑰臣祖雲龍縛昇總督發其奸哈密兵少有赴巴里坤

種地者七百人公請暫留爲衛撥河洲五衛麥石添備支

放餘者分散各塘路站平糶之

上皆獎許公以一書生冒矢石行萬里外與陝甘督撫滿洲諸將

軍計議密勿而能下協邊情上符

睿算近代儒臣所未有

上倚若股肱凡有事四方與大學士劉文正公先後奔走前命未復後命又至雖侍

內庭領六部而足跡常周天下讞決無苛亦無縱尤善治水常奏治水當先審其受病之由再論治病之法就一縣一府而言病有其處合一省而言則不然就一省言病有其處合數省而言則又不然若僅於一處受病處治之而下流之去路未清則爲患滋甚

上深然之所治黃淮淝濟伊洛沁汜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濬濬貫

穿原委可爲後法遇事有犯無隱

上鑒其誠雖忤

旨時加嚴訓不逾時恩禮如初亦與舒文義公相似年六十二病

噎

上賦詩存問醫藥不絕於道加太子少傅薨

賜諡文達入賢良祠

顧總河

顧總河瑋伊爾根覺羅氏太傅公顧八代子也太傅爲

憲廟授經師渥蒙

清史稿卷一百一十八 顧總河

恩恤公以廢起家乾隆中累遷至河東總河性鯁直好宋儒書曰
惟一編相對燈火熒熒如諸生以古名臣自命大事侃侃
不避利害人以鐵牛呼之鄂文端曰是真鐵漢也果於友
誼之河督時前督完顏偉病於署中家屬已先行公爲之
守護湯藥旬日無倦容完顏公謝之公曰吾輩共事

君父與昆仲無異安有兄病而弟不經理者乎况公家屬已去
琮敢不龜勉從事完顏公感激垂涕後卒於署公董其喪
事含殮從厚人爭稱之所統河上兵卒皆文弱少年教以
兵法技藝嘗與李敏達公衛遇李素以知兵自負其親隨

率關西壯偉之士笑謂公曰若此何以禦敵公笑曰狄武襄以少俊爲西夏所輕故製滲金具接戰恆多奇捷安用外貌偉哉命與角觝李兵應聲而倒李慙而謝之

宋總兵

宋總兵

元俊

字甸芳江南某縣人以武進士任四川城守

營守備遷阜和營遊擊乾隆三十六年金川酋索諾木襲殺革布土司其黨小金川酋僧格桑亦發兵侵明正土司據班爛山阻官兵進路被害者相繼告急總督阿爾泰知公素得夷心命抵賊巢責問原委至刮耳崖索諾木迎謁

詭以革番內變爲詞公知其詐歸告阿公曰兩酋犄角爲
姦陽順從而陰怙惡非一大創不可如興師當先取小金
川獻三路進兵之策一從班爛山直掠小金川門戶一從
賁積截取甲達金山梁救達圍而趨美諾一繞小金川尾
闕由約查進攻遜克宗阿公奏聞

上命副將軍溫福提督董天弼分路進兵總督阿爾泰駐劄後路
居中控制時蜀中救安日久一旦軍興相顧嗒嘆兩金川
地勢奇險礮卡柴立公獨歷歷指畫探知小金川所佔明
正之達嶺山梁與巴底巴旺相連密令參將薛琮挾巴酋

貽擊山梁而自統兵從甲楚渡河攻之賊腹背受敵大驚
奔潰收復納頂礪寨首餘卽用納頂土司戶爲前導直搗
約咱賊愈困聞大兵至卽走提督董天弼破甲金寨副將
軍溫福收復班爛山再克卡丁

上大喜擢公松潘總兵賞花翎時三十七年正月十日也計剿小
金川未及五月而侵地全收

聖諭褒美公益感激將直搗賊巢旋奉將軍命調回籌辦什咱事
宜受代而行方攻奪河東時小金川求救于索諾木索許
之將襲我後路公得巴酋密報遣使至刮耳崖責問之索

諾木知謀洩乃撤回原兵於要隘處增礮固守公請於制府回大金川逆形已露不可不誅然犯險強攻徒傷士卒不如卽用革布逃酋其人有報仇雪恥之心尤悉形勢可使也遂密遣番酋乘夜踰山約諸酋連結各寨爲內應而自率遊擊吳錦江等由節木郭渡河據勺箴橋舉礮爲號革番從內突出與官兵合力夾攻斬千餘人進圍丹東角洛收復革境二百餘里事聞

上愈嘉獎賜荷包籠異之先是公別遣守備陳定國潛約綽斯甲布土司屯兵甲爾壘壩上聽候調遣人莫知其意及革境

全平金川酋畏綽土司之躡其後不敢傾巢出戰大兵雖在東南而制勝在西北壩上兵雖不動已扼金革咽喉其算畧深沈類如此

上意大兵乘勝即可擒索諾木而公言兵少未可輕進爲制府桂林所劾調回大營革職公長身盡立音響如鐘尋尺許望而知爲偉人料敵審勢毫忽不爽初復革番用兵不過千計及進攻金川公建議北路必需三萬人當事者疑公怯不聽卒無成功後副將軍明亮廣集漢土兵三萬人先通路後進兵其言始驗公待士信用法嚴與參將薛琮交最

厚攻小金川時制府重公命以遊擊領兵節制諸將公磨
利刃與薛約曰某地某日會我後至我斬君及公至所期
處而薛逾二刻公遣飛騎持刀呼取薛參將頭薛望見笑
曰薛頭與賊不與公也奮前奪數碉反公猶手縛之見制
府以功論贖乃已大抵馭番者平時視若草芥及蠢動又
畏如虎

國家所賞繒帛易以竄敗番酋叩首領去歸視大恚擲於路
公嘗物必佳其人輒喜相告或昇公抵其巢率子女環視
左右公賜以茶烟簪珥兒子畜之小不循法立加笞呵諫

息聽命打箭爐邊關以外官將行李俱畏夾壩出沒惟公與果齊盛太守之箱篋蠻夫爭爲背負或遺於路必攀送行幄諸番小有動靜先來告公以故所向有功後川督桂林擁兵不戰又私以銀贖潰兵爲番夷所嘲笑公與前督阿爾泰連名劾之

上持疏曰阿爾泰封疆老臣所言必不悞桂林乃負恩若此法不可貸時有袒桂者乃曰元俊介胄小臣乃敢於連名者恐阿爲宋所給

上使某貴臣勸之貴臣左袒桂林劾公狂藐狀公抑鬱死之日

番夷裂面環哭聲振岩野公平居以忠義自許思立功名
然性剛能欵下不能事上讒忌者衆沒後兩子戍邊有張
芝元者以走卒隸公麾下拔參將四十一年春大將軍阿
文成公平定金川凱旋芝元書公戰狀抱一冊哭陳驥門
阿公代爲奏聞邀

恩赦其子歸人莫不嘆張能報德公能知人也

于文襄之敏

乾隆初軍機大臣入參密勿出覽奏章無不廉直自矢如
果毅公訥親雖谿刻不近情而門可張羅他可知矣惟汪

文端公由敦愛惜文材接接後進然所拔皆寒峻士至于

文襄

敏中

承其衣鉢傳文忠劉文正諸公相繼謝事秉鈞

軸者惟公一人故風氣爲之一變和相繼之政府益壞識者皆謂由公作俑然其敏非人所及初

御製詩文皆無定藁本

上琅誦後公爲起草無一字誤後梁瑤峯入軍機

上命梁寧詩本專委公以政事公遂不復留心一日

上召公及梁入復誦

天章公曰梁梁不省及出公待梁謄錄久之不至問之茫然公曰

吾以爲君之專司故不復記憶今奈何梁公愧無以答公
曰待老夫代公思之因默坐斗室刻餘錄出所差惟一二
字耳梁拜服其得膺

聖眷在政府幾二十年有以哉

梁瑤峯

梁文恪公

國治

乾隆戊辰狀元入直

南書房累任學使後以粵東事免復擢湖南巡撫入繼于文
襄輔政當時有于梁之稱其實公醇謹不濫交與文襄異
趣也撫湘時家人索賄不遂故阻膳脯以激公怒而公枵

腹終日初無怒容亦不知爲奴所紿在軍機處和相以其
懦弱有意擲掄至用佩刀雍公髮爲笑公亦受之亦可覘
公之度矣

稻文恭公

稻文恭公

瑛文怡公

曾筠

子少賜進士出身數年卽游鄉

貳貌清癯遇事端謹有識爲史文靖公所推繼程聘三相
公爲相時子和二相以貪刻聞而公以和平處其閒初無
所建自然和猶數加譏謔

純廟召見嘗戒之曰曹莽之爲非人臣所宜效公益加寅畏年八

十餘重赴瓊林時人榮之遇大事不苟臺灣道永福初與柴義勇公齟齬加以蜚語柴獲罪福亦以貪酷下獄勾決日廷臣皆左袒之

上顧公公揚聲曰永福爲守土大員不可輕縱

上乃勾決聞者快之公暮年

上有溫旨遇身體不適則免朝公每早必揉伸其軀久之曰今日舒暢登朝如故人皆敬其謹慎知大體

吳達善

吳制府 達善 滿洲人先世由遼左移駐西安以公貴始入

都遷旗公以內辰進士累任陝甘兩湖雲貴總督督陝甘時繼黃文襄位辦理軍需率循舊章累邀

高宗聖眷督雲貴時以圖宮裡雁珠鞍不遂妄加刑戮致構邊釁爲人所訾然督楚時繼愛必達寬縱之後吏治玩弊盜賊充斥公嚴加整飭命營員構緝擒獲江湖大盜數百名立加誅夷懸首江干纍纍相望一時盜賊戢跡商賈便之亦嚴吏中之錚錚者也

高天喜

高總兵

天喜

其先進噶爾部人雍正中爲我兵高姓者所

肅亭雜錄

卷六 吳達善

高天喜

三十三

擄撫爲子故冒其姓雙顴凸出鬚鬣蝟刺飲酒日以石計
兆文毅公惠被困濟爾哈朗數月無耗當事者遣使偵之
時風雪凜然人皆憚行公慨然應命十日還往返數千里
卒通兆公信

高宗大喜立擢遊擊未逾年卽任總兵兆文毅公復被困於黑水
公率本部兵援之力戰死

黃標

福文襄王督粵時簡練水師募奇材異能之士有守備黃
標者以善泅水著能于海洋中出沒月餘視波中魚鼈歷

歷可數王奇其才立擢參將海至左翼鎮總兵官捕獲海盜多偉績

博爾奔察

內大臣 博爾奔察侍

高宗最久善嬉謔辛未春扈從南巡至鎮江口

上放烟火有被烟薰嗽者博笑曰此乃素被黃烟薰怕故望而生畏也時黃文襄公廷桂督責所屬過嚴公故言之又較射有弓落地者

上震怒公在傍曰此皆因引

見昨日射箭多致臂痛不能引弓也

上乃釋然又一日較射多不中侯

天顏不悅有長髯人至公望而笑曰嘻汪都統之弟至矣都統汪

扎爾修髯如戟故謔及之

上爲之撫掌大笑

上嘗行睿巷有步軍校積石爲山於廳側

上問之公駭馬曰此步兵花園也

上大笑又

上書福字公侍側

上笑謂汝識此中佳否公應聲曰知之

皇上所書福字既黑且亮

上大笑其譎諫類此亦東方朔簡雍之流與

蘇昌

蘇昌滿洲人以繙譯進身累任浙閩兩粵總督材具庸下
爲僚屬所擲揄坐擁苞苴初無善政子富綱爲滇督幾二
十年貪倍其父目不識丁文稿皆命吏胥講釋合省傳爲
笑柄卒以貪正法然蘇昌督粵時屬縣有巨室橫斃人母
反誣其子毆死案久具勾決本已下昌疑其寃復親鞫得

實乃上疏自劾

純廟獎諭之將縣令等抵法亦督撫之罕能者秉節鉞者宜法焉

閔撫軍

閔撫軍 弼元 烏程人乙丑進士累任安徽江蘇巡撫初任

皖時以廉潔自重布衣蔬食接見僚屬必談性理近思錄諸書背誦如瀉水人甚喜服袁簡齋先生笑曰如其廉潔果實不過高辛氏之孽子耳况外本強而內狡詐不近人情乃主荆公之緒餘徒貽害蒼生耳人皆以其言過當及撫吳日頗改前節苞苴日進動踰千萬人始服袁之言時

李昭信相國以貪墨獲罪

上嚴諭令各督撫議其罪人皆希

上旨以爲可誅獨閔探知

上有憐才意乃以議貴議功爲言復以督撫養廉實不敷用必須受諸陋規始足以充公項等語

上雖嚴斥心是其語李罪囚之未減後閔以弟獲罪降三品頂帶故吳人諺曰議貴議功一言活昭信中堂難逃青史僞仁僞義三品留江蘇巡撫無補蒼生復以庇屬員冒徵案獲罪遣戍人爭快之其家置產券約皆不書閔名蓋豫防籍

沒也其用心谿刻如此

李中丞

李中丞湖江西人屢任封疆以廉能著撫粵時海盜充斥邊民爲之逋藪督臣巴延三懦弱不能制公設關禁嚴爲察究諭將士泛重洋捕緝未逾年擒盜數千人誅首惡餘皆縱之曰此亦吾民何忍使攫白刃皆感服有廣東真樂土來了李巡撫之語以勞瘁卒

上甚悼之謚恭毅廕子爲中書

信勇公

信勇公

瑪木特

額魯特人初爲準噶爾宰桑乾隆癸酉都

爾伯特汪策凌來降達瓦齊遣公追之旣入邊復逸出副都統達青阿誘擒之

純廟諭曰瑪木特儻召之不至或至而心懷不服則擒之可今遣使往輒至不明懲其罪反誘擒非也

詔宥罪遣歸給衣冠公感

上恩稽首而還後我兵入公感激前事且念達瓦齊不足事乃赴副將軍薩拉爾軍請內徙入覲

上念其誠授內大臣時議征達瓦齊以阿睦爾撒納爲左副將軍

以公爲參贊公密奏曰阿睦爾撒納豺狼也往必爲殃
上以不逆詐諭之軍抵伊犁公多贊畫功封三等信勇公

賞雙眼孔雀翎四團龍服命守札哈沁以疾留伊犁阿逆叛爲逆
黨所擒阿逆慰之曰準噶爾與

天朝疆域殊異爾欲內向何也不如歸我當善視之公怒唾而
言曰天下豈有無君之國哉達瓦齊篡虐

聖天子討其罪噶爾丹策凌嗣已絕我不內歸將焉往且

天朝已擒我不卽誅復釋還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何忍背之

爾先我往

聖天子待爾厚爾乃謀逆今既擒我我何懼死則死爾大軍至將磔汝犬不食爾肉也阿逆慚縊殺之事聞

上震悼

御製烈士行以獎之

仙提督

仙提督 鶴翎 山東人甲午秋王倫叛公爲千總隨副都統

尹公 吉圖 入汪家小樓摻緝尹公驟抱倫背賊黨刀劍叢

至尹公仆地公奮身前救尹公出背受刃傷如畫三日乃

甦舒文襄公奏聞

上立擢守備後游至湖南提督征苗匪時多著績焉

恆侍衛

宗室侍衛公 恆斌 字綱文

太宗文皇帝第十子輔國公韜塞裔也充三等侍衛父薩喇善官
吉林將軍以事謫伊犁方卧病不起公奮然曰古人有身
代父役者吾何不爲遂陳情當事乞代奏有

旨責其沽恩褫職仍

命從父行公晝夜侍父疾至廢寢食父每怒其愚公無幾微怨抵
伊犁父疾瘳阿文成公時爲伊犁將軍賢其行尋哈薩克

新附遣使入貢奉

旨擇賢員伴送阿公因命公充伴送官入京途間馭陪臣忠信得

大體

上召見加慰藉仍授三等待衛留京供職蓋

特恩也公請事畢仍往伊犁侍父

上允之擢二等待衛三十年烏什回人叛公隨明忠烈公瑞由伊

犁倍道進抵烏什戰屢捷三月朔領兵爲左翼陣城南山

下接戰賊麇至公奮勇邀擊所向披靡賊懼隱城濠誘公

萬鎗齊發歿於陣事聞

上軫惜因宥其父罪還京

賜卹如例廢雲騎尉

傅文忠公之謙

傅文忠公恒以叔房勲戚當朝軸三十年惟以尊奉前輩

拔擢後進爲務一時英俊之士多集於朝如孫文定嘉淦

岳威信鍾琪盧巡撫焯等起自廢棄畢制府沅孫文靖士

毅爾泰阿相桂皆公所賞子文襄王復以英年擁

節鉞屢鎮邊隅累世三公門多故吏聞公款待下屬多謙

沖與共几榻毫無驕狀汪文端公死公爲之請廢子承濡

爲部曹舒文襄公籍沒遣戍公代贖其宅俟其歸而贈之

黃文襄設幕館事

黃文襄公督陝甘時值西北用兵公督師肅州乃設一公館凡藩臬兵備道州縣司軍旅事者皆寓其中公鎮日危坐中堂郵騎至直入館院公啟封視之應付何司者立時分派目擊其鈔稿鈐印畢卽咨覆故應付急速從無留滯軍事得以易蔽司事者宜以爲法

張若瀛

張若瀛文和公族姪以吏員任熱河巡檢

純廟幸灤陽有隨侍太監某滋擾民間若瀛撫以善言太監愈咆哮乃命縛之立加大杖數十方敏懿公督直省大詫曰張某瘋矣立劾之

上察其情曰非太監恣行不法若瀛安敢杖之其人殊有家風可嘉也立擢同知太監遣戍

陳提督

乾隆己巳

上命工部侍郎三和修理

靜漪園別館中有複道可通西苑

上幾暇之餘嘗乘小輿由複道往監工外庭未知也時陳提督杰

爲中營千總日夕危坐宮門側督率工匠初無怠容

上心識其人

諭傅文忠公曰汝中營有偉髯千總其人勤樸可任事因詢其名

姓

命文忠保薦之不數載至專閫

李淑芳

李侍御淑芳四川人巡視中城有傅文忠公家奴藥大恃

公勢招無賴肆行市衢無敢過問者公慨然曰傅相以忠

貞正廉長 卷之六 陳是督 李淑芳 熊志 趙

謹傳家故能保大家奴遊蕩非公所知不可使貽累椒房
攸關甚鉅乃捕大審得實立登白簡

純廟大悅戩樂大傅公罰鍰有差擢公爲給事中旌直

熊志契

熊支端公賜履漢陽人相

仁廟先後幾三十年忠清剛介崇尚理學號爲賢相薨時家無擔
石賴族人熊本立治喪始葬暮年始生子名志契公甚鍾
愛然志契才智庸劣幼失怙恃無訓迥目不識丁

仁廟眷念舊輔

召見志契欲

賜科目問曰汝何所慕志契童駉遽曰我欲策蹇驢遊都市中
上嗟嘆曰賜履無子矣因命歸乾隆甲子授翰林院孔曰

命上駟院賜驢一頭以遂其志志契官四十餘年以孔目終其身
乾隆丙午始卒年七十餘

蔡必昌

蔡太守必昌任四川重慶守云能豫知冥中事福文襄王

征廓爾喀時蔡謁見王因問此行休咎蔡云此次歲事必
速冥中祇造冊數月後不數年川楚閒當有大劫冥中已

造冊數年尙未已也王因問冊中名姓蔡撫然曰未來事不可豫言依稀記得秋帆制府乃冊中首領也其言乃甲寅七月望日洪大令慶祥親告余者時楚尙無事余以爲妄言明年果有楚苗之變後川楚教匪蠢動兵連九載始平果如所言

錄中不錄鬼怪詭誕之語惟載此段與費直義公事費事乃余幼聞先人所述此係聞於未變之先者故記以誌異

四神祠

太液池北岸大西天寺中有四神祠狀貌偉然甲冑峙立闔

故老云爲瓜爾佳直義公

費英東

舒穆祿武勳王

楊古利

鈕祜祿果毅公

額亦都

瓜爾佳公

勞薩

四公像

孝莊文皇后篤念舊勛塑像立祀乾隆戊寅寺中火太監等往撲救見四像宛轉欲動急扶之出四像卽似趨行狀不數武已至門外得無恙亦一異也

楊誠齋軍門

楊誠齋軍門

芳

貴州人少貧竄讀書應試未就乃充行伍

藉軍餉贍家乾隆乙卯楚苗竊發毗連黔境銅仁諸苗亦

乘時蠢動攻銅仁寨遊擊孫總兵

清元

欲棄寨避賊入會

然曰芳聞尺地寸土莫非爲

天子所守奈何委於賊孫壯其言戰敗時福文襄王督師命諸將移寨聞敗怒欲置孫於法孫叩首曰非卑將之過皆楊芳一人意王命縛公至詰曰汝何人敢抗吾法公大聲曰芳幼讀聖賢書惟知忠孝今寨雖小

天子所畀付若輕棄是違

君命也故芳欲一戰以揚士氣其勝與否自有主之者非芳之罪如使芳執爰效命早馬革裹屍矣王異之命爲親軍日

見委任不敷載官至專闖公與楊時齋軍門遇春爲布衣
交遂通譜公善謀時齋善戰二公如左右手不可須臾離
其守陝安鎮政令寬洽民感其惠嘗入

陞見署篆者暴虐激變營兵亂軍蒲大芳揭竿起然感公舊德
曰楊夫人在慎勿殺害其昇夫人轎送出南山叩拜去

信莊二王生命

信恪郡王如松 莊慎親王永瑞 同年月日生莊後信數刻

互以兄弟稱稽其福命信先莊薨十七年然其子恭王清

顯以復睿忠王曾贈王爲親王莊親王無子嗣其弟子承

信莊二王生命 莊王

能信恪王少封公爵任工部侍郎等官莊愼王少亦賜公
品級歷副都統等官雖文武少差而升轉如一亦一異也

先悼王善六合槍

先悼王諱

椿泰

先長親王嫡子幼襲王爵闊懷大度撫僚

屬以寬喜讀書人應試者多感其惠善舞六合槍手法奇
捷數十人莫能敵又善畫硃砂判官嘗於端午日刺指血
點睛多盡異余少時尙見一軸俯首側視如有所覩猶使
人驚畏云

趙護衛

趙護衛名

赫紳

其先蒙古人爲余邸僚屬性忠摯先修王

命傅先恭王凡飲食醫藥賴以調護乾隆乙亥春邸中有
護衛雙愛者出境滋事先人劾之愛反噬引護衛爲証時
先人與時相不睦因喉某尙書實其事會鞠日尙書據高
座侍郎等左右列護衛囚服縲絏入尙書故作怒狀加以
三木者再護衛仰天大呼曰如本王知情方隱匿之不暇
敢據實以入

告乎皇天后土實鑒斯情赫紳雖死不敢誣王以求活也尙

書爲之氣奪時趙方伯

孫英

爲部郎因進曰紳已老不可

再加刑何不以鞠紳者鞠變尙書語塞不得已引愛鞠之甫加刑卽輸服而護衛卒以創死

趙泰安

趙泰安相國

國麟

山東人理學名儒

純廟卽位初首擢綸扉公亦以古大臣自期吁咈都俞朝野稱盛

後有民人俞長庚父死延諸大臣往弔唁謝以重賄或言

公亦借往爲仲副憲

永檣

所劾公力辯終無左證

上以言戇失大臣體遷公工部侍郎卽日謝病歸又十數載始薨

三楊將軍

乙卯春苗匪竊叛福文襄王率師征之有神兵數千助陣
苗匪因潰敗土人云與三楊將軍廟相近王奏於

朝特建祠祀之見耶抄

成王書法

成親王諱永瑤爲

純廟第十一子善書法幼時握筆卽波磔成文少工趙文敏書又
嘗見康熙中某太監言其師少時猶及見董文敏握筆惟
以前三指握管懸腕書之王故推廣其語作撥鐙法名重
一時士大夫得片紙隻字重若珍寶

上特命刊其帖序行諸海內以榮之

王文簡公補謚

漁洋先生入仕三十餘年醇謹稱職

仁廟甚爲優眷因與理密親王酬倡爲

上所怒以他故罷官沒無卹典

純廟與沈文憲公談及近日詩道中衰無復曩日之盛沈公乘間

曰因不讀王某之詩且王某卒無謚法無所歆慕故也

上命與韓文懿公葵同補謚焉

兄弟鼎甲

乾隆乙丑莊少宗伯

存與

中探花其弟狀元公

培因

寄詩

曰他年若使登科第始信人間有宋祁後果中甲戌狀元

未久卽卒

神童

乾隆戊辰

純廟東巡濟南張臣家有童子年七歲能默誦五經及

上御製樂善堂集中詩

上大喜

欽賜舉人領入後

讀書淮水

卷二兄弟集

中

庚子

宮遍覽一時傳爲神童不久卽卒

海超勇

國家捷伐四夷開闢新疆二萬餘里南驅緬夷西翦金川惟
賴索倫輕捷之師風威電掣耐苦習勞莫搜其銳其中勇
往絕倫以功名終者以海超勇爲巨擘公諱蘭察索倫

人幼從征西域惟服阿文成公任其驅使屢嘗聽命惟謹
嘗告人曰近日大臣知兵者阿公一人征臺灣三日攻破
鹿耳港賊以爲從天降自相踐踏後征廓爾喀回京未匝
月以病殂

純廟深悼惜川楚教匪叛

上嘆曰使海蘭察在賊不足平也公善馭兵戰陣旣接乃敝衣布
帽繞賊隊後觀瑕可乘然後集兵攻之或以數十騎闖入
賊隊左右射之使亂又能枕弓臥地聽之知賊馬衆寡嗅
馬矢知敵去遠近皆與古合長子安祿隨征川楚教匪殉
節次子安成少年白皙美如冠玉喜聲伎然勇悍有父風
矣酉林清之變殺賊無算婿岳祥理藩院郎中亦稟岳氏
訓以武力稱

蒙古儒士

敖漢部落爲元太祖第四弟某王裔其台吉額駙彭楚克
林沁尙簡親王郡主通文藝熟習遼金元事嘗與裴文達
公談三史裴爲瞠目

純廟呼之曰敖漢先生見

御製詩註彭旣習漢俗不樂居本土故典宿衛數十年卒於京邸

伍相國

伍相國 彌泰 蒙古人父以破準夷功

敕封誠毅伯公少膺宿衛任散秩大臣先後幾五十餘年以勤慎
稱與先恭王交最篤後任西安將軍撒拉爾回民叛公應

調往援途申遇制府勒爾錦止兵檄文公慨然
技心無卓見尙不能制勝况兵事乎乃指麾士
勒公非知兵者仍率兵進時蘭州被圍急賴公
乃振以和相威引入政府阿文成公甚輕之
持大體無稽遲文成歎曰眞宰相才也與結加
爾德呢來

朝

上命公護送往返數千里不與談不和南稱弟子惟仁
恭王赴質莊親王約同謁班禪額爾德呢於

岸然曰王素守儒道者矣爲隨人蹊徑至此王退告人曰
此行有愧於伍公多矣

鮑海門

鮑海門先生皋丹徒人善詩賦客淮揚間時天下殷富邇
上諸大賈富踰王侯皆延先生爲上客詩蒼勁音節鏗然
有北地信陽之風而丰致過之故名重一時子雅堂之鍾
以進士補中書舍人詩亞其父

程魚門

程魚門編修晉芳新安人治鹽於淮時兩淮殷富程氏尤

豪侈多蓄聲伎狗馬先生獨惜惜好儒罄貲購書五萬卷
招致多聞博學之士與共討論屢試不售亡何鹽務日虧
折而舟車僕從之費頗不貲家中落年已四十餘癸未

純廟南巡先生獻賦

特授內閣中書再舉辛卯進士改吏部主事未幾

上開四庫全書館大臣舉先生爲纂修官議敘改翰林院編修先
生大喜過望好周戚友求者應不求者或強施之付會計
於家奴一任盜侵以故負券山積勢不能支乞假赴陝中
畢中丞沅處督醫至署未半月卒人皆惜之

甘肅

甘肅

連源

襄平人忠果公

文焜

曾孫少隨父司馬公游

川楚滇黔西至衛藏故詩體渾厚適勁有唐風爲劉海峰先生弟子海峰極賞之與先恭王交最篤屢試不中益放浪形骸日酣飲酒肆中遇輿夫販夫皆與飲人多忌之晚年爲英德縣象岡司巡檢福文襄王聞其善繪事欲招致之命韓桂舫司寇介紹先生復書曰某雖不肖豈可以筆墨爲羔雁卒不赴召在余邸時與韓旭亭先生最篤曰梁園賓客皆充數輩惟君可當其選其輕傲至老如故

賈筠城

賈筠城孝廉

虞龍

漢軍人祖某任陝西道以貪沒藉孝廉

少年落拓與朱石君兄弟砥礪爲古文先恭王見曰此奇才也延至邸花朝月夕互相酬唱孝廉作必先成使酒罵座人皆厭之獨先王識其品與朱子頴運使爲莫逆交七古淋漓排宕直入少陵之室後贊於馬府尹環第稍自給以癆瘵終年未三旬先恭王甚悼惜之

楊勤慤

楊勤慤公

錫綬

江西人任漕帥二十年以清介稱

純廟寵任之時漕運通暢旗千富庶

天稟賴之以濟謝薊泉巡南漕歸告余曰見公所定條例每項皆有寬饒餘利使人樂於從事故所理井井久而易行後某議擢節

國課所省無幾而諸事叢脞至私貨滿倉官米虧絀遲滯老成之見故非淺識者所知也

謝濟世

謝侍御濟世廣西桂林人辛丑進士補諫官三日劾河督

田文鏡偏袒知縣張球而妄劾黃振國邵捷春事時田督

風勵自持爲

憲廟所倚任疏上

上震怒以公偏庇科目必有主使下刑部嚴鞠公昂首曰果有其人衆訊之公曰某自幼讀孔孟書知忠盡事上孔孟卽主使也訊者語塞獄上遣戍軍營

純廟登極赦還游至湖北督糧道

永相公

永相公貴提督布蘭奈子布歷任封疆頗苛虐而公以寬大濟之游至浙江巡撫有廉聲爲朱文端後一人入爲禮

部尚書侍御李公

激芳

劾忠勇公家奴樂大復以條奏失

職降禮部主事會有員外郎缺公以李一人引

見無擬陪者

純廟以其違制沽名謫爲副都統守回疆時高樸貪虐回民悲怨

將激變公首劾其事

上誥曰永貴之罪原不至貶謫命其西行適足發高樸之奸消禍

亂於未萌似天啟朕衷也會籍某大臣家獲公尺牘言萬

里遠行皆自招罪戾毫無訕望意並言此地他物皆備惟

缺楂糕望便賜數兩

上曰引罪自咎古大臣風也

命驛

賜御厨楂糕數斤以旌之尋

召還拜協辦大學士未幾薨於位公少值軍機與阿文成公齊名
時稱二桂云

陽亭雜錄卷六終

嘯亭雜錄卷七

目錄

金梅住先生

拉傳二公

巴將軍

都爾伯特

李巨來夙慧

劉文定公

劉武進相公

周文恭公語

滕鄉勇

直恪公厚德

四布衣

本朝從祀

郭劉二疏

義僕

拉總憲

葉副將

畢制府

甘莊恪

兆武毅公

錢南園

馬彪

巴延三

西山活佛

軍營之香

華山道士

衣衣道人

苗氏婦

吳春麓語

岳青天

王文雄

楊時齋提督

王文端公

朱文正公

廣慶虞之死

松相公

吉制府之死

三姓門生

曹劍亭

武虛谷

雒昂

質玉深識

洪稚存

康方伯

尹閣學

完顏審司

圖學士

徐端

張太監

恆公之病

傅厚菴

勒相知人

錢辛楣

額經略

札克塔爾

王樹勳

1910

嘯亭雜錄卷七

汲修主人著

金海住先生

金海住尙書姓壬戌狀元直

上書房質莊親王爲其弟子公善詩文應制詩王善學之卒以名世性直鯁遇

諸皇子嬉笑卽面折之體肥偉夏日裸體園中遇

萬壽節禁庭詞臣皆有貢獻公貢萊石菊花一枚號曰東籬壽友同事者誚其舛陋公曰

天子富有四海何所不備吾輩措大所獻者聯君臣之情爾此

物吾所珍惜故貢諸

丹陛亦野人獻芹意耳人服其誠樸

拉傅二公

拉忠襄公布敦姓董鄂氏以世廕起家仕至古北口提督

乾隆戊辰奉

命與傅襄烈公清同為駐藏大臣傅為

孝賢純皇后兄性忠鯁其弟文忠公貴尚於人前阿叱之藏王頗

羅爾新故于朱爾墨特扎布性兇悍與準夷勾通謀逆計

日舉事二公密劾

上命岳襄勤公

鍾琪

率兵討之未至而賊逆謀日熾二公計曰語

云千里裹糧士有饑色况萬里乎今賊謀日甚若不矯

詔誅之使羽翼已成吾二人亦必為屠害而岳公不獲進討非

惟徒死無益是棄二藏地也不若先發制人雖死猶生繼

之者亦易為力因矯

詔召朱至樓上宣

詔豫去其梯朱跪拜傳公自後斷其首賊圍樓數重傳襄烈遂

自刎死拉忠襄揮淚挾刃跳樓下殺數十人自剖腸死事

聞

上震悼封二公一等伯建雙忠祠於石大人衙衛祀之

巴將軍

巴將軍賽鄭獻親王孫父武襄公巴爾堪征吳逆受創死

公與撫遠大將軍傅公爾丹征準夷傅公潰公力戰潰圍

出覓傅公不得慨然曰余為

天子宗臣今遇危急不能斬將舉旗以雪國恥乃以陷帥得罪

何面目歸復馳入賊壘須臾賊以矛挑黃帶示曰汝宗室

已被吾輩戮矣事

聞贈公爵謚襄愍乾隆中以子簡恪王嗣獻王封追贈王爵祀昭

忠祠

都爾伯特

都爾伯特汗

策凌

親王

策凌烏巴什

乾隆癸酉秋首先投

誠

上錫王爵優卹奴僕定游牧地方以資生息策等感

上撫字恩卒時諄諄告其長吏曰

天可汗之恩萬世不可負也策凌烏巴什投誠年最少至乾隆

庚戌年始卒西域大定數十年

李巨來夙慧

李侍御紱性聰慧少貧無貨買書貸於鄰每一繙譯無不成誦後官翰林庫中舊藏有永樂大典公皆讀之同僚取架上書難公無不立對典試江南關中卷幾萬本公皆批示無不中官實近世文人所不逮

劉文定公

劉文定公綸武進人少貧至絕食以竹烟筒乞烟草於隣鄰謂曰烟草消食勿多吸也公笑受之後受知尹文端公首薦博學宏詞張文和公喜其文穎銳讀其詩至可能相

對語關關句曰真奇才也擢第一位至宰相

本朝漢閣臣不以進士進者惟公一人

劉武進相公

劉武進相公於義性剛毅受

憲廟知佩征西將軍印屢破準夷乾隆中年已七十餘奏事

養心殿跪良久立時誤踏衣袂仆倒公體素肥因暴薨

上甚惜之傅文忠公出告人曰劉相公死得其所矣人以為美談

周文恭公語

周文恭公鉉任武政時語旭亭師云今天下惟川陝楚豫

諸公佳矣
劉武進相公
周文恭公語
四

甲兵甚少其地當中原腹心道路險阻一旦盜賊竊發恐非有司所能辦欲見

上陳奏經略會以病去官不果後川楚教匪作亂果以兵勢單弱不及備蔓延九載始信公有先見

滕鄉勇

滕鄉勇嘉瓚辰州人苗匪叛時公兄弟糾合鄉兵屢破賊寨苗人憚之呼之曰滕爺爺福支襄王寵信之倚爲左右手公爲之畫策指視苗洞山川險易如指掌苗尤切齒聞公兄弟他出夜潛兵圍宅全家被害兄弟憤甚請兵於王

會王疾他將忌公勇略不與一卒且調撤其鄉兵公乃率兄弟某數人入苗洞力殺數十人遂被害事

聞

上惋惜贈雲騎尉世襲

直恪公厚德

舒直恪公

超鐸

滿洲望族也歷任西安涼州安西黑龍江

諸將軍

純廟篤任之嘗曰滿洲世族未忘舊習者惟某一人性直篤任西

安時前將軍杜賴貪鄙屢侵糧餉至自製餅餌令軍士重

價購之公至三日立劾之任西安提督金礦事發牽連數百人獄未決公竟命釋之僚屬有請者公曰金礦窄不容足安容數百人盜者必獲重寶以遠颺奚累及無辜為後盜果獲於他境任黑龍江將軍奏開倭市許開墾諸疏夷民便之有餽儀者公笑曰吾日啖數升自強健安用是物取小儻啖之曰已領命矣味甚苦無所取也人笑其樸亦可謂其廉

四布衣

乾隆中

上特開四庫全書館延置羣儒劉文正公薦邵學士晉涵于文襄

公薦余學士集周編修永年戴東原檢討農於朝

上特授邵三人編修戴庶吉士監修四庫全書時人謂之四布衣

本朝從祀

自明嘉靖間增祀

孔廟漢唐及宋元明諸儒

本朝罕有繼者乾隆初增祀陸稼軒閣學一人按

國家名儒叢生如湯文正公李文貞公孫文定公楊文定公

朱文端公之崇尚儒道李紱方苞之理學顧炎武胡渭毛

奇齡朱彝尊惠棟任啟運江永顧棟高等之窮經極一時之盛乃言者從未議及何也

郭劉二疏

國朝懲明代之失罔許言官挾私言事紊亂紀綱然遇骨鯁

士彈劾權要

列聖必獎勸以旌其直如郭華野瑋之劾明余二相及王高諸人

劉文正

統勳

之劾果毅勤宣皆侃侃正論有足取者備錄

於右郭疏云明珠與余國柱背公營私諸款一凡閣中票擬俱由明珠指麾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風旨卽有舛錯

同官莫敢駁正

聖明時有詰責漫無省議卽如陳紫芝之參劾張昕內並請議處保舉之人

上面諭九卿宜一體嚴處崇擬竟不之及一明珠凡奉

諭旨或稱其賢則向彼曰由我力薦或稱其不善則向彼曰

上意不測吾當從容援救且任意增添以示恩立威因而要結羣心挾取貨賄至每日奏事畢出中左門滿漢部院諸臣及腹心拱立以待密語移時

上意無不宣露部院衙門稍有關係之事必請命而行一明珠

結連黨羽滿洲則佛倫格斯特及其族姪富拉塔錫珠等漢人之總匯者爲余國柱結爲死黨寄以腹心凡會議會推皆佛倫格斯等把持而國柱更爲之囊橐惟命是聽一督撫藩臬缺出余國柱等無不輾轉販鬻必索至滿欲而後止是以督撫等官遇事剝削小民柔困遭遇

聖主愛民如子而民間猶有未沾足者皆倩官搜索以奉私門之所致也一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之時應陞學道之人率往論價九卿選擇時公然承風缺皆預定由是學道皆多端取賄士風文教因之大壞一靳輔與明珠余國柱

交相固結每年糜費河銀大半分肥所提用河官多出指
示是以極力庇護當下河初議開時彼以爲必委任靳輔
欣然欲行九卿亦無異詞及

上另欲委人則以于成龍方沐

聖眷必當

上旨而成龍官止臬司不可以統攝於是議題奏仍屬靳輔此
是未有阻撓議也及靳輔張大其事與成龍議不合始一
力阻撓議由倚託大臣故敢如此一科道有內陞及出差
者明珠余國柱率皆居功要素至于考選科道旣與之訂

約凡有本章必須先行請問由是言官皆受其牽制一明珠自知罪戾見人輒用柔言甘語百計款曲而陰行整害意陰謀險最長者言官恐發其奸狀當佛倫爲總憲時見御史李時謙累奏稱

旨御史吳霽方頗有參劾卽令借事排陷聞者駭懼以上各款俱略指參總之明珠一人其知術足以彌縫過惡又有余國柱奸謀附和負

恩之罪罄竹難書伏乞

聖威立加嚴譴天下人情無不欣暢矣其劾王鴻緒高士奇奏

疏云

皇上宵旰焦勞勵精圖治用人行政皆出

睿裁未嘗纖毫假手左右乃有植黨營私招搖撞騙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表裏爲奸恣肆於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誅罄竹難悉試約略陳之高士奇出身微賤

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用翰林令入

南書房供奉不過令其考訂文章原未假之與聞政事爲士奇者卽當竭力奉公以報

君恩於萬一計不出此而日思結納諂附大臣攬事招搖以圖分肥凡內外大小臣工無不知有士奇之名夫辦事

南書房者前後豈止一人而他人之聲名總未審問何士奇一人辦事而聲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之可誅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戶結王鴻緒為死黨閣臣何楷為義弟兄翰林陳元龍為叔姪鴻緒胞兄瑱齡為子女姻親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攬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內大小卿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為之居停哄騙而夤緣照管者餽至成千累萬卽不屬黨援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

安錢而人之肯爲賄賂者蓋士奇供奉日久勢燄日張人皆謂之門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爲撞遂亦居之不疑曰我之門路真是士奇之奸貪壞法全無顧忌其罪之可誅者二也光棍俞子楨在京肆橫有年惟恐事發潛遁直隸天津山東雒口地方有虎坊橋房子六十餘間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求託照拂此外順治門斜街並各處房屋總令心腹出門置買何楷代爲收租士奇之親家陳元師夥計陳李芳開張緞號寄頓各處賄銀貲本約至四十餘萬又於本鄉平湖縣置田千頃大興土木修整花園杭州西

溪廣置園宅蘇松淮揚王鴻緒等與之合夥生理又不下百餘萬竊思以覓館糊口之窮儒而今忽爲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來非侵國帑卽削民膏夫以國帑民膏而填無窮之谿壑是士奇國之蠹而民之賊也其罪之可誅者三也

皇上聖明洞悉其罪尙因各館史書編纂未竟著解任竣事矜全之恩至矣極矣士奇乃不知改過自新仍怙惡不悛當聖駕南巡時

上諭嚴戒餽送定以軍法從事惟士奇與鴻緒愆不畏死於淮

揚等處鴻緒招攬府廳各官約餽萬金潛送士奇淮揚若此他處又不知如何。索詐矣是士奇之欺。

君滅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更可駭者王鴻緒陳元龍鼎甲出身亦儼然士林之翹楚者竟不顧清議爲人作壟斷不以爲恥且依媚大臣無所不至卽以人之所不屑爲亦甘心爲之而不以爲辱苟圖富貴傷敗名教豈不玷朝班而羞當世士哉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勢者旣觀望而不敢言趨奉者更擁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負

聖恩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祈

皇上立賜罷譴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幸甚劉之彈張文和

訥果毅云大學士張廷玉歷事

三朝遭逢極盛然而晚節當慎責備恒多臣竊聞輿論動言桐城

張姚二姓占却半部縉紳今張氏登仕版者有張廷璐等

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雖

二姓本係桐城大族得官之由或科目薦舉襲廕議敘日

增月益以至於今未便遽議裁汰惟稍抑其陞遷之路使

之戒飭引嫌卽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查得康熙年間因

王奕清等姻眷仕宦最多

仁廟曾降

旨三載陞遷不許開列奏補今可仿其例請以三年內除

特旨陞用外概停陞轉又言尙書公訥親年未強仕統理吏戶

二部入典宿衛參贊中樞兼以出納

王言趨承時蒙

召對嚮用方隆我

皇上用人行政無非出於至公訥親之居心行事亦當極圖報稱但臣慮訥親以一人之身承辦事務太多或有疏失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雖不能知其所管項何所當去願

皇上諒其才能酌量裁去一二項使其專心機務得以無所錯
誤再其任事過銳逢迎者漸眾請

皇上時加訓飭訥親得以有過知改常承

主眷二公疏上皆報可

義僕

乾隆乙卯宜制府綿總督陝甘好盤詰私販凡同疆屯戍
官吏私往來販玉者盡被獲立正典刑有故巡撫某貪吏
也以罪戍邊使其僕李七往來販玉事發李挺身自認謂

主人初不知情大吏脅以三木李謂如初論大辟

拉總憲

拉總憲卜敦

董鄂氏滿洲望族也有勇力能彎十力弓左

右射善詩文頃刻數篇以及外國番語無不通悉性剛直
立朝不苟嘗忤某相國戍西藏會藏王叛殉難

葉副將

葉副將

精

臨清人游至本協副將王倫之變公抱疾與知

州秦公

震鈞

同守城凡十餘旬賊晝夜攻之公應時堵禦

患痢益劇秦公勸其休息公曰均之死也與其死疾甯死

賊遂帶疾從軍大兵雲集城賴以全公卒以疾死

畢制府

畢制府沅庚辰狀元任兩湖總督性畏懦無遠略教匪初起畢受相國和珅指不以實

告致蔓延日久九載始靖人爭咎之至姚姬傳先生曰戮畢沅之屍庶足以謝天下其受謗如此然好儒雅廣集遺書敬重文士孫淵如洪稚存趙味辛諸名士多出其幕歲以萬金遍惠貧士人言宋牧仲後一人信為不虛究竟何補於

國家耶

甘莊恪

甘莊恪 汝來 吳江人少任涑水令有德政時有

御前侍衛某往放鷹蹂躪田苗公命鎖至庭大杖數十
之驚曰某令瘋耶因劾之

聖祖笑曰不畏強梁真民父母也擢其官後至吏部尙書
純廟堅意復三年喪諸臣莫詳其制公時任禮部依據經
大禮繁簡悉當後皆遵之一日暴薨於署同事者
訥親因親送其喪歸訥先入見老嫗縫紉於庭訥

語夫人相公暴薨於署矣嫗愕然曰汝爲誰訥備告其故
老婦汪然大哭始知卽夫人也訥問有餘貲否夫人曰有
啟囊出銀八兩曰此志書館月課俸也俸本十六金相公
素儉計日以用此所餘半月費也訥因感泣代具衣衾殮
之歸奏於

上

上亦感動

命內務府理其喪入賢良祠

兆武毅公

徐英公選將必用方面大耳曰以彼之福成我之功史策
笑其誣然果有恃福命成功者如耿恭終反玉門之道渾
瑊不荷吐番之枷載在史策近日如兆武毅公惠其人也
公白氏

孝恭仁皇后族孫

王師定伊犁公從事偏裨會將軍策楞玉保等先後禡職

命公權護其印未逾月四衛拉特部受阿逆指揮四部齊叛欲擒

公獻阿逆公知之而所帥惟蒙古兵二千官軍數百諸將

震懼永相國貴時在軍日均死也與其束手待斃何若全

師以歸且戰且行不過逾月可抵邊境

時以烏魯木齊為鎮邊

皇上念戰士之苦未必盡寘於法

先是永將軍常以退兵伏法

縱受斧鉞不

昧狐死首邱之義士卒猶得生也公猶豫曰永將軍殷鑒

不遠不如繼班鄂二公於地下都統莽阿難老將也掀髯

笑曰將軍休怯若以阿難獨當殿隊可保諸君生入玉門

公從其言莽率本部百人殿於後有追兵至輒為莽敗去

賊畏之呼曰無敵修髯將軍轉戰數十日賊漸遠公欲屯

營休息士卒莽曰我兵惟餘十日糧而去邊境尚數千里

若使糧盡兵散強敵追至何以禦之因日馳數百里卒入

內境官兵未損一人

上大喜云介子耿恭不過如是封公武毅伯

賞賚無算復

命公佩定西將軍印勦回部雅將軍

爾哈善

以遲緩致罪公輕騎

直入至阿克蘇爲賊所困臨黑水而陣鄂參贊實曾阻公

曰我兵逕路生疎豈可冒險直入儻敵人夾以攻我雖欲

生還不可得也公不聽至是鄂公曰若聽實言焉得至此

公慚甚命勇士數十人各懷羽檄突圍出抵阿克蘇二人

而已舒文襄公時屯阿克蘇立命諸將往救實提督斌高

總兵天喜石都統三泰先後往救皆沒於陣石爲賊獲縛

諸高竿命石降石罵曰

天朝世臣安肯屈膝醜虜求旦夕生哉大罵不絕賊用礮擊之

鄂公寶等先衝圍戰死糧已竭軍士咸煮鞍革以食賴富

將軍德率偏師自小道入賊不爲備因衝隊入殺賊無算

公復率殘兵自內攻之人各用命遂解圍振旅而歸公先

後兩遭危困死生間不容髮竟得保全歸膺高爵非瀟澤

豐厚曷以致此

錢南園

乾隆中錢南園禮奏山東巡撫國泰諸貪婪不法及

國帑虧空事

上震怒命劉石菴相公往訛得實置泰於法遷公通政副使後以
事鐫級再補言官時和相擅權朝中自立私寓不與諸公
共坐公劾之謂

國家所以設立衙署蓋欲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榷佞者既
明目共視難以挾私賢者亦集思廣益以濟其事今和坤
妄立私寓不與諸大臣同堂辦事而命諸司員傳語其間
卽有私弊諸臣不能共知雖欲參議無由而得恐爲攬權

之漸請

皇上命珙拆毀其寓遇事公同辦理無得私自處判疏入

上嘉其言

命公入軍機以監之逾年公暴卒

上甚悼惜

馬彪

馬壯節公彪固原人少無賴嘗衝突固原提督儀仗提督命杖於轅門公問人曰提督品最高究竟何如人始爲之人告以由行伍起公奮然曰吾以提督皆天人若由行伍

進吾猶能力致之乃誓曰吾不致身此官終不入此城遂
仗劍從軍時

大兵進討回部公奮身用命積功至總兵官路由固原有邀
其入城會飲者公力辭之曰此尙非吾入城時也後以平
撤拉爾回民功果授固原提督公至城門揮去侍從步至
署命置前提督神位朝服祀之然後接衆鄉里父老設酒
歡宴終日指神位曰吾非爲此公所激何能至此聊以報
德也

巴延三

巴延三制府初任軍機司員無他能人鄙之嘗值宿夜有西域用兵飛報至大臣俱散出

純廟問值宿者以巴對

上呼至窗下立降機宜凡數百語巴小臣初覲

龍顏戰慄應

命出宮後一字不復記憶有小侍臣鄂羅哩人素聰黠頗解

上意遂代起草

上閱之稱嘉者再問其名默誌之數日語傳文忠公恒曰汝軍機處有若等良材奚不早登薦牘立放潼商道不數歲至兩

廣總督毫無建樹終以貪黷罷惟感鄂切骨常以恩人呼之

西山活佛

乾隆乙巳丙午間有順義民婦張李氏善醫術兼通符籙祈禱事病者服藥輒瘥宦家婦女爲之延譽爭延西山三教菴西峯寺與之居處爲供奉號爲西山老佛後燒香者衆男婦雜沓致有司懲治將張李氏伏法其風始熄

軍營之奢

宗室副都統東林

文廟第十子翰塞裔任侍衛時從征川楚教匪十餘年親爲余言

云軍中糜費甚衆帑餉半爲糧員侵蝕濫行冒銷有建昌道石作瑞侵蝕帑銀至五十餘萬兩延諸將帥會飲多在深箐荒麓間人跡罕至之所魚鱉珍饈之屬每品用五六兩一席多至三四十品而賞賜優伶犒賚僕從不與焉有某閣部初至石饋珍珠三斛蜀錦一萬匹他物稱是故所侵蝕者皆蕩盡至死無殮費人皆快之聞明參政亮言隨明忠毅公瑞征烏什回部時軍中大帥惟有肉一截鹽酪數品而已事未逾數十年而變易至此作俑者可勝誅乎

華山道士

乾隆初年有京師白雲觀道士往遊西嶽夜泊湘子亭見一道士豐頤美髯望之若仙年已九十餘與之談

國初事最悉怪而問之其人慨然告曰吾本滿洲人少從英王西征戰功最多洊至參領後隨經略莫洛征王輔臣洛為輔臣誘殺登壇陷帥獲罪隱避此山已六十餘年矣因流涕久之懇道士寄書歸告其居址里巷子孫姓字道士歸訪其宗久已徙去莫知誰何

衣衣道人

乾隆初宗室杜公某任安徽按察使有畫士年九十餘相
貌偉然自號衣衣道人杜公善遇之嘗談及京都道人言
之井井杜怪問之泣然淚下曰某本滿洲人初屬滿洲將
軍某從征吳逆將軍以軍降某恥爲其下乘夜潛出流落
江湖以賣畫爲活因言當日滿洲諸將自尙善員勒一路
外皆懷二心有欲舉襄陽以北降者賴察制府毓榮持之
以免故屯兵岳州城下八年不戰諸將皆閉營壘而已後
幸吳逆寔誅其黨自潰又聞東西兩路屢次奏捷始不得
已進兵按東路爲先良親王西路爲馬文襄公及賊平諸將皆蒙

上賞而東西兩路反有以敗亡致罪良可慨也杜聞之憤激入都後屢舉以告人云

苗氏婦

乾隆戊午春和相妻發殯於朝陽門外一時王公大臣無不往送余亦從衆而行比至車馬壅阻因飯於農家逆旅苗氏有老婦云觀君容止必非不智者今和相驕溢已極禍不旋踵奈何趨此勢利自傷其品余赧顏退不踰年相果敗嗟夫當和相擅權時在位無不仰其鼻息視如泰山不知其智皆出村婦下也

吳春麓語

吳春麓御史 廣枚 桐城人嘉慶己未進士性忠懇以理學自期與余交最篤嘗與余書曰奮與儂盛衰之本勤與惰成敗之原貪與廉得失之林寬與虐恩怨之府靜與躁壽夭之徵忍與激安危之券謙與盈禍福之門敬與肆存亡之界數語真見道之言

岳青天

岳少保 起 滿洲人以孝廉起家初任奉天府尹前任某以貪著公入署命僕自屋宇器用皆洗滌之曰勿染其舊也

後與將軍某抗罷官

今上親政用爲山東布政使俄調江蘇巡撫公清介自矢夫人親掌簽押署中僮僕不過數人出門騶從蕭條瘦驂敝服居然寒素禁止游船妓館無事不許讌賓演劇吳下奢風爲之一變馭下雖甚寬然不假以事權嘗與客共談指其侍從曰若輩祇可供灑掃趨走而已署中政事乃

天子付我輩者安可使之與聞向來大吏不能令終皆坐倚若輩爲心腹耳夫人尤嚴正公嘗往籍畢弇山尙書產歸時已薄暮小飲面微醺夫人正色告曰弇山尙書以醜於酒

色致有今日相公觸目警心方謹戒之不暇乃復效所爲
耶公長謝焉吳民至今思公演爲岳青天歌以爲湯文正
公後一人

王文雄

嘉慶丙辰春楚匪滋事當事者過於持重遂至蔓延三省
用兵十載方撲滅其中殉難者提臣爲王公文雄花公連
布富公成穆公克登額鎮臣則諸公神保朱公射斗袁公
國鎖何公元卿施公縉疑公德札公爾杭阿李公紹祖王
公死事尤烈公貴州人由行伍洊至通州協副將率直隸

兵往援鄖陽陝撫秦公承恩性情弱不知兵賊遂入陝境至盤屋秦惟閉城哭曰盡腫王公倉卒率直兵繞道擊之陝境保全公之力也事

聞秦受上賞公累擊賊賊畏之庚申夏於棧道中猝遇賊賊覘知公兵力弱四出紛擊公轉戰竟日路既險峻糧復絕遂爲賊擒公噴血痛罵賊首曰此手戮吾三十二頭目不可令其速死乃支解竟日賊旣退軍士於草中尋遺骸惟餘一臂而已事

聞

上震悼賜世襲一等子嗣開雲以世廕任臺諫有聲今出爲順

德太守

楊時齋提督

國家昇平日久提鎮皆由武科積勞以致專閫多未嫻武略

川楚之變將帥多敗其身經百戰功績尤著者楊時齋軍

門爲最公名遇春四川人由武舉入營紅苗之變公以材

官奔走其間福文襄王康安見而奇之曰此將材也擢至

專閫時宜制府綿督陝甘畏蕙不前公諫曰甘涼兵爲天

下勁卒阿文成公會將以平西域今制軍據河山之險擁

精銳之卒自關隴西下建瓴之勢破敵必矣奈何以百戰
之卒而畏烏合之衆哉宜不能用勒相國保經略至陝倚
公爲左右手公修髯偉貌善撫馭士卒部下多匪降者腰
佩長刀形狀兇險而公頤指氣使莫不悅服故十數載所
至克捷公有黃羸目馳數百里常乘以追賊賊畏之如虎
部將如楊公芳游公雲梯吳公廷剛祝公廷彪皆由偏裨
至專閫瓦柴關軍叛後公獨騎至賊中說以大義賊卽
拋戈降甲戌春來京

上召見優獎之

賜紫禁城騎馬

乾清門侍衛裡行武臣中罕有比者今鎮陝中又十餘載而
勇健猶如故

王文端公

余登朝時不及見諸先達惟王文端公杰尙未去位得瞻

丰采高不踰中人白鬢數莖和藹近情而時露剛氣入軍

機時和相

珩

勢方薰赫擲掄梁文定公

國治

若童稚公絕

不與交除議政外默然獨坐距和相位甚遠和相就與言
亦漫應之一日和相執公手笑曰何柔荑若爾公正色曰

杰手雖好但不會要錢耳和相艷然退

今上親政公爲首輔遇事持大體竭誠進諫

上亦優待之致仕日

上贈詩有清風兩袖返韓城之句

命皇次子祖餞以榮之

朱文正公

公諱珪大興人八歲卽操觚爲文文體倜儻蒼古與兄竹

君學士筠齊名年十九登乾隆戊辰科進士

純廟深重其品劉文正公統勳復薦於朝曰北直之士多椎魯少

文而筠珪兄弟與紀昀翁方綱等皆學問淵博實應昌期而生

上曰紀翁等文士耳朱珪不惟文好品亦端方數年擢山西布政使撫軍爲黃檢文襄公之孫少年紈袴貪黷驕奢公時匡正之黃劾公迂滯

純廟優容之改學士入直

上書房日導

今上以今古嘉猷侍講幄十餘年無一時趨語

今上甚重之嘗忤某貴臣公與人毆傷官兵貴臣嗾護軍統領

某重劾之以洩前憤賴

上優待公惟治與人罪謂侍臣曰師傳所當優禮至其與人務須以法治也後以孫文靖公薦

純廟曰朕固知朱珪通曉吏治授安徽巡撫公清介持躬俸廉外

毫不沾取余業師吳修圃駒為公所取士嘗夏日謁公餉

以瓜亦必計值付價於縣隸其不苟取類此愛惜人材所

薦如荆道乾王秉翰等皆名臣掌己未乙丑二春闈所取

如張惠言鮑桂星陳超曾湯金釗孫原湘孫爾準謝崧等

皆知名士嘗於闈中得吳山尊鼎卷再三詠讀大呼曰山

尊在此矣時已半夜披衣叩院中丞元扉命秉燭批點曰
老夫眼方倦不能執筆君可代爲之此必吳山尊文也榜
發果然性醇厚易受欺有貪吏某故衣藍縷謁公談竟日
皆安貧語公深信之後以罪遣戍赦歸公掌銓日力爲昭
雪欲復其官彭文勤公元瑞言其貪公慨然曰若某人者
可謂忠於朝友於家爲今之顏閔安可辱以貪名乎又取
文尙引據經典士子多爲盜襲獮祭之學文風爲之一變
素嗜許氏說文所著詩文皆用古法書之使人不復辨識
晚年酷嗜仙佛持齋茹素學導引術多詭誕不經余嘗與

共宿郊壇時鮑雙五病劇余惋惜之公曰彼祿命方長安
得遽死雙五病果愈致位通顯則公之術亦未易測也薨
日

上親往弔門低甚

御輿不能入

上步至靈前哭之甚哀按涑水紀聞載宋臣楊礪爲真宗東宮
官卽位拜樞密副使病甚帝幸其第所居在隘巷中輦不
能進帝降輦步至其第慰勞甚至古今聖君賢臣如出一
轍

廣廢虞之死

廣侍郎與高文端公第十二子以貴補官少聰敏熟於案牘對客背卷宗如鴻水官祠部時王文端公識爲偉器將升給諫嘉慶己未首劾和相貪酷

上嘉其直遷副都御史令掌川中軍需時用兵數載司事者任意揮霍不復稽覈侍郎力爲裁覈月節糜費數十萬當事者恨之以騷擾驛站入奏

上優容之又與魁制府倫互詰劾乃降補通政卿逾年復任刑部侍郎同寮多輕之侍郎閱數稿卽大聲曰誤矣衆詢

故侍郎曰某條實有某例今反稱比照某條其實無正例者反云照例云云未審諸公業經寓目否及閱稿首則朱墨淋漓皆盡諾矣侍郎笑曰不期三十年老媪反倒紉孩兒若是衆乃服

上頗加倚信侍郎亦慷慨直言

召對每逾數刻猶憶甲子冬余與侍郎先後入對親聆

玉音曰汝與初彭齡皆朕信任之人何以外庭怨恨乃爾侍郎頰首稱謝有內監鄂羅哩者少爲

純廟近侍年七十餘嘗至朝廊與侍郎坐語頗以長輩自居侍郎

艷然曰汝輩關人當敬謹侍立安可與大臣論世誼乎鄂
恨入骨會

丙庫綢緞錄敗鄂即奏侍郎私行抽換

上命鄂出告侍郎鄂出漫言之侍郎不知爲

上旨坐而辯之鄂入奏其坐聽

諭旨

上怒削職家居於是素與侍郎不協者盡起媒孽其短河南山
東二撫復交劾之

上親訊日尙欲緩其獄侍郎未省

上意辯論不休初無引罪語又贖款有實據

上怒遂置之法侍郎性爽朗舉動不入時趨嫉惡太嚴且詆人陰私事然心無城府事過卽忘人恨之固覺也旣得志驕奢日甚不能約束家人又性耽風月每擁優伶飲酒終夕反寄耳目於若輩識者譏之初與余交最篤余屢規之遂日疎遠戊辰春侍郎自山東審案返遇余於

圓明園宮門外仰面談論旁若無人余退告人曰庭處旣驕且溢禍不旋踵矣果於是冬敗余言不幸而中也

松相公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一
松相公幼讀宋儒書視國事爲己事深憂厚慮不慕近
功鎮伊犁撫外夷如赤子哈薩克布魯特俄羅斯諸國貢
使至公皆呼之坐前詢其國治亂親賜以食教以忠孝曰
我

大清所以立萬年基者惟此二字也辭行時厚加賞賚故屬
國愛若父母又議開屯田數百萬頃命滿洲士卒畊之與
以牛糧籽種厚其賞恤人樂爲用歲省邊費鉅萬重交誼
有告匱者解囊與之無吝色故任封疆數十年而家無擔

石

上深知其忠任司馬時因失印事謫本旗驍騎校公卽持襍被
向印房值宿有阻之者公曰軍校之職提鈴值宿而已余
雖曾任大員敢曠廢厥職哉未浹旬

今上卽位仍復原官癸酉秋復出爲伊犁將軍新疆聞其復來
慶若更生老稚荷擔以迎公笑撫之曰鯁生此行頗不寂
寞也在鎮三載丙子秋始歸擢參政

御前大臣

召見時民間隱情街談巷諺無不率口而出毫無隱忌丁丑夏
畿輔亢旱

下詔求言公上疏陳阻

東巡疏云臣某跪

奏爲恭讀

殊筆諭旨惶恐焦急敬瀝微忱事竊臣昨日仰蒙

召見命閱

御製望兩省愆說畢臣隨赴軍機處衆官公同捧讀之下萬分

慚悚跼蹐不安茲因順天府所屬缺雨以致我

皇上引咎自責

宵旰憂勤無時稍釋深戒臣工因循疲玩復

諭及癸酉九月之變誠如

聖諭旱象甚可畏也如臣忝列首揆僅知趨走爲勤實有應得之愆若徒以虛言塞責不惟辜

恩負職亦恐天理難容因念

皇上於來年詣

盛京恭謁

列祖陵寢以告成平典禮攸關固不宜緩又以連年河流順軌漕運迅速各直省普慶豐收原可舉行鉅典唯今夏亢旱尤甚

上天昭示獨在三輔之區臣愚以爲

皇上展敬之誠已荷

列祖

列宗在天昭格伏思十七年臣奉差奉天查勘

陵寢工程沿途曾見旗民頗形艱窘是以於十九年春間由新疆

曾經恭摺奏請

皇上綏誥

盛京荷蒙

俞允自去年八月臣入都之後日侍

天顏屢蒙

諭及二十三年恭詣

祖

宗陵寢彼時臣以連年雨暘時若收成豐稔固應舉行斯典今三

輔早象已成或係

祖

宗眷佑昭示景象暫停舉行以爲蘇息岐嶽父老之意未可知也

臣不揣冒昧恭摺密陳是否有當伏乞

睿鑒臣無任惶恐慚悚之至謹

奏

上以其故違

祖制應置重典念其平日廉直以二品銜謫為察哈爾都統尋擢為首輔仍兼攝伊犁事

吉制府之死

粵東俗極繁華官是土者無不窮極奢麗摻括明珠翡翠珍奇寶玉惟覺羅吉制府慶督粵幾十年依然儒素壬戌冬博羅之變公率孫提督全謀極力勦捕已歲事而撫臣某與不合劾公疲輟失機

上命某究詰某據高座呼公至宣

上諭畢命公改囚服摒僕從銀鑰繫頸吏隸呵斥以辱之公浩
然歎曰某雖不肖曾備位政府不可受辱傷

國體引佩刀欲自刎某撫素多力搯其左腕公情急遂吞烟
壺死某撫以輕生奏

聞

三姓門生

于金壇相國敏中當權時詞林學士奔競其門有某探花
命妻拜于妾爲母及于公死梁堦峯秉樞柄某又令妻拜

爾三佳象

卷之三三姓門生

曹劬亭

三

梁爲義父饋以珊瑚朝珠紀曉嵐參政作詩譏之云昔曾
相府拜乾嬖今日乾爺又姓梁赫奕門楣新吏部淒涼池
館舊中堂云云及嘉慶己未朱文正公內召某復匍匐其
門覲顏求進時謂之三姓門生

曹劔亭

曹副憲錫寶 上海人乾隆丁丑進士任給諫和相僕劉全
交接士大夫納賄鉅萬造屋擬王侯曹公密疏劾之同鄉
某知之馳告和相和相令劉全拆毀如制及公疏上

純廟命公率近臣往毀其宅以奏對不實論

上優容之公自恨爲友所賣鬱鬱死己未

今上親政和既伏誅追贈公副都御史與廢以旌其直

武虛谷

武虛谷 億 河南偃師人庚子進士任山東德平縣令有政

聲甲午秋壽張王倫倡亂爲舒文襄公撲滅或傳倫實未
死潛匿他方庚戌閩山西人董二告王倫匿藏山西某縣
和相專欲希封賞授意於魯羅牧菴相公 長麟 令偵緝牧

菴以虛妄對和相斃然乃密僉役往山東緝訪至德平縣
役恃和相勢作威福公掄至署取視捕役僉票惟書二公

差名而同行者十五人公責之役抗橫無禮公怒以大杖責數十役歸告和相和相怒曰縣令乃敢杖吾僮役授意山東撫臣劾罷公職公歸裝惟書數十篋而已嘉慶己未有游公者

上命復公職而公已先時卒士論惜之

雒昂

嘉慶己未

上親政首下求言詔九卿臺諫紛紛言事四方布衣亦有上書希進用者惟雒太守昂以從九品上書言教匪事

上以其言中宵命乘傳從軍太守卽短衣匹馬從諸大帥捕賊

以勇略見額經略勒登保屢登薦牘數年遷司馬後任荆

州太守

質王深識

質恪郡王諱綿慶質莊王子與余交最篤童時卽日相親

誼嘗謂余性卞急規勸再三有衆叛親離之語又余有僕
某王默告余曰其人多白眼瞳子眊焉不可用余初忽其
言後果爲所賣故余終身感王之德焉

洪稚存

洪稚存編修

亮吉

陽湖人庚戌探花性嗜酒善考訂著乾

隆府廳州縣誌及東晉疆域考南北朝疆域考學問淵博
戊午大考翰林公上平邪教疏深中時要人爭誦之朱文
正公招之入都欲薦於朝先生首斥朱崇信釋道爲邪教
朱正色曰吾爲君之師輩乃敢搆突若爾先生曰此正所
以報師尊也又譏王韓城相公剛愎自用劉文清公爲當
場鮑老一時八座悉被疵議後裹裝欲歸復上書於成王
及朱石君劉雲房二相公多誹謗

朝廷語成王以其書

上聞

上憫其迂魯成伊犁未逾年放歸田里常以其書置

御座傍曰此座右良規也先生既放歸乃縱酒自娛不數載卒於家所著古文多載

本朝名臣嘉言善行有裨世教焉

康方伯

康方伯 基田 山西興縣人久任江南由縣令至方伯未出

本省於河道最熟任河道時督率將卒守隄動以軍法從事稽時日者立柳杖故人皆嗟怨然河汎賴以無虞雖宿

謝事惟象

卷之康方伯

三美

河潰公立埽上指揮士卒狂瀾大作埽爲之敬衆咸畏而
公聲色愈厲漫口囚之堵塞李香林河帥告人曰康公真
天人也著有河防籌略洞悉歷代水利如指掌嘉慶己未
公任南河帥積弊山積官吏恐爲公所揭陰縱火焚積料
以掩其跡公因之罷官後

上復賜公太僕寺卿銜督辦河務而爲要路掣肘不能有所施
因告病歸素服海參丸老年體力輕健步履如飛年九十
餘始卒

尹閣學

尹閣學壯圖 雲南蒙化人丙戌進士久歷部曹洎至內閣
學士時和相專擅於內福文襄豪縱於外天下督撫習爲
奢侈庫藏空虛民業凋敝公上疏彈之

純廟爲動容和相忌公請卽命公馳驛普察天下府庫虧空而令

侍郎慶成

監之慶固貪酷每至省會不急盤查而先遊讌

終日惟公枯坐館舍舉動輒爲掣肘待庫藏挪移滿數然
後啟之秤對初無虧絀慶幼公妄言降主事公卽告終養
當其草疏夜秉燭危坐竟夕鈔錄弟英圖 屢闕其戶公笑

曰汝不必代兄憂慮余之頭早懸都市矣汝代養老親夫

年可也

今上卽位召入都

溫諭至再加給事中銜以親老命乘傳歸復給奏摺匪鑰會編事
條奏久之乃卒

完顏藩司

完顏藩司代滿洲人河卽偉之孫也以科甲任獻縣令頗
著廉聲歷任爲河南藩司時白蓮教初起所在蜂擁難遏
巡撫景安素懦怯屢爲賊敗惟公率羸卒數千守雙溝公
性慷慨經費寬爲善備不問出入故人踊躍樂爲用賊屢

犯豫界皆爲公擊去自丙辰九月至丁巳春大小百餘戰無不堵禦得宜時浙川有蠢動者公告景曰萑苻小寇易爲撲滅中丞可奏績以紓

朝廷憂襄漢間賊勢猖獗代山請禦之景以初起者難禦而雙溝有險可恃因促公往公急掩擊賊盡數就擒景貪其功棄雙溝而躡公後誅殺難民以大捷聞封伯爵公惟議敘而已襄漢諸賊遂襲其不備闕入南陽由盧氏出武關與川匪合逆敵遂不可制公以勞瘵卒於軍

上甚悼惜之余向獲公行狀載浙川功頗詳後爲友人取去故

聊書梗概不足盡公之勲也

圖學士

圖學士

鞞布滿洲人戊辰進士官至侍讀學士貌清癯中

歲卽以疾告築室西郊外數里籬扉茅檐軒窗精潔院中

疊石爲山奇峯崒嶽徑迂折饒清趣後圃時花種蔬親灌

課每春秋佳日借曹宗丞

學閔

遍覽西郊諸蘭若嘗風雪

中共策蹇訪潭柘戒壇諸勝短裘笠帽望之如神仙中人

好吟詠不修權字句有靖節放翁之風築墓舍傍病劇時

告妻孥曰不必舁入城中死卽埋我於此言訖端坐而逝

夫人從公志門下士爭來弔唁戒壇僧感公惠築專祠祀之亦近日獨行士也

徐端

乾隆中和相秉政河防日懈任河帥者皆出其門先納賄然後許之任故皆利水患藉蝕

國帑如嘉慶戊辰己巳開濬海口改易河道糜帑金至八百萬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樓諸決口患尤倍於昔良可嗟嘆惟河帥徐公端自河工微員以廉能著受

今上特知擢河東副總河尋卽真公久於河防習知其弊營造

歎國家有用貲財濫爲糜費每欲見

上漑陳同事者恐積弊揭出株連者衆故尼其行致抑鬱而死
貧無以殮而所積貲項至十餘萬妻子無以存活識者悲
之繼公者爲陳鳳翔直省貪吏入貲爲永定河道復得與
援立擢河東總河去天津縣任未期年也後以妄放漕水
爲百制府齡所劾

上命立枷河上鳳翔復遣家人入都緩其獄得釋回未幾以驚
悸死於河上廡中

張太監

嘉慶初有宮殿監督領侍張進忠者馭下整肅好批小內
監之頰人以嘴巴張呼之然性忠鯁嘗奏事

內廷

上偶欲坐張捧黃匣不入

上詢之張曰焉有萬乘之主卧覽天下奏章者乎

上立正襟危坐張乃捧疏入

上甚嘉之其端皆類是

恆公之清

宗室輔國公諱恆魯簡儀親王姪稟庭訓以廉潔著任吉

傳

卷七 恆公之清

傅厚庵

四

林將軍俸餉外毫無沾染危坐小閣中將每歲出入手錄封之人問之曰爲籍沒時之證地產僨甚旺無敢私販者國家歲銷僨票數千紙邊兵餉賴以濟當事者索貂桂公售遼東舊產償之初不索諸商賈也

傅厚庵

乙卯春湖南苗疆蠢動毗連三省福文襄王爲滇督率兵討之貴州提臣花連布驍將也解永綏之圍苗頗畏王乃易視之日與川督和公琳飲酒聽樂匪因玩視王師煽惑勾連者日衆加以山崖險阻我兵不能進苗益焚掠無忌

憚福和二公相繼受瘡卒繼之者爲明參政亮復以湖北
教匪匆匆北歸未及創懲傳厚庵鼎浙江人以吏掾仕湖
南習苗情形文襄王重倚之明參政薦爲鳳凰廳同知時
乾州鳳凰各廳苗匪出沒居民逃竄公翦荆棘招逃亡練
鄉勇數月曰可以用矣率攻苗寨苗笑曰宿將如福王尙
不敢撓吾鋒爾微員何足污吾刃轉戰數旬苗匪大敗公
率衆圍之苗請降公與之約曰嗣後有闖入漢界者吾當
檄取誅之有匿不與必閹寨屠夷不汝貸苗稽首從命公
厚撫恤曰叛則吾仇降卽吾子忍不撫育之耶苗益感激

明正存身 卷一
公在任十年無敢出寨滋事者

上大喜擢公按察使

陛見歸觸暑暴歿於途

上甚悼惜加巡撫銜

勒相知人

勒相國保督黔滇南籠諸苗叛毗連粵西時川楚教匪蠢動川黔將士皆北征滇中士卒微弱公善於撫馭騎兵走卒皆能呼其名有功罪立爲懲賞故人爲效死有宋廷清者山東人父爲劉文清公輿夫延清驍勇無敵勒相視爲

骨肉每飲邀於同坐延清嘗入苗寨竟日不出設酒以待
至日暮延清持刀背負首級十餘顆繩貫之衣甲盡赤不
予行如酒醉公手酌以賚之然後命易服飲酒竟夕後復
入苗寨爲賊所害公悼惜之及爲經略帳下裨將如桂而
羅聲羅羅思舉馬瑜施縉等皆由將校擢開闢卒賴以平
賊

錢辛楣

錢辛楣先生大昕江南嘉定人甲戌進士幼聰敏過目成
誦凡天文地理經史小學算法學無不精所著經史答問

數卷暢發鄭賈之奧又習蒙古語故考覈金元諸史及外藩諸地名非他儒所及成王言其在

上書房時質莊王嘗獲元代蒙古碑版體製異今書人皆不識倩章嘉國師譯漢文命吾題跋先生過而見之曰章嘉故博學然其譯漢文某字句有錯誤者吾有收藏元時庫庫所譯漢文可取而證之歸寓取原文出章嘉所誤處畢見聞其歸後曾著元史續編採擇甚精當惜未見所著小學諸書翻切極詳惟講論字學株守許氏說文別解皆排斥取擇頗褊窄

額經略

額經略勒登保 吉林人少以侍衛從福文襄王征臺灣廓爾喀苗疆諸部落有功洊至護軍統領楚苗之役公受瘡疾時福文襄和宣勇相繼卒有傳公已故者其家爲設位祭久始知其訛嘉慶己未冬

特授經略督辦三省教匪公爲富尙書

德

場素知兵法待下嚴

然遇有功者必親爲撫視延胡學士

必顯

爲幕客出師皆

其參酌故每戰必勝聞慶總憲

溥

言公行師如數日不遇

賊則抑鬱不樂聞輦聲卽踴躍披鞍指揮三軍欣然從事

凱歸必烹肥羊呼衆同食親爲之割視諸將如骨肉言語質樸如違制則當筵謾罵不少貸一日游總兵雲棟違公節制敗公罵曰汝何畜產乃敢違令致敗辱如楊遇春小兒斷不至此時楊方在座而公初不顧也甲子春歸

朝任

御前大臣余於朝廊遇之高不逾中人性相諒初不意其勇烈
卷此乙丑秋病篤

上遣莊親王往視王而獎其勳績公瞪目曰吾有何功可愧死
惟性好殺擒賊無論老稚盡殲之曰毋留此致他日生變

卒後無嗣人皆惜之

札克塔爾

札克塔爾金川番部人父某爲索諾木所殺故公弱冠投誠密獻入番計阿文成公從之得以成功

純廟憐其稚

命近臣撫視之後薦至護軍統領性敏捷川楚之役公師未嘗敗北軍中畏之呼曰苗張無敢撻其鋒者丙寅秋瓦柴關兵變公首先趨赴時西安駐防已爲賊衝潰公怒馬獨出手殺數賊賊有識者詫曰苗張至矣皆奔潰楊時齋提督繼

至善爲撫慰賊棄甲請降是役往返不逾二十日皆二公
力也壬申春病卒於邸

上悼惜之賜金幣命官董其喪

王樹勳

王樹勳江都人父某曾任微職樹勳幼入京應試不售乃
於廣慧寺爲僧法名明心性詭詐剽竊佛氏緒語妄談圓
覺假扶乩卜筮諸術京師士大夫多崇信之以重賄賂聞
者多探其陰事故人愈尊奉之蔣子蒲龐士冠等以詞垣
名流甘列子弟其餘達官顯宦爲門人者無算至朱文正

公亦與談他可知矣為和相訪擊樹勲重賄司員吉倫未
減其罪勒令還俗游蕩江湖間值川楚教匪亂松相公均
督師湖北樹勲杖策軍門松公故喜佛法樹勲投其意旨
公大賞鑒命易道士裝入賊寨中說賊降公大悅獎以七
品職銜從軍數載積功至襄陽太守入都引

見刑部尙書金光悌貪吏也其子病劇延樹勲醫治怵以禍福

光悌至長跪請命為御史石公承藻所劾

上下其章訛得實

上獎之曰真御史也視樹勲職遣戍黑龍江光悌已故免議蔣

予蒲宋銘黜降有差夫樹勳以一浮蕩僧人致身二千石
雖遭遣戍謫死窮荒不無厚幸獨惜諸名士以翰墨名流
甘爲緇衣弟子致遭其辱可謂斯文掃地矣

彌亨雜錄卷八

目錄

舒梁阿三入違見

富公

李毓昌

私造假印案

桂香東侍郎

祿相公

亮總兵

欽訓室博古

費武襄公知大體

甯王養菊

花老虎

穆富二將

蓮筏

詩籠

韓貞文先生

仕宦最速

仕宦最久

諸葛顯聖

孔王祠

安南四臣

張狀元

魁制府

姚姬傳

英夢禪

海參領

權臣奢儉

權臣同列

八大家

文體

三王絕技

書賈語

山舟書法

湖北謠

八大王

王述菴書

世俗之論

嘉慶初年督撫

嘉慶初年諫臣

舒太夫人

紀曉嵐

孫文靖公

章嘉喇嘛

謝薌泉

太和門箭

老年科目

青年科目

宗室詩人

本朝理學大臣

滿洲二理學

本朝文士多壽

本朝父子祖孫宰相

本朝狀元宰相

旭亭家書

異姓王

江陰口談之誣

烟洞山

神樹

京師園亭

松鶴巷

趙忠愍公祠

先烈王骯箭

明史

古長城

海道

明非亡於黨人

呼延碑

明用度奢費

毛文龍之殺

荊州礮

自鳴葫蘆

喬道人

茅麓山

書劍俠事

玉簫

鹽亭雜錄卷八

汲修主人著

舒梁阿三公遠見

梁文莊公詩正掌戶部時上疏覈計度支盈絀言每歲天下租賦除官兵俸餉各項經費外惟餘二百餘萬實不足備水旱兵戈之用今雖府庫充盈乞

皇上以節儉爲要慎勿黷武興工爲持盈保泰之計人皆咎其言利至嘉慶初年河水屢溢漫口川楚用兵九載國帑告匱始服公之遠識壬辰癸巳

純廟以八旗火器未備建營於藍甸廠令烏槍兵丁攜家往往以
便演習舒文襄公上言火器爲

國家要務不可使盡居城外內城卒用難以立至

上從其言分爲內外二營至嘉慶癸酉林清之變賴有內火器營
卽時殄滅又西域初定公上言命商賈取綢緞往新疆皆
令官平準貨畢攜銀歸不許私置貨物入關以干禁令蓋
豫防內地銀兩有所虧缺也乾隆庚子

上以天下殷富議改綠營名糧爲公費而招募充額爲足兵計阿
文成公力言其不可和相希

上意改巡捕五營之制天下督撫因而議行歲糜費國帑三百餘萬

國用不足甲戌

今上從廷臣議復舊制若三公者可謂謀慮深遠矣

富公

宗室輔國公富春敬謹莊親王裔任杭州將軍撫軍王夏

望貪吏也耽聲色元旦拜

聖牌王困酒日中始至公正色責曰元旦為履端令節拜

牌乃臣子禮儀安可遲延是玩愒也王長跽請謝公退謂人曰

李贛昌

王公其不久乎逾年王以貪縱敗如公言

李毓昌

李縣令 毓昌 山東卽墨人嘉慶戊辰進士揀發江蘇試用
淮安報水災大吏遣公往查故事惟收陋規而已山陽令
王伸漢貪吏也有冒增戶口事公欲舉發伸漢懼乞太守
王某代緩頰公力拒伸漢乃遣其僕包祥乞公從者李祥
顧祥姚升等以賄進公正色曰今歲某赴科場

皇上所命題卽以德本財末爲言某雖不肖敢欺

君納賄耶明日並以此稟制府也李祥等退告包祥包祥懼因

以賄贈顧祥姚升等謀害公以滅口是晚公赴太守寢歸
明早卽解纜時寓古寺中寂聞無人公夜獨酌田遣僕等
以毒酒進公飲覺之遂停杯血流於頤僕等愈懼用帛勒
之以自縊聞王仲漢並賄檢驗者遂朦朧通稟公柩歸叔
某於褻衣中覩血跡因上控都察院

上天怒命緹帥緝獲姚升盡得實逮仲漢入鞠供如前立置典
刑包祥顧祥李祥姚升等皆正法

特贈公知府銜子廕舉人

御製詩以旌之

私造假印案

嘉慶己巳冬工部有書吏王書常私鑄假印冒支國帑於
欽派歲修工程皆假捏大員名姓重複向戶曹支領歲耗銀至
數千餘萬兩後爲工頭某告發置書常於法大員降黜有
差夫水曹支領必請司空簽押畢關知戶曹度支大員復
加查覈然後發格定例本爲詳慎乃諸部曹實緣爲奸伺
大員談笑會飲時將稿文雁行斜進大員不復寓目仰視
屋梁手畫大諾而已更有倩幕友代畫者使奸黨胥吏得
肆奸志嗟夫於照常供職之事尙泄沓若此又安望其興

利除弊哉宜

皇上屢降明諭諄諄告誡也

桂香東侍郎

覺羅香東侍郎 桂芳

興祖直白皇帝裔也為兩湖制府圖公

思義

孫性豪宕嘉慶己未進

士

上召見曰奇才也日見信任不數年登九列家素貧窶然門生有餽納者公曰以東修贄先生誼甚古然某任司農尚充用不敢受封還之有某公為相政苟且公面責之曰不意

有言佳錄

桂香東侍郎 廉相公

四

宗臣中有如公者直污蟻腰帶矣某恨之次骨亦無如何
癸酉林清之變公擬奏稿數條示董蔗林語董曰公言雖
是恐不合

上意公正色曰此何等時尚以迎合爲言耶董公謝之奏上
上皆嘉納用戊春

欽命往粵西審辦成林案病於武昌寓所未數日暴卒

上悼惜先是公祖制府公父觀察公恆慶及公三世皆沒於楚
亦異

祿相公

宗室相國祿康誠毅貝勒裔於宗室中屬長行嘉慶初輔政矯和相弊故持躬清介馭下寬大然才具庸劣又不甚識字固識

朝廷大體一時叢脞成風最可哂者一日余遇公於

禁中述其祖德公赧顏曰先世身遭刑戮安敢計功余爲之駭然誠毅貝勒爲

顯祖幼子開創時勳勞稱最以病薨於邸經

太祖親臨哭奠立碑旌功事具

國史而公誤以褚英貝勒事歸之誠毅

按褚英貝勒太祖長子以事

賜死誠所謂數典而忘其祖矣後以故縱與夫聚賭降副都統復以失察曹倫事遣戍遼東佗係以卒

亮總兵

伊爾根覺羅總兵

亮祿

以世廕任河南城守尉嘉慶庚申

川楚教匪滋事豫省將校皆檄調他往撫軍吳公熊光亦

率兵堵禦盧氏河南兵力虛弱故寶豐郟縣教匪謀逆布政使馬公故書生未嫻軍旅公曰吾聞兵貴神速今賊初滋事率烏合之眾易於撲滅乃驅兵疾行不三日至賊尙未覺公率兵圍其寨聲言滿兵十萬自京至命樹八旗大

懸以鞭笞馬腹使騰蹶嘶號聲震數里賊懼至夜公起曰
此擒賊時也吹角命士卒進公首先踰濠焚其寨士卒益
用命一鼓殲之同報馬公事聞

上大
喜立擢公副將後任雲南開化鎮總兵未逾年卒於任

欽訓堂博古

宗室輔國公永璫號素菊理密親王孫好收藏古字畫書

籍善甄別真偽汪文端公嘗倩公分別所藏卷軸公撫摹
終日日惟米襄陽一帖近真跡其餘皆偽鼎也汪爲之勃
然余幼時謁其室見架上書卷紛披聞近皆散佚殊可惜

也

費武襄公知大體

費武襄公揚古以戚畹封伯爵爲撫遠大將軍征噶爾丹
既奏凱衆皆欲露布公却之惟言兵至某處失迷道路宛
轉山徑中數日又於某處敗績又於某處絕糧數日皆臣
失算故賴

聖天子洪福得無虞今微倖成功實出意外幕客或咎其失體
公曰

天子深居九重見奏功之易必長其好大喜功之志軍中士卒

勞悴不可不令

上聞也人皆服

甯王養菊

京中向無洋菊籬邊黃紫數種皆薄瓣粗葉毫無風趣甯
恪王弘皎怡賢親王次子得南中佳種以膏接數百種無
重複者每當秋陸雨後五色紛披載酒荒畦與諸名士酬
倡不減靖節東籬趣也又自製精扇體製雅潔名東園扇
一時士大夫爭購之

花老虎

花軍門連布滿洲人以世職游南籠鎮總兵性質直有肝
膽少習左傳精戰法乙卯春入覲半道值銅仁紅苗反福
文襄王以總督進勅檄留公隨營素稔公勇令解永綏圍
率百餘騎長驅直入破燬苗寨數十苗人皆烏合未見大
敵驚曰神兵至矣何勇健乃爾公著豹皮戰裙苗人呼爲
花老虎永綏圍解王大軍至令公當大營前結營禦賊悉
以勦事委之王日置酒宴雜以歌舞公晝夜巡徼饑不及
食倦不及寢苗偵知王持重不戰乃一日數至公竭力堵
禦晝夜鬢髮盡白小竹山賊叛黔督勒公保檄公督兵

往勦遇賊山梁上轉戰益奮中鳥槍墮山澗中詬罵不絕口賊欲鈎出之乃自轉入巖石中折頸而死事定將弁百計出其屍顱骨寸斷矣事聞

上震悼

特賜祭葬

穆富二將

川楚教匪蔓延三省諸將擁兵自衛擄掠良民故當時呼官兵有紅蓮教之目惟穆軍門維富將軍成二將督齊魯兵堵禦甚嚴賊畏之相戒勿犯二眼燾將軍蓋山東旗燾

皆繪二太極圖云穆江南人少隸山東行伍征王倫時手斃賊帥爲

純廟所喜每問曰穆維尙未升擢耶不數年至開闢以勞瘁卒於軍中富公滿洲人少充巡捕營將佐以趨捷稱擢成都將軍以救援覺羅牧菴參政殉於陣

上深惜之

蓮筏

萬壽寺僧人蓮筏長洲人爲住持十數年白髮清癯頗解禪理與章嘉國師論經典每至竟日國師深服其博蓮公

謂人曰章嘉經典雖諳熟然未解阿羅漢道下乘學也詩
饒有別趣與韓旭亭法祭酒唱和有虎溪三笑之風丁巳
春余至寺師爲款茶年已七十餘尙輕健如故聞其圓寂
前數日至鄭郎盤桓曰七寶池邊已促吾行不復參謁王
矣此石琴主人告余者亦彼教中善知識也

詩龕

蒙古法祭酒

式善

榜名運昌中式時

純廟曰此奇才也

賜改今名祭酒居淨業湖畔門對波光修梧翠竹饒有湖山之趣

家藏萬卷多世所罕見好吟小詩入葦柳之室家築詩龕
三間凡投贈詩句皆懸龕中誌蓋簪之誼任司成惟以獎
拔後進爲務與汪瑟菴先生選成均課士錄所取率知名
士己未春上疏請旗人屯田塞外

上以爲故違

祖制降編修引疾去官以終先生慕李西涯之爲人訪其墓田代
爲葺理又邀朱石君太傅謝薊泉侍御等鳩工立祠歲時
祭享與余最善每勵以正身明道談終日不倦實畏友也

韓貞文先生

韓貞文先生馨長洲人少善書畫香光見而悅之曰此子後必以書法擅名年七歲書五人之墓碑人爭異之

國初隱居不仕以習禪爲事晚年披髮陀頭作出世狀弟某有習科名者先生曰

皇清以義受命垂統甚正然吾儕生於季世食明粟久不可爲失節之婦爲異日子孫羞也沒後門人私謚曰貞文先生今大司寇封卽先生元孫

仕宦最速

近年仕宦之速阮中丞元中式後未三年卽擢少詹事桂

元中丞元中式後未三年卽擢少詹事桂

香東侍郎芳 中式五年擢內閣學士董鄂少司馬 恩寧中

式七年官至亞卿盧少司農 蔭溥 居郎官最久其擢鴻臚

寺少卿至兵部侍郎未期年也皆宦途之最速者

仕宦最久

賢東皋尚書任宗人府府丞二十三年劉秉權任戶部郎

中三十二年吉通政 兆熊 任通政司正使十四年吉大司

成善 任祭酒二十年皆仕途中之最久者

諸葛顯聖

嘉慶辛酉台中丞 斐音 奏稱川匪闖入漢中犯定軍山

有諸葛忠武侯祠賊恍惚見侯綸巾羽扇率神兵數萬助
戰因敗潰去

上命葺祠以報之事見邸鈔

孔王祠

定南武壯王祠在臯城門外春秋

遣太常卿祀享順治辛卯王殉節桂林時所建也近祠宇積壤

榱桷傾折丹青墜屢無請修葺者歲修祭田爲祠官所侵

蝕履端親王

永城

有孔王祠長律一首格調遒勁備錄之

詩曰王本尼山裔支分遼水東風雲霽際會草澤見英雄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皮島才初展吳橋計漸窮

王曾隨毛文龍駐皮島嗣因吳橋兵敗乃奔我

國天教

投

上國時至樹宏功締造膺

皇眷招徠

錫命隆師仍提舊部銜獨授元戎

我

太宗命仍袍解豐貂

暖筵張秘殿融直將心腹待應竭股肱忠兵特稱天祐

天

八年 賜王所
統兵號曰天佑兵

恩尤出

聖衷鼓舞勞乍效銀幣資何豐

是年閏八月從征由大同入

賊明兵 恩賜銀幣

國號承基大宗王拜爵同

崇德元年封王為恭順王

威揚平壤外聲震塞

垣中降將開山海偏師佐鄧馮賊氛旋拉朽明葉已飄蓬

定鼎邀

殊賞為屏冠上公自茲頻討亂所向輒橫空捷屢馳吳楚銘兼勒

華嵩

同豫親王平定江南等處

定南封更晉攘外獎宜崇疆圉偏多事

千城合鞠躬蠻方琛未獻粵徼道宜通

六月五日奉命征定廣西

遠統貔貅往親蒙火石攻桂林除跋扈梧野起疲癯反側

行看盡功名惜未終潢池妖復熾萑澤孽潛訐

九年李定國入犯桂

林大帥成孤注危城倚上穹來援音杳杳出戰勢匆匆冠

裂肝俱碎袍沾血盡紅肯將身落賊真覺氣如虹素帛全
忠節丹忱報

直聰

城陷王自縊死

盟無慚帶礪軍竟化沙蟲馬革酬專閫牛眠

敕考工烈名標武壯曠典荷

併懍我偶紆吟轡人來說殯宮由來能擇

主浩嘆緬英風

安南四臣

乾隆己酉福文襄王既受阮光平降遷安南故王黎維祺
宗族入京入鑲黃旗漢軍旗分其陪臣黎馴等四人不肯

獲髮改服

純廟怒置諸獄

今上卽位命移居火器營四臣歡然就道吟詠不輟及嘉慶癸亥農耐國長阮福映滅光平裔獻表稱臣

上受其降改封越南國王因放四臣歸國亦蠻夷中傑士也

張狀元

張狀元書勳元和人少貧竄奮志求科目秋間院中晾粟

米父命監視狀元以讀書故粟爲雜食盡未之覺也按漢高鳳以讀書故粟爲雜食遭其父責事與暗合

魁制府

魁制府倫

完顏氏副將軍

查弼納

孫性勇幹

純廟召見詢家世公述戰功授福建將軍喜聲伎嘗夜宿狹巷爲制府伍拉納所覺欲劾之伍固貪吏納屬員賄動踰千百不納者鎖錮逼勒又受洋盜賄不捕緝五虎門外賊艇雲集公慨然曰伍公以封疆大吏舉止同盜賊不知愧悔反欲劾人耶乃抗疏劾伍之貪縱並聞省庫藏虧絀事

上大怒置伍於法以公代伍故某近臣戚故公直名聞於時

今上親政公丁艱歸以直見知於

上時勒相公爲經略待滿兵嚴故蜚語

上聞命公往代公至營宣

諭畢勒公卽就逮合營訴其寃乞公代奏公毫不省察致人心
渙散不復爲用嘉陵江之役一任賊人偷渡無抵禦者公
以是獲罪

賜自盡

姚姬傳

桐城姚姬傳先生彙癸未進士官刑部郎中劉文正公曰

近日文人知政體者惟姬傳一人公爲方靈皋弟子故古

文學歸震川而精粹過之其紀事體多仿廬陵殊神逸文
正薨公卽請假歸里以教讀爲生居鄉循古禮日講政書
於塾中有賈人子以重幣聘公力却之曰鯁生雖貧不能
受無義財也年八十餘猶著述不休庚午重赴鹿鳴

賜四品章服又數年始卒論者以品望爲桐城第一云

先生古文簡潔秀偉一出方劉正軌實近代所罕有平生
以考据自命然記近事反有差訛如許祖京神道碑誤福
康安封號爲誠嘉毅勇公趙文哲墓誌銘誤書大學士溫
福爲溫敏若此者指不勝屈當時雖無所傷恐傳之日久

反有據碑版以證史誤者故表明之

又載張太傅

英

爲王敦轉生實爲紕謬敦於晉衰亂之時

稱兵犯闕誅戮名臣爲元惡大憝焉能數千年後復托生
爲熙朝賢相也或爲宋臣王德德與敦音相近故文端母
誤聽歟又載達天見班禪事亦甚虛妄按班禪入京時毫
無知識爲和相所姍笑偶問京中有高僧否金司空簡以
達天對二人會於萬壽寺互相長慙不敢談法惟問佛事
科儀而退此達天徒體仁所曰擊者又何嘗有振錫斥責
事也

英夢禪

夢禪居士

英寶

永相公子兄

伊江阿

任巡撫一門赫奕而

居士隱居不仕有張攝之風善繪事酷似倪高士書法俊逸尤善指頭畫識者以比高且園侍郎兄撫齊時居士聞其延納縉流交結近侍慨然曰封圻大臣素絲自勵謹避嫌隙猶恐訪察不周自招罪戾豈可結交權貴倚冰山爲巢窟禍不旋踵矣中丞果敗人皆服其先見

海參領

海參領

秀

滿洲人褚輝巴圖魯裔幼患痘左鼻壅塞人多

笑之參領伺母出以佩刀刺鼻孔血涔涔下卒通其竅時方七歲父漢曰此何異符生之刺目也淳至正紅旗參領以廉能稱時和相議以官廩馬散兵丁飼養會八旗大僚議人皆應如響公獨曰

國家不惜數百萬金錢爲芻牧費良以

天閑重務備緩急之用也今若散給兵丁雖稍濟其生計儻一旦用之恐侵冒者衆徒繁刑害衆無實濟和岸然曰汝是何齷齪官乃敢抗議卒如和議

今上復命立廩飼養而公卒已數年矣闡峯侍郎保夙與公善

嘗曰使八旗參領皆如海某安有疲玩兵卒哉將薦於朝
公力辭卒以勞瘁終論者惜之

權臣奢儉

世之論人者莫不以奢爲驕汰儉爲美德然大臣臧否當
論其大節初不在奢與儉也汾陽王姬妾數十人寇萊公
蠟淚成堆卒爲名臣秦檜不著黃衫王安石囚首垢面終
不免爲小人此史策之尤著者近日某閣臣歷任封圻奢
汰異常輿夫皆著毳氈衣姬妾買花日費數萬錢嘗操演
士卒有司某適餽銀五萬某揮散軍士略無吝色至和州

則賦性吝嗇出入金銀無不持籌握算親爲稱兌宅中支費皆由下官承辦不發私財姬妾雖多皆無賞給日餐薄粥而已

權臣同列

自古權臣擅國必引緘默易制之人爲同列事無掣肘且炫己長如楊國忠之於韋見素盧杞之於關播蔡京之於何執中等秦檜之於楊愿段拂温體仁之於張四知等無不皆然惟蔡確與温公共相嚴嵩徐華亭先後同列後皆爲所制近日和珅與阿文成公遇事輒梗輒阿公薨乃引

其戚蘇凌阿同相遂肆無忌憚矣閣中惟王偉人相公與
之忤後珥會鞫時首坐卽韓城也故知古今奸臣亦如出
一轍

八大家

滿洲世族以瓜爾佳氏直義公之後鈕祜祿氏宏毅公之
後舒穆祿氏武勳王之後那拉氏金台吉之後董鄂氏温
順公之後輝發氏阿蘭泰之後烏喇氏卜占泰之後伊爾
根覺羅氏某之後馬佳氏文襄公之後爲八大家凡尙主
選婚以及

賞賜功臣奴僕皆以八族爲最

文體

汪鈍翁先生曰昌明博大盛世之文也煩促破敗衰世之文也顛倒紕繆亂世之文也後生爲文豈可昧於辭義悖於經旨專以新奇可喜鬻然自命作家亦曾南豐所謂亂道朱晦翁所謂文中之妖文中之賊也乃知文章盛衰關乎世運今幸值

右文之世而近日學者多以割裂古書勦襲成語爲博雅課士者復多取之過矣惟辛酉科王韓城掌北闈一洗前人陋

習專以清醇爲主

三王絕技

國朝入關後崇尚儒學夫漢世胃無不講貫如紅蘭主人敬亭主人屢見漁洋雜著諸書乾隆中簡儀親王品學可匹薛文清政治可匹王陽明慎靖王詩筆清秀擅名畫苑可與北苑衡山把臂入林近日成親王爲

今上之兄書法擅長論者謂

國朝自王若霖下一人三王以屏藩之貴涉獵文翰轉非佔畢之士所可及所謂天資非人力也

書賈語

自子和入相後朝士習爲奔競黠者詭訐正人以文已過
迂者株守考訂訾議宋儒濂洛關閩之書無讀者余嘗購
求薛文清讀書記及胡居仁居業錄坊賈云近二十餘年
坊中久不存此種書恐無市者徒傷貲本耳聞之慨然

山舟書法

梁山舟同書文恪公子官侍讀即引疾歸書名播中外日
本朝鮮諸貢使爭以重價購之論者謂近日書家劉石庵
相公樸而少姿王夢樓侍讀豔而無骨翁覃溪撫摹三唐

面目僅存汪時齋謹守家風典型猶在惟公兼數人之長
出入蘇米筆力縱橫如天馬行空汪文端張文敏後一人
而已

湖北謠

畢制府沅任兩湖總督時滿洲福公甯爲巡撫陳望之准
爲藩司三人朋比爲奸畢性迂緩不以公事爲務福天資
陰刻廣納苞苴陳則摘人瑕疵務使下屬傾囊解橐然後
免時人謠曰畢不管福死要陳倒包又言畢如蝙蝠身不
動搖惟吸所過蟲蟻福如狼虎雖人不免陳如鼠彘鑽穴

蝕物人不知之故激成教匪之變今畢公死後籍沒陳爲
初頤園劫罷惟福甯尙列仕版耳

八大王

蘇州閶門外有八大王祠神像鬚眉偉然著

本朝衣冠有瘋疾者禱之輒愈俗名箭風八大王云係

國初王公孤舟至蘇招撫土人疑爲奸細繫舟斃之後知其

情建祠以祀按

國初下江南時雲屯席捲所向無前初未有王公死其地者
或云蓋偏裨之將偶被所害土人不知以爲王公理或然

明正錄金
卷之四
歟

王述菴書

己未夏吳中有杖責諸生之獄今得王述菴少司寇與平
恕書文甚適勁故具載之書云違晤經時伏稔執事興居
安豫弟以鼎湖大故匍匐入都前日始回南下備知諸生
獲罪深爲駭異諸生寒士居多求貸於富戶乃事理之常
伊等或以教課爲業或以筆墨爲生無力償還亦其常分
賴有父母師保之責者正宜加之憐惜或代爲寬解或再
爲分限俾得從容措繳即使伊言粗率亦何至不能稍貸

乃至扑責寒士以媚富戶實無情理此非該令平日與富戶交結往來受其餽賄卽係意存庇奸爲事後得錢之計情事顯然不待推求而可見諸生之不平則嗚有何足怪惟是時承審之員非該令平日結納之上司卽係狼狽爲奸之寅好臬司將赴湖南不顧其後而巡撫初莅新任以至四出查拏牽連數十掌嘴鎖項凌辱不堪成何政體當今律令內從未有生員借貸不還遂致責革之條若以聚衆爲名亦當視其應聚與否耳漢時太學生舉幡闕下見於漢書不一唐之太學生爲陽城而聚衆宋之太學生爲

李綱而聚衆至周朝瑞等爲趙汝愚而聚衆史冊載之不
一而足以爲美談蓋凡事必先定其是非如諸生理屈詞
窮糾衆以挾制縣令從重懲之宜也若縣令先以挾私違
制則人有同心豈能默爾一呼百應籲告上臺以求利斷
自無不可斯時卽宣告承審各員研究富戶平日與該令
有無結交何以討好如此果無他故然後科以性情兇暴
違制擅賣之咎仍另爲該生起限寬緩清還諸生自必欣
然而散何至成此大獄使士民重足而立也往在京中那
繹堂司空言宜撫軍爲人仁厚劉竹軒倉場亦言其老成

精細昨過蘇相見謙和恭敬抑然自下實有古賢臣風範
特其時兩司未到獄案已定而執事又無一言救正縱地
方官之所欲恣其蹂躪此必非撫軍之本意也今者荷蒙
皇上垂照如神洞燭其違制擅責之由降

旨再飭制軍研審制軍居心公正未必謂然然成事不說是否
覆盆能白尙未可知儻執事以繫鈴者解鈴則日月之更
民皆仰之矣弟此次進京仰見

皇上典學右文而王韓城劉諸城二相國以及石君家宰繹堂
司空贊翊

熙朝愛才好士力持大體恐承

旨之下於此亦不慊然弟見數十年來小省學政職分本微奉
督撫如上司與州縣相結納甚至幸其嗾爾蹴爾之助媿
姻唯諾殊爲可恥若江浙學差皆三品以上大員出膺任
使地分旣高卓然自立故遇有諸生品行不端者斥之學
業不進詞章不上者令廣文夏楚之其餘則是曰是非曰
非所以重人材而勵廉恥今執事久以詞林雅望游受
上知冀旦夕入贊綸扉惟是扶持士類主張名教庶可與石君
諸公相見耳至近年州縣所以魚肉諸生其意蓋在立威

成立而諸生箝口結舌則庶民何敢出而爭控是以獄訟之顛倒徵收之加耗無所不至比者言路大開江南漕政橫徵重斂已一一仰叨

聖鑒故制府亦力爲振作今冬定作清漕之局但州縣或有陽奉陰違倍收多取恐生監連名訐告而州縣指爲闕堂鬧事者甚多未知執事可能究其事否俟案定而後量加董戒抑或如此案不科州縣之失而卽科諸生之罪若仍助其蔽而長其氣則吏治之壞不知伊於何底也弟陳臬三司且於大理寺都察院刑部三法司均爲堂上官所見生

監控告之案不勝枚舉然未見有人因其抗令而右袒之
至於此者弟與緣事諸生並無門生故舊之雅誼一至蘇
州卽知此案已

上聞並荷

聖明指摘所以不辭饒舌者實以此案追債事輕關於士氣者
大而關於將來漕弊者尤大且爲執事風節所關夙叨世
好度無肯效忠告之誼者故忘其愚憊用布區區如或以
規爲瑱則韓文公之諍臣論歐陽公之與高若訥及與杜
祁公論石介書取而研之可也

世俗之論

世俗之論是非亦有關於風化岳中丞之廉正余嘗記吳人所作岳青天歌有某散騎譏之曰岳公木偶人耳受下屬欺罔不知省察又更張報銷重使苛擾閭閻受其災害烏得爲廉吏哉余曰子何不察之甚也夫正人之過如日月之蝕非不韜匿其光久之仍照耀於天下自古正人貽笑於後者亦復不少如子產之智尙受給於校人黃霸不識鷓鴣皇甫嵩以董卓爲正人袁粲失計於劉秉房杜以蕭瑀爲俗學魏元忠薦郭霸富鄭公以王安石爲君子胡

安國之附秦檜真西山有一鍋麩之謠皆不矢爲君子獨
岳公哉當時督撫不尙廉而尙才使貪風遍天下奸民因
之搖動而岳公獨能自守人非笑之不顧今

天子力革其弊守臣始知自好岳公爲於舉世不爲之時亦豪
傑之士也縱有所失諸君子宜隱匿之不暇何況岳公清
貞剛介未必若斯之甚今吾子鯁鯁責之何哉

嘉慶初年督撫

今上親政之始政治一新督撫如岳中丞輩罔非正人長公

費羅氏乙未進士撫吳中嘗私行街市察下吏賢不肯清

漕政下屬抗之公斥其最貪者餘皆服吳民至今賴之存
和利遣戍伊犁數年

今上召入命爲陝甘總督陳公大文會稽人辛卯進士乾隆中

歷撫兩粵

今上首調山東公至日剔清漕務首劾貪吏三十餘員性深嚴
見下屬皆溫顏以對談論良久然後正色申之曰汝某事
貪賄若干余皆悉知若不速改余彈章已定章矣故下屬
咸畏之覺羅吉公慶武功郡王其世孫性溫厚撫齊越諸
邦無所施爲去後民輒思之每於署中購屋三間不采不

琢僅避風雨室中設長几一椅十宋儒書數冊判事見客
起居飲食皆在焉他屋皆封鎖今任兩廣總督加協辦大
學士書公麟高文恪公晉子首擢安徽巡撫有善政

純廟最喜之加兩江總督以忤和相謫西域數載

今上親政擢閩浙總督再調雲貴劾罷前督富綱弟副憲公廣
興以劾和申擢官屢劾大吏公不喜所爲嘗於

上前言之後調兩湖總督屢奏大捷於炎暑中奔馳山谷間堵
剿教匪不使入境講疾薨

上甚悼惜之以一等男世其家汪公志伊桐城人起家縣令累

任至福建巡撫嘗

陛見熱河惟乘一敝車束襪被其中後隨三奚奴而已往來都
邑數十處皆不知其爲封疆大吏也請客惟用二簋疾天
下廢宋學萊幼學儀節之書以其制府性情不適以疾去
台公布蒙古人初任戶部銀庫郎中時和相專權補者皆
以貨進故任意貪縱侵盜官項又勒索運餉外吏經年累
月不時免納公至日與員外郎和公德盟諸庫神積弊一
清後任廣西巡撫粵西儲糧虧缺甚多公調停數年倉庾
充初公彭齡萊陽人初任御史劾彭參政元瑞兒子冒

充吏員彭公爲之罷職任雲南巡撫前撫江蘭虎而冠者
公又劾罷之踰年以親老陳情改補京職後任爲伊桑阿
任黔撫時卽以貪著又冒銅仁苗洞功入境後勒索沿路
供用滋擾下屬公已去任聞之嘆曰均爲

天子大臣豈可以去官故目視下民受害而不顧又露章劾之
上震怒以手書獎公而

賜伊自盡滇民大悅吳公熊光常熟人初任軍機以才能著

純廟命與今少司農戴公潤亨特擢卿貳

今上親政首擢河南巡撫時豫省遭景安倭什布之虐盜賊遍

野民不聊生公至日定保甲聚鄉勇堵禦盧氏東境不容
一賊犯邊數載豫省安堵如故士民賴之今遷兩湖總督
王公秉韜漢軍人以縣令起家累遷潁州守丁巳春教匪
突至光州去潁州甚近大吏皆畏蕙閉關任寇飽颺去公
慨然曰均爲

天子守臣豈可以疆圉故致遺害與提臣定公柱團結鄉勇數
千戰於境上定公故知兵公復勵以忠義助以糧餉屢破
賊壘賊踉蹌去豫省以安朱石君司農時撫皖甚器之

今上親政首薦爲奉天府尹今任南河河道總督公性方正不

好沽名長制府

麟

汪中丞

志伊

皆以廉著公不喜其爲人

嘗曰長三汪六皆名過於實者奚足貴荆公

道乾

介休人

性直樸爲縣令時嘗著敝衣獨步上轅敗絮應手出人笑
之不顧也以朱石君薦代爲安徽巡撫無所更張而下屬
畏之不敢干以非道請客惟用五盞飯脫粟而已後以疾
去官阮公元儀徵人家世任武職公以科甲著自釋褐至
卿貳甫五年博學羣經諸子無不通貫尤精爾雅小學諸
書以朱石君薦任浙江巡撫前中丞貪酷而公易以廉平
下屬慶更生溫台賊盜充斥公與提臣李長庚設法捕之

風稍戢性和藹而能守正不阿

上待之甚厚每

批其摺嘗卿之而不名

嘉慶初年諫臣

今上卽位首下求言詔一時言官指摘

朝政改如轉圜雖其間不無妄言獲咎然其裨益良多矣廣

公秦滿洲人

下詔時秦與廣興首先應詔參劾和珅奸慝諸款卽時伏法今

任內閣學士蔣公攸銛漢軍人劾外省貪吏宜降革者李

嘉慶初年諫臣

嘉慶初年諫臣

三

奉翰景安秦承恩諸人先後獲罪吏治爲之一轉副憲公
弼圖靈阿宜制府綿子首條關稅鹽務諸弊又請却納貢
獻停止捐納馬公履泰仁和人論湖督景安畏縮偷安老
師糜餉之罪安爲之罷職又論湖北教匪奸民宜除難民
宜撫諸條

上盡從之繼公善滿洲人雖爲和相所引無所依附時繙譯科
場皆近臣子弟藉以進身頂冒傳遞之弊不勝言善首論
之場務始肅遷太僕寺卿八旗士卒蓄養馬匹多有賢領
餉乾餉者十不二三出牧時哨番使以金帛爲蒙古所哂

善復犯衆怒言之弊遂清滿洲人恨入骨至驗馬日衆誤以戴服塘瑒爲善敵之幾斃事聞首謀者伏誅今遷

盛京禮部侍郎張公鵬展廣西人任御史奏出師入弊政皆

中窾要刑部郎中金光悌素便佞專擅堂官多庇之後遷光祿少卿猶戀其職鵬展劾請離任其略云以

天子之刑部而金光悌一人專擅二十餘年其餘司官皆出門下故使比昵爲奸無阻之者良可慨也

上遽允其請和公靖額滿洲人以繙譯起家而素重文士滿洲

舉人舊例三科後始簡選小京官人多缺少致多壅塞非

三十餘年不能入仕版不若漢人大挑之捷和深憫之陳
請同漢人例一體選授縣令衛公謀濟源人辛巳進士年
七十餘始爲諫官福文襄王康安雖屢立戰功然所歷封
疆苞苴廣進

今上責那釋堂司空

諭旨有福康安歷任封疆箠楚不飭之語謀因備論王諸貪婪
狀不宜配享

太廟

上雖未允其請一時公論與之周公斌甯夏人論外省大吏多

有參劾屬員初無劣跡恐恟愾無華之人不得上司歡心
被劾者衆請嗣後照大計例許其付咨引

見則賢否自難逃

聖明洞鑒之中使大吏專擅之習爲之稍減

上允其請庚申夏彭芸楣尙書入內落馬昏仆朱石君司農以
己輿載出故事

大內無

特旨不容車轎出入棧因劾之其略云朱珪無無君之心而有
無君之迹又溫藩司承惠嘗鄉勇功爲己功依附罪撫秦

承恩致使武關有失亦附劾之當時雖奉

嚴旨未數月石君輿夫有闖禁門毆傷守者

上切責之嘗曰周枻之言甚正殊可嘉也沈公琨歸安人江蘇生員之獄巡撫宜興庇護屬員信任家人苞苴日進特造嚴刑以訊告者有小夾棍頭繩諸名目又於

國喪中演劇琨一一陳之輿罷職逾歲

上欲巡幸盛京琨復上疏阻之蕭公芝漢陽人久淹詞館及用御史年已七十餘上疏奏端正風俗以天道人心為本洋洋數千言皆有關政治王公

寶燦

山東人上疏言

上之用人行政宜習其素不可因其有人保舉遽加升用如金光悌黎兆登等非不有人薦用然考核其實殊有未稱者云游公光繹福建人會上疏言今大臣未盡和衷武備未盡整飭願效魏元成十思疏以裨治化

上獎之後滿漢某侍郎因公爭憤

上曰游光繹之言不爲無見殊屬可嘉後以劾黃公永沛罷職人爭惜之

舒太夫人

滿洲舊俗凡所婚娶必視其氏族之高下初不計其一時

之貧富有時獲於勢利之見以致以賤瀆貴以高就下人多恥之然至感其義行與之聯姻初不計其品之高下此古人所難能於吾外祖母舒太夫人見之太夫人姓馬氏爲文襄公會孫女直恪公嫡配也初感吾邸趙護衛之義欲爲吾表兄某聘其孫女吾母以其爲家君僚屬故爲之代辭太夫人曰吾雖貴族然能與忠義之士結爲親誼其榮多矣奚必計其族之貴賤也卒訂其婚

紀曉嵐

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見稱惟曉嵐宗伯無書不讀所著

四庫全書總目匯三千年典籍持論簡明殊不可及今年已八十猶強健如昔日食肉十數斤終日不啖一穀粒真奇人也

孫文靖公

孫文靖相公士毅卒時余嘗作四律輓之或有譏余譽非

其人者近讀東坡集見有輓韓絳詩三首備推其人按絳爲王荆公所引世人呼爲護法沙門初非端士而蘇公褒之如此嗟夫文靖雖有交結權要殞師安南之咎然其遇事明斷下屬震畏當時貪吏如李侍堯輩布滿天下而公

獨以廉著每出巡輕車減從不擇飲食嘗郵傳至江西余業師程蓉江先生爲縣令往謁之公卽呼與對食惟蔬食數盞而已又連劾滿洲貪吏巴延三富勒琿二皆人所難能者余嘗比之明周忱胡宗憲信非阿也

章嘉喇嘛

國家寵幸黃僧並非崇奉其教以祈福也祇以蒙古諸部敬信黃教已久故以神道設教藉使誠心歸附以障藩籬正王制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也然亦有聰慧之士生於其間如章嘉國師者西甯人熟習佛教經

卷

純廟優待之

上嘗以法司案卷

命師判決師合掌曰此國之大政

皇上當與大臣討論非方外人所敢預也又寺與某相國鄰師
惡其爲人不與往來其尤著者爲折服哲敦番僧叛謀事
乾隆乙亥阿逆之謀既露誠勇公命喀爾喀親王額林沁
伴之入覲額中途泄其謀故縱阿去

上震怒賜額自縊故事元太祖裔無正法者諸部蠢動曰成吉斯

汗後從無正法理推其兒哲敦國師為主勢頗巨測師時
扈從木蘭

上以其事告之師曰

皇上勿慮老僧請折簡以消逆謀因夜作札備旨

國家撫綏外藩恩爲至厚今額自蹈罪愆

上不得已置之於法乃視蒙古與內臣無異之故非以此盡疑
外藩有異心也如云元裔卽不宜誅若宗室犯法又若之
何況吾儕方外人久已棄骨肉於膜外安可妄動噫相預
人家國事也遣其徒百姓者日馳數百里旬日達其境哲

敦已整師刻日起事聞白至嚴兵以待坐胡牀上命白匍匐入曰故善游說備陳顛末哲敦已折服更讀師札乃善論白歸其謀乃解師守戒甚嚴晚年病目能以手捫經典盡識其字亦可謂彼教中篤行之士或言師有奇術造諸怪誕不經事歸之則非余所知也

謝薌泉

謝薌泉先生性豪宕疎闊大節不苟其居處几榻塵積數寸不知拂拭院中花草紛披有濂溪不除階草之意財物奢蕩一任僕人侵盜毫不介意嘗蓄萬金遨遊江浙間揮

霍殆盡曰人生貴適意耳銀錢常物何足惜與余交最善
屢戒余之浮妄躁進余心服之嘗曰君子之交可貌疎而
內厚不可傾蓋之間頓稱莫逆其交必不久也嘉慶初和
相當權公巡南城遇其妾兄某馳車衝驕從公立命撿之
杖以大杖因焚其轂王給諫鍾健希和相意劾罷公官管
御史世銘笑曰今日三公各有所失有問之者答曰謝公
失官王公失名失官之患不過一身失名之患致傳千古
矣

今上親政

特召爲祠部主事曾新置朝衣借法時帆祭酒式善著之罷官

遂不復取及官儀部當祭祀復欲市取時帆聞之故問之
曰吾記君於某時新置朝衣去日未久何得遂無謝茫然
法曰或君曾假諸人乎謝仍不記憶法笑曰君於某日曾
假余著今尙在余笥中君果忘乎謝乃恍悟其不屑細故
如此

太和門箭

豫德親王下江南王鐸錢謙益等迎降王未察其誠僞命
都統舒穆祿譚泰往偵之公坐太和門門扉爲生鐵包裏

甚堅厚公射洞之明人驚爲神今其箭猶存每

翠華南幸有司飾其楛羽示威德焉

老年科目

本朝老年中式者陳檢討維崧與宏博年踰五十丁丑姜西

源宸英七十三中探花癸未王樓村式丹五十九會狀宮

恕堂鴻歷五十八查他山慎行五十四己丑何端惠世璠

五十八壬辰胡文良照五十八乙未裘璉七十二辛丑陸

坡星奎勳五十九俱入翰林乾隆丙辰劉起振八十授檢

討己未沈歸愚尙書六十八入翰林張總憲泰開六十二

癸丑吳種芝 貽詠 五十八中會元嘉慶丙辰元和王嚴八

十六中式未及

殿試卒己巳山東王 服經 八十四入翰林皆

熙朝盛事也

青年科目

國朝年少登第者順治丁亥王文靖 熙 年二十乙未伊文端

桑阿

年十六戊戌陳文貞 廷敬 年二十康熙癸丑徐文定

元夢

年十八納蘭侍衛 成德 年十九己未李丹壑 字青 年

十六辛未黃崑圃 叔琳 年二十庚辰史文靖 貽直 年十九

蘇文佳

蘇文佳

壬辰舒大成年十八辛丑勵宗萬年十七雍正庚戌嵇文

恭璜年二十乾隆丁巳德定圃保年十九乙丑夢侍郎麟

年十八戊辰朱文正珪年十八壬申熊恩紱年二十甲戌

戈太僕源年十九丁丑彭紹升年十八辛巳秦司寇承恩

年二十丙戌祥布政鑑年二十甲辰蔣制府攸銛年十九

文侍郎寧年十八丁未何太守元煇年十九其弟寧夏守

道生年十八同中式嘉慶己未張侍郎麟年十八

宗室詩人

國朝王公至閒散宗室文人代出紅蘭主人博問亭將軍塞

曉亭侍郎等皆見於王漁洋沈確士諸紀載繼起者紫幢

居士文昭饒餘親王曾孫著有紫幢詩鈔宗室敦成英親

王五世孫與弟敦敏齊名詩宗晚唐頗多逸趣臞仙將軍

永忠恂恪郡王嫡子詩體秀逸書法遒勁頗有晉人風味

遇奇書異籍必買歸典衣絕食不顧也樛仙將軍書誠鄭

獻王六世孫性慷慨不擾世情年四十即託疾去官自比

錢若水之流即有隙地盡種蔬果手執畚鍤以習勞晚年

慕養生術每日進食十數先叔嵩山將軍諱永恣詩宗盛

唐字慕榮祿晚年獨居一室人跡罕至詩篇不復檢閱故

詩三佳長
本明里學大五

多遺佚

本朝理學大臣

本朝崇尚理學康熙雍正間大臣如李安溪之方大熊孝感之嚴厲趙恭毅公之鯁直張文清公之自潔朱文端公之吏治田文端公之清廉楊文定公之事君不苟孫文定公之敢言李巨來傅白峯之剛於事上高文定公何文惠公之寬於待下鄂西林之勲業劉諸城之忠貞以及邵中丞基胡侍郎煦之儒雅蔡閩之太傅傅龍翰敏之篤摯甘莊恪汝來之廉顧河帥琮之剛陳海甯史溧陽之端方陳桂

林尹文端之政績完顏偉張師載二河帥之治河楊勤恪
錫紱之治漕誰謂學無益於國也

滿洲二理學

近日士大夫皆不尚宋儒雖江浙文士之數無以理學者
者轉於八旗得二人焉一為松尚書筠蒙古人立朝不苟
和珅當國嘗與之抗

純廟篤任之居家好程朱之書終日未嘗離手性孝友叔某侵占
其田日相詬訾公雖至六卿而叔驅之無異奴隸嘗命手
執炊公笑應之人有不平者公曰倫常在焉何可非也一

爲唐水部高齡滿州人辛巳進士曾任充沂曹濟道少以
才稱老而歸於理學曰聊足以自懣耳二公雖官階出處
不同然於舉世不爲之時尙能篤信非知道之君子不能
也

本朝文士多壽

王弇州著文人九厄使人閱之索然氣盡按

本朝文人多壽可以證王之失王文簡公士顏七十七朱竹

垞參尊八十四尤西堂侗八十五沈歸愚尙書德潛九十

五宋漫堂燁七十二查初白慎行七十方靈皋苞八十袁

簡齋枚八十二錢辛楮大昕七十紀曉嵐尚書八十二

彭芸楣尚書元瑞七十近如姚姬傳彙八十四翁賈谿方

綱八十餘梁山舟同書九十二趙甌北翼八十二四公至

今猶存

本朝父子祖孫宰相

王弇州戰明代氏族之盛按

本朝父子調羹之盛者指不勝屈如何文端公蘭泰之子為

傅文恭公明安阿文勤公克敦子為阿文成公桂張文端

公英子為文和公廷王劉文正公統勳子為文清公塘皆

本朝父子祖孫宰相 本朝伏 三

父子宰相馬文穆齊之姪為傅文忠公恆傅之子為福文

襄王康安高文良公斌之子為高文端公晉文端公子為

參政公書麟温文端達孫為温相國福福之子今相國伯

勒保尹文恪公泰子為文端公繼善其孫為今相國慶桂

皆三代持衡為

昇平良佐實古今所罕見也

本朝狀元宰相

本朝閣臣最利鰲頭如傅聊城以漸為順治丙戌狀元呂常

州宮為順治己丑狀元于文襄公敏中為乾隆丁巳狀元

莊參政

有恭

爲乾隆己未狀元梁文定公

國治

爲乾隆戊

戌狀元今七卿中有潘芝軒

世恩

胡希廬

長齡

茹總憲

王司空

以銜

姚閣學

文田

皆有調羹之望焉

旭亭家書

韓旭亭先生諱

是升

今大司寇桂船

封

父也貌岐嶷目炯

如電喜作谿刻語使人莫能受嘗遇相士云公之貌如黃

閣學

孫懋

當早貴恐不永年耳先生深自改易立功過格

以自警凡利衆濟人事皆勉力爲之乾隆庚寅客京邸大

病夢人語曰汝發憤改過造化已延汝壽病愈貌和藹識

之者咸謂非復當年形狀矣年四十卽棄儒冠游四方余少及其門嘗聞語人曰天下事多矣未有驕盈而不敗者故謙抑自居雖僕夫媪婦必接以溫顏子任封疆而先生樸素如故也嘗寄書司寇云余今年秋收頗佳所植菽粟頗足釀酒筆墨足以代耕儘有餘享汝所獲廉俸養妻孥猶有餘貲切勿貪分外財致使七十垂盡之翁被累也可寇謹守先生教始終以敬謹受

今上知遇屢登高位皆秉家範老遊燕粵吳越愈輕健如三四旬人甲戌春壽八十

上賜匾旌之越二歲無病終憶丙午間設席余邸因余性忤急
詩諄相戒以己身為喻余終以暴戾致愆深有愧師教也

異姓王

本朝罕有異姓封王者

國初孔有德尙可喜耿仲明以泛海來歸封孔爲定南王耿
爲靖南王尙爲平南王吳三桂以請兵功封平西王揚古
利以世臣追贈武勳王孫可望來歸封義王黃芳度以殉
節封忠勇王然皆不世其爵惟福康安以征苗薨於軍贈
嘉勇郡王子德麟現襲貝勒蓋曠典也

江陰口談之誣

國初豫通王下江南所至摧朽拉枯無不立下惟江陰典史

閻公應元拒守九十餘日

大兵四集然後破之夫以卑員末秩能於萬不可爲之時堅守臣節誓死不降亦可貴也乃近日江陰口實謂閻公守

城時

大兵屢爲所敗至三王九將盡被所害按

國初並無親藩隕傷卽滿洲諸大將亦未有殉節於江陰者或當時偏裨偶爲所傷土人欲彰其功故張大其詞不知

關公之忠在百折不回初不討其謀略之疎密也近日劉
圃三祀聞其史文有遂使南順舊臣後易賢良之語并
先殞花雲之語亦治其誤故詳辨之

烟洞山

興京

永陵前有案山高數丈夏秋間山洞中嘗出白雲一縷蔚然嶺頭
終日不絕土人呼爲烟洞山實

國家發祥之瑞

神樹

興京在永陵前烟洞山神樹
京師圖志

永陵中

原廟饗殿側有榆樹一株高數十丈蔭庇

神殿枝幹屈蟠若虬龍狀樹腹有瘿數百顆聞土人云每
帝

后上賓時瘿自墮一枚

五朝皆然洵神物也

京師園亭

京師西北隅近海淀有勺園明米萬鍾所造結構幽邃今
改集賢院爲六曹卿貳寓直之所其他諸王公所築以和

相十笏園為最近為成邸所居右安門外有尺五莊為祖
氏園亭近為某部曹所售一泓清池茅檐數椽水木明瑟
地頗雅潔又名小有餘芳春夏間多為游人讌賞其南王
氏園亭向頗爽塏多池館林木之盛嘉慶辛酉為水所冲
圯明太守保售之力為構葺繕未終而太守遽卒今池館
半委於荒烟蔓草中殊可惜也

松鶴菴

松鶴菴在宣武門外響聞為楊忠愍公故宅乾隆丁未胡
雲莊司寇季堂會諸僚友醵金立祠繪公像及同事諸公

精舍

松鶴菴

趙忠愍公祠

聖

神位地甚湫隘有古槐一株猶忠愍手植想見當日清狀
韓旭亭先生有過忠愍祠詩甚佳蓋丁未年初立祠時作

趙忠愍公祠

趙忠愍譔雲南人明崇禎間仕至監察御史巡視南城城
陷時爲流賊害於白帽胡同時黨人氣盛公以邊遠土米
及攀躋清流故南中祭享及

本朝

賜諡皆未之及乾隆初同鄉侍御傅某爲之表白始補諡忠愍立
專祠祀之在憫忠寺旁今爲雲南會館

先烈王骸箭

先烈王所遺箭一鏃與筈皆以木爲之鏃長今尺六寸徑三寸圍九寸周圍有觚稜者六竇處穿孔數亦如之筈長三尺六寸括之受絃處寬可容指非挽百石弓者不能發按唐六典鳴箭曰骸漢書亦云鳴鏃骸箭也字書或作髀吳萊詩遠矣鳴髀箭皆此物也世藏於廟余命王處士嘉善繪爲圖延諸名士題之以吳舍人嵩梁孫太守爾準詩爲最因錄之吳蘭雪詩云烈士腰間大羽箭射馬射人經百戰耳後勁風啼餓鷓箭力所到無重圍阜鵬翻雲虎人

立一鎬穿胸鬼神泣陣前奮臂擁賊鋒雪後斫纛收奇功
邊牆踏破中原定

帝銘彤

弓拜家慶箭傳三尺六寸長百石能開猿臂強白翎金幹

不可得此物摩挲存手澤王有名馬能報恩

事見汪堯
峯文集作

歌我昔貽王孫千金駿骨市誰買三脊狼牙猶幸存願王
寶此功載旌楛矢貢已來

周廷孫平叔詩云白羽森森開素練云是烈王腰下箭心知
是畫猶膽寒何況沙場親眼見沙場餓鴟叫鳴鎬箭鋒所
向無堅敵敵人未識六鈞弓魂散晴霄飛霹靂我

朝弧矢威八荒賢王赤手扶

天閭薩爾許戰如昆陽二十萬衆走且僵電閃橫馳克勒馬
蹴踏明騎如排牆入關三發歌壯士定鼎一矢摧犬狼廓
清海宇仗神物肯射草間兔與獐勳成麟閣銘殊績垂竹
東房存手澤狼牙鴨嘴不可得獨此流傳有深識我聞唐
代傳榆髀圭皮禮射尊周膠卽今金革永不試括矢枉自
隨包茅文孫七葉慎世守寓意已比彤弓昭

稗史

按紀曉嵐宗伯灤陽續錄載五火神事力辯其妄因思委

卷瑣談雖不足與辯然使村夫野婦聞之足使顛倒黑白
如關公釋曹潘美陷楊業此顯然者近有承運傳載朱棣
篡逆事乃以鐵景二公爲奸佞又有正統傳以于忠肅爲
元惡大憝又本朝佛撫院育詞以李文襄公之芳爲奸臣
包庇其弟此皆以忠爲奸使人髮豎不知作俑者始自何
人任使留傳不加禁止亦有司之過也

古長城

自木蘭北數百里有土堆巍然東至俄羅斯西抵準夷界
蜿蜒數千里屯戍墩堠猶有存者土人云古長城也按始

皇朝築長城者亦未聞至是豈天地自然之界以限中外耶

海道

宋史徽宗遣馬政報書於金當時云艱難險阻始達其國按金時已據會甯今

盛京諸地俱爲所有宋時自登州航海可朝發而夕至何艱難之有豈政不識海道故紆其途與抑記事家之附會也
明非亡於黨人

近日訛議理學者皆云明人徒知講學不知大體以致亡

國按明末君主昏庸貂璫擅政國勢已岌岌不保賴臣下
克明大義遇事敢言彌縫其失不然如英宗之被虜武宗
之游蕩神宗之昏昧皆足以亡國而國未遽亡者未必非
諸君子保障之功至魏闖擅政誅戮賢臣殆無免者然後
寇勢日熾中原土崩與東林諸君子何與焉及夫唐桂諸
王奔竄海上其勢萬無可救而諸臣日謀恢復蹈死如節
是明人之報主亦云至矣猶嗷嗷不已者何哉

呼延碑

乾隆中大臣收復西藏烏魯木齊築城時掘得漢裴岑破

呼延碑字體完善遠勝曹全夏侯諸碑搨本石踰千載尙未剝落真奇物也紀陔風尚書曾藏一通罕以示人云

明用度奢費

明代歲入帑金不過數百萬然其國用十倍於今九邊月餉半飽私囊六部耗費多不可計宮殿工費尤鉅乾隆中重修明長陵啟其寢殿護板皆鑄以生銅康熙中通溝漕溝皆以巨石築之其中管粗數尺亦生銅所鑄又西什庫中尙餘宮人鞋數十箱皆以珠寶飾之其糜費若此末年國帑匱乏借餉於臣良有以也不知者尙造蜚語言內府

財帛豐盈莊烈帝斬之不賞軍士何其慎與

毛文龍之殺

袁崇煥之殺毛文龍其事甚寃世以崇煥之死可憫故掩其過至謂毛文龍果有叛狀非深知當日情事者文龍守皮島多年雖冒餉驕抗然兵馬強盛驍將多出其門

本朝佟張二將盡爲所害使留之以拒

大兵不無少補崇煥乃不計其大冒昧誅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諸將陰懷二心反爲

本朝所用此明代亡國之機也或曰毛文龍嘗求陳眉公繼

僞作文陳邀以重價毛靳不與陳深恨之告董文敏言毛不法專擅諸狀董信之崇煥為董門生任遼撫時往謁董董以陳語告袁袁故決音殺之然則明亡於善書者手也

荊州礮

丙辰冬賊犯荊州時屯卒皆遣調兵力甚寡副都統德福

日夜守之勢甚急尹太守於城中掘得大礮數十皆康熙

甲寅所鑄銅雖鏽澀猶可用礮聲所至賊立奔潰圍遂解

按康熙中順承王勒爾錦守荊州與吳逆戰敗歸蓋當時

所鑄者恐以資吳故埋於地下何期百年後垂破之城反

藉以守亦天意也

白鳴葫蘆

康熙中吾邸遼東莊頭某家籬間結一巨葫蘆中能作音樂聲獻於先修王修王異之進於

仁廟甚為愛惜日置

養心殿後隨殉

景陵

喬道人

乾隆庚戌辛亥間有喬道人自陝右至貌清臞鶴立面微

暈紅自云數百歲曾經明末鼎革事與孫百谷周忠武交
言皆妄誕然談兵家事歷歷如繪或云爲年大將軍潰卒
曾經青海戰事故所言了了然無左證也今漕帥李公奕
晴深爲崇奉齋居一小菴中飲啖如常毫無他異壬戌五
月卒於旅邸亦無他奇又有某道士居西城紅廟玉皇閣
能豫知和相死期辛酉夏大雨鈕鈞錄緹帥明安延其在
海淀寺築壇祈晴頗有小驗

上以其惑衆命逐出境外亦不知所終

茅麓山

茅麓山在鄖陽界毗連三省廣數千里明末流賊餘黨郝
搖旗等竄入復有明疎宗某郝等奉爲主恃險假息康熙
初命圖文襄公海督師同川督李公圖英護軍統領穆公
哩瑪率三省兵會勦諸將皆於層巖陡壁間攀荆援葛而
進逾年始蕩平巢穴故今京師諺語有險難事則曰又上
茅麓山耶則當日之形勢可知

書劍俠事

余友畢補垣云粵西永甯州有陳氏者家巨富嘗飲於州
署席間有偉丈夫闖然至衣服鮮美年甚髫稚與州牧款

洽陳異其人訛諸州牧牧曰此李氏子至州已三載惟以
交納官吏爲事實未詳其世族陳有少女欲贅李爲婿倩
州牧爲媒李慨允之惟約曰每月有數夕出會客莫相阻
陳允之旣贅每夕出終夜不返所招徠者皆戟冠奇服相
貌倣醜之輩陳叟頗悔旣贅之無如何也吳中有葉氏子
少無賴好劍術有老嫗能以劍爲雙丸納口中又能使人
以白刃擊其肩背無血跡曰此麻姑避劍法也葉受其術
出遊於外時

王師征緬甸轉餉至楚南沅州一夕忽失銀數百鞘守吏大

驚責胥隸捕緝終日答撻有老胥曰銀至數百鞘非一人所能持如其夥衆聲應諠沓何以守者無所聞見必有異因號泣路旁葉氏子適至沅異而問之老胥告以故葉憐其老曰吾代爲覓之因赴滇黔物色終不得一日之永甯遇李生於途詫曰此小李將軍也奚至此問諸路人曰此陳氏贅婿也葉遂至陳宅告楚中失帑事陳亦訝曰數日前婿頗暴富未審所自豈卽盜官項耶葉曰夜中令汝女細詢之陳叟告其女晚間李生至入戶見妻色悽然曰此必有異究詰之女戰慄無人色長跽以謝李生疑有他故

拔壁上劍將斬之葉自窗躍入曰不可害良家女洩其機者某也李愕然棄劍曰吾兄奚至此吾事敗矣不可久居葉忿然責之曰吾儕以義爲重豈可盜官家物遺禍於人以遭天譴李生日諾兄速回楚官帑保無遺失吾亦棄此而他徙矣葉辭陳叟歸李生亦以其日乘家去不知所之是夜沅庫得所失鞘封印如故葉既歸吳物色者愈衆葉曰布衣而享妖異之名其禍足以殺身因辭父母之點蒼山學道至今未歸

玉甕

承光殿南乾隆十年建石亭置元代玉甕按輟耕錄黑玉酒甕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爲魚獸出沒波濤狀大可盛酒三十餘石徑四尺五寸高二尺圍圓一丈五尺至元二年告成敕置廣寒殿後屢易代廢置某道院中爲醬醢工部侍郎三和善博古物於道院見之賤價贖歸進

上仍置故處

純廟御製玉甕歌紀其事

命廷臣序和以鄭虎文詩爲最其詞曰天啟

聖瑞玉甕出惟

聖堯受昭聲歌臣愚未覩

法宮寶伏讀

磨藻心爲摩獲廣三尺容五石隨形宵突浮圓荷刻劃類鑄象
鼎物長風蹴踏萬里波腥涎怪物走蛟蜃呀呷啖嚼騰龜
龜陽冰不冶陰火間怪變滅沒吞江河伊誰鏟削運鬼斧
或巨靈掌吳剛柯吾思此玉當在璞塊然萬古藏嗟我百
靈孕含胚太極潤及草木輝巖阿原爲良工剖鑿出宛轉
人世龔日窠那知德薄不能有供玩耳目羞媿媿如延津
劍泗水鼎神物終化理不訛於時恭承

陛下聖萬方貢獻聲猗那人無遺質物鮮棄希世寶肯終烟蘿
熊羆龍氣光燭夜乃終而得歸搜羅轉

教內府輸材費千金易致馴馬馱陳之廣庭重圖訓奠如金甌
無傾陂龍翔鳳翥發

天唱四十八人鳴相和嗚呼隱見會有遇委棄道院歲已多冬
菹實腹泥沒足學士憑弔資吟哦拂拭偶及光萬國經天
不掩同義娥甄幽拔隱寄深慨誰其會者空摩挲異物且
貴况奇士努力

明盛無蹉跎

嘯亭續錄卷一

目錄

純皇后儉德

大雩

御營制度

祫祭捧帛爵用近支王公

太廟用王府中太監

曲宴宗室

廷臣宴

茶宴

山高水長樓看烟火

除夕上元筵宴外藩

大蒙古包宴

賜福字

賜荷包燈盞諸物

派喫祭肉及聽戲王大臣

大戲節戲

端午龍舟

御前大臣

紅絨結頂冠

金黃蟒袍

香色定制

朝服龍團

四團龍補袪

大臣賜紫

宗室公賜紫

朝馬

黃馬褂定制

花翎藍翎定制

親郡王賜三眼花翎

雙眼花翎

賜外官花翎

賜奠

賜陀羅經被

賜宅

清字經館

石經

千叟宴

宗室宴

北郊齋宮

親禱

射布靶

文臣射鹿

十五善射

奏事處

奏蒙古事侍衛

常朝

萬壽節

本朝祫廟之制

薦新

射牲

皇后入廟之制

壽皇殿

安佑宮

皇史宬

皇上日閱實錄

喜起慶隆二舞

武官乘轎

鷹狗處

上虞備用處

虎槍處

御槍處

善撲營

御導處

蒙古醫士

批本處

繙書房

上書房

南書房

如意館

廷寄

上諭館

國史館

本朝欽定諸書

張雲汀

黃雅林

尤水村

褚筠心

甯秀生有盤

神祐漢陽

王文靖

查初白

張夫子

海神祠

佟昭毅

郭尙書

趙恭毅

費莊襄毅活佛

百菊溪制府

李仲昭

勒相公

許莊烈

張總兵

成知州

劉文清語

佛典屬

劉鳳誥

德尙書

明參政

劉清

明人論先烈王

海超勇盜馬

元裔之多

本朝待外國得體

二逆少子

諳達

榮恪郡王

陳壽山

顧星橋

本朝富民

麻狀元

王文肅

嘯亭續錄卷一

汲修主人著

純皇后儉德

孝賢純皇后富察氏傅文忠公恒姊也性節儉平時惟插通草織

絨等花不御珠翠珍惜金銀綫索歲時進呈

純廟荷包惟以鹿羔毳絨緝爲佩囊仿

先世關外之製寓不忘本意後從

上東巡崩於德州舟次

大雩

本朝

列聖憂勤民瘼遇雨澤愆期必敬謹設壇祈禱乾隆七年

特旨每歲巳月擇日行常雩禮如冬至郊壇之制

皇帝躬詣行禮衣服旗幟皆用阜色如常雩未得雨先祈

天神

地祇

太歲三壇次祈

社稷遣官各一人皆七日一告祭各官戒齋戒陪祀如仍不用還
從

神祇等壇祈禱如初旱甚乃大雩

皇帝躬禱

昊天上帝於

園丘不設鹵簿不除道不作樂不設

配位不奠玉不飲福受胙三獻樂止用舞童十六人衣元衣爲八
列各執羽翳歌

純廟御製雲漢詩八章餘與常雩儀同祭後雨足則報祀所以感
格

蒼筤軫重農業也

御營制度

列聖每歲秋獮木蘭巡幸直省除近畿數處設

行宮外餘皆

駐蹕牙帳名曰

御營定制護軍統領一人率屬豫往相度地勢廣狹同武備院卿司幄及工部官設立行營中建

帳殿御幄綠以黃漆木城建旗門覆以黃幕其外爲網城正南暨東西各設一門正南建正白東建鑲黃西建正黃護軍旗各二東西門復設連帳旗門領侍衛內大臣率侍衛

親軍宿衛網城門八旗護軍統領率官兵宿衛又外八旗各設帳房專委官兵禁止誼譁

御營之前扈從諸臣不得駐宿東四旗在左翼西四旗在右翼均去

御營百步扈從人等各按翼駐宿皆北上最前爲王公次大臣侍衛其次大小官員扈從人等皆按旗分品秩安立行帳御前大臣內務府官員人役均駐北面去行營二里外前鋒營相度形勢設卡倫左右各豎飛虎旗幟以爲偵哨以禁行人誼譁其中營或一或二各視途之遠近焉

祫祭捧帛爵用近支王公

乾隆中

純廟定

宗廟執事禮盡用近支宗室駿奔襄贊故歲暮

太廟祫祭捧帛執爵諸執事官皆

聖祖以下宗室諸王公將軍充之

特賜花翎以優寵焉

太廟用王府中大監

乾隆八年

純廟以

太廟中司香太監太常寺多以庸悍老稚

宮府所不用者充數不足以昭誠敬故

命王公府中各交太監二名備

廟中司香洒埽復賞給七品首領一員以司其屬

曲宴宗室

每歲上元及元旦日

欽點

皇子皇孫及近支王貝勒公曲宴於

乾清宮及

奉三無私殿皆用高椅盛饌每二人一席賦詩飲酒行家人

禮

廷臣宴

每歲上元後一日

欽點大學士九卿之有勳勤者宴於

奉三無私殿名廷臣宴如出宴宗室禮蒙古王公皆預焉

茶宴

乾隆中元旦後三日

欽點王大臣之能詩者出宴於

重華宮演劇賜茶仿柏梁體命聯句以紀其盛復當席

御製詩二章

命諸臣和之歲以爲常

山高水長樓看烟火

乾隆初定制於上元前後五日觀烟火於

西苑西南門內之山高水長樓樓凡五楹不加丹堊前平圃
數頃地甚寬敞遠眺西山如髻出苑牆閒宛若圖畫申刻
內務府司員設

一茶宴 山高水長樓看烟火 五

御座於樓門外宗室外藩王

南書房

上書房軍機大臣以及

樹棚外圍以藥欄

上入座賜茶畢各營角伎及

上命放瓶花火樹泮泮插入

上親頒賜凡侍座者咸預焉

日伎畢然後

命放烟火火繩紛繞儼如飛

已

上回宮諸大臣以次歸邸

宴外藩

國家威德遠被每年終諸藩王貝勒更番入朝盡執瑞禮除

夕日宴於

保和殿一二品武臣咸侍座新歲後三日宴於

紫光閣上元日宴於

正大光明殿一品文武大臣皆入座

禮節詳前卷內
務府官制中

鉅典也

大蒙古包宴

禮部

卷一 宴外藩

七 蒙古包宴

六

乾隆中廓充新疆回部哈薩克布魯特諸部長爭先入貢
上宴於山高水長樓前及

避暑山莊之萬樹園中設

大黃幄殿可容千餘人其入座典禮咸如

保和殿之宴宗室王公皆與焉

上親賜卮酒及新降諸臣貝勒伯克等示無外也謂之大蒙古包

宴嘉慶八年

今上以三省教匪蕩平亦循例舉行

賜福字

定制

列聖於嘉平朔謁闕禱寺歸

御建福宮開筆書福字箋以迓新禧

御乾清宮西暖閣

召賜福字王大臣入跪

御案前

上親揮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誌

寵也

內廷翰林及

乾清門侍衛皆

賜雙鉤福字蓋

御筆勒石者餘皆封存

乾清宮於次歲冬閒

特賜御前大臣軍機大臣數人謂之

賜餘福

賜荷包鏗蓋諸物

定制歲暮時諸王公大臣皆有

賜予御前王大臣皆

賜歲歲平安荷包一鏗蓋數對及福橘廣柑遼東鹿尾豬魚諸珍物外廷上大臣亦間

賜荷包一皆佩於貂裘衿領閒泥首

宮門以示

寵眷

派喫祭肉及聽戲王大臣

定制

大丙於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行大祭

神於坤甯宮

欽派內外藩王貝勒輔臣六部正卿喫祭

神肉

上向北坐諸臣各蟒袍補服入西嚮

神幄行一叩首禮畢復向

上行一叩首禮合班席坐以南爲上視

御座爲尊也膳房大臣捧

御用俎盤跪進以髀體爲貴司俎官以膂肩腰髀各盤列諸臣

座前

上自用御刀割折諸臣皆自鬱割遵國俗也食畢

賜茶各行一叩首禮

上還宮諸臣以次退出是晚各

賜糕餈醅齋攜歸邸至上元日及

萬壽節

召諸臣於同樂園聽戲分翼入座

特賜盤餐肴饌禮畢日各

賜錦綺如意及古玩一二器以示

寵眷焉

大戲節戲

隋三書長

卷一 派喫祭肉及聽戲王大臣

大戲九

乾隆初

純廟以海內昇平命張文敏

照

製諸院本進呈以備樂部演習各

節皆相時奏演如屈子競渡子安題閣諸事無不譜入謂
之月令承應

內廷諸喜慶事奏演祥瑞者謂之法宮雅奏

萬壽令節前後奏演羣仙神道添籌錫禧以及黃童白叟含哺
鼓腹者謂之九九大慶又演日犍連尊者救母事析爲十
本謂之勸善金科於歲暮奏之以其鬼魅雜出代古人儻
駭之意演唐元奘西域取經事謂之昇平寶筏於上元前

後口奏之曲文皆文敏親製詞藻富麗引用內典經卷大
爲超妙後又

命莊恪親王譜蜀漢三國志典故謂之鼎峙春秋又譜宋政和間
梁山諸盜及宋金交兵徽欽北狩諸事謂之忠義璇圖其
詞皆出月華游客之手惟敷衍成章又鈔襲元明水滸義
俠西川圖諸院本遠不逮文敏矣嘉慶癸酉

上以教匪事

特命罷演諸連臺上元日惟以月令承應代之

端午龍舟

乾隆初

上於端午日命內侍習競渡於福海畫船簫鼓飛龍鶴首絡繹於
波浪間頗有江鄉競渡之意

召近侍王公同觀

今上親政亦屢循舊制後以雨澤愆期常

命罷演

御前大臣

本朝鑒明弊政不許寺人干政

命內務府大臣監之

內廷事務

特設御前大臣皆以內廷勳戚諸臣充之無定員凡

乾清門內之侍衛司員命其統轄每

上出宮巡幸皆繫鞵扈從代宣

王言名位優重仿兩漢大將軍制而親誼過之初尙命軍機大臣

代攝

今上親政後特分析而體制尤正乾隆中

命喀爾沁固山貝子扎爾豐阿兼之其後蒙古藩臣遂有攝其職

者嘉慶初

上特命睿恭王及定莊二王兼之實曠典云

紅絨結頂冠

國朝定制

皇上燕服冠紅絨結頂冠

皇子皇孫皆以是爲禮服近支王貝勒得

上賜者許常冠戴輔臣閒有

賜者皆不敢戴惟張文和公蒙

特旨許元旦日冠戴時以爲非常之榮

金黃蟒袍

定制

皇子服金黃蟒袍諸王

特賜者始許服乾隆初諸王蒙

賜者過半一時稱盛及末年惟定怡三王

特賜之時以爲榮

今上親政後榮恪郡王蒙

賜服焉

香色定制

古之東宮皆服絳紗袍蓋次明黃一等

國初定制

皇太子朝衣服飾皆用香色例禁庶人服用後儲位久虛遂忘其制近日庶民習用香色至於車幃巾櫛無不濫用有司初無禁遏者亦未習典故也

朝服龍團

定制惟

皇上御服朝衣於署闕下前後繡龍團各四諸王以下皆用素緞數則以爲辨別近日南中所繡朝服衣料無論品級皆用龍團各四初無以素者余常購市料服之成王見而告

曰君素稱守禮者亦濫爲服用耶先輩之知定制若此

四團龍補袿

舊制親王服四正龍補服郡王服二正行龍補服乾隆中
傅文忠公以爲與

御服無別乃奏改親王二行龍二正龍補服郡王服四行龍補服
以爲定制諸王有

特賜四正龍者許服用吳姓初無

賜四團龍者雍正中年大將軍羹堯

特賜四正龍補服不久以驕敗乾隆中傅文忠公以椒房優寵兆

賜四團龍補服孫文靖以入安南功

文毅公惠以平定西域功阿文成公桂以平定兩金川功

福文襄王康安以平定臺灣功皆

賜四團龍補服孫文靖以入安南功

賜之未浹旬即以潰聞遂繳還

成命惟文忠公每入署辦事及其家居仍用公爵補服以示謙云

大臣賜紫

國初諸勳臣以開創大功

賜紫者不乏人乾隆中閣臣則傅文忠公恆福文襄王康安阿文

成公桂和相珅勳戚則福額駙隆安福尙書長安超勇親

王拉旺多爾濟
海超勇
蘭察皆

賜紫色輿服嘉慶中慶文恪公桂德繼勇
楞泰額威勇爾登保以

平定三省教匪功亦

賜紫焉

宗室公賜紫

舊制親郡王用金黃輿服貝勒貝子用紫色輿服宗室公
與大臣同乾隆五十二年

特賜宗室鎮國公輔國公紫色輿服其未入八分公者仍舊制

朝馬

明制諸朝臣皆自左右長安門步行至午門從無賜禁城騎馬者故閣臣沈鯉扶病入掖垣屢至顛仆爲時人所憐國朝定制王貝勒貝子皆乘馬入

禁門至景運門下騎諸大臣一仍明制乾隆中

上念諸臣待漏入直每遇風雪徒步數里甚爲顛蹶因特許諸閣臣乘馬入

丙以示榮寵嘉慶己巳

上特旨諸大臣年逾七十者

賜肩輿入直尤爲曠典

黃馬鞋定制

凡領侍衛內大臣內大臣前引十大臣護軍統領侍衛班
領皆服黃馬鞋

巡幸扈從

鑾輿以爲觀瞻其

御前

乾清門大臣侍衛及文武諸臣或以大射中侯或以宣勞中
外

上特賜之以示

寵異

花翎藍翎定制

凡領侍衛府管護軍營前鋒營火器營鑾儀衛滿員五品以上者戴花翎六品以下者戴藍翎惟王府頭等護衛始許戴花翎餘戴藍翎

親郡王賜三眼花翎

親郡王貝勒爲宗臣向例皆不戴花翎惟貝子冠三眼孔雀翎公冠雙眼孔雀翎以爲臣僚冠乾隆中順承勤郡王泰斐英阿充前鋒統領向

上乞花翎

上曰花翎乃貝子品制諸王戴之反失制傳文忠代奏某王年幼
欲戴以美觀

上始許之因並賜

皇次孫今封定王者二眼花翎曰皆朕孫輩也由是親郡王屢
有蒙

恩賜者嗣

純廟欲定五眼花翎爲親郡王定制爲和相所阻未果行

雙眼花翎

親郡王賜三眼花翎 雙眼花翎 十六

國初勳臣多有

賜雙眼花翎者乾隆中

賜者閣臣為傅文忠

恒

尹文端

繼善

兆文毅

惠

舒文襄

赫德

于文

襄

敏中

和相

那

阿文成

桂

福文襄

康安

孫文靖

士毅

勳臣

為

勤

勇德伊

勒圖

海超勇

蘭察

永制府

保

覺羅制

府

琳

府吉慶

和制府

琳

嘉慶中

賜者閣臣為保文恪

甯

慶文恪

桂

勒文襄

保

勳臣為明參政

亮

額經略

爾登保

德繼勇

楞泰

那制府

彥成

惟彭軍門

承王

軍門得祿

以綠營將佐得

賜尤爲寵遇禮九齡時卽蒙

純廟賜雙眼花翎

天恩高厚殊慚報稱也

賜外官花翎

定制外任文臣無

賜花翎者乾隆中方敏懋觀承官直隸制府

聖眷頗優以古北口大閱故公乞

賜花翎得邀

特賞嗣後外任督撫屢有蒙

恩賜者惟劉文正公督陝時

特賜花翎公回京卽繳還

上亦優容不加責也

賜奠

國家寵待勳臣飾終之典倍極哀榮有

上親臨賜奠者亦有

特遣皇子大臣代賜者乾隆戊戌

上念先烈親王開創功

特往園寢

賜奠嘉慶丙子

今上念朱文正公輔導功

親往其塋

賜奠尤一時榮遇云

賜陀羅經被

本朝王大臣薨

上特賜陀羅經被以白綾爲之刊金字番經於上卽古人賜東

園秘器之類

賜宅

清宮舊典 卷一 賜陀羅經被 賜宅

十八

定制漢員皆僑寓南城外地勢湫隘賃屋皆高其值京官咸以爲苦

列聖每加體恤故漢閣臣多有

賜第內城者如張文和

廷玉

賜第護國寺胡同蔣文肅

廷錫

李公橋裘文達

日修

石虎胡同劉

文定

綸

阜城門大街劉文正

統勳

東四牌樓汪文端

由

敦

汪家胡同梁文定

國治

拜斗殿董太保

誥

新街口皆榮

遇也

清字經館

乾隆壬辰

上以大藏佛經有天竺番字漢文蒙古諸繙譯然禪悟深遂漢經中咒偈惟代以翻切並未得其秘旨清文句意明暢反可得其三昧故設清字經館於西華門內

命章嘉國師綜其事達天蓮後諸僧助之考取滿膽錄纂修若干員繙譯經卷先後凡十餘年大藏告葢四體經字始備初存經板於館中後改爲

實錄館乃移其板於五鳳樓

石經

漢靈帝詔蔡邕等校刊石經始於熹平四年竟於光和六

年熹平見後漢儒林傳及本紀光和見水經注魏正始中所刻石經與之并列

見晉書衛恒傳及洛陽伽藍記初毀於拓跋魏馮熙之取造寺塔見魏書馮傳

再毀於北齊神武之遷鄴沈於河三毀於隋遷至長安以

造宮室并見隋經籍志至唐初漢魏石經皆略盡晉太康中石經

裴秀所書也見晉書裴頠傳唐石經以月令為禮記首篇者明皇

天寶中所刻也見石鑄華始於太和七年見唐會要成於開成二

年見通鑑文宗所刻也後蜀孟昶石經始於昶廣政七年見

國春未畢蜀亡春秋三傳至宋仁宗皇祐元年始成而統

名爲蜀石經也

見晁公武讀書志

北宋石經仁宗嘉祐六年章友

直等書也

見續資治通鑑

南宋石經高宗書也

見玉海

明一統志載

燕城南石經碑二金所刻也各朝石經皆堙沒開成後蜀

猶有存者復不全雍正中生員蔣衡字湘帆善書立志書

十三經十餘年乃成乾隆初上之

特賜國子監學正藏其書於

大內乾隆庚戌

上念衡尊經之功命刊其書太學中乙卯春告成筆力蒼勁燦然

堂廡間宜今日經學昌明直接漢唐也

千叟宴

康熙癸巳

仁廟六旬開千叟宴於

乾清宮預宴者一千九百餘人乾隆乙巳

純廟五旬開千叟宴於

乾清宮預宴者三千九百餘人各賜鳩杖丙辰春

聖壽躋九旬適逢

內禪禮成開千叟宴於

皇極殿六十以上預宴者五千九百餘人百歲老民以十數

計皆賜酒聯句百餘年閒

聖祖

神孫三舉盛典使黃髮鮐背歡飲

殿庭視古虞庠養老之典有過無不及實

熙朝盛事也

宗室宴

乾隆甲子

上宴王公及近支宗室百餘人於

豐澤園更其殿名惇敘殿乾隆壬寅普宴宗室於

明正統金 卷一
乾清宮凡三千餘人嘉慶甲子

今上遵舊制宴近支宗室百餘人於

惇敘殿賜酒賦詩其聯句詩爲成王所書詞翰並妙行寫一時盛典如繪非他詞臣所可及

北郊齋宮

自明嘉靖中更定祀典分祀天地北郊未建齋宮

純廟念祀典甚鉅未可二郊異宜建北郊

齋宮規模一如南郊乾隆己巳

上宿齋宮天時暑熱從者多暍因仍舊制齋於

內宮恤臣僚也後以
齋宮爲更衣殿不復

駐蹕焉

親禱

康熙中孟夏久旱

上虔誠祈禱由

乾清門步禱至

天壇諸王大臣皆雨纓素服從未至天橋濃雲驟合立降甘霖乾

隆己卯旱

肅寧貢錄

卷一 親禱 射布靴

三十三

上屢禱於

三壇

社稷雨不時降乃步禱於

天壇次夕澍雨普被歲仍大稔

上詠喜雨詩誌之

射布靶

國朝以弧矢定天下八旗士大夫無不習勦弓馬每歲

上狩木蘭前時派扈從王公大臣文武官員等習射於

出入賢良門

上親閱之以定優劣中三矢以上者優獎有差

今上自甲戌春命八旗護軍前鋒營每旗揀選善射者百人
上親閱視中侯者升擢歲以爲常

文臣射鹿

每歲射布靶時漢大臣有能射者亦許與及每

特賜花翎以旌之趙謙士侍郎每歲貫侯屢爲文員冠

上甚嘉之戴文端公蘭亭任修撰時隨從木蘭射鹿以獻

純廟大悅曾賦天章以紀焉惟江皖香中丞蘭甫彎弓其鞞忽壞

弓矢盡落於地

上大笑時謂之江三丟云

十五善射

國初定制選王公大臣及滿洲武官中之善射者四十五人
善騎射者三十人善鵠射者二十人

賞戴花翎八旗兵丁內每旗各選善射者十五人

賞六品頂帶藍翎凡

皇上御射皆侍側

命射則隨射之名十五善射

奏事處

國朝鑑明政叢脞特設奏事處遴選六部內務府之能書寫者爲奏事官十年一更易統屬於

御前大臣又

命御前侍衛一員總統其事外庭章奏無不直達

御座壅蔽之患頓除

奏蒙古事侍衛

舊制選六班蒙古侍衛中之熟諳蒙古語者與奏事官同事專奏外藩王公呈奏事件

國語謂之卓親轄以其語言氣習與之相近易通曉其意指

亦柔遠之道也

常朝

本朝

列聖憂勤帷宮燕寢無不披覽奏章

召對大臣其王公將軍六曹人員無政事之責者於每月五日早

集

午門前朝服坐班

上駐蹕大內日王公皆於

太和門坐班侍衛奉

旨賜茶始散

上駐蹕園中王公則同百官坐班

午門外科道官輪班察覈不至者劾之謂之常朝

萬壽節

萬壽節王公大臣文武職官等咸蟒袍補服於黎明時排班

圓明園之

正大光明殿前三品以下者排班於

出入賢良門外

上龍袍珠冠入座鴻臚官唱排班引導宣贊一如大朝儀

上受賀畢始還宮如遇

上幸木蘭時諸王大臣齊集

午門外遙祝

萬壽

本朝祧廟之制

自商周尊契稷爲始祖歷代追崇四親帝號供奉太廟而
開創之君反居其下及親盡廟祧時太祖始正南向之位
非歷有百年其典不備如唐之憲懿宋之僖宣屢經罷復
識者譏之

本朝

太祖肇其東土撫有寰區追崇

原廟四聖神主卽安奉於

太廟後殿遇四時祭享

遣親王一人爲之攝祭元旦令節

萬壽節日遣官致祭每歲禋祭則命覺羅官恭捧

四聖神主合祭於

太廟中禮成仍安奉於

後殿時享之日旣不預

九廟之數復不壓

高廟南向之尊實祭典之良制也

薦新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廟方氏云王必乘舟而後薦新示親漁也今

奉先殿每月薦新仍沿明制而

列聖秋猶水蘭凡

親射之鹿獐必驛傳至京薦新於

奉先殿卽月令親漁之意

射牲

古禮王祭於廟親射牲以獻

坤甯宮跳神儀牲入

上迎出戶俟牲進

上隨入跪視庖人執鬻刀屠割畢方叩頭興卽古射牲遺意

皇后入廟之制

古制后先帝崩則祔祀於廟設位於其姑下然遇行禘祭之禮動多關礙至明世宗預祧仁宗以方后入祔益非法矣

本朝定制凡

后先崩暫奉安

神主於

奉先殿夾室中如

孝敬憲皇后

孝賢純皇后

孝儀純皇后皆沿是制勝古制多矣

壽皇殿

壽皇殿在景山門內正北殿凡九室重檐金楹一如

太廟制供奉

列聖御容

上遇元旦歲暮及

聖誕忌辰皆親詣行禮

諸皇子皇孫及近支親郡王皆從其旁爲永思殿卽

列聖苦廬地凡臨瞻謁日必於永思殿傳膳辦事蓋孝思不匱意

也

安佑宮

安佑宮在

圓明園西北門朱扉黃霰一如

寢廟制供奉

仁廟

憲廟

純廟三聖神牌

上於駐蹕御園日行瞻謁禮每年四月八日

率領

諸皇子近御王大臣拜謁其朔望薦熟徹饌一如典禮皆隸

內務府大臣承辦卽古原廟制也

皇史宬

皇史宬在東華門外迤南與普度寺相近蓋明南內地殿廡七楹扉牖楹楣以石代之內存金櫃數十卽古金匱石室意

列代寶錄

玉牒

聖訓皆藏其中設旗員年老者八人守之地甚嚴密丁卯冬余奉迎

純廟寶錄曾一至其地聞徐崑山先生述李穆堂侍郎言中藏全

分永樂大典較今翰苑所存者多一千餘本皆姚廣孝解
縉所修初本繕寫精工非隆慶間謄鈔之本所及惜是日
匆匆瞻禮不得從容翻閱未審是書存否也按明末宦官
劉若愚酌中志謂大典實湖廣王洪等編輯計二萬二千
八百七十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未刊板嘉靖四十一年
敕閣臣徐階令儒臣照式摹寫一部隆慶元年始成萬厯
間兩宮三殿災不知貯藏何處據此則入史宬或在此時
歟史宬本明嘉靖十七年所建

本朝因之

皇上日閱寶錄

列聖於每早盥沐後卽敬閱

先朝寶錄一卷自

巡狩齋戒外日以爲常寒暑不閒聞覺羅侍讀榮昌言其書皆

收存內閣大庫內每前一日中書舍人啟鑰取書用黃綾
袱包裹盛以柵木匣次早同奏章送入一日寓直者偶忘
啟鑰同事以爲次早可及遂不獲開五更時

上已遣小內侍索取余是日承直匆匆啟庫取書未及盛匣
上已催促者再矣亦可見

聖主之勤於法

祖也

喜起慶隆二舞

國家肇興東土舊有喜起慶隆二舞凡大燕饗選侍衛之便
捷者十人咸一品朝服舞於庭際訝者豹皮鞋貂帽用

國語奏歌皆敷陳

國家憂勤開創之事樂工擊箏以和謂之喜起舞又於庭外
丹陛間作虎豹異獸形扮八大人騎馬作逐射狀頗沿
古人雉禮謂之慶隆舞

列聖追慕

祖德至今除夕上元筵宴皆沿用之

武官乘轎

舊制武官一品皆乘轎

純廟以滿洲大員皆宜習勞將都統將軍提督等乘轎之制盡行

裁革惟領侍衛內大臣例無明文向率以諸王大學士兼

之未有單銜者故皆乘轎惟英誠公阿克棟阿無兼官又

貧乏不能備輿夫獨乘車行後超勇王拉旺多爾濟以足

疾喀爾沁貝勒丹巴多爾濟以撻逆犯陳德受重創皆

肅清黃表 卷一 武官乘轎 鷹狗處

特旨賜轎繼者亦相率因之丙子冬

上特旨罷斥仍交部議處自是武官無坐轎者矣

鷹狗處

鷹狗處向在

東華門內長街設總統二人以侍衛兼之參養鷹狗備蒐獮之用其牧人皆以世家子弟充之許其蟒袍緯帽爲執事
中品之最高者壬戌

今上以非急務

命遷於東安門內長房

上虞備用處

定制選八旗大員子弟爲執事人司

上巡狩時扶輿擎蓋捕魚罟雀之事名曰

上虞備用處類漢羽林之制

虎槍處

定制選各營中將校精銳者演習虎槍

巡狩日相導引

上大獵時其部長率伎勇者十人入深林密箐中覓虎踪跡排槍以伺虎躍至猛先以槍刺其胸仆之謂之遞頭槍然後

羣搶攢刺其頭槍者

賞賚優渥

純廟定制凡殺虎時爲虎嚙斃及被創者照軍營殉難受傷例賜

卹

御槍處

侍衛章京中選火器精熟者數十人爲

御槍處

巡狩日相導引其長服黃綠紅馬褂餘皆紅綠白馬褂

上台圍時皆下騎執火器翼列扈從以防猛獸奔突

上御火槍則爭相貳副舊時郊行免從自癸酉變後凡郊社大祀皆服蟒袍從焉

善撲營

定制選八旗勇士之精練者爲角觝之戲名善撲營凡大燕享皆呈其伎或與外藩部之角觝者爭較優劣勝者

賜茶繒以旌之

純廟最喜其伎最著名者爲大五格海秀其名皆

上所能呼有自士卒拔至大員者以其勇藝有素也和相當軸令巡捕營將士亦選是伎後文遠舉官制任金吾奏罷之

嚮導處

定制

上巡狩時豫遣大臣率各營將校之深明輿圖者往勘程途凡御蹕尖營相去幾許及橋梁傾地道塗蕪澤皆令有司修葺名曰嚮導處獲是差者皆爲美選沿路苞苴肆意徵索稍不滿意則以修治道塗爲名墳墓隴畝任其蹂踐有司畏之罔敢拂其意後

純廟知之懲數人其風稍斂

蒙古醫士

定制選上三旗士卒之明正骨者每旗十人隸

上駟院名蒙古醫士

禁廷執事人有跌損者咸令其醫治限以日期報愈逾期則懲治焉齊息園侍郎墜馬傷首腦泔泔然蒙古醫士以牛脬蒙其首其創立愈故時有秘方能立奏效非岐黃家所能及近著名者有覺羅伊桑阿以正骨起家其授徒法先將筆管戕削數段紙包摩挲使其節合如未破者然後如法接骨皆奏效

批本處

國初鑑明季秉筆太監之弊

特簡滿翰林官一員滿內閣侍讀一員滿中書舍人六員在

內廷行走專司批發凡本章大學士票擬以上經

上披覽畢卽交該處用清字批示然後交付內閣學士恭錄

聖旨發鈔故機宜慎密無敢遲滯俗謂之紅本該處行走人員皆

許挂珠用紅雨傘帽每遇歲時

內廷賞賜咸預其列以示榮云

繙書房

崇德四年

文廟虛國人不識漢字

命巴克什達文成公

海

繙譯國語四書及三國志各一部

頒賜耆舊以爲臨政規範

定鼎後設繙書房於

太和門西廊下揀擇旗員中諳習清文者充之無定員凡資

治通鑑性理精義古文淵鑑諸書皆繙譯清文以行

上書房

國朝鑒往代奪嫡之禍永不建儲

皇子六齡卽入

上書房讀書書房在

乾清宮左五楹面北向近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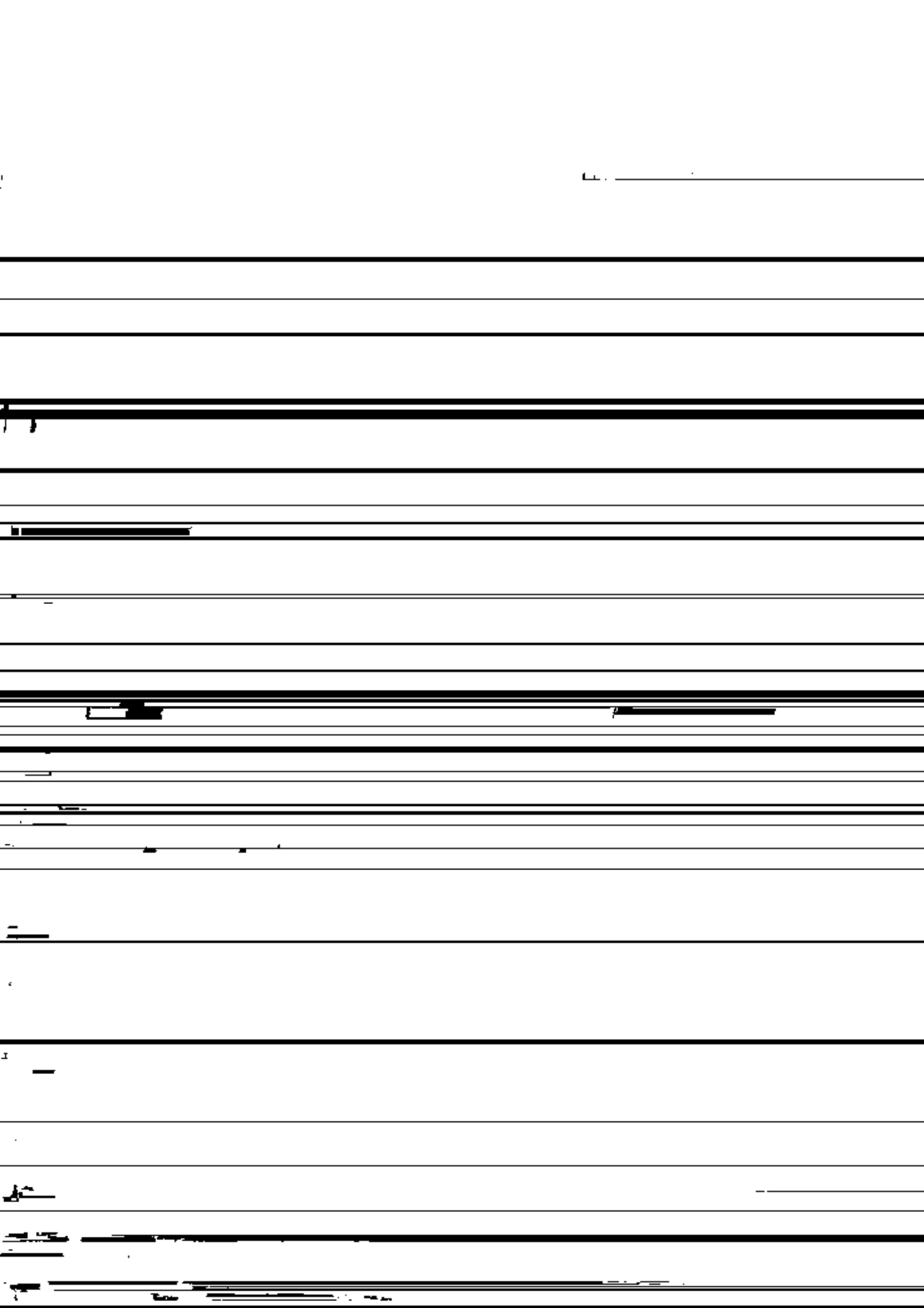
禁鑰以便

上稽察也雍正中初建

上書房

命鄂文端張文和二公充總師傅二公入

諸皇子皆北面揖二公立受之定制卯入申出攻五經史漢策問詩賦之學雖窮寒盛暑不輟較往代皇子出閣講讀片刻卽歸徒以飾觀者不啻霄壤也



問燮理之道也

本朝自

仁廟建立南書房於

乾清門右階下揀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充之康熙中

諭旨皆其擬進故高江村權勢赫一時

仁廟與諸文士賞花釣魚剖晰經義無異同堂師友如張文和蔣

文肅厲尙書

廷儀

魏尙書

廷珍

等皆出其間當代榮之

列聖遵依

祖制龍眷不衰爲木天儲材之要地

如意館

如意館在

啟祥宮南館室數楹凡繪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裱褙帖軸之匠皆在焉乾隆中

純廟萬幾之暇嘗幸院中看繪士作畫有用筆草率者輒手教之時以爲榮有繪士張宗蒼以山水擅長仿北宋諸家無不畢肖

上嘉其藝

特賜工部主事他如陳孝泳徐洋輩皆以文學優長或

欽賜舉人一體會試或以外郡佐雜升用亦各視其才也

廷寄

列聖天縱聰明凡

詔諭外吏剴切機宜輒中竅要恐傳鈔後有所洩漏故機密事件

皆

命軍機大臣封緘嚴密由驛傳遞名曰

廷寄向例封面標軍機首按名姓自阿文成公沒後

純廟嫌涉專擅

命改爲軍機大臣等寄云每月兵部將所寄封數及寄外任何人

名曰彙奏一次亦杜大臣有徇私情託實二代之良法也

上諭館

列聖家法相承

諭旨頒自樞府或每諭萬言或日頒數旨

綸綽式昭積累繁富恐有所遺漏特立

上諭館設主事二人筆帖式若干人專司恭錄清漢

諭旨每數月後彙奏一次交起居注收藏

特簡閣臣二人綜理其事

國史館

國初沿明制惟修

列聖實錄附載諸臣勳績履歷官階康熙中

仁廟欽定功臣傳一百六十餘人名曰三朝功臣傳藏於

內府雍正中修八旗通志諸王公大臣傳始備然惟載豐沛

世家其他中州士族勳業懋著者仍缺如也所取皆憑家

乘乘筆詞臣又復視其好惡任意褒貶如開國名臣何溫

順公和理費直義公英東等諸傳寥寥數則而蔡綬遠毓

榮蘇侍郎拜幾至萬言皆剽竊碑版中語

純廟知其弊乾隆庚辰

特命開國史館於東華門內簡儒臣之通掌故者司之將舊傳盡行刪薙惟遵照

實錄檔冊所載詳錄其人生平功罪案而不斷以待千古公論真修史之良法後又重修王公功績表傳恩封王公表傳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等書一道是例焉嘉慶庚申

上復命補修

列聖本紀及天文地理諸志乘儒林烈女等傳附之其續錄者以十年爲則陸續修之以爲萬禩計也

本朝欽定諸書

列聖萬幾之暇博覽經史爰命儒臣選擇簡編

親爲裁定頒行儒宮以爲士子模範臚列其目於右

經部

易經通注四卷 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 御纂周易折

中二十二卷 御纂周易述義十卷 日講書經解義十

三卷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 欽定詩經傳說

彙纂二十卷 御纂詩義折中二十卷 欽定周官義疏

四十八卷 欽定儀禮義疏四十八卷 欽定禮記義疏

八十二卷 日講禮記解義二十卷 日講春秋解義六

十四卷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二十八卷 御纂春秋直
解十六卷 御注孝經一卷 御纂孝經集注一卷 日
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 御纂律呂正義五卷 御纂律
呂正義後編一百二十卷 御定康熙字典四十二卷
欽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 御定音韻闡微十八卷
欽定同文統韻六卷 欽定叶韻彙輯五十八卷 欽定
音韻述微一百六卷

史部

欽定明史三百六十卷 御批通鑑輯覽二百二十卷

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四十卷 開國方略三十二卷 御

定三逆方略 親征平定朔漢方略四十八卷

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五十

四卷正編八十五卷續編三十三卷 平定兩金川方略

一百五十二卷 臨清犯略十六卷 石峯堡紀略

臺灣紀略 平定廓爾喀紀略 平苗紀略

平定三省教匪紀略 辛酉工賑紀

略

太祖高皇帝聖訓四卷

太宗文皇帝聖訓六卷

世祖章皇帝聖訓六卷

聖祖仁皇帝聖訓六十卷

世宗憲皇帝聖訓三十六卷

高宗純皇帝聖訓

卷 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 硃批

諭旨三百六十卷 欽定明臣奏議二十卷 欽定宗室

王公功績表傳十二卷 欽定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六十

卷 欽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八十卷 欽定勝朝殉節

諸臣錄十二卷 欽定月令輯要二十四卷 大清一統

書彙覽 卷一 本朝欽定諸書

聖

志五百卷 欽定熱河志八十卷 欽定日下舊聞考一

百三十卷 欽定滿洲源流考二十卷 欽定皇輿西域

圖志五十二卷 皇清職貢圖九卷 欽定盛京通志一

百卷 詞林典故八卷 續詞林典故 欽定歷

代職官表 欽定大清會典一百卷 新定大清會

典 大清會典則例一百八十卷 新定大清會

典則例一百八十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二卷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二百六十二卷 欽定續通志一百

四十四卷 欽定皇朝通志一百卷 欽定皇朝通典二

百卷 幸魯盛典四十卷 萬壽盛典一百二十卷 欽
定大清通禮四十卷 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 皇朝禮
器圖式二十八卷 國朝宮史三十六卷 續國朝宮史
卷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六卷 八旗通志
初集二百五十卷 八旗通志二集 卷 大清律
例四十七卷 欽定天祿琳瑯十卷 御製詳鑑闡要二
十卷

子部

御撰資政要覽三卷後序一卷 聖諭廣訓一卷 庭訓

肅清書錄

卷一 本朝欽定諸書

五二

格言一卷 御製人臣做心錄一卷 御製日知薈要一卷
御定孝經衍義一百卷 御定內則衍義十六卷
御纂性理精義十二卷 御纂朱子全書六十六卷 御
定執法成憲八卷 欽定授時通考七十八卷 欽定醫
宗金鑑九十卷 御定厯象考成四十二卷 御定厯象
考成後編十卷 御定儀象考成三十二卷 御製數理
精蘊五十三卷 御定星厯考源六卷 欽定協紀辨方
三十六卷 欽定佩文齋書畫譜一百卷 秘殿珠林二
十四卷 石渠寶笈四十四卷 續石渠寶笈 卷

錢錄十六卷 欽定西清古鑑四十卷 欽定西清視譜
二十四卷 御定古今圖書集成五千二百卷 欽定淵
鑑類函四百五十卷 御定駢字類篇二百四十卷 御
定分類字錦六十四卷 御定子史精華一百六十卷
御定佩文韻府四百四十二卷 御定韻府拾遺一百十
二卷 御注道德經二卷

集部

聖祖仁皇帝初集四十卷二集五十卷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
卷

世宗憲皇帝文集三十卷

高宗純皇帝樂善堂全集三十卷 御製文初集三十卷二集四

十卷餘集二卷 御製詩初集四十四卷二集九十四卷

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二十卷五集一百四十卷餘集

卷

今上皇帝味餘書室集

卷 御製文初集

卷

御製詩初集

卷二集

卷 御定全唐文五

千卷 御定古今淵鑑六十四卷 御定全唐詩九百卷

御定賦彙一百四十卷外集

卷補遺二十二卷

御選四朝詩二百九十二卷 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四
百八十二卷 御定歷代題畫詩類一百二十卷 御定
全金詩七十四卷 御選唐詩三十二卷 御選唐宋文
醇五十卷 御選唐宋詩醇四十七卷 皇清文類一百
二十四卷 續皇清文類 卷 欽定四書文四十
一卷 欽定歷代詩餘一百二十卷 御定詞譜四十卷
御定曲譜十三卷

張雲打

張雲打名 賓鶴 浙江餘杭人性豪宕不羈詩學杜韓七古

蒼涼勁健尤入少陵之室客禮怡諸邸與嵩山叔交甚篤
先王喜其才而惜其品嘗曰使雲汀讀宋儒書其怪僻當
不至是與飲於清流激湍飛觴醉月之圃解衣豪飲人笑
之不顧也後落拓卒於京邸怡王訥齋主人刊其詩以行
世

黃雅林

黃雅林初名俊字石咸遼陽人爲明青州太守某後崇德
癸未

大兵破青州太守殉節子孫遂流落寓籍

陪京先生學問淵博醫卜藝術之書無不周覽時時述稗官

家言聞者絕倒自以其名不雅馴易名類以癡自居

說文頭類

類大也蓋俗諺癡呆者謂之大頭云亦奇士也詩畫仿鄭板橋有意矯俗先

恭王甚惜其才時有詩文就之商榷先生輒加抨擊酒酣

耳熱賓主喧填聲驚四座先恭王每以山精野狐目之然

未嘗不嘉其忠告館於甯邸時貝勒永福已襲封先生督

責甚嚴時有倦色先生勃然曰爾寇則

朝廷貴爵爾身猶弟子也命免冠重責數十長跪謝罪乃已其

古道如此

黃雅林

尤水村

四

尤水村

尤水村名蔭儀徵人善繪事詩宗放翁幼入都從先恭王之遼瀋往返數千里有出塞詩一卷皆蒼涼弔古之作袁簡齋太史曾序而行之先生性放曠不屑小節用濃墨醉寫竹琅玕百尺頗有凌雪之勢江鄉諸醜客多重之名與王夢樓相埒晚年寄跡釋道精熟內典年八十餘始卒

褚筠心

褚筠心先生廷璋長洲人爲沈文憲公弟子少時與趙舍人文哲曹學士仁虎結社號吳門七子詩宗盛唐無宋元

卑靡之習嘗

諸詩音律尤

和銜之中以

爲權臣屈也

鐙和之末作

甯秀生

納蘭侍衛靈

下年弱冠貌

日替亦一異

輔之讀策一

神佑漢陽

嘉慶戊午夏教匪張漢潮自秦竄楚勢甚猖獗楚督景安畏懦遠避武昌漢潮欲渡漢江窺全楚時漢陽富饒甲天下市廛毗連數十里聞警商賈驚避有老賈某祈於

關帝廟大風驟起覆賊舟斃於江者如鴛漢潮亦落水得拯免狼狽返秦中不敢東下逾年乃爲明參政亮所擒使賊得濟蹂躪江淮禍且不可問賴

國祚昌熾神力默佑也

王文靖

王文靖熙宛平人文簡公崇簡子少年登第

章廟喜曰公輔器也命供奉

內廷

上親教習清文兼習釋典與孫學士承恩麻文僖公勒吉日侍西

清

上升遐時命公與文僖同撰

遺詔

授顧命康熙中正首揆吳逆叛其子應熊因尙主留京師公首劾之云不斷應熊無以寒老賊之膽

仁廟乃正應熊之罪公家訓云祭墓無以牲牢以蔬臬代人有言
其過儉者公曰今以宰相祭墓誠爲太儉日後子孫儕於
庶人則易於措辦若敖氏之鬼不致於易餒也薨之日都
城士民皆往送喪爲之罷市

查初白

國初詩人以王施宋朱爲名家查初白橫行繼以蘇陸之調
著名當時其詩俊逸峭勁視西崖秋谷諸公自爲翹楚晚
年入翰林嘗隨

駕木蘭褒衣襜服行山谷間

仁廟望而笑曰行者必查某也後家居以弟嗣廷獄緹繫入京
憲廟閱其詩曰查某每飯不忘君杜甫流也因免其罪

張夫子

明監軍張公春於大凌河被擒見

太宗不屈

上挽弓欲射之先烈王諫曰此人既不懼死奈何殺以成其名

上從之命達文成厚養之公獨處蕭寺聚徒課讀一時開創名臣

如范忠貞海文毅輩皆執經受業者居數年卒

上厚葬之時人比之文中子滿大臣某入都後告明臣某曰汝國

有一張夫子而不知用反爲我國教育英才誠可惜也

海神祠

瀛臺中有海神祠塑明內官三人像王之傳卽熹宗於南海覆舟時拯帝溺斃者帝封三人爲河神立祠以祀按當時正人君子爲魏闈所害者指不勝屈遼左奢安殉節諸公如王三善張銓等亦頗有人帝罔知憐恤乃煦煦於溺死之闈璫亦可謂厚其所薄矣

佟昭毅

佟昭毅公

巴篤理

忠正公

養正

族姪

國初隨思正來歸從征朝鮮北京遵化大凌河皆有功天聰

甲戌爲明曹思果 文詔所害

文廟甚惜之贈三等昭毅伯世其家近日大宗伯永慶其裔也因
思北周時有斬齊將高敖曹者周人歲賜其帛至周亡猶
未已曹思果乃能摧斬大將實明將中難能者莊烈帝不
賞其功反以惟怯論戍吳興化 姓屢救之不報賞罰顛倒
若此欲國不亡烏可得乎

郭尙書

郭尙書 四海

納蘭氏金台吉之後卽明所謂海西部落也

肅寧讀家

卷一

佟昭毅

郭尙書

趙恭毅

學

以文陸康熙間屢任職仕嘗以宗伯攝司寇數年亦異數然聞其多權術任科道時有以賄進者公夏日皮冠重裘圍爐斗室中見之繼仍登白簡其人反噬公詰其謁見時曰其人言衣冠居處狀衆以為必無之理乃脫身事外亦巧宦之極者也

趙恭毅

趙恭毅

申喬

登第後以古道自居人厭之託疾歸會買妾

其家故宦族女以負債故賣之公知之慨然曰吾奈何乘人之急以汚其節馮商之舉不可繼乎立送女歸

仁廟知之曰此古誼之士也

命公出游至公卿以廉直著在司寇時廉邸伶人殺人欲公出其

罪公謝曰

天子之法不能為王屈也

憲廟重其人登極後屢獎譽之以為人臣式

費莊襄殺活佛

費莊襄

揚古

平噶爾丹

事見

久炫耀人耳目嘗隨

仁廟之番僧寺番僧號活佛者見

上頗居傲公揮刃斬之

上責之公曰番僧雖尊亦人臣也豈可使其倨於

君父之前亂我國法果有異術則臣抽刀時伊早令伽藍輩按

捺不延頸待戮矣人服其言

百菊溪制府

百菊溪齋張姓內務府人壬辰進士授編修嘗領著事阿
文成公見曰公輔器也異日功名當不在老夫下後官階
階隨任科道二十餘年

今上親政擢山東按察使不數載至封疆公性聰察遇事敏幹

識人才如朱白泉廉使溫臬使承志皆拔自微員再任粵

東百姓匍匐廣嶺以迓時海盜充斥連檣百艦出沒波濤
間人莫敢攖公任溫朱二公入盜艦中說匪首張保降保
觀望未果朱覘知其妻鄭一媵頗勇健保素畏之乃設法
說之鄭氏慨然曰同輩中幾見有白首賊耶遂謂保曰向
來海上諸雄所以能肆掠者因督臣懦弱今白公健吏反
前所爲必欲盡殄黨類以報

天子若不及早稽首軍門其兵朝暮下妾不欲同君齎粉也請
斷襦袂各行其志保懼降公復督將帥攻烏石二匪礮發
二匪艇皆傾糜海水爲赤粵東洋匪盡殲實海上第一功事

聞加公宮保銜賜雙眼花翎朱溫諸公賞賚有差公貌岐嶷面
如削瓜談笑間使人慄然生畏初任封疆以廉直自矢民
以包龍圖比之丙子冬以勞瘵死

上下詔褒寵之繼以諱災爲松相公所劾乃罷其奠輟焉

李仲昭

李御史仲昭番禺人少生海隅洞知鹽筴利弊長蘆鹽課
有易稱弊每引淨數百斤致壅滯難銷動損

國課離賈查氏富逾王侯交結要津人莫敢攖公補官旬日
露章劾之枚舉其弊

上大怒命留京王大臣審訊皆引服查有圻論戍其餘降革有
差人爭快之

勒相公

勒相公保溫相國福子溫以木果木債事公統師盡反父

政待緣營士卒優厚與文士論交誼如石殿撰韞玉石太

守作瑞皆收羅門下馬軍門瑜忠壯公全鎮將國鏡爲全

子公皆與論世誼人樂爲用惟滿兵切恨入骨己未之役

幾受其譖賴繼起者債事公復擁旌旄與額經略等先後

殺賊川楚教匪爲之盡殲公力也公短小精悍善詠諧飲

酒賞賚頗豐在軍中不喜談兵嬉笑如常日而寄心膂於將帥使各盡所長力持堅壁清野之策故賊無所掠以底敗亡

許壯烈

許壯烈世亨成都人先世同民公以行伍起家征金川以功至專閩阿文成公頗器之曰武臣中識大義者惟許某一人任廣西提督會安南國王黎惟那爲其鄰清化王阮光平所逐敏關請兵時孫文靖公士毅爲廣督主用兵公曰蠻夷相攻王者不治一旦兵連禍結未易已也孫不聽

率兩廣諸鎮兵伐之阮光平不意王師至又兵寡同情化
調兵孫大捷入黎城飲酒賦詩不以賊爲意公諫曰我兵
深入重地自應慎重况光平未戰遽退恐有不測宜及其
未至振旅入關上計也孫曰爾介胄之士何知及光平後
率師至維祁驃棄國走賊勢洶湧孫茫然失措欲以身殉
公叩馬諫曰公爲大臣若有所傷有關國體世享一介武
夫受

上知遇位至擁旄以身殉國可也令諸將護孫公入關獨率數
百人赴敵盡歿光平追文靖至富良將及總兵尙公

維升

平南王裔少年勇銳率兵禦之轉戰竟日手戮數十人甲
盡赤後援不及撫劍嘆曰丈夫死緩志也然不死大敵而
亡於小醜未盡吾勇也自到死孫公遂撤江橋率殘卒入
關總兵張朝龍李化龍亦先後死鎗重甲仗盡爲敵獲事
聞

純廟以公知大體甚加惋惜封壯烈伯祀昭忠祠子軍門公文謨
以侍衛擢至福建提督川楚之役亦以勇健世其家

張總兵

張總兵芝元川中人少爲小校隸宋總兵元俊麾下宋撫

恤甚厚公感其德後宋以枉獲罪卒二子皆遣戍公復隨
明參政亮征大金川有番僧某爲賊偵洩軍中事公進言
明將軍曰軍中機宜動爲賊覺兵家大忌也今番僧某受
我封號陰爲賊謀非翦除之賊無滅日矣明公偉其言會
大風雪命公率數十人爲出差狀宿寺中公故通番語自
取囊中脯鮮與僧寮煮酒痛飲情甚歡洽番僧皆醉眠公
出寺聚柴焚之風火酷烈番僧皆熟死賊謀乃斷公屢立
戰功游至參將丙申春金川平凱旋公書宋總兵戰狀抱
一册哭陳軍門阿文成公訊之公曰非宋公芝元無以致

此敢不報其大德况宋公所以獲罪者乃觸怒閹帥羅致其愆

天子不知其功故今陳其戰績乞公轉奏若猶以功微罪重則

賞罰出自

朝廷芝元心無憾矣文成公笑曰壯士也代爲具奏得邀

恩赦其子歸辛亥冬廓爾喀再亂搶擄扎什倫布公率驍卒數百
轉戰山崖中時大雪彌漫山谷皆平而公手揮大刀指揮
番卒皆感激用命卒禦賊歸孫文靖公曰達賴喇嘛之杵
轉不如張總閹之刀也以勞瘁卒福文襄王奏於朝

上甚悼惜之

成知州

成州牧善滿洲人以筆帖式游至冀州知州時甘肅道員
蔣全迪以冒賑伏法子孫皆遣戍妻孥流離覓食至州界
妻病旅店中因賣媳爲奴公買其媳歸詢知家世慨然曰
等爲外吏豈可幸其患難辱及家室安知吾子孫他日不
至此立遣還並厚贈貲囊送其妻媳歸籍

劉文清語

乾隆末和相當權最尙奢華翰苑部曹多效所爲衣圭袍

褶爭妍鬪奇其悃悃無華者皆視爲棄物惟劉文清公鋪
敝衣惡服徜徉班聯中曰吾自視衣冠體貌無一相宜乃
能備位政府不致隕越者何也寄語郎署諸公可以豁然
矣人服其言

佛典屬

蒙古典屬

佛爾那額

順義王俺答裔祖

拉錫

被擄至隸

上駟院牧馬

仁廟於內苑閱馬見其竟日無怠容曰此金日磾也擢侍衛
憲廟御極廉親王允禩等覬覦大位拉公首發逆謀

憲廟悅之擢內大臣子孫皆膺廕仕入其長孫也年十六卽擢宿衛嘗整蓋於馬上假寐誤驚

御騎

純廟怒之以貴臣子不卽責徜徉

禁闈三十餘年始擢鴻臚卿旋授副都統

今上時游至理藩院尙書公素不信佛謂世無輪迴事病革時呼子孫環列榻前以爲有遺囑公忽張目曰此時目前尚無一鬼至是終無鬼矣寄語世人莫信浮屠說也語罷瞑目逝

劉鳳誥

劉少保鳳誥江西人已酉探花殿試日天已昏黑公文尙

未就衆監試大臣欲逐之出常宗伯青曰此生書法極秀

勁可給燭使終篇榜發擢高第公於常公終身執弟子禮

性豪宕少假館蔣司馬元益宅蔣公喜其俊雅欲納爲壻

久之公使酒嘗僕夫蔣公曰非大器也善遣之洊至吏部

侍郎與修

高宗實錄告成加太子少保近日貳卿加宮銜者惟公一人督學

浙江以嚴酷馭士子爲言官所劾謫戍黑龍江適將軍有

賀表命公代撰表至

上謂近臣曰此劉鳳詒筆也其文愈佳於昔可謂窮始工也未久放歸田里按北魏時高聰以罪遣戍瀛州代州牧爲奏章魏孝文帝曰北州乏文士此必高聰之筆與今事同

德尙書

德尙書珙姓通顏覺羅氏滿洲望族也年六十餘始擢太常寺卿又二十年游至戶部尙書已八十餘矣與朱文正王文端等作五老會時人榮之公貌清癯性儉樸廉潔位至司徒家不能具駟馬人比之公孫宏而剛毅勝之嘗入

直樞庭其下屬告人曰他費不具論卽四時衣冠之貲我公卽未能也其清貧若此後以失察胥吏罷官今年九十餘身猶健云

明參政

明參政亮少時尙履懿親王郡主夫婦勃谿王頗厭之王

母

定太妃薨奉移之

東陵秋間道路積潦昇夫皆憚行公時襄事以巨杖擊昇夫自行泥淖中昇夫乃媿媿從命往行數日隊伍整肅如行軍焉

王大喜曰誠吾佳婿也他日可爲名將初公入闈鄉試

純廟偶問傅文忠公曰汝家有與試者無文忠以公對

上曰世家子奚必與文士爭名擢監劄侍衛從征西域公甫出闈
卽匆匆就道焉

劉清

本朝用人不以資格故朱衣客以道員用總兵官見漁洋
池北偶談然皆

國初開創之際近百餘年未見以文員改武者劉和齋清以
縣吏起家著青天名屢征川楚山東教匪皆有功性粗率

嗜樗蒲與文吏坐使酒漫罵喜與士卒共飲乏方面威儀
今上知其入丙子秋以山東鹽運使改登州總兵官公大喜過
望曰老臣得以盡職矣

命下之日舉朝咸以

上用人得宜因材器使聞其說王三槐未降時勒威靖深斥之
鄉勇訛傳爲欲行軍法集數萬人於轅門活祭公楮鏹滿
路哭聲震天勒公令公出諭之衆皆感泣遂同至賊壘曰
三槐不出我輩碎身以殉矣三槐懼因出降後金鄉告變
公趨救之兵未滿百而賊驟至公令衆偃旗安臥竟夕無

聲賊趨過不敢犯壘衆問之公笑曰此固兵法之易曉者我軍不敵百分之一若倉皇趨避賊知其寡而犯之無子類矣今營壘整肅賊必以爲衆恐我覺察逃避倍速也後援兵四集公率以追賊一鼓殲之擒賊黨訊云賊某初欲犯公壘賊首戒之曰劉青天知兵者不可攖其鋒及敗猶曰前日若從汝言則早被擒獲不能延至今也

明人論先烈王

嘗讀全謝山鮎埼亭集載明人夏吏部允彝言曰東國乃能恪遵成命推讓其弟又能爲之捍禦邊圉舉止與聖賢

何異其國焉得不興蓋謂先烈王讓國事也時傳聞異辭
尙不知先王擁戴

文廟出於至誠

高廟初無成命也董崇如與友人書云東國部主雖老其子某雄
鷲非常才略不出曩霄下將來邊警尙未已也二人爲明
臣僕乃推尊烈王至此當時神武英略可知矣

海超勇盜馬

海超勇公爾察從征西域金川臺灣諸戰功超封五等爲

近日武臣之冠值

丙廷時與蒙古巴林郡王巴圖相善二人皆有駿驥扈

蹕木蘭王欲以己馬易公騎公不許王曰余夜間使人盜去公
勿瞋也公笑應之曰大佳晚間王果使人往竊見駿馬獨
立荒原斫草因潛捕之詎土窟中一健夫執馬韁伏其內
大呼曰寄語汝王吾公行當竊王馬矣蓋公豫爲之備也
使者歸告王命防閑嚴密夜半忽聞帳外大呼盜馬者乘
馬遁矣俄萬帳齊呼捉賊如山岳崩勢王馬皆驚逸出棧
及追轉而名駿已失蓋公潛至王帳後使從者羣呼及防
者出視而公乘馬行矣事雖猥瑣亦一兵機也次晚二人

相見歡飲王深服其智卒以馬贈公按太平廣記柴結弟盜馬事與公正同

元裔之多

自古勝國之裔以元裔爲最優順帝之支雖爲額森所滅喀爾喀四部落乃元太祖第四子塔斯裔族牒昭然其他科爾沁巴林奈曼敖漢諸部落皆元太祖昆弟之胄今悉列爲藩封又回部中尙有元裔按元史封其長子於絕域去中國萬餘里其地似今俄羅斯明史西域傳曰元太祖盡平西域封子弟爲王鎮之其小者亦設官置戍同於內

地元亡各自割據不相統屬然則實係元裔而今無可考者尙多也

本朝待外國得體

列聖柔遠綏邦撫安華夏皆操縱得道喀爾喀四部落及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等歸降時皆不去其汗名蓋以地處遐荒不足與較今旣仍其名號異日卽稍有梗化亦不有傷

國體較諸前代爭款市之名其得失何如也又俄羅斯國未通貢表彼此關會不用

詔旨惟令理藩院行文於其瑪玉爾衙門如有司咨牒之狀實

得中國馭夷大體勝於富鄭公之爭多矣使宋室於契丹
早行此制烏有燕雲連兵之禍哉

二逆少子

阿逆叛時其妻子爲舒文襄公所擒

事見前卷

少子某年甫周

晬

純廟憐之命永錮監中至四十餘尙未出獄不識牛馬嘉慶甲子

乙丑始卒獄中皆推爲祭酒又回部霍集占之子某

賜傅文忠宅爲奴文襄王委任之招攬事權頗爲殷富回部王公

輯瑞至者叩拜其門某坐受之主僕之禮儼如也

諳達

國朝定制

皇子六齡入學遴選入旗武員弓馬清語嫻熟者數人更番入衛教授名曰諳達體制稍次於師傅蓋古保氏之遺按明順義王俺答卽爲小王子之保氏故相沿稱之初非其名近皆選東三省人充補以其弓馬尤精也

榮恪郡王

王諱綿億綿億榮純親王子純王少時清語騎射嫻習爲

純廟所鍾愛早薨王少失怙恃溺於聲色至中年無日不病或對

人終日不接談

今上令王

乾清門行走以習勞然其疾終不愈性聰敏善書法誦古今經史如瀉水余嘗以荀子淮南鴻烈解諸書詢之王背誦嫻熟亦未見王讀書也遇大節侃侃不苟癸酉之變王時扈從聞警慨然曰

上爲吾輩何人卽以親誼論之猶當代分其憂况
萬乘之尊乎因請

上速回京以靜人心

上首肯之即日

迴鑾重視王曰朕姪輩惟綿億有骨肉情寵眷日優逾年以勞

瘵薨

上悼惜之

陳壽山

陳處士松字壽山天長人性豪宕善繪事少遊楚不遇入

京客余邸先恭王甚喜其人口與壽山談置其畫不論可也先生少師板橋頗爲人所訾善畫松嘗於夕照寺壁間畫大松數株枝幹長數十尺夏日觀之如立深山中人爭

愛之先生筆墨惟此爲最

顧星橋

顧太守宗泰長洲人少爲諸生喜聲望築丹滿樓延賓客
飲酒賦詩爲沈文愨公弟子詩筆清雋尚正宗強仕後
始登甲第偃蹇粉署廿餘年志不爲衰客余邸與余最善
有詩商榷先生必盡忠告亦正士也

本朝富民

本朝輕薄徭稅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故海內殷富素豐之
家比戶相望京師如米賈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

宇至千餘間園亭環麗遊十日未竟宛平查氏盛氏富亦相仿然二族喜交結士大夫爲千進之階故屢爲言官彈劾不及祝氏退藏也懷柔郝氏膏腴萬頃喜施濟貧乏人呼爲郝善人

純廟嘗駐蹕其家進奉

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王公近侍及輿僮奴隸皆供食饌一日之餐費至十餘萬云

麻狀元

木朝天聰三年試儒士取二百人八年合試滿蒙漢取舉

人十六名崇德三年賜舉人羅碩等十名牛象章京品級
一二三等生員十八名護軍校品級此爲八旗科第之始
順治壬辰滿洲子弟廷試與民籍另置一榜頭場四書文
二道二場論一道而已麻文僖公勒吉中廷試首名人呼
爲麻狀元今其宅猶存人呼爲狀元街後停試至癸丑復
開科卽與民籍貢士同榜如今制

王文肅

王文肅公

安國

性剛毅操守廉潔屢歷廕仕貧如故每早

登朝家不舉火偕幼子同輿往公入內堂養市餅餌數枚

令其子坐輿中食之充饑而已履懿王與之善嘗傾助之
公辭不受曰忝在九列不敢與王有所交結子侍御念孫
以彈和相著聲今少宗伯引之乃公孫也

嘯亭續錄卷一終

嘯亭續錄卷二

目錄

明史稿

曉屏相公

圖文襄公厚德

劉全母

鐵冶亭尙書

王閻峰侍郎

彭氏科目之盛

鮑雙五侍郎

福文襄王夫人

蔡嵩山相公

古史筆多緣飾

詩文澀體

明相國

春明二公論戰

譎諫

流俗之言

置歲不用閏法

牧菴相國

李廣芸之死

阿爾稗畫

國朝別裁集

畫晦

孫文正取四城

睿忠王致史閣部書

洛翰

待衛結銜之誤

魏柏鄉相公

乾隆初年督撫

元初人物之盛

李御史

滿洲跳神儀合於禘祭

白鳴鐘

史書氏族

轉菴和尚

王奮威

佛言須彌山

和相後裔

名臣論識

以羊運糧

內務府大員

董太傅

元代稗史

三元

蘇麻喇姑

完立媽媽

賽諸葛

吳堡破賊事

呂南溪

陸侍御

泮菴破回逆事

博爾奔察

太廟後殿

鮑雙五選王李詩

王荆公

宋人戰績

蘇叔黨論田布

明世宗用人

姚中丞

商太醫

王文僖

古今史闕

吳穀人

王惕甫

宋人多用本朝故事

耶律文正王兄

史不可盡信

呂聖功

唐宋國初詩人

玉亭相國

脫脫像

宗室積習

張茂修

恭勤懋

邱元清

副天保

瘟疫

兵部失印事

羅中丞

明文襄

陝西冤案

宗人府土地祠

湯敦甫

元二臣

周篔簹

曹進喜

十六國春秋

道光初年大吏

姚公子

吳雅中丞

王儕嶠

起義助蜀漢

春秋後事跡多失載

記孫延齡事

京師王公府第

莫寶齋

明末風俗

齊次風

先母妃遺訓

程知節拜帖

和孝公主

定恭王

慶僖王

泰定登極詔旨

元史失寶

汪如淵

倭什布

葉文忠

蔣將軍

富將軍

黎襄勤

賽因培

李元亮

後漢書

宋金大臣見識優劣

塾屋之戰

孟珙

鄂中丞

伊中丞

遼代民書之制

崔浩

汪琴菴

文遠舉

史策互異

戴文端

嘯亭續錄卷二

汲修主人著

明史稿

向聞王橫雲明史稿筆法精善有勝於館臣改錄者近日讀之其大端與明史無甚出入其不及史館定者有數端焉惠宗遜國事本在疑似之間王本力斷爲無凡涉遜國事皆刪削不及史臣留程濟一傳以存疑也永樂以藩臣奪國今古大變王本於燕多恕辭是以成敗論人殊非直筆然則吳濞劉安輩亦足廢耶不及史臣厚責之爲愈至

於李廷機與沈灌沈一貫畢自嚴與陳新甲同傳未免變
梟並棲殊無分晰不如史臣之分傳也周溫二相為戕削
國脉之人乃不入奸臣傳而以顧秉謙歸齷齪輩當之亦未
及史臣本其他謬戾處不可勝紀史臣皆為改正蓋首創
者難工繼述者益善也惟三王本紀較史本為詳然其事
迹今已見

欽定通鑑輯覽亦無庸贅敘至於奏牘多於辭令奇蹟罕於庸
行則二史病處相同殊有愧於龍門惟視宋元二史為差
勝耳

曉屏相公

鄒曉屏參政 炳泰 無錫人登科後不登權要之門徜徉詞

幕者三十年以資深得躋卿貳好古書畫收藏甚富嘗得
化度碑宋搨本至質衾裯易歸曾告余曰他人以如山金
帛易贖物滿架不及余數金之真也立朝不苟游至冢宰
與胡台菴 圖理 爭兵部銓選事直言侃侃胡莫能奪卒以
見謫余當日遇公於九松山古寺中公歷言胡變法故曰
吾年已及衰尚戀戀此位何爲當以去就爭之不可使

朝廷之法自我壞也余欽其言以爲有古大臣風

上亦重其品誕曰

賜內府梨園部曲以榮之聞法時帆言公所著午風堂叢談皆載近日士大夫嘉言懿行願爲富溢近所刊本皆割裂故書爲之實無足取公善吟詩體裁正宗頗有隨州青邱遺趣實近日公卿所罕也

圖文襄公厚德

幼時聞先外祖母舒太夫人言圖文襄公

太夫人爲掌刑公會孫女

曹時與姚端恪公同定律例將明代酷法盡皆刪除奏釋死囚長枷匣牀以免獄卒凌虐又燬明代鎮撫司酷刑如

呂公緜紅繡鞋諸虐具以免後人效法當時翕然頌德至
今馬姚二氏簪纓不替有所由來汝小子其勗諸今余以
重刑致愆真有愧先外祖母慈訓也

劉全母

和相家奴劉全幼時爲人執鞭家甚貧冬月著單衫襤褸
有聲和相攬權時甚爲倚任屋宇深邃至百餘間曾爲曹
劔亭所彈劾士大夫不肖者爭與之結媼眷其母甚賢全
富時其母必日索腐鼓下餐曰昔日思此而不易得今雖
豪富敢忘舊日景况耶故全受稟母教罔敢干犯國法子

某甚不肖致有南郊私斃人命事遭刑誅而全母卒以善終

鐵冶亭尙書

余束髮與冶亭尙書交已廿餘年喜其詩才俊逸議論今古是非侃侃然有古大臣風範後聞其歷任督撫乃以傲戾稱嘗選八旗諸耆舊詩數十卷任齊撫時進呈

上御製序以寵之

賜名曰熙朝雅頌集頒行天下

玉閣峯侍郎

台亭弟闡峯司馬 玉保 詩才敏捷過於兒品高雅不趨聲

聞

純廟慈入旗詞林學問夤陞

特親試之擢公兄弟二人眾比以軾轍郊祁云

彭氏科目之盛

余素惡扶乩事以為假鬼神以惑眾也然姑蘇彭氏素設

文昌神乩壇南昀先生以孝友稱其孫大司馬公復中元

魁祖孫狀元世所希見司馬之子 紹觀紹升紹威孫希鄭

希洛希曾 曾孫蘊輝 皆成進士今司寇公 希濂 復登九列

書二 彭氏科目之盛 鮑雙五侍郎 四

科目之盛爲當代冠豈真獲梓潼之佑乎抑別有所致之也

鮑雙五侍郎

鮑雙五侍郎桂星以言失職性伉爽未第時爲涑水方氏主計出入百萬計無遺筭方氏賴之以富爲中州學政督課士子最勤五更卽朝服坐堂核閱文字以河南士風夙陋故命題多以典故考詰誘士子勉於學問其敘中州試牘有云士子夤陬不已必至有懷挾代倩之弊而國法隨之矣語雖激烈亦見其苦心也癸酉秋任湖北學政聞林

清亂慷慨就道數日急驅至京時滑縣道梗公主僕數人
首摩賊壘而過曰吾旣以身許

國豈可畏禍紆行以干名義耶途中上疏調劑兵食語多裨
益

上嘉納之

福文襄王夫人

福文襄王夫人姓阿顏魯羅氏性爽伉遇事多決斷配文
襄王廿餘年封疆案牘嘗爲佐理安南國王阮光平旣歸
降

純廟欲其來朝以責其罪而阮畏

天朝法不敢親至又襄王憂之夫人曰此相公禍福關頭使光
平不親至何以歸報

君命文襄因呼使臣吳俊入署商推吳故善辭令馳入安南力
說光平入覲

純廟大悅頗優賚之以歸夫人之力也王薨後夫人持家數十年
閨門整肅人咸稱之

蔡島山相公

蔡文恭公新文勤公世遠姪也文勤爲

純廟藩邸師傅故

上待公尤厚公性端慤世崇理學爲安溪正脈雖以過屢遭嚴旨敬禮猶如故爲

上書房總師傅三十餘年

諸皇子皆敬憚之乙巳春

予告歸里

諸皇子賦詩送行時人比之疏傅余幼時聞先恭王言嘗自灤陽返遇公於途公立降輿先王止之公曰某非爲王降輿也乃正襟北面恭請

聖安畢然後相見其大節不苟如此年九十餘薨於家

古史筆多緣飾

余素怪前代正人君子指不勝屈近時人材寥寥何古今之不相及若此嘗與畢子筠孝廉談及子筠曰君泥諸史册故視古今異宜不知

本朝人才之盛為前代所不及

先朝無論已即以目下人才論如王文端之持正朱文正之博雅

松相公之理學岳少保起蔣礪堂攸銘之廉素戴文端百

菊溪之敏捷慶丹年相公董大保之謙和額經略德將軍

之戰功揚軍門趙奢之宣勞西北王提督得祿之揚譽東
南李壯烈長庚穆忠果克登布之忠節強忠烈克捷李太
守毓昌之死事汪瑟菴廷珍吳山尊鮑雙五桂星之文
學擬之前代有過之無不及者使史筆有所潤飾皆一代
名臣也余題其言

詩文澀體

宋子京詩文瑰麗與兒韻頡其新唐書好用僻字澀句以
矜其博使人讀之胸臆間格格不爽近日朱笥河學士詩
文亦然余嘗謂法時帆祭酒云讀新唐書及朱笥河集如

讀書賣象

卷二詩文之澀

服飾沿革

七

人害噎膈症實難舒暢也法公爲之大笑

服飾沿革

國初尙沿明制套鞋有用紅綠組繡者先良親王有月白繡花鞋先恭王少時猶及見之今吉服用紺素服用青無他色矣康熙朝花樣有富貴不斷江山萬代歷元五福諸名目又有暗紋蟒服如宮制蟒袍而卻組繡者余少時猶服之袍鞋皆用密綫縫紉行列如繪謂之實行袖間皆用縷摺如綫滿名赫特赫今惟蟒袍尙用之他服則無矣又燕居無著行衣者自傅文忠公征金川歸善其便捷名得勝

社今無論男女燕服皆著之矣色料初尙天藍乾隆中尙
玫瑰紫末年福文襄王好著深絳色人爭效之謂之福色
近年尙泥金色又尙淺灰色夏日紗服皆尙棕色無貴賤
皆服之襯服初尙白色近日尙玉色又有油綠色

國初皆衣之尙循前代緣袍之義

純廟惡其黯然近青色禁之近世無知者矣近日優伶輩皆用青
色倭緞漳絨等緣衣邊間如古深衣然以爲美飾奴隸輩
皆以紅白鹿革爲背子士大夫尙無服者余少時見士大
夫燕居皆冠便帽其製如暖帽而窄其簷上用紅片錦或

石青色緣以臥雲如葵花式頂用紅絨結頂後垂紅纓尺餘無老少貴賤皆冠之惟老翁夏日畏早涼用青緞縫紉觀涼帽下如今帽頭狀初不以爲燕服也至於氈帽尙沿明式皆農夫市販之服人皆賤之近十餘年盛行帽頭蟠金綫組繡其上至有用明珠寶石嵌者如古弁製惟頂用紅絨結頂稍異耳士大夫皆冠之春秋間徜徉市衢欲求一紅纓綴冠者未易見至氈帽則以細毯爲之簷用紫黑色或有綴金綫蟠龍爲飾者非復往日樸素爲士大夫冬日之燕服往日便帽之製不復覩矣

明相國

丁丑夏松相以久旱策免拜明參政亮爲首揆公於乾隆

丙子丁丑卽從征西域久擁旌節董太保居政府廿餘年

視公猶後進年已大羣乃登臺席自渭濱釣璜之後實爲

再見信昇平人瑞也

按宋喬行簡亦八十餘始入政府不久卽免

明春二公論戰

人臣死綏古今通誼然必有濟於國始爲可貴若如趙括
邯鄲之徒非不與尸殉死不爲世所重也聞明相公言木
果木之戰海超勇公實預其事甫交綏海公卽大呼曰軍

明春二公論戰 朱九

題詠公題七絕一首詩亦雋逸可喜乃知其別字鶴田因
勿閱未錄其詩心殊悵惘也

謫諫

聖祖既廢理邸揆敘王鴻緒輩恐其復立造諸蜚語以聞

仁廟怒欲置王重典衆莫敢諫領侍衛內大臣婁公德納

仁廟近侍也年已耄善解人主意時

上自暢春園還宮欲明頒

詔旨公先日燕見日聞護軍統領某得暴疾肉盡消瘦已骨立矣

某公素以體胖著者次早

疏俗之言

十

上入宮某統領佩刀侍

神武門豐偉如故

上詰公公笑曰可知人言未可信也體之豐瘠乃現於外者尙訛傳至此况暗昧事哉

上首肯其言立罷

宣詔

流俗之言

避暑錄話載宋時流俗言甚善而不可致者云如獲燕王頭蓋當時以取燕爲急務也雖正中與準夷構兵里巷鄙

自矜伐者必曰汝捨得策王至耶何誇張若此蓋謂策旺阿拉布坦也余少時猶聞老嫗言及之

置歲不用閏法

宋沈括夢溪筆談載置歲法言每歲以十二氣爲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爲孟春之一日驚蟄爲仲春之一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則四時之氣常正歲政不相凌奪日月五辰亦自從之如此則算術豈不簡易端平上符天運無補綴之勞云按泰西之法本以日紀歲初無置閏法入中國後始增置閏之條括當時聲教不通乃其論與西

法暗合亦精於算律矣

牧菴相國

牧菴相公長麟

景祖翼皇帝裔也乙未進士以部曹游至督撫性廉明任吳撫揜
獲強暴禁止奢侈嘗私行市井間訪察民隱每就食於麪
館吳人傳爲美談撫晉時和相覬覦上公爵市人董二誣
告逆匪王倫潛匿晉省某家和相因公

陛見至京握手

宮門柳下囑託再三曰無論其真僞務坐爲逆黨吾與公皆

得

上賞矣公至晉訪之無實據某實董仇家故欲傾陷公慨然曰
吾髮垂白奈何滅人九族以媚權相因坐董二以誣告大
忤和相意後因閩中事牽連謫戍西域

今上親政後

召入歷任閩陝諸制府以母老入都參知政事又以目眚致仕
久之乃卒余嘗與公值宿

禁中余以節鉞大員小民熟識私行恐無濟於事公曰吳中
風俗狙詐欲其知吾私行以警衆也余服其言公亦暫修

醫偉貌言語雋雅坐談竟日使人忘倦人亦樂與之交

李賡芸之死

李公賡芸江蘇奉賢人庚戌進士歷任郡縣以廉能稱屢

登薦贖時以爲天下清官第一屢遷至閩藩時汪公志伊

爲閩制府汪故老吏以布粟起家矯爲廉潔刊小學規範
諸書行世李公素輕之嘗乘新轎入督府汪公謂之曰奢
者必貪君初爲方而大員慎勿美於服飾蹈往昔窠臼公
憤然曰芸雖不肖爲

天子大吏稍飾輿服誠不爲過實耻效布被脫粟之平津侯以

欺罔

朝廷也汪公心銜其語會有改教縣令朱履中評公受其陋規及其僕黃元索詐賧錢數百元皆相沿舊規汪公乃露章劾之囑福州守涂以鞫羅織其獄涂希汪意私具狀逼公畫諾公不服以鞫拍案厲聲詬之日夜鍛鍊不休公怫然入寓懷寃狀自縊死事聞

上命侍郎點公

昌

王公

引之

往鞫其獄閩中士大夫爭伏

欽差寓門以鳴公寃汪公不得已引疾致仕點王二公乃力反

其獄事聞

皇清實錄

卷之二 附錄

七

上震怒禡汪公及巡撫王紹蘭職涂以轉遣戍黑龍江復
命荷校三月於戍所公寃乃白閩紳復建公詞於省春秋胥饗
以報其德云

阿爾裨畫

舒穆祿武勳王之姪都統公諱泰大兵下江南時曾射江
甯太平門洞其扉後坐事誅其孫少冢宰公阿爾裨幼育
溧陽相公家精繪事以畫虎著名賞鑒家寶之以比僧繇
龍云又繪西域貢獅圖見紀文達灤陽消夏錄中今於秀
峯主人庭上見公畫鷹怒目炯裂勁鬣有風雲扶搏

之勢信非他人所可及

國朝別裁集

沈歸愚宗伯選

國朝詩別裁集進呈

御覽

純廟以其去取紕繆

命內廷詞臣更爲刪訂行世然其中猶有未及改者如閩秀畢著
紀事詩乃崇德癸未饒餘親王伐明自蘄州入邊其父戰
死故詩有蘄邸語非死流寇難也當時海宇未一不妨屬

詞憤激歸愚選入已爲失於檢閱而

丙廷諸公仍其紕繆此與商輅續編目滁州之戰書明太祖
爲賊兵同一笑柄又黃子雲詩以舒穆祿少宰阿爾稗爲
元人蓋未登朝籍引證或有錯誤而詞臣輩亦治其失何
其舛也

晝晦

戊寅春雨澤稀少狂風日起浴佛日余結伴遊萬壽寺時
天氣晴和熱甚著單衣猶覺揮汗午後黑雲由東南來風
沙霾暗余卽驅車歸甫入室猶未解衣天頓昏黑室中燃

燭始辨物逾時頃火雲四起天漸明朗而暴風愈甚竟夕乃已亦一異也聞市廛車馬沸誼路人皆不敢行有老嫗佝僂為風吹斃者又有遺失幼孩者一時傳為怪談云

孫文正取四城

嘗讀孫徵君夏峯集中孫高陽相公承宗行狀載崇禎庚午收復永平四城頗多偉績以為諛墓之文例多溢美近讀八旗通志乃知當時

文廟東歸所留守者皆一時智勇如圖雄勇公賴圖果毅公爾格

范文肅公文程及勞薩葉臣等俱在圍中高陽能以新集

法詩賦雜語 十五

烏合之兵力攖其鋒使諸名將棄城遠去實一時之奇捷較之韓蘄王大儀鎮岳武穆朱仙鎮之功有過之者明莊烈帝乃視爲泛常僅廕一錦衣指揮後因凌河之役立加罷斥真賞罰失當矣

法時帆謔語

某司空督學中州好出搭題防勦襲之弊致經文多割裂法時帆學士惡其行後某復督學楚中往辭法公公多所獎譽某心喜臨行時時帆送至中庭曰楚中有一故交代爲諉誣可乎某詢其姓氏時帆曰孔孟二夫子著述已千

載請公勿將其文再行割裂也聞者撫掌

睿忠王致史閣部書

純廟嘗閱睿忠王傳以致明史忠正書未載同札因

命將內閣庫中所存原稿補行載入真

大聖人之用心初不分畛域也嘗聞法時帆言忠王致書乃李舒

章

捉刀答書為侯朝宗

方域

之筆二公皆當時文章巨

手故致書察時明理答書義正辭嚴不惟頡頏一時洵足

並傳千古亦賴忠王閣部二人之名節昭著也

洛翰

侍衛結銜之誤

高廟創業之初有洛翰者本劉姓中原人以傭至遼初給事建州

頗勤儉有勇力

高廟拔為侍衛覺羅某叛夜懷刃入

高廟寢帳公覺以手格之四指皆落卒衛

上出後猶能執銳禦敵

高廟嘉之倚如左右手卒於起義之前故不得預五大臣列今其

裔隸內府聞先恭王言王若霖太史曾為公作行狀手書

鐫以行世惜未觀其本也

侍衛結銜之誤

國朝定制凡

御前朝夕侍側者名

御前侍衛其次曰

乾清門侍衛無論王公武大臣侍衛等皆充之其六班直宿者統名領侍衛府侍衛以分等級近日武進士改充侍衛者門榜皆書

御前侍衛相沿成習實爲僭妄余爲散秩大臣時屢向侍衛處主事等言之令其回堂飭禁皆以爲不急之務未及更正不知實紊亂官階也近讀錢辛楣詹事所作許提督成

神道碑亦誤書爲

御前侍衛公爲當代考据名家亦未諳

本朝典故何也

魏柏鄉相公

國初名臣二魏公世人多以蔚州爲巨擘今觀二公家乘蔚州初爲馮銓所重雖云座主究係比昵匪人後又以海昌株連罷官及復

召後以撤藩事請誅明米二公蹈袁盎故轍又以地震請誅索相以應災咎亦違宋景之心至吳逆叛時首建招撫之策有

七旬苗格之語幾誤國事尤非大臣之用心至柏鄉相公居諫垣時首劾張縉彥爲明莊烈復仇後屢劾劉正宗陳之遴諸閣臣爲

章廟所引重至請罷吳三桂居滇南一疏尤爲豫測奸謀其要語曰滇黔蜀越地方邊遠今將滿兵遠撤恐一旦有變有鞭長莫及之虞再荆襄爲天下腹心請設滿兵駐防以一重臣督之無事控制邊區以消奸宄窺測之心有事驅除以通四方水陸之道尤爲卓識使當時用其言可無三逆同叛之禍其相業勝蔚州多矣

乾隆初年督撫

純廟初政擢用滿洲諸臣爲封疆大吏極一時之盛若簡儀親王

尹文端公黃文襄公事已具載他如那公蘇圖以武臣起

家歷任七省制軍薨日家無擔石其撫苗一疏豫識末年

紅苗之亂尤爲卓見吳春麓侍御讀其疏嘗謂余曰那公

初無赫赫名乃能深慮至此勝黔督名將多矣時黔督爲

張公廣泗以知兵著也馬公爾泰爲費直義後裔任兩江

閩省諸制府亦以廉謹稱職策公楞爲果毅公裔性剛毅

爲僚屬所怨然識見明敏卒爲世重雅公爾圖明醫理嘗

侍

孝聖憲皇后醫藥爲

純廟所倚重任河南撫時亦以廉潔著請罷祀田制府文鏡一疏

世多稱之傳公德清貞剛介談程朱之學爲徐文定楊文

定二公所賞任豫撫時前撫臣王士俊以苛酷爲民所怨
公下車立更其制歡聲遍野有三月魯治之稱去任時萬
民挽車泣送擁塞閭巷皆不負

上委任之專也

元初人物之盛

貞元寶象

卷二 元初人物之盛 李御史 十九

御特氏起自沙漠所用將相如耶律文正楊中令惟中之
相業許文正竇學士默姚文憲樞之文學劉太保秉中之
謀畫商孟陽挺郝伯常經之剛直廉中書弟兄之忠鯁史
丞相天澤伯右相顏之戰功張都統宏範李統制恒阿太
尉求之勇略皆拔出一時者後漸染瀛俗專用國人致使
至元仁政頽敗而喪亡隨之亦自貽伊戚矣

李御史

乾隆初李御史慎修德州人身軀傴僂而敢言

上於上元夜

賜諸王公大臣觀火戲公諫阻之以爲玩物喪志

上喜吟詩公亦諫恐以擣翰有妨政治

上謹其言見

御製詩註中

上嘗召見曰是何渺丈夫乃能直言若此公奏曰臣面陋心善

上大笑又當時以錢貴故諸大臣議變法制公上疏阻之歷舉前

代之政洋洋萬言已豫料近日錢價備貴之弊矣

滿洲跳神儀合於禘祭

余前考滿洲跳神儀近聞宗老云其南嚮陪祀正中位爲

滿洲跳神儀合於禘祭 自鳴鍾 二十

祀始祖莫知名者故俗呼神位爲祖宗版良有以也按古
董子曰禘者禘其所自出也禘禮上溯遠祖旁及毀廟與
今滿洲所記者殊相似然則跳神禮儀實沿古明堂之舊
制矣

自鳴鐘

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鳴鐘表製造奇表來自粵東士大夫
家置一座以爲玩具

純廟惡其淫巧嘗禁其入貢然至今未能絕也按唐書天文志云
渾天銅儀立木人二於地平其一上置鼓以候刻至一刻

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擊之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鈎鍵闕鑰交錯相持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官是其製亦有所仿矣

史書氏族

魏收作北魏書所有名公巨卿皆以氏族類序世系釐然至其人無足載者亦必書其官爵有類譜牒誠非史例然拓跋一代世族賴茲以傳今人猶可溯其門第金元二代修史者昧於是例故其傳記踳駁多所遺落致有蘇不台一人二傳之誤見譏於後當時若用魏氏之例烏能屢亂

至是哉後之修史者所宜知也

轉菴和尚

近讀吳留村遺稿與轉菴和尚書實有裨於史官故詳載其事和尚俗姓孫名旭餘姚人嘗中順治丁酉武科家甚豪富喜施予鄉人感其惠有盜邱甲聚不逞數百人爲閭閻之害邑令不敢搜君慨然曰目覩鄉里受害而不爲求援非人也因選強弓利矢命壯丁負韉夜攻其巢咸射殺之獨邱甲潛逃隱恨刺骨時海禁森嚴君素慕鄭延平知兵嘗謂人曰今之人豪惟海上鄭公邱甲挾蜚語訟諸邑

中邑令亦與君素有隙因誣君通海上置諸獄中君素勇
健夜毀精踰垣出匿某上舍家久之亡走滇南吳逆叛僞
將軍韓大任招至帳下甚爲賞鑒曰奇男子也大任屢寇
萍鄉爲安親王軍所阻吳逆促其師期大任爽然曰吾竭
力以事吳王何相迫若是之急君聞其語大悅曰此丈夫
報國時也因說大任曰將軍之事吳王已至矣爲之闢地
攻城戰無不克數月之間招徠數郡未聞王有尺素之獎
今一旦僞愆師期卽肆意辱詈待以奴隸兵戈方始其慢
士已如此吾恐鐘室之禍復見於君也韓爲色沮會先良

一、二

三

王奮威

惠定宇精華錄注載王奮威進寶之下保甯賊將據邑不降公披襟曰何不射我賊衆愕然公因說以順逆賊人開關延人井里不驚曰此仁義將軍也近閱唐書馬北平之下長春賊亦引弓不射王知有降意因令其西拜朝廷賊人因斬李懷光以降古今名將之相同若此

佛言須彌山

佛經言須彌山高數萬由旬日月繞山週行爲峰影所蔽遂分晝夜其言與歐羅巴之術不同泰西之法因天度地

王奮威 佛言須彌山 和相 三

以分度數今南北兩極實有徵驗非佛氏荒誕可比蓋經
文盛於六朝其時何承天輩皆言盡天之術故闍黎輩勤
襲其說未必果出於佛言也貝勒存齋主人永珩言今日
之繙譯經典卽如南人學習

國語祇能彷彿大概至其曲轉微妙處終有一間未達真有
識之言

和相後裔

和致齋赫奕一時

賜死後門楣衰替子臯神殷德號天簡善小詩俊逸可喜尚

和孝公主初

賜貝子品級因父獲罪降散秩大臣中年慕道與方士輩講養生術卒致喘疾號數旬死年未不惑也相公弟制府和琳子名豐紳伊綿號存谷初襲宣勇公嗣降襲其祖廕一等輕車都尉善堪與貴家爭延致之間有驗者後以癆瘵終惟餘一幼子年甫四齡云

名臣論識

余幼讀邱文莊公言以海運爲必可復可省國家經費無算後見陳瑄十議乃知明成祖原欲復海運以害多利少

乃罷又以常復肉刑若以髡治罔上以刑治軍旅以刑治盜以剗治貪可歲免死百餘人嘗執此論與韓桂船司寇辨詰韓莫能答近讀宋臣杜純傳王安石欲復肉刑先議以刑減盜死罪純論曰利慾所在勢莫能遏今以死懼之歲犯刑者猶不減千人若以刑代死罪人知不死犯者益衆是誘良爲非也安石乃罷其議可見古人見識宏遠非吾輩所及也

以羊運糧

乾隆末廓爾喀用兵和制府琳督糧餉以久戰荒徼艱於

轉運乃命驅羊負米以濟軍食人服其智按金史承安中北邊準卜叛命丞相襲征之賊遁路既遠遠命患之食完顏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驅羊以追之襲從其言遂擒賊首固先有行之者矣

內務府大員

定制內府人員充本府差使不許任部院准科目出身者始許與緝紳伍故

國朝百餘年來內府大員罕有勳績可稱惟金恪恭簡自內府司員進登六卿以勤慎受

純廟知久銓選諸部云

董太傅

本朝宰輔罕有加真三公者惟馬文穆年大將軍鄂文端
張文和傅文忠五人及身加太保銜如太傅者惟董文恭
一人公爲文恪公子未冠成進士居樞府幾四十年和相
當軸公謙沖自居不爲用

澄朝親政後

龍眷日隆終身無過時人賢之聞有

上賜朝珠價值數萬一旦失去公毫不介意但責有司捕治後知

爲某奴所盜因訓之曰余待汝甚厚何得爲此不肖事使
余逐汝終身無倚矣仍令服役奴感終身公薨以身殉執
此一端足見公度矣

元代稗史

元代稗官雜記自輟耕錄外罕有傳者按宋人頗好著述
一代小說幾至汗牛充棟今流傳尙不下數百種元人沿
其餘習何以毫無一二蓋因記明初事有干犯忌諱者明
太祖惡其直皆聚而焚燬使却特氏一代嘉言懿行盡行
泯滅良可慨歎輟耕錄後出幸存耳

三元

國朝聲名文物過於前代詞林三元初惟錢湘舲一人嘉慶
庚辰三元陳繼昌廣西臨桂人係文恭公元孫引

見曰

睿廟大喜褒賜文綺

御製詩以紀盛焉

蘇麻喇姑

蘇麻喇姑爲

孝莊文皇后侍女性巧黠

國初衣冠飾樣皆其手製

仁廟幼時頗其誨迪手教國書

宮中甚推重之至康熙壬午始逝以嬪禮瘞於

昭西陵側姑性好佛暮年持素終歲不沐浴惟除夕日量爲洗濯仍自飲其水以爲懺悔云

完立媽媽

國俗祀神日於案下設小桌供以糕醕名曰完立媽媽初不知爲何神近聞宗人禮淫司成奕溥言卽爲明孝定莊皇后蓋

二祖被禍時李后嘗爲惋惜飭諭李成梁之枉濫故

高廟感其德附祀於明堂云完立者卽萬曆之轉音也禮塗學問
傅洽又爲近支宗室其言必有所本

賽諸葛

康熙中三逆叛諸將率多逗遛不戰擁兵自衛惟護軍統
領希公佛累戰有功多以奇謀致勝軍中呼爲賽諸葛庚
申元夜公統兵攻衡州賊將夏國相胡國柱擁重兵守之
公謂衆曰衡州爲吳逆僞都故防禦極嚴若使豫爲治具
則難立克頓兵堅城之下最爲兵家忌不如乘今夜令節

賊疎懈時暗襲此李愬入蔡計也因連夜趨兵抵城下賊
吳皆酣飲一鼓下之夏胡二賊倉惶跣足遁公撫恤殘黎
湖南諸郡傳檄而定爲南征第一戰功云

吳堡破賊

韓統軍

傑殿

朝鮮忠臣明璉孫也康熙中任正紅旗護軍

統領隨經畧莫洛西征分防延安花馬池副將朱龍旣叛
進攻吳堡公往救之賊營河西公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黃河巨浪漫天賊不防我飛渡可出奇致勝也因命偏將
造筏若計日渡者公夜率健卒五百抱馬鬣而涉暗襲賊

壘朱龍倉迫授首三邊底定又於通渭伏羌等處借張靖
逆勇奏捷後馬文襄公督師面獎公曰君素不識字何以
用兵頓合六韜若此其曾姪孫圖麟為余言

吳南溪

乾隆初

純廟下詔求言一時臺諫以吳南溪為最公諱煒歙縣人面黧黑
寡言笑嘗彈果毅公訥欽為世所稱曾有保護

聖躬一摺

上切責之

召詢張文和公文和讀疏訖口噴噴稱羨欲於韉中捉物狀

上詢之文和曰臣欲取筆附名於摺尾也

上乃釋然後任口北道捐免民積欠米數萬石所放兵糧皆足斗斛士卒懷若父母

召擢光祿少卿侍

南書房循王有小過公以大杖責之王哭訴

上曰汝師夏楚良是又何訴爲若再犯朕必親責宮中嘗演鳴鳳記院本

孝聖憲皇后問朝中有如楊繼盛之人否

上對曰惟

臣

陸

忠

權

用

詹廟立擢

洋

乾清門侍衛出戍西域會同逆叛公守危城兵甫百餘人衆
官皆大驚公處之晏然命文吏守城公率卒冒雪夜出漏
下十刻下屬懼公曰賊衆初起人心未定若不一鼓殲之
使蔓延四出封疆可虞今乘黑夜攻之賊不知我衆寡易
撲滅也直抵賊壘聲言北路數萬人至賊驚潰投兵降生
擒逆首某大臣攘爲己功露章劾之

睿廟禡公職賴松相公救免

時帆之儉

法時帆祭酒與余交最篤論天下事頗識款要屢領書局

考證詳明更正前人錯誤辨論終日飽雙五笑曰老翁何認真也性最儉見余書室以紗糊窗責曰何暴殄物力至此嘗與先生坐談至午出糝食之糖黯若漆而先生食之甚甘亦可覘其儉矣

博爾奔察

內大臣博爾奔察事

純廟最久從

上南巡見靈巖梅可合抱公拔刀作欲斫狀

上驚問公曰恨其不生於

圓明園而使

上跋涉江湖之險也亦可謂善於諷諫矣

太廟後殿

今遇元旦

聖壽日及告祭諸事惟祭

太廟後殿初不知其故嘗詢諸貝勒某云

列聖神御是日已於

奉先殿告祭故

太廟惟祭

祀廟後見居易錄載

國初定制初嘗捧

祀廟神主至

奉先殿後以爲煩黷始改今制云

鮑雙五選王李詩

自國初諸公尙宋元詩海內奉行幾至家絃戶誦莫不以
何李爲僞體初不知嘉隆諸公實得唐賢三昧雖有摹仿
形跡然不失爲正宗視樊榭西崖諸家不啻霄壤鮑雙五
司空獨選王李詩四卷皆汰其浮響擇其精采實後學圭

臬也

王荆公

宋真宗倡興土木醮禱祠壇將藝祖太宗所積封樁庫財
貨消耗殆盡仁宗歲幣兵餉冗費繁多國幾不能立故王
荆公倡新法以助國用幾六十載宋實賴之未可以剛愎
累其法嘗與鮑雙五論之雙五不以爲然至戲余爲紹聖
奸黨實未計當時形勢朱子言行錄中以荆公爲名臣賢
者之篤見也

宋人戰績

肅寧續家

卷二 王荆公

宋人戰績

三

宋人好誇張戰績韓世忠淮陽之戰僅殺一大乙 不過
與周人殺高敖曹相似卽矜爲中興戰功第一金山之戰
乃金人不識水道僥倖成功後終至敗覆況金山寺非鞍
馬馳騁之所金梁王紅袍落馬亦近粉飾劉錡守順昌與
臧質守盱眙匹宋史鋪張乃爾岳武穆之擒楊么與李臨
淮之擒元濟何異唐書寥寥數語卽了其事卽朱仙鎮之
役亦與柳元等入洛相似惟張魏公富平之戰初則極力
鏖戰中韓常目幾殆金左翼遇渾敗績賴右翼以遁其事
見金史後軍中自驚乃至覆敗故洛宿臨終之言良有所

畏不可因魏公剛愎屢敗致掩其功也

蘇叔黨論田布

斜川集責田布死時何不哀集士卒申明大義誓之以死
或可感悟其心云云殊不知魏博桀驁之習已成錮疾豈
布一二語所能化誨况史憲誠叛布時安知布不反覆開
導終不能從而後發憤自死也此則布之所遇亦可悲矣

明世宗用人

世宗雖委信權奸任意施爲然用人之柄不至下移惡楊
升菴終身立斥趙大華誅丁汝夔皆出己意非若宋理度

諸君委靡不振故嚴嵩惟知迎合上意以盜國政與劉放
朱昇相似終非秦檜賈似道之可比

姚中丞

姚中丞

祖同

錢塘人貌岐嶷多智畧直樞庭時草

諭旨萬言皆當

上意任直隸藩司慎筭庫工會計不多蓄奴僕曰茲弊者盡若輩
也籤押皆自視用印州縣候補署篆者皆以彌補虧空之
多寡爲補缺先後故人皆踴躍從事嫁女日不用鼓樂暗
送出城曰恐有司聞之饋送嫁資也聞灤州有虧空輕騎

減從自省馳五日至時已昏黑立命秉燭盤查卒得其實
州牧頓首請免公曰吾不効汝何以警衆卒治罪如律

商太醫

商院判 景壽 浙江人文毅公十世孫工醫學多奇效余嘗

鼻衄出血數升公曰腎脈未絕尚可治煮參數兩飲之立
愈性直慙撫諸弱弟甚及睦所蓄醫金盡爲弟用殊不較
也供奉

大內數十年不泄

禁中事有詢之者惟曰

聖躬萬安而已有某太醫性便佞好與藩邸交接公立劾罷曰
是人心術不純不可侍

上左右

睿廟然之立加五品秩以示寵

王文僖

王文僖懿修青陽人立朝四十年持躬謙抑從不與人相

忤嘗入朝每過門必謙讓許久成哲王厭其煩曰此

朝廷政門非先生居室中無容久遜皆大笑任學政時每封
事必檢閱數日始拜發一日拜摺後偶憶其中落一字大

詫曰吾命休矣終日懔懔無人色逮

批眉迺後神氣始定

古今史闕

古史闕遺夏商以上無論矣周末自麟經絕筆後至蘇張游說中間一百四十四年史簡遺闕無以詳其梗概唐末經黃巢之亂宣懿二宗實錄焚燬故中葉三十餘年事多亡失宋哲宗七年政績因朱墨本屢經更改多漫漶無稽金衛紹王記注焚燬今所存者惟楊雲翼目錄四十餘條元順帝明惠宗皆無實錄故本紀多舛錯至宋元二史皆

憑碑版著述時多溢美明初經太祖自定任意增減不足以存信也

吳穀人

吳穀人先生性爽濶修髯偉貌類市繪鍾離權像詩宗樊榭而清暢過之駢體兼唐宋之長五言排律格律精嚴筆意秀勁爲古今絕作嘗館阿文成公宅授那繹堂彥成尙書讀師範嚴肅杜絕權要故徜徉詞苑二十餘年始至祭酒先生曰得爲國子宗師吾願足矣卽日請假歸人爭美之

王惕甫

王惕甫 邑孫 短小精悍善詩古文乾隆戊申

召試舉人屢試未售終於江陰教諭曾館睿恭王邸王甚重之嘗隨王之灤陽木蘭等處詩愈適勁王稍有過惕甫輒厲色呵之使冠帶謝過乃已謂法時帆云君有詩識無詩才汪端光有詩筆無詩膽其兼之者故有人在其自命如此

宋人多用本朝故事

偶閱宋人文集其制表諸文多用本朝故事蓋當時實錄日錄頒行海內家喻戶曉故功績膾炙人口自明代深藏

實錄其底草皆焚於太液池中使讀書士人終身不知祖宗功績良可慨歎余嘗議若於科場五策中添問

國朝典故一條其對不詳明者不中式再將

開國方畧八旗通志諸書頒行學宮使士子習讀則人皆習

知

國家典制矣

耶律文正王兄

偶讀元遺山詩知文正王有二兄一名辨材仕金爲靜難節度副使一名思忠仕金爲龍虎衛上將軍文正嘗啟元

太宗於金求之金哀宗冀和議可成遣其赴北思忠義不仕元投城濠死辨材至真定亦不食而卒二子可謂忠於所事較諸瑾誕之仕三國尤烈矣

史不可盡信

史載曹武惠南征入金陵時不戮一人以爲美談按宋人小說載北兵入頗多擄殺賴張成樹梯於府榜踰垣入者二千餘人幸免殺戮又瓦官寺閣避兵其中者數千人亦被北兵焚燬是未嘗不殺害也至於江州之屠原係曹翰慘虐不足爲武惠累

呂聖功

小士呂聖功順天人善卜筮設菴於阜成門大街四十餘年多奇中家賴之小康善與人息訟事其爻辭一本易經而多別解爲經傳所未備於道光辛巳冬始卒亦術士中之立品者

唐宋國初詩人

唐宋二代之詩汗牛充棟然初年詩集傳流甚少唐武德初至開元間百二十年傳者不過數十人其餘名家如陸摺曹憲吳少微富嘉柔諸人之詩皆湮沒不傳宋初除徐

鉉潘閬一二外傳者更少於唐蓋後世名家輩出足可表
章一代先輩詩集無復蒐集良可惜也

玉亭相國

玉亭相公名

伯麟

滿洲人姓瑚錫哈理氏以繙譯進士入

詞林初無赫赫名玉閫峯司馬與之比鄰頗輕之嘗謂余
曰如論祭者豈堪任封疆哉初任晉撫繼遷滇南制府幾
二十年以廉潔自矢實心蒞政二省民戴如父母焉順甯
之役攻克夷壘曾立戰勳入閣後頗以旗人生計爲憂所
上條陳調劑旗人事宜三款切中利弊有古大臣風

上爲之動容

脫脫像

今西城大隆善寺後殿有二古像男則袍帶女則珠翠年皆近六十外相傳爲元脫脫夫婦像寺卽其故邸故塑像祀之按托克托拜相時甫三十餘與順帝年相若故伯顏以爲義子其謫雲南知州高某尙欲以女妻之亦年未甚衰之證何寺像老邁若此殊不可解况其已遭誅謫又何人代爲尸祝亦未能辨考也

宗室積習

近日宗室蕃衍入仕者少飽食終日毫無所事又食指繁多每患貧窶爲不法事累見奏牘蓋宗室習俗倨傲不惟漢士大夫不肯親昵卽滿洲親戚稍知貴重者亦不肯甘爲之下惟市井小人日加諂媚奉爲事主宗室樂與之狎一朝失足遽難回步每干法紀有司以天潢故屈法市井之良善者又畏其威勢不與抗適足以長其兇醜故俗日卑也若執法者罔顧情面明其勸懲豈難化導哉

張茂修

張茂修河南滑縣人曾入庠性豪宕不拘小節李文成將

叛以其武更可恃陰遣其徒約之茂修欲辭既念文成勢
已就非口舌所能阻僞許之奔告巡檢劉某劉初未信修
曰此何等事某故以爲戲耶願君早發之猶可以救勿使
滋蔓劉乃轉詳強公克捷文成始就擒後賊劫犯時茂修
全家遇害余聞疽醫王殿安言

恭勤慤

恭勤慤公

阿拉

鈕祜祿氏宏毅公七世孫家素貧父任中

翰久罷歸養殖不給公負販於外以傭養親後累遷至驍
騎參領仍賃汪時齋總憲屋以居時齋喜其直慤時周助

焉以

恭慈皇太后封承恩侯任太宗伯十餘年公出自因阨深悉里巷
情事和平謙沖雖戚畹無驕抗習每歲必宴集故交歡飲
竟日日奚可以富貴失友道善飲與劉長沙相國較量日
傾二十餘甕嘗拾匿名文書卽命僕焚燬曰吾聊以此報
上澤也廣賡虞侍郎被刑日公與余同坐悵然曰賡虞以彈和
相成名今受此慘禍吾恐今陷廣者異日亦必有報也因
謂其子曰此乃

上警戒大臣汝應知悚惕余深服其論壬申冬卒於位人爭惜

之

邱元清

今白雲觀後殿中塑白晳方頤黃冠羽衣者皆以爲邱長春之像近闕明沈德符野獲編言有全真道人邱元清初從黃得禎出家洪武初以張三丰薦爲五龍宮住持明太祖以二宮人賜之邱度不能辭遂自宮今觀其遺像儼然姬也後轉太常卿隨成祖北遷卒於觀中云然則今之塑像乃一闍人耳又按都公談纂元世祖尊禮邱長春欲妻以公主堅不可辭乃腐以告絕都穆在沈德符之前何所

言如此且兩邱皆有自宮事不可解也再殿後有萬古長春四字相傳爲呂祖之筆聞宗室盛雲言乃其父某醉後用帚書者非真仙迹也

副天保

乾隆中福文襄王屢任督撫權勢赫濯家奴隨行騷擾驛站州縣事之惟謹有無賴子副天保少與王家奴鄰悉王情狀嗜好乃與其黨數十人假王名號沿途訛詐稱疾不會僚屬至湖南辰州知府爲清公安泰乃王所薦擢者具手版謁見從者過之清公疑其詐闖然入見保臥重茵中

公直前揭被知非王呼羣役進立時擒獲無一逃者事聞
純廟大喜立擢其官後公仕至浙江巡撫

瘟疫

道光辛巳春夏間瘟疫流行始自閩粵江廣至七月望後
京中大疫死者日以千百數其疾始覺脰痛繼而徧體麻
木不逾時卽死治者以鍼刺舌腭紫血出服藿香正氣丸
始無恙然死者率多里巷小民士大夫罕有染者惟刑部
侍郎覺羅承光年逾六十身素強健清晨入署聞有談是
疾者力斥其妄逾時覺不爽卽乘輿歸抵家已卒矣

兵部失印事

嘉慶庚辰春

睿廟恭謁

兩陵兵部奏失行在印信

上命留京王大臣等審訊月餘未得端倪後鮑姓胥吏供係前秋

巡幸木蘭時行帳中遺失隨從司員隱匿未報等情將堂官司

員降黜有差移交古北口提督等處訪拏正兇終未緝獲

然聞何主事炳彝言是日收印時適伊值日親同滿員手

封存庫寶未嘗失也或言有人覬覦非分賄鮑姓者竊去

意存叵測事未及發而謀敗諸大臣恐與大獄故借行帳
中遺失消弭其事耳

羅中丞

羅中丞含章雲南景東廳人中乙科仕廣東縣令以廉直
稱年五十餘猶沈淪下僚宦興已久闕矣道光初膺首薦
卽握鞶羅道調山東兗沂曹道未期年卽陞至粵撫近年
宦途未有若是之速也公愛民潔己蒞官時召父老至諄
諄教誨至涕下沾膺故百姓感激如父母號爲羅青天云

明文襄

明文襄公亮出入將相五十餘載性豪邁不積餘財又屢遭籍沒晚年貧甚負券山積居文廟小巷中破屋數椽僅避風雨應門惟一老嫗二子又相繼喪亡益加憔悴故請致仕表有擔石無儲二子先逝之語

今上爲之動容命全俸養疾逾年薨

上親行賜奠命入賢良祠以俟世其長孫皆出異數云

陝西冤案

嘉慶庚辰陝西渭南縣富民柳全璧因索債事將傭人朱某羣毆死乃重賄縣令徐潤誣爲朱某自行跌傷已完案

矣朱妻子不甘上控撫院改委他縣令姚洽另審柳復廣
爲通賄巡撫朱勳布政使鄧廷楨皆有所染姚洽承意指
朱妻方臨蓐而命差役凌逼赴審致傷風死其戚馬某屢
控姚洽復加嚴刑致斃朱某有姪已受賄私和矣村民不
甘羣聚詬之曰汝不上控吾儕卽分汝屍朱姪不得已入
京上控御史王松年密劾之

上命那繹堂制府馳驛往訊盡得其實全璧抵死洽潤等論成勲
廷楨降革有差後聞鮑雙五司空言開驗時伊適在弟珊
任所聞伊弟言屍已經年乃面貌如生傷痕宛然無庸洗

別亦一異也

宗人府土地祠

今宗人府北廊下有土地祠黃袍冠冕儼王者像相傳神甚著靈霄吏事之性謹宗室昇華云

高廟征尼堪外蘭時與明和議邀神以盟明人昇以土地像蓋挪揄之也衆皆怒

上曰此明人以土地付我之讖可謹祀之定鼎後移祀於宗人府焉

湯敦甫

宗人府土地祠 湯敦甫 元 四四

湯敦甫

金釧

浙江蕭山人已未進士出朱文正公門公甚

器之敦甫性質樸悃無華不修邊幅官詞林時寓光明殿左廊房授讀蒙童無異冬煖任祭酒時尙居地安門外文昌宮無安宅也嘗刊文昌化書陰騭文等書勸人一如文正公之學視學江南時僕從惟數人公自司課卷暇日攜書卷至江陰君山上誦讀終日自笑曰此亦可謂玩物喪志矣今游至少司農儉素猶如故

元二臣

元太子北遁後史頗不詳有遺臣朱彥德劉仲德二人者

受昭宗知遇任爲帷幄之助二人亦感激用命徐
達出塞時二人設伏兵以擊之達大敗僅以身免元兵賴
以復盛明太祖高其誼曾貽書招之稱爲元二生云二人
不降答書有云固守赴悔之節恥蹈射鉤之失詳見洪武
實錄其事罕有知者故表出之

周黃鏗

周生黃鏗崇明人幼入庠屢試未售至嘉慶庚子始捷南
闈年已七十壬午春重上公車余嘗會於侯太史桐所精
神矍鑠飲啖兼人誦制藝琅琅不休其父母具慶業百

餘歲矣洵

熙朝人瑞也

曹進喜

國朝懲明季之亂宦官定制綦嚴不許干越外事

章廟立鐵牌於交泰殿

列聖因之闕宦極為守法有奏事太監曹進喜者

純廟時已為近侍歷事

三朝年逾六旬頗明政體聲聞日著於外其姪入試通州學臣以
進喜故首列前茅士論頗不服又交結外省督撫歲時皆

有餽遺問有王貝勒甘爲輸服者

今上頗知之以其無顯過優容之癸未夏吏部月摺交納逾期
上詢軍機大臣進喜卽揚聲殿陛間斥吏部之延宕又令兵部
亦具月摺付伊以便

召對語聲徹內

上大怒立加斥革廷杖二十貶於端澤門司閹永遠不許出外
詢

聖朝善政也

十六國春秋

崔鴻十六國春秋明人具有刻本然皆雜集晉書載記及
太平御覽華陽國志諸書而成實非鴻之原本其石虎傳
乃鈔冀鄴中故事法苑珠林諸書痕迹宛然其他內晉外
魏處似出朱子綱目魏道武之弒直書其事使鴻執筆必
不敢作此辭也其他註中有引及沈約及北齊書冊府元
龜諸書更在鴻數百年後其爲贗作明矣

道光初年大吏

今上卽位賢俊之忱下僚者率加超擢如鄭公裕官郎中以蔣

礪堂枚鍾鍾薦期年至直隸布政使董鄂公阿麟官鄖陽知

府以那釋堂彥成薦期年至江西巡撫唐公仲冕官知府

左公輔官按察使以英煦齋和薦期年皆至開府一時傳

為佳話然諸公皆年邁逾年先後致仕未獲展其才猷也

姚公子

姚制府啟聖佐先良親王平閩欲滅鄭氏以絕民望嘗與

納蘭太傅明珠不睦太傅嫉徐總憲元文劾之立齋故為

顧亭林甥陰庇明裔亦嫌公所為遂周內其罪露章彈劾

幸

仁廟察知不究其事公子儀心銜之偵知其兒健菴自某學政歸

苞直無算伺於盧溝橋俟其車數十乘至公子固兼人力
乃拽其車尾盡掀於巨浪中大言曰若輩貲財皆取諸不
義敢與余鳴之官乎健菴懼飲忍而已事久

仁廟聞之大笑曰姚儀此舉殊快人意然有此勇力不可使閑置
郎署遂改授武職立功海上府至南陽鎮總兵官以善終

吳雅中丞

吳雅中丞 福嶽 爲海大司空 望 族孫年二十餘卽任封疆

辛丑夏甘省回民蘇四十三叛據華林寺公率兵捕獲爭
先入寺致火槍擊公翎頂墜公屹然不動阿文成公薦之

兩任浙撫遇事明決下僚畏之如神俸廉外不受歲時苞苴繼王喜望貪縱後故民尤感戴事親最孝母好遊覽浙中湖山名勝甲天下故朝夕往遊下屬供給豐腆頗多賠累責有煩言又未以賄通和相銜之切骨然政績昭著無間可入也會有鹽道柴植者才庸懦公素厭其人植陞擢兩淮運使去庫有虧帑曾允至淮遷挪已完補矣公恐爲人知覺乃文移轉院託其淮庫虧缺與否嗾使爲戴全德和相私人也廉知其故露章劾之使者至迎合和相意指附會其獄又柴簿書中有饋福公金一千兩實饋福尙書

長安者乃坐贓於公

純廟命檻車徵入欲廷訊之公揚言會當見

皇上盡發和某隱私爲和所知覺改易獄辭以激

上怒命於中途賜死適行至紅花鋪公聞

命鬚髯奮張大聲疾呼不肯就死晉撫吉慶以醢飲公然後受法

至今鋪人言之爲稱屈云

王儕嶠

王儕嶠蘇居諫垣時有直聲嘗彈平寬夫司馬出守洛陽

不趨勢要上司畏其鋒稜錢楷時爲方伯其族弟後以資

授道員仗兄勢頗豪縱公察其辦物料有虧缺乃直揭藩司稟中有深知錢道爲上臺族人然夙信大人之清正必不以葭莩故致誤國事也錢大驚准其揭治俊如法後告人曰是日讀稟時余手自顛搖不知作何批示方好也自是公之直名益彰

起義助蜀漢

三國小說有意左袒昭烈凡蜀漢事蹟無不附會其辭以爲揄揚然實事反有遺落者按魏志壯繆威鎮華夏時其武弁侯音郡守衛開據宛洛以應公又有陸渾民孫狼據

山險要以爲接應後因公失事皆爲曹將所害見胡昭傳
中又晉書司馬懿紀逆料南部守將胡修傅方殊不可信
後二人果陰應蜀漢又鍾繇臨戎帖亦有傅方反覆之語
諸公皆當時舉義之士不幸爲國捐軀今姓名湮沒不彰
良足惋惜故表出之

春秋後事跡多失載

周末白麟經絕筆後紀載絕少至周顯王蘇張連橫之時
事跡始可追尋其間缺佚者一百三十五年顧炎武已詳
記矣按史記年表是時秦國微弱篡弒相仍楚越三晉兵

力強盛秦國必有侵凌屈辱講和之事故祖龍深以爲恥
禁之尤嚴况年代相近著述者少是以易於遺失使當時
賢士大夫之嘉言懿行湮沒不彰良可惜也

記孫延齡事

孫延齡孔定南靖也定南殉粵西難女四貞年十二乳媪
攜之遯民間得免順治十年將軍線國安收復桂林四貞
歸京師旣長適延齡王在時所許字也康熙三年延齡出
鎮衡州六年六月移鎮桂林以王永年孟一茂戴良臣爲
正副都統受延齡制延齡所居明靖江王府旣居之忽忽

若失或頭目眩暈不視軍事學圍棋鼓琴臨池揚摹古帖
挾彈丸張魯罟取魚鳥以爲樂王孟心易延齡年少以婦
貴無大材畧不屑爲之下而延齡亦驕縱數傲侮王孟遂
有隙十二年二月永年爲兵校所訟延齡因言永年不法
命孔氏赴京奏

聞而永年亦遣人入京阻孔氏於河南不得進仍返粵延齡由
是益憾永年時巡撫馬文毅公雄鎮具奏將軍都統互訐
事

上遣大臣出勘兩造延齡內不自安十三年正月吳三桂叛延齡

遂誘王孟十二人至府盡殺之而遣人納款於三桂奇髮
易冠發兵反囚文毅殺潯州知府劉楷知縣劉欽鄰周岱
生等以應三桂提督馬雄駐柳州亦貳於三桂然奸狡持
兩端延齡使人逼其易衣冠不從詈之又遣其兄延基與
總兵官陳全攻雄雄不爲動七月又遣總兵官侯成德攻
雄爲雄所敗雄亦爲流矢中頰是以愈不睦旣而延齡上
表三桂稱名不臣不用其印劄自鑄印設官變置州縣視
賄多者與善地兵餉不以時給軍士不服十五年軍士念
故將軍線國安舊恩鼓譟奉線三公子爲主謂市德於線

公子而線公子約束軍士頗嚴復鼓譟囚線公子而迎延齡時延齡夫婦逃匿小民孫七家軍士迹至以二輿從延齡疑懼不敢出孔氏曰出亦死不出亦死乃匿延齡別室而自出見軍士云爾曹殺我夫婦易耳獨不念先定南平軍士環列叩首具陳所以奉迎之意孔氏察其無他呼延齡出延齡不敢坐輿請以一輿舁其婦而挽輿以行旣入府延齡慚不能視事謂孔氏曰吾之復得生也以卿故軍士念定南王威德重卿卿其握權視事吾願爲閒人矣孔氏遂戎服擊鼓陞堂理軍務軍士頗服十六年線公子以

前事流廣州逃之柳州說馬雄代延齡延齡聞雄兵至疑城中有內應籍諸仇家無男女老幼夜盡驅之灘水旁每十口一梟刃推置水中至明而畢江赤水不流實無內應也雄至相持數月無勝敗乃引去遂致書三桂譖延齡陽奉命實歸

本朝三桂固怒其不稱臣益信十月遣其兄子偽將軍吳世琮至桂林給延齡延齡不知雄之譖已郊迎世琮伏卒斷其首於馬上函送雄所四貞率殘兵遁歸老於京師以善終延齡死後十餘日雄亦病死

京師王公府第

嘗閱吳長元宸垣識畧記王公府第居地然不知名位之先後故多遺佚今就所知者列於後

鄭親王府在西城大木廠 公巴圖堪宅在繖子胡同

公敬文宅在石虎胡同 貝勒尙善宅在醬房胡同 今廢

為木廠 公門度宅在細米胡同 貝子傅喇塔宅在背陰

胡同 公德普宅在興隆街 貝子羅託宅在兵馬司胡

同 公屯齊宅在甘石橋 貝子固爾瑪溥宅在轆轤耙

胡同 公扎爾哈齊宅在西斜街 貝子吳達海宅在乾

面胡同 公拜音圖宅 俟考 禮親王府在普恩寺東

克勤郡王府在石駙馬大街 貝勒喀爾楚渾宅在太平

湖 今爲榮郡王府 順承郡王府在麻綫胡同 貝勒杜

蘭宅在扁担胡同 公某宅在烏衣庫 謙郡王府在羊

市大街 翼親王府在缸瓦市 今爲定親王府 貝勒杜

蘭宅在絨綫胡同 敬謹親王府在東鐵匠胡同 貝子

特爾祐宅在臭水河 貝子穆爾祐宅在宣武門內 貝

子蘇努宅在象房 貝子準達宅在宣武門西城根 貝

子薩弼宅在老來街 公汝拜宅 俟考 饒餘親王府在

王府大街 今爲昭忠祠 公諾尼宅在石駙馬大街 貝

子博和託宅在東交民巷 貝勒博洛宅 俟考 公巴布

泰宅在西安門大街 武英親王府在東華門 今爲光祿

寺署 睿親王府舊在明南宮 今爲緞疋庫 新府在石大

人胡同 豫親王府在三條胡同 公賴布宅在燒酒胡

同 溫郡王府在理藩院大街 承澤親王府在太平倉

惠郡王府在西直門大街 公常舒宅 俟考 公高塞

宅在板橋胡同 公布舒宅在雨兒胡同 公額塞宅在

葉廠胡同 裕親王府在台吉廠 恭親王府在鐵獅子

胡同 直郡王府在丁家井 理親王府在德勝門外鄭

各莊 俗名平西府

理郡王府在王大人胡同 公永暉

宅在興化寺街 公弘眺宅在豐盛胡同 公弘曉宅在

蔣家房 公弘暉宅在喜雀胡同 誠親王舊府在官園

今為質親王府 新府在蔣家房 恆親王府在東斜街 今

為愷親王府 公弘昇宅在奶子府 溥親王府在御河

橋西岸 謙親王府在王府大街 今為昭忠祠 貝子允

禧宅在鐵獅子胡同 今為和親王府 貝子允祜宅在關

防口 履親王府在東北小街 怡親王舊府在煤炸胡

同 今爲賢良寺

新府在朝陽門北小街 寧郡王府在新

開路 貝勒弘昌宅在燒酒胡同 貝勒弘敏宅在蘇州

胡同 恂郡王府在西直門大街 泰郡王府在扒兒胡

同 愉郡王府在三轉橋西 果親王府在草廠胡同今

爲瑞親王府 貝勒允禕宅在王府倉胡同 貝勒允祐

宅在南小街 貝勒允祁宅在北小街 誠親王府在大

佛寺 貝子弘晫宅在取燈胡同 和親王府在鐵獅子

胡同 定親王府在缸瓦市 貝子綿德宅在石虎胡同

循郡王府在方家胡同 榮親王府在太平湖 質親

王府在官園 儀親王府在長安街 係耿仲明宅 成親

王府在淨業湖北 係明珠宅 慶親王府在三轉橋 係和

坤宅 貝勒永基宅在西直門大街 惇親王府在北小

街 瑞親王府在草廠胡同

莫寶齋

莫寶齋 晉 浙江仁和人 少入成均法時帆先生最賞識每
考必列前茅公性和藹酷好宋儒書嘗注五子近思錄又
默誦朱子或問不遺一字成乙卯探花數任江蘇學政所
取皆寒賤士實近年學臣中罕見者

明末風俗

世皆以明人重理學尙氣節維挽唐宋頽風殊不知近日
陋俗實皆起於明末之時徐鴻儒叛於山東燒香聚眾稱
白蓮教迨至嘉慶初年三省教匪弄兵九載後京師復有
林清之變皆其流毒鄉塾興高頭講章議論紕繆北省村
儒奉爲圭臬不復知先儒注疏爲何物也馬弔興自萬歷
末年致有張李之變近日士大夫尙有好者玩愒時日莫
甚於此小說盲詞古無是物自施耐菴作俑其餘任意編
造層見疊出愚夫誦之咸與正史並行助亂長奸言之切

齒劇曲雖由元代然腳色無多好者尙寡自魏良輔梁伯龍改爲崑曲院本增多近日二黃秦腔諸曲尤足誨淫敗俗也

齊次風

齊次風先生貌清癯性強記誦十三經注疏不遺一字嘗過杭州將軍某延其午飯几上有軍籍簿公掀閱皆能記其名姓次早代將軍傳呼不誤一名並皆識其狀貌於里閭遇呼之應聲而答亦一異也

先母如遺訓

齊次風

齊次風

先母如遺訓

美

先恭王妣舒穆祿氏襄烈公元孫女也性莊整御下嚴肅
嘗曰古今人材相去不遠皆因年代去久不聞當時過失
卽覺非近人所能企及如某相吾幼時聞路人皆毀謗之
近乃有譽其功績者此明效大驗也真今古不易之論又
余與某邸相善常語及之母妃正色曰此與趙文華每念
不忘嚴府何異余長跪謝過乃已後乃爲彼噬臍又余泥
古痛惡宦寺母妃曰宦寺庸劣之材何足較量府中包衣
人實咆哮不法日後汝爲彼所制始信吾言之不謬逆料
後事若龜鑑云

程知節拜帖

先恭王少時屬

駕東巡於衍聖公孔昭煥宅見唐程知節拜帖箋長七尺字如擘
窠色已黝驗如漆真千載古物因知唐元載友人乞載書
千謁范陽節度載惟與名刺友人不得已投之朱泚已命
數人用箱籠舁入是當時名刺之制固如是長也

和孝公主

和孝公主惇妃所生爲

純廟最幼女

上甚鍾愛以其貌類己嘗曰汝若爲皇子朕必立汝爲儲性剛毅能彎十力弓少嘗男裝隨

上較獵射鹿

上大喜賞賜優渥下嫁於和相子豐紳殷德駙馬恃父勢頗驕縱公主曰汝翁受

皇父厚寵毫無報稱惟斯日彰吾恐他日身家不保後和相籍沒駙馬繼殂公主持家政十餘年內外嚴肅賴以小康於道光癸未秋病逝

今上親臨奠醊

定恭王

定恭王綿恩定安親王次子貌頎秀猿臂善射蹶馬趨捷如飛舉止安詳趨蹌有節

純廟愛之弱冠卽領火器營總統凡五十餘年年七十六始薨

今上震悼親往奠醊

慶僖王

慶僖親王諱

永璘

純廟十七子貌豐頎天性直厚敦於友誼御下甚寬護衛於衆中倨傲之亦不責也

肅宗實錄

卷一百一十一 定恭王

慶僖王

泰定登極

表

純廟末年或有私議儲位者王曰天下至重何敢妄覲惟冀他日將和坤邸第賜居則願足矣故

睿廟籍沒和相卽將其宅

賜王居之以酬昔言庚辰春夢起
睿廟震悼賻甚優異於他邸焉

秦定登極詔旨

元史詔令雅馴可觀惟秦定登極諭旨乃由蒙古語繙譯鄙俚非常爲劉侗趙翼輩所姍笑按帝登位時英宗初弒逆骸方張鐵失也先帖木兒輩皆罔識文義若辭義淵深

恐伊輩不解更加疑忌故以俚語安其心亦不得已之舉也後帝與旭邁傑帷幄密議不動聲色置羣兇於國憲可與叔孫昭子媲美惟史冊簡畧致使良猷佈置湮沒不彰耳

元史失實

元史修自明初實爲草率國初諸將傳沿虞揭輩舊稿文筆尙勁其後諸文臣傳皆勦襲神道墓誌諸文未加刪正非惟事多溢美且稱謂未合體例又武將如王義輩彥暉孟德文臣如劉正王壽輩皆不必立傳之人濫竽盈帙而

明正系金 卷二
名臣如和禮霍孫旭邁傑等轉多遺佚順帝本紀惟載災
異與五行天文志重複立傳之人寥寥無幾名將如王宣
關保貂高輩皆莫詳其始末不謂宋濂王禕等文名夙著
之人而著述鄙猥至此

汪如淵

汪布政如淵秀水人殿元雲壑堂弟己未進士散館日同

吳侍御廣枚史侍郎致儼借寓澄懷園中時庭有榴花二

株公戲言曰豈留二黜一之兆耶次日公與史留館吳公
改禮曹時傳爲佳話任侍御楊侍御世英與滿御史某互

劾楊語頗直

詹廟兩黜之公上疏救楊

上以蹈明臺諫陋習改公刑曹累遷順天府尹遇林清變後事如
蝟集公不延幕客危坐堂上燃燭觀文書四鼓乃寢暇獨
處陋室足不踰閫劉尙書鏡之過訪歎曰此去枯寂禪師
有幾爲官如此有何樂境公笑曰此汪某報國之始念也
劉笑謝之京兆爲之大治

今上卽位首簡廣東布政公清惠如昔與制府某不合遇事裁
抑公憤鬱抱疾終抵任未兩月也貧無以葬粵人感激助

賻糴焉

倭什布

余聞費莫威勤侯

英惠

言其父文襄公勤保

於嘉慶己未

初膺經略時兵勢猛勇率朱

射斗

施縉

諸將捨冷天祿於

道士觀蹙徐添德於綏定其功指日可成間有餘匪流入

湖北者楚督倭什布乃張大其詞以川賊十萬窺境入告

睿廟大怒置文襄於理

命繼勇侯德楞泰率勁旅入楚剿之實無大股徒致事機變易流

毒川西數十州縣皆由倭一言誤之也倭姓關氏起家寒

微乃余郎頭等護衛德勝姪初任川北道政以賄成積數
十年未遷福文襄西征倭竭刀交納始遷陝西藩司乃矯
廉邀譽王文端公誤信鄉評薦之於朝洵擢楚督倭擁重
兵駐荆宜間日置酒高會不理軍務忌勒功高譏之後以
軍務廢弛爲高文襄書麟所劾降巡撫後繼覺羅吉公爲
粵督數載毫無振作致使洋盜蔓延島石諸寇皆所釀成
調任陝督以叛兵事罷斥家居卒以善終猶蒙世廕眞厚
幸也

葉文忠

近讀蒼霞草見其兩朝奏疏剴切和平當神熹二宗庸昏之主乃能遇事救挽保全正類其與左忠毅尺牘從容勸阻若預覩日後之快裂者使楊左二公早從其語必弭朋黨之禍其論魏忠賢一疏亦復婉切忠摯實一時良相也惟昌枝李廷機爲首輔暗使台諫攻之已復調停救護以掩其迹究非正人所爲又復闇於兵機薦楊鎬督師卒致僨轍明知熊襄愍之幹濟而包庇門人王化貞致使貽誤封疆誤信王象乾之言以爲彘顏可以撫綏使與

本朝爲敵殊不知喀爾沁三部當時已受

本朝封號其請賞於明者乃

高廟之妙算彼乃以爲奇計何其舛也又毛文龍鎮江之捷乃叛將陳良策獻城並非文龍之功蒼霞乃以爲可用極力保護遂致尾大不掉自干屠斲亦調度失宜也

賽將軍

純廟建立健銳外火器二營屯郊圻

命綜理王大臣勤加簡練賞罰嚴信故近日滿洲武臣多出其間

如德繼勇

楞泰

賽將軍

沖阿

其尤著也賽本寒族膺健銳

選屢出師回匪台灣川楚等處頗建功績游至吉林將軍

肅親王

卷二 賽將軍

富將軍

全

德繼勇倚如左右手與楊時齋少保名相埒後以積勞內
遷

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實行伍中所僅見者聞其紀律嚴明
行師十載家無餘貲文員間有饋遺皆立賞士卒云此皆
汝等之勞瘁所致余何敢厚蓄也仕至極品惟藏反裘數
笥履賴之曰微末士卒宦囊殊可觀性雍容不問家人生
產紀綱以簿書進卽麾之去曰置汝等何用此瑣屑事尙
煩瀆乃翁耶可以覘其品矣

富將軍

近日大吏自松湘浦芻初頤園彭齡外惟富將軍後清介

之名著於中外公蒙古人舉繙譯進士游至

盛京等處將軍居邊徼垂四十年撫養士卒無異家人父子
建議雙城堡開墾地畝築立堡舍歲徙京中閑散旗戶以
充塞下實爲

國家籌悠久之計與玉亭相公之疏媲美於世余嘗於公所
會之公貌蒼秀語言醇樸實有

國初風範焉

黎襄勤

黎襄勤世序河南羅城人丙辰進士以縣令起家游至鎮江太守百菊溪制府齡知其才游於

朝會河帥陳鳳翔失事

屠廟卽命公代之其去太守未暮歲也公建議用碎石護禦河隄巨河洶涌不能沖決南河賴以安濶者十有二載爲近代所罕有

睿廟屢寵擢之癸未春以勞瘝薨於位

今上震悼至有披淚批覽之諭

命入賢良祠廕贈有差入美丰姿性和霽不納苞苴歲所出入

皆實力採購菱榘其鄉人訪之者惟啗以粗糲贈以四金
遣行初不能多助也卒未數月南河卽以阻漕圯堰覓告
故公之功益彰世以爲新文襄後所僅見

蔣因培

山左吏治自吉倫以貪賄成習同與朱錫爵復以寬縱失
職故澆風日熾有知縣蔣因培者江蘇舉人善詩律少負
文名蒞仕齊魯日爲平康遊夏日嘗插花擁髻放舟大明
湖中遇上司亦不引避惟偃軀唱諾而已後爲錢中丞孫
劾罷遣戍吳中士大夫尙惜其才爲之延譽未期年復其

職

李元亮

李公元亮昭信伯

永苞

五世孫乾隆中任兵部尙書

龍脊甚優性剛毅聰慧過人暗背兵馬名籍如洩水遇事多當

上意身籍漢軍素以爲恥嘗於儔人廣衆中揚訐漢軍之短頗中

其失一日復縱談不已和恭王笑曰公言良確然忘已矣

李公怛然而退

後漢書

余讀後漢書嘗羨其人材之美非西漢所及近讀三國志

知東漢一代雜記多亡於李郭之亂惟東觀漢記以官書見存肅宗因之以成一代之史故其中奏疏多而議論頗少所褒獎者類多溢美未可盡信也

宋金大臣見識優劣

宋欽宗時金人圖汴有郭京者自稱善六甲奇術張叔夜孫傳敬之如神卒以致敗金中京危時有王守信蹈京故轍以六甲邪術應治爲張行信所劾下獄瘐死蔡州之役又有烏古論先生能使異術哀宗初欲召之爲完顏仲德所論遂屏斥不用然則金廷臣下之識勝宋人遠矣

蓋屋之戰

近聞吳芝菴司馬言王提督文相蓋屋戰功初賊姚之富

等由商州入陝境意欲窺伺西安擁兵至蓋屋笑曰此登

登字後誤作子大城可韃火踢倒也遂力攻秦中丞承恩

掩帷尙未起王公知事急披帷厲聲云此尙中丞安臥時

耶秦蹙然曰余文吏不知兵惟將軍是賴公掀然曰公豈

尙待余乳哺耶自率兵出城命以大礮轟之賊血流盈塗

尙死進公令簾牌軍躍出斫賊馬足馬爲之辟易賊隊始

亂我兵乘之入賊壘賊退數百里陝境安謐秦中丞乘間



固如是耶

鄂中丞

近日封疆大吏陞遷最速者惟程鄂二中丞皆未數年自
牧俸而至方面程中丞前已具載鄂名山丙辰進士銓選
甘肅某縣令爲邪匪劉松起逆地人情變動朝不謀夕前
縣令莫敢詰公抵任訪知之命捕役暗錄諸名姓懸諸城
門然後登堂召耆黎告之曰如其等皆王法所必誅然某
初蒞任應施寬法暫弛其死今與衆約如有再干禁例者
余官雖微必殺無赦莫謂教之不豫也其黨魁漫曰覲書

生能若是強耶故犯其禁公立筦杖下者五人遂皆懼其
邑大治與撫軍朱勳不睦沈淪州縣二十餘年始擢鄆州
牧盧中丞坤見而悅之薦於朝

今上召見曰奇才也累遷至陝西巡撫去鄆州甫四載云

伊中丞

覺羅公 伊里布

顯祖翼皇帝第五子貝勒巴雅喇後裔其五世祖拜音圖以附庸
忠王故黜宗室遂隸旗籍中辛酉進士就國子監典簿家
貧如洗日徒步之署品堅介人多擲掄之惟吳蘭雪博士

與莫逆時贊助之選雲南通判顧寧之役逆首高羅衣既就擒武弁貪功多所株連伯玉亭相國麟命公誅之公皆釋其囚武弁譖之玉亭相國大怒召公曰老夫竭力擒捕巨盜公皆縱之使老夫何面目對衆公艱然曰某官雖卑爲

天子宗人豈肯戮無辜以媚上司如所縱再有叛者某甘以命殉之職之遷黜惟命是視若殺人以遷官雖立擢制府吾不願也玉亭悚然曰奇男子也立擢騰越同知入

朝復薦於

今上不四載累遷至雲南巡撫任浙江藩司時嘉興有水手鬧
漕者道員李宗傳馳稟請兵彈壓撫臣黃鳴傑齷齪士也
憮然曰今河道壅滯

皇上盼漕甚殷豈可阻其行期以干重譴公進曰今調兵鎮撫
即可無事縱激變之所誤不過嘉興一幫其他故無害否
則縱兇殃民所關甚大黃不聽反令護送之致有劫囚殺
官事黃因之罷職衆皆服公之先見

遼代民書之制

近代民書惟列六十甲子

高宗純皇帝命增列一百二十年以符壽考之瑞近閱資治通鑑考異司馬溫公曰契丹紀年不可考余於景祐四年使遼見其民書太祖某於丙子紀元神冊蓋自是歲始有年號云云是遼時民書已列百二甲子矣又宋史太宗至道二年帝曰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但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歲不亦善乎詔有司新歷以百二十甲子爲限然則南北兩朝本皆相同不知何時又改爲僅列六十耳

崔浩

袁簡齋謂崔浩之誅非關作史乃因與宋人密有異圖謀泄被誅見柳元景傳按浩雖見用於魏與南朝實有偏袒宋高祖入關時浩勸魏太宗不必阻其假道其後每遇南伐必多方阻閣與李順之庇護沮渠無異是以太武於南征凱旋後卽正誅夷之罪蓋亦有所見聞宋書之言非厚誣也

汪瑟菴

近日自朱石君講論古學時文中式者多以填砌經典爲貴文體爲之一變其能以清醇取士者惟汪瑟菴參政一

人先生山陽人少家貧不能舉炊先生肆力文學初不少
懈素不善書己酉廷試彭文勤以其策對詳明取中榜眼
實近科罕有任祭酒興法時帆共事學課甚嚴選成均課
士錄今里巷奉爲圭臬爲鐵冶亭保門下士冶亭策士偶
有錯誤先生條縷駁雜鐵公爲之心折又極服善偶與鮑
雙五談說文雙五問有心解先生語人曰覺生淵博非祇
詞章善也又善於教授八旗子弟及門者甚多聞覺羅侍
郎寶興言先生督學歸余與及門諸弟子迎於郊先生乘
奔棧車戴晷冕從者惟一老僕與諸生落第歸者無異其

廉可見侍

上書房課藝甚勤膳房大官饌頗簡率他學士莫肯食先生
甘之如飴

今上卽位寵眷甚渥加太子太保欲任政事先生屢辭故以宗
伯終其位

文遠泉

乾隆己未滿洲科自最盛者首屬索綽絡文恭公觀保與

其弟文莊公德保同登進士子孫亦科名不絕其次則屬

他塔拉刺史善達與其叔觀察嵩齡同登辛巳進士其在

中丞公文幹復中甲辰進士人皆榮之遠舉短小精悍胸多智略登第時年甫十八以資至少宗伯未及臚仕也善時藝下筆如飛皆圭臬陳金正軌不趨時尚任金吾時政多操切盜賊斂迹督學浙江試文萬卷親自編擷不假人手蔣香杜舍人在其幕中偶有所諉誣公立逐出之在朝持議皆剛正成哲王笑曰若遠舉者可爲忠矣後出任河南中丞以嚴刻故屬吏撫拾其事劾罷

今上卽位授西藏辦事大臣未逾年受瘴癘卒士論惜之

史策互異

宋史所載遼金人名不符者數十趙甌北已載入劄記中
近閱

國史稿本如楞額理傳中所載沈副將蓋爲明將申甫屯齊
傳中所載杜永錫蓋爲明督師堵允錫之轉音至卓布泰
陳泰傳中屢載明總兵陶養用考之明桂王諸將並無其
人核其戰績皆類焦璉胡一青事近人著作其名姓不符
若此又何怪宋元諸史也

戴文端

雍正中建立軍機張觀齋相國實綜其事當時

諭旨盡出其手後汪文端于文襄等莫不衣鉢相傳戴文端

荷亭

為金壇得意門生詩文字法悉規模其師纖髮畢有和相
深惡之屢阻其陞階庚子秋木蘭射鹿獻之

純廟雖

賜以詩亦鄙其躁進故迴翔樞府二十餘年

睿廟深知其才驟進司空機務皆與贊畫

寵眷甚隆因與商人查有圻連姍及殿試讀卷取中洪殿撰

瑩事

為花曉亭御史所劾

上皆優容之辛未春扈從五台道中遇寒疾誤服參劑歿

上甚哀悼之公頎然玉立貌清癯性聰敏雖承于梁嫡派然頗伉
爽盡心國事嘗奏請承

旨後有所見解許其附牘以

開仿古批駁之意

上允行之當川楚用兵公擬書

詔令其獎勵斥責處動中窾要諸大將皆懽服之用能成斯鉅功
公之匡贊居多雖桑維翰一麾十五將劉樛之五官並用
無以過也又能保全善類勒文襄以貝錦受禍松湘浦以
懇直致罪公皆一二語匡救之卒保全功名故

庵廟甚重其人彈擊之語不能入也

燭亭續錄卷二終